

绝色佳人

绝色佳人





目录

Content

- [初进京城1](#)
- [初进京城2](#)
- [初进京城3](#)
- [初进京城4](#)
- [避尽锋芒1](#)
- [避尽锋芒2](#)
- [避尽锋芒3](#)
- [避尽锋芒4](#)
- [避尽锋芒5](#)
- [避尽锋芒6](#)
- [突发急病1](#)
- [突发急病2](#)
- [突发急病3](#)
- [突发急病4](#)
- [群芳斗妍1](#)
- [群芳斗妍2](#)
- [群芳斗妍3](#)
- [群芳斗妍4](#)
- [各获封号1](#)
- [各获封号2](#)
- [各获封号3](#)
- [各获封号4](#)
- [各获封号5](#)
- [后宫生活1](#)
- [后宫生活2](#)
- [后宫生活3](#)
- [各获封号4](#)
- [各获封号5](#)
- [后宫遇险1](#)
- [后宫遇险2](#)

- [后宫遇险3](#)
- [后宫遇险4](#)
- [后宫遇险5](#)
- [草原的王1](#)
- [草原的王2](#)
- [草原的王3](#)
- [草原的王4](#)
- [将别京城1](#)
- [将别京城2](#)
- [将别京城3](#)
- [将别京城4](#)
- [已入君心1](#)
- [已入君心2](#)
- [已入君心3](#)
- [重返皇宫1](#)
- [重返皇宫2](#)
- [重返皇宫3](#)
- [重返皇宫4](#)
- [重返皇宫5](#)
- [获召侍寝1](#)
- [获召侍寝2](#)
- [获召侍寝3](#)
- [获召侍寝4](#)
- [获召侍寝5](#)
- [获召侍寝6](#)
- [荣宠生灾1](#)
- [荣宠生灾2](#)
- [荣宠生灾3](#)
- [荣宠生灾4](#)
- [姐妹情深1](#)
- [姐妹情深2](#)
- [姐妹情深3](#)
- [姐妹情深4](#)
- [坦诚相见1](#)
- [坦诚相见2](#)
- [坦诚相见3](#)

- [坦诚相见4](#)
- [又生波澜1](#)
- [又生波澜2](#)
- [又生波澜3](#)
- [又生波澜4](#)
- [又生波澜5](#)
- [又生波澜6](#)
- [圣意难测1](#)
- [圣意难测2](#)
- [圣意难测3](#)
- [初识公主1](#)
- [初识公主2](#)
- [初识公主3](#)
- [初识公主4](#)
- [内廷喜事1](#)
- [内廷喜事2](#)
- [内廷喜事3](#)
- [内廷喜事4](#)
- [内廷喜事5](#)
- [各怀心思1](#)
- [各怀心思2](#)
- [各怀心思3](#)
- [各怀心思4](#)
- [艺不献众1](#)
- [艺不献众2](#)
- [艺不献众3](#)
- [兴师问罪1](#)
- [兴师问罪2](#)
- [兴师问罪3](#)
- [天子多情1](#)
- [天子多情2](#)
- [天子多情3](#)
- [天子多情4](#)
- [天子多情5](#)
- [芳心怎付1](#)
- [芳心怎付2](#)

- [芳心怎付3](#)
- [芳心怎付4](#)

初进京城1

“真是繁华啊。”

“是啊，是啊，比起我们那儿，这儿不知道热闹了多少。”

连续半月不断地乘车换车，终于来到了京城，车上一众秀女唧唧喳喳地议论着。

没有理会女伴们的指手画脚，苏云熙顺着被掀开的马车帘子张望着传说中的天子脚下。

街道两旁一间间独门独户的房子横排着，有的门口迎风飘摇着醒目的布幡，有的门口摆着小桌小凳招揽着生意。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繁华热闹。

马车闪进了一条小巷。相比大街上的喧闹，这满是高厦大屋的巷子似乎太安静了。

“这条路上怎么没有人呢？”

“我知道，这儿一定是有名的状元坊。”马车内一名黄衣女子得意地扬声道，“我爹爹是河北巡抚杨容之，他每年都会进京面圣。我听爹爹提过，这儿多是达官贵人和书院所在，当然和刚才经过的街肆大不一样。”

苏云熙望向出声之人，是杨心兰。她有一张清秀光洁的脸庞，粉嫩的双颊泛着健康的红晕，双目顾盼生辉，最妙的是那眉心的一点儿红痣，更添了几分韵味，确实是个标致的美人，如此出众的相貌再加上显赫的身世，怪不得口气如此骄纵。如果她进了宫，这急躁的性子恐怕会树敌不少。

苏云熙所料不差，未待杨心兰语毕，车内马上有人接说：“哟，河北巡抚啊，好大的官儿啊。”

“谁敢说我？”见有人出言讥讽，杨心兰柳眉一拧。

“是我……司徒烟！”见杨心兰质问，一名满脸英气的女子凛然答道。

原来是礼部尚书之女。杨心兰见是自己惹不起的主，倒也识趣，只是哼了一声就不再说话。

坐在司徒烟身边的一名女子忽然凑近司徒烟低声说了句什么，只见司徒烟双眉一挑，冷声说：“怪不得这么冒失，一点儿不懂礼节，原来是个不主不仆的小妾的女儿。”

“司徒烟，你！”杨心兰见自己的忍让并没有换来暂时的和谐，反被揭破了庶出的身份，不由气结。

“我怎么了？还说得不得了？”司徒烟见自己占了上风，更加不依不饶。

杨心兰见有人存心怂恿司徒烟让自己出丑，这次是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只好狠狠瞪了一眼刚才凑近司徒烟的女子，又低头生着闷气，车内的气氛一时有点儿尴尬。

自江浙一路走来，秀女们就算彼此心有芥蒂，表面上也都和和气气的，这刚进了京城就有人明刀明枪干了起来，果然是越近京城是非越多。

苏云熙暗叹一口气，干脆扭头欣赏路边的景色：状元坊一带高屋接踵，果然气度不凡，比起自己家乡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又是另外一番景致。不远处的前方，一匹骏马忽然冲了出来，马上之人好像有点儿勒不住缰绳，在看到官差开道的马车列队而来时，竟然直直地冲了过来。

如果相撞，苏云熙所乘的那辆马车必是首当其冲。车把式见对方连人带马向自己冲来，赶紧掉转马车避让在一旁。虽然如此，马车还是“哐啷”一声被撞歪。幸亏巷子狭窄，马车只是斜撞在路旁的墙壁上。一车的秀女们被撞得横七竖八，苏云熙更是直接跌出了马车，摔倒在地上。那闯祸的马儿被这么一阻，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它前蹄一蹶，将主人摔下背来，兀自向前奔去。

初进京城2

“姑娘没事吧？”被摔下马的男子一骨碌爬起来，冲过去扶苏云熙，“实在对不住了，这巷子一向很少有人经过的，谁知道今天……”

“你别过来，”苏云熙喝住了这男子，借着马车之力缓缓站起身来。见面前止住脚步的俊朗男子一脸的尴尬，她勉强挤出一丝笑意，轻声道，“男女有别。”毕竟自己打定了主意要循规蹈矩，绝不引人侧目的，在这多事之时，苏云熙自然不能让一些闲言碎语影响自己进宫后继续淡然处世的打算。

“哪儿来的野小子，竟敢冲撞了一干小主们，知不知道你闯下弥天大祸了？”缓过神来的领行公公甩着拂尘冲了过来，大发雷霆。

“实在是对不住了，还望李公公多担待啊。”俊朗男子双手握拳，面向那大呼小叫的公公行礼。

“原来是宁小爷啊，大将军近来身体可好？回去后可要替咱家捎个好啊。”李公公看清楚了闯祸之人后，口气忽然改变，一脸的谄媚笑容。

“李公公有心了，家父自幼习武强身，一向康健，只是最近感染了些风寒，略有不适。”宁蔚然客套一笑，说，“今日之事……”

“是啊是啊，大将军康健可是我大齐之福啊，咱家自然不会让今日这等小事传入大将军耳中影响了身体的。”李德全上前几步，挨近了宁蔚然，大声道，“这该死的车把式，居然驾着马车去撞宁小爷，摔坏了咱们车上的小主们，还冲撞了宁小爷，俸银全扣以儆效尤。”

见李德全如此颠倒黑白，那摔下马的车把式顾不得检查自己有无摔伤，忙跪倒在地哀求说：“公公可不能扣啊，家里等着买米下锅呢。”

“无论是摔坏了小主还是冲撞了宁爷，哪一条认真算起来都是死罪！还想着领俸银呢，只怕你以后没命再领差事了吧？”李德全严厉地瞪着伏在地上的车把式。

“可是小人家中，小人家中……”车把式不断地磕着头，在李德全的注视下，声音慢慢低了下来，“公公说得是，小人愿意受罚。”

“我的马匹也确实吓着各位了，压惊的茶钱我请了，请公公笑纳。”宁蔚然将手中几锭银子塞进装模作样推辞的李德全手中，转头对车把式道，“此事也是因我的马儿才起，我做个东吧。”

“宁爷赏你的。”李德全闻言，从腰上摸出一块碎银子扔给车把式，道，“碰上了宁爷，你算是好命了。”

“谢过公公，谢过宁爷。”车把式拾起碎银，不住地磕头。

宁蔚然双手一揖，“公公请。”

“那咱家就少陪了。”李德全将拂尘甩放于臂上，垂首道。

“哎哟，我的祖宗啊，小主就快上车吧，被人看见了可了不得呢。”李德全一看是漂亮的苏云熙被摔下马车，急忙过去扶起她，生怕有什么闪失。

苏云熙搭上李德全的手，抬腿上车，借着掀开车帘的当儿，不禁回头多看一眼，这宁小爷也正定定地看着她。这位宁小爷长身如玉，翩然而立，不光是生了一副好样貌，事情也做得着实漂亮。

苏云熙微微点头便坐进了马车，心里暗暗叹服：这人既瞒住了自己纵马惹祸的事，又得了车把式的感恩，真是高人。她回想起李德全在接江浙秀女的马车时可是趾高气扬得很呢，连各省送行的大人们都上赶着巴结的。不知道这宁小爷是什么样的来头，居然能让势利的李德全如此做派。

马车重新上路，车里的女孩子们再也顾不上刚才的争执，注意力都被刚才的那一撞转移了。

“刚才可吓死我了，不知道那人什么来历，连李公公的态度都那么恭敬。”

“是啊是啊，一定是个大有来头的。”

“没听见李公公称他父亲为大将军吗？会不会是侍奉两朝的宁还祖宁大将军啊？”

.....

养在深闺之中的秀女们对朝廷之事了解得还真不少，彼此之间钩心斗角，攀高踩低。看来她们为了入宫，都是做足了功课的。

苏云熙睁大了双眼静静地听着，心中暗暗告诫自己，这不是她要的生活！今后她一定要处处小心，绝不与人争锋，避免自己以往的平淡日子一去不返。

初进京城3

本次新选送的秀女，依年龄大小排列，乘车鱼贯衔尾而行，进入地安门，到神武门外等待宫门开启后下车，在宫中内侍的引导下，按顺序进入顺贞门，参加阅选。

连续三天，经过对容貌、体态、身材、言谈、举止、贞操等各个方面的严格筛选后，初入乾清宫的上千名秀女只剩下不到一百人。苏云熙和这百十号人一起被内廷的公公、嬷嬷分别安置在储秀宫学习宫廷礼仪，等候后宫掌权之人——皇后娘娘的筛选。

待宫院分配清楚，侍婢分派完毕，秀女们就被带到体元殿开始学习宫廷礼仪。

“呵……”整个上午都在听宫中最资深的王玉容王嬷嬷讲解如何行走，如何说话，如何向皇上行礼，如何向宫中妃嫔行礼，秀女们难免有些疲累，不知是谁，忍不住轻轻打了个哈欠。

“是哪位小主发出的响动？”负责教习的王嬷嬷停止了讲解，严厉的目光在秀女中来回巡视。

“是我。”一袭兰影自秀女群中站了起来。

“原来是司徒小主啊。”王嬷嬷眼光一凛，不去看司徒烟，却扫向体元殿门口，“谁是司徒小主的婢子？”

“王嬷嬷，是含秀。”听到王嬷嬷高声喊叫，一群候在体元殿门口的宫女中，一名小宫女战战兢兢地站了出来。

“规矩你知道，自己到陈嬷嬷那里领板子去吧！”王嬷嬷朝门口努了努嘴，马上就有两名太监上前来拉那名叫含秀的小宫女。

王嬷嬷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含秀，漠然地转过头来，“各位小主，我们继续。”

“住手！”司徒烟喝止了门口两名太监的动作，转向王嬷嬷道，“我打的哈欠，为何要责罚含秀？”

面对着司徒烟的质问，王嬷嬷一字一顿地说：“主子在不适宜的场合做了不适宜的事，必是奴婢们服侍得不周，应当责罚！请小主回座。”

“可是我一直都在殿内，含秀在外面根本不知情，为何要连坐受罚？”司徒烟继续和王嬷嬷争辩。

“司徒小主，这是规矩！”王嬷嬷面无表情地说，“请小主回座！”

司徒烟挣开身边一名秀女的劝阻，继续说：“不过是打了个哈欠而已，根本不至于！”

“司徒小主，这是规矩！”王嬷嬷把同样冷硬的话回敬给司徒烟，看也未看她，直接冲门口道，“加罚十板！现在就打！请小主回座！”

门口的两名太监闻言，直接将含秀按倒在地，另有一名上年纪的嬷嬷递上一根板子。

“王嬷嬷你！”司徒烟一时为之气结。

“奴婢知错了，求小主莫再求情！这是奴婢的命！”已生生挨了一板子的含秀忍着剧痛，咬牙喊道。

“含秀！”司徒烟无助地望着门口，知道自己的争辩不能为含秀换来豁免，终于不再出声。

“请小主回座！”王嬷嬷走近司徒烟身边。

“王嬷嬷你太过分了！”司徒烟气愤地盯着王嬷嬷，忽然口气一转，道，“我虽然只是小主，可也是你的主子！你如此欺人太甚，难道不怕我记在心上？”

“司徒小主息怒，奴婢执行的是宫里的规矩，你既然进了乾清宫，就要学习在这儿生活下去的规矩，奴婢并没有错！小主也无须动怒。”王嬷嬷垂下眼帘，口齿清晰地说着。

“王嬷嬷你！”司徒烟双眼喷火地瞪着王嬷嬷。

面对司徒烟眼睛中的怒气，王嬷嬷像没有看见似的轻声说：“请小主回座，我们继续。”

“哼！”见王嬷嬷荤素不进，司徒烟冷哼一声，坐了下来。

王嬷嬷也不再僵持，返身回到大殿正前方，继续讲授礼仪。

苏云熙望着正前方貌似无事的王嬷嬷，心道这威风抖得可真是时候。今日此事一出，日后王嬷嬷其人和这“规矩”二字想必是无人不怕了。

思忖之间，体元殿门口含秀的惨叫声传来，殿内秀女俱是为之一震，全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再不敢稍有懈怠。苏云熙偷偷望了一眼惨叫的含秀，又回头看了司徒烟一眼。只见司徒烟虽然娥眉微蹙，像是在凝神聆听，但是她锦袍下露出一双手却是紧握成拳，捏紧……松开……捏紧……

苏云熙扭过头来，轻叹了一口气，心道：司徒烟倒是个性格豪爽、敢作敢当的主子，只可惜在这深宫之内，如果没有强权傍身，这性格自然难讨便宜。如今又得罪了这看似严正的王嬷嬷，今后的日子只怕是不好过了。

大家战战兢兢地结束了上午的教习，等王嬷嬷率先走出体元殿后，秀女们才陆续走动起来，各自和要好的姐妹讨论着今日的感受。各院也有太监宫女呈送各自主子的吃食过来，司徒烟向小太监问罢含秀的伤情后，心不在焉地拈起一块糕点，味如嚼蜡地塞进嘴里。

初进京城4

“憋闷得紧！亭亭，陪我到外面走走吧？”司徒烟仍是难解心中郁闷，扔下糕点，拉过身边的秀女就要出去。

“司徒姐姐，亭亭有点儿累了，倒是不怎么想动，不如姐姐自己去吧。”钱亭亭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不着痕迹地拉开司徒烟的手。

司徒烟闻言只得放开了钱亭亭，侧头对着钱亭亭身边的另一名秀女说：“哦！那双雨陪我吧？”

“我也累着呢，不去了不去了！”韩双雨见司徒烟叫她，急急地摆手拒绝。

“怎么了你们？双雨可是最好动的！”司徒烟奇怪地望着自己的一对好朋友。

“没有什么，我和双雨只是累了，你就自己逛逛呗。”钱亭亭头也未抬地捡弄着食盘中的糕点。

韩双雨一脸为难地看了司徒烟一眼，低下头不再说话。

“怎么了这是？”司徒烟着急地看着面前这一对低头不语的姐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周围的秀女们听见司徒烟高声喊叫，也纷纷向这边望了过来。

还怎么了？真是养在深闺不识愁啊。苏云熙眉头一皱，心中却是一软，走了过去：“我正好想出去走走，又怕迷了路，不如姐姐陪我，好吗？”不由分说就拉了司徒烟出去。

司徒烟仍是一脸的迷茫：“这都是怎么了？”

“还看不出来吗？她们已经在和你划清界限了。”苏云熙左右张望一下，见无人经过，才大着胆子说道。

“为何？”

“我们毕竟只是小主，谁让你得罪了太后身边的王嬷嬷呢？”

司徒烟一脸的恍然大悟：“这儿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看着司徒烟满脸的郁闷，苏云熙突然嘻嘻一笑，回答说：“大齐朝的内宫啊，姐姐犯傻了？”

见苏云熙答非所问，司徒烟无奈地说：“我不是问这儿是什么地方，刚才看你挺聪明的，怎么现在……”

苏云熙突然冲着司徒烟身后大声喊道：“王嬷嬷好。”

司徒烟猛地转身，正是王嬷嬷无声无息地从她们身后的假山处转了过来。

“给小主请安了。”王嬷嬷毫无诚意地冲着苏云熙福了一福。

见王嬷嬷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司徒烟就那么愣愣地站着也不说话。

就在王嬷嬷和司徒烟错身而过的时候，王嬷嬷朝着司徒烟，嘴唇动了动，说了句什么。

看着司徒烟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满眼的迷茫，一串低沉却清晰的话语一字不漏地传进苏云熙耳中：“就是将来小主受了册封，也挑不出奴婢的错来。况且奴婢和含秀那些下贱的婢子不同，奴婢只有一个主子，那就是太后她老人家。她可是您永远也扳不倒的正主儿！”

避尽锋芒1

看着司徒烟越来越远的背影，她想起自己当初的目的——一个人孤单却平静地过活——越来越清晰。这不是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吗？为何胸口却好像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刺了进来，生生地痛，眼前逐渐模糊起来。

好一个仗着主子身份耀武扬威的恶奴！看着王嬷嬷趾高气扬的身影，苏云熙在心中叹着。

刚有此一想，就听身边的司徒烟连连高叫着说：“恶奴！恶奴！想我堂堂礼部尚书之女，卫尉寺少卿的胞妹，何时不是呼风唤雨的，怎么现在会落得这般田地？居然被一个奴才欺负？”

看着司徒烟暴跳如雷的样子，苏云熙掩嘴而笑。

司徒烟见苏云熙笑得开心，看看自己不顾形象地跳脚，想想自己的出身，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原来妹妹早就看到王嬷嬷过来，所以才有那么一说吧？我还道妹妹怎么又糊涂起来了呢？妹妹好生聪明！”司徒烟兴奋地叫着，“妹妹叫什么名字？虽然入宫前李公公都点过名儿，可是姐姐我不大记得了。”

“我叫苏云熙。姐姐说什么呢？云熙听不明白呢。”听到司徒烟夸赞自己聪明，再联想到刚才的含秀受罚，苏云熙脸上一凛：这儿是皇城，不比在家中。在奉行“后宫不可干政”的皇城中，女人可以漂亮，可以端庄，可以温婉，可以乖巧，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太聪明！

司徒烟漾着大大的笑容，抓起苏云熙的手：“管你明白不明白，反正我明白就行了。在家时我爹就常说我性子太直，容易得罪人。以后咱们就是好姐妹了，谁欺负你的话就告诉我，我帮你出头去！”司徒烟稍微顿了顿，忸怩着说，“可有一条，我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的，妹妹可也要提点着点儿啊。”

苏云熙见推脱不掉，只得微微笑着说：“只怕姐姐会嫌妹妹愚笨呢。”

看自己被司徒烟这个爆脾气缠上，苏云熙心中苦道：没有你，我倒不用担心谁会欺负我；只怕多了你，我反倒需要更加小心以免有人欺负我吧。

连续月余严格的教习，秀女们已经对宫廷礼仪了如指掌。教习期间，皇后娘娘曾经探视过教习过程，对负责教习的王嬷嬷赞不绝口，并计划在几日后的百花节宴会后安排这次秀女的阅选。有了皇后娘娘的夸赞，王嬷嬷更是得势了几分。

为了保证秀女们在百花节上井然有序，王嬷嬷顶着皇后娘娘说过的“果然是严师出高徒”，在日常教习中更加严格了几分。这些平日被爹娘捧在手心里宠爱的千金小姐虽然一个个叫苦不迭，可在体元殿中谁也不敢放肆，就连一向横冲直撞的司徒烟也规规矩矩地反复练习着。

教习结束后，皇后娘娘特地命人送来了大量的金银首饰和锦衣绣裙，以示对大家这么长时间辛苦学习的奖励和皇家的恩宠。

“哇，皇宫里的衣服就是漂亮！”

“好滑的质感啊！”

“这珠花可真漂亮。”

看着王嬷嬷走出体元殿，一直表现规规矩矩的秀女们一拥而上，扑在皇后娘娘送来的“恩典”之上挑选起来。

“妹妹怎么不去挑选？”司徒烟看苏云熙慢吞吞地走在众秀女的后面，着急地拉过苏云熙的手准备挤进去。

“反正人人有份儿，干吗去挤？各位姐姐们选剩下的我再拿就好了。”苏云熙淡淡地说。

“别人挑剩下的还能要吗？挑到什么东西倒不重要，可我就是想争口气。”司徒烟气呼呼地甩开苏云熙，兀自挤进人堆。

面对司徒烟的气愤，苏云熙丝毫不觉得尴尬，仍然站在最后看着大家争抢。

“好了，拿着。”司徒烟挤出人堆，喜滋滋地把什么东西递给苏云熙，“我看妹妹总是喜欢穿紫色的衣裳，这套给你。妹妹穿上肯定好看！”

避尽锋芒2

苏云熙不置可否地接过赏赐，微微笑着谢说：“姐姐有心了，多谢多谢。”

“这只头钗可真好看，妹妹能不能让给我啊？”一名秀女挤到苏云熙身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苏云熙手中那只坠着长长流苏震翅欲飞的蝴蝶钗。

好漂亮的一只蝴蝶，好漂亮的一双翅膀。苏云熙把玩着手中的钗子，叹说：“有何不可？姐姐喜欢就拿去好了。”说话间就大方地将钗子递了过去。

“为何？妹妹也太大方了吧？”司徒烟见是那日在马车吃瘪的杨心兰过来索要，未等她接过头钗，就迅速地将钗子夺了过去，转头对杨心兰道，“杨妹妹本就国色天香，哪儿会用这些凡间之物。”

被司徒烟讥讽，杨心兰缩回手来撇了撇嘴，并未出声。

“姐姐何苦与人争执，不过就是一只钗子，她喜欢，给了她就是了。”苏云熙一脸的不解，望向气呼呼的司徒烟。

“妹妹是真糊涂了吧？虽然只是一只钗子，可若是别人一要，自己就巴巴地送了去，知道的人会说妹妹脾气好，不知道的人还不都说翻了天去？以后还不肆意地欺负妹妹啊！”司徒烟恨铁不成钢地说，“更何况这钗子是我挑出来送给妹妹的，怎能便宜了那出身低贱之人呢。”

“哦。”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

“妹妹看似聪明，实则糊涂哇。”见苏云熙点头，司徒烟长叹一声，不再说话。

听司徒烟如此说，苏云熙丝毫不以为忤，只是望向体元殿的窗格，微笑着说：“姐姐你看这窗外云淡风轻，明天必定是个晴好的天气。”

“正说你呢，怎么忽然去说这天气？”司徒烟闷闷地答着，却也顺着苏云熙的眼光向外望去。只见阳光已经敛去了大半，天空显得有些

灰暗，哪儿来的云淡风轻？乌云倒是不少。这可有什么好看的，偏生苏云熙一脸的不舍，目光丝毫未见移开。看着兀自出神的苏云熙，司徒烟忽然觉得自己实在有些看不明白。

怔忡间，天上忽然就乌云翻滚，闷雷阵阵。

“这许是要下雨了吧，妹妹还说什么云淡风轻呢？”司徒烟斜睨苏云熙一眼道。

“是啊，妹妹眼拙呢。”苏云熙微微一笑道，“是该下场大雨了。”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司徒烟重重地坐下来，一脸的无奈。

说话间，窗外有几道闪电划过，大雨便泼了下来。

由急到缓，这雨滴滴答答地下了整晚，早上洗漱过后，仍是淅淅沥沥的。不过却已经不像是在下雨，倒像是在下雾了。隔窗望去，眼前的世界就像是被封锁在密如蛛网的雨丝中，烟雾迷离中别有一番景致。

“主子你倒是等等含梅啊！”看着雾蒙蒙的一片，苏云熙一时兴起，匆忙披上一件斗篷，不待宫女撑伞，就已经跑出储秀宫去，引得含梅一路大呼小叫地紧跟着。

踩着汉白玉铺就的小道，抚着细如牛毛的雨丝，苏云熙一路快乐地在雨中旋转，丝毫未察觉贴身宫女含梅已经跟不上自己的脚步。

也许因为正在下雨，也许因为天色刚刚放明，苏云熙在后宫之中一通乱走居然没有遇到任何人，直到她一路无阻碍地登上了重华宫门外的小山。隔雾眺望着皇城以外的建筑，俱是影影憧憧看不真切，炊烟缕缕直上青空。眼看四下无人，苏云熙挥舞着早已卸在手中的锦绣披风，忍不住诗兴大发，“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苏云熙独自站在小山顶处，声音从最初的高亢变成喃喃自语：“桃源望断无寻处，桃源望断无寻处。”

“好一个桃源望断无寻处！”就在苏云熙满眼迷惘时，身后忽然有清亮的男声响起。

在这深宫之内，除了当今皇上龙宣浩之外，还能有哪个男子能如此自如地往来？苏云熙心念及此，惊惶地转过身去，不愿直视这男子，微微欠身福了一福，惶急地跑开。

“你是哪个宫里的？”看着苏云熙一声不响地返身就跑，龙宣浩不由笑出声来，高声道。

苏云熙一心逃开这后宫之中众女心中唯一的王，真真儿连头也不回地跑下小山，任由龙宣浩的高声朗笑留在自己身后。

“陛下，奴才这就去追？”身边善于察言观色的贴身小太监王立福试探性地追出一步去。

“回来吧，小福子！”龙宣浩似乎看出王立福的试探，笑谑道，“这身段，朕以前没有见过。不过瞧她那身装束，应是此次待选的新秀，又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只不过……”

龙宣浩瞧了一眼王立福，顿了一顿，说：“连看也没有看朕一眼扭头就跑，朕有那么可怕吗？”

避尽锋芒3

见龙宣浩满脸微笑，王立福恭了恭身，一本正经地答道：“回禀陛下，陛下乃真龙天子，生就一副昂藏之躯，面如冠玉，龙眉凤目，鼻若悬胆，口如敷脂，仪表相貌、文才气度皆是举世……”

“够了够了！”龙宣浩向前一步，将地上的什么东西捻在手里，放进了袖中，复又揉了揉耳朵。

王立福停顿了一下，见龙宣浩只是揉了揉耳朵，于是继续道：“陛下的耳朵也是白里透红，耳轮分明，外圈和里圈非常之匀称，就像是……”

“小福子你这说的还是朕吗？怎么朕听起来这么奇怪？”龙宣浩双手背后，戏谑道。

王立福望着龙宣浩如刻的眉目、棱角分明的脸庞，一正脸色，高声说：“陛下身份尊贵，在奴才的眼中那是满身的风流，自不必多言。”

龙宣浩呵呵一笑：“就你嘴巴最甜！”

“陛下，我们还是赶快到重华宫吧，太后娘娘还等您一起用膳呢。”

“这就走。”拂晓时分，有内侍来报太后因夜雨受凉，龙宣浩这才罢了早朝前来探视。半路上，远远看见如烟的重华宫前，一抹白色身影似云中惊鸿正翩然起舞，于是没来由地被吸引过来。他随着这抹白影到了重华宫前的景山下，过重华宫门时屏退了左右，只带了贴身内侍王立福轻轻跟上山来。此刻佳人芳容不在，芳踪已杳，又见王立福提醒，龙宣浩这才想起此行的目的，大步走向重华宫。

留牌子，侍寝，宠爱——宫中女子围绕着她们共同的丈夫想尽一切办法地相互争斗，无尽倾轧，付出了一切，却不见得能得到真爱。

苏云熙一直知道男人是留情容易守情难，更何况这富有天下四海的天子？苏云熙也知道龙宣浩看到自己这张脸后的结果。她不要这样

的结果，所以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最快的速度拼命地逃。

“哎哟，我的妈啊！”含梅被苏云熙硬生生撞上，一个趔趄几乎跌倒。

“含梅小心。”苏云熙倒是止住了脚步，拉住含梅。

“小主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一副急惶惶的样子？”含梅见苏云熙一脸的匆忙，又是一身单薄，赶忙将她拽在手里的斗篷接过来，重新给她披上，又将伞撑在她头上，心疼地责备着，“瞧这头发弄的。”

“没有什么，就是雨有些凉，正想着回去呢，可巧就撞到你了。”苏云熙见了含梅，心中一松，停下了脚步，由着含梅为她整理着鬓旁凌乱的发丝。

“小主可要爱惜身体啊，着了凉可不得了。”苏云熙进宫后待人谦和，和其他动辄打骂下人的秀女相比，含梅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比自己还小上一岁的小主。

“含梅放心，我的身体健壮得像条牛呢。”苏云熙当然知道含梅对她的关心，夸张地捶捶自己的胸脯，以示身体的强健，惹得含梅一阵轻笑。

“小主快回去吧，一会儿王嬷嬷可是要过来点名儿的。”含梅拉住苏云熙冰凉的手往回赶。

苏云熙轻轻点头，脚下已经加快。

刚进储秀宫门，早就站在廊檐下的钱亭亭看着浑身湿答答的苏云熙，便迎了上来：“姐姐这是赏雨去了？真是好兴致啊。”

“嗯。”苏云熙略一点头便被含梅扯进了房间。

“小主快把衣服换了，等会子奴婢再送碗姜汤过来，可不敢这个时候病倒。”进了房间，含梅快手快脚地服侍着苏云熙换上清爽的衣服。

“姐姐昨日一定休息得极好，不然怎么一大早就有精神去赏雨呢？”未及门上的房门“吱扭”一声被推开，钱亭亭摇着团扇晃了进来。

“钱小主还是回避一下吧，苏小主正在更衣呢。”不等苏云熙出声，含梅已经开口，手上为苏云熙更衣的速度更加快了起来。

“不是隔着屏风吗？”钱亭亭兀自摇着团扇，在屋内四处张望起来。

“妹妹可是有什么事要和我说？”苏云熙看着含梅一脸不满的样子，轻轻捏了一下含梅的脸蛋。

“是有那么一件小小的事情，妹妹等姐姐换好衣服再说吧。”钱亭亭索性坐了下来。

“含梅快去泡杯热茶来，就用我家里带来的上等碧雪叶。”罩上花团锦簇的缎面绣袄，苏云熙绕过屏风走了出来，转头面向钱亭亭，“妹妹要说何事？”

“姐姐快坐。”钱亭亭起身拉过苏云熙坐在自己身边，未语先笑，“姐姐可真是个水样的美人儿。”

一大清早就等在房门外，又不肯出去，应该不是为了夸奖她长得漂亮才来的吧？苏云熙并不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等着钱亭亭的下一句话。

钱亭亭一愣，马上抿嘴笑说：“咱们入宫已有多日了，姐姐住得可还习惯？”不等苏云熙回答，钱亭亭就自己接了下去，“不过看姐姐比起咱们进宫前是越发水灵了，又是一大早的去赏雨，没有一定的心境，怎能做出如此的雅事来呢？想必是非常习惯吧。妹妹可就不同了，妹妹自幼体弱多病，适应性差。现下又到了这深宫之中，难免偶尔发个小病，身边也是缺衣少药的，真是苦不堪言。昨日里一场大雨更是让妹妹几乎着凉。”

苏云熙轻挑起了眉毛，不知道钱亭亭这番诉苦是什么意思。

避尽锋芒4

“咱们既是姐妹相称，妹妹也就直言了，”钱亭亭放下手中的团扇，拉住苏云熙的手，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姐姐这间房间和妹妹在家时的居所朝向一样，大小不差，窗户也多，不如让给妹妹来住吧，也省得妹妹老是住在不通风的房间里再闷出病来。”

钱亭亭一语毕了，紧紧地盯着苏云熙。

苏云熙一笑，并不说话。

钱亭亭见苏云熙这笑和她以往惯有的淡笑大不相同，像芙蓉盛开的明艳无比，不由心上一怔，赶忙说：“若姐姐也很是喜欢这房间，就当妹妹没有说过。”说话间已经站起了身。

“住在什么地方还不一样？”苏云熙垂下眼帘说，“既然妹妹喜欢，就让给妹妹好了，等今日王嬷嬷教习完毕，就由妹妹安排如何调换吧。”

“呃？”钱亭亭惊疑地转回头来重新坐下。

“既然茶已泡好了，怎么不快端上来呢？”看着含梅手捧茶盏站在门口，苏云熙招手道。

见苏云熙召唤，含梅一步一步挪进屋里，好像手上的茶盏有多重似的。

“都怪妹妹这身体不争气，还要劳烦姐姐如此折腾了。姐姐可真是貌美而心慈，妹妹这儿谢过姐姐了。”钱亭亭巧笑倩兮地对着苏云熙福了一福。

“钱小主，请用茶！”含梅一脸不悦地将茶盏重重放在案几上。

“哟，瞧这丫头！脾气倒比主子还大了，姐姐可要好生管教才是，莫让丫头爬到了头顶上！也叫别人看了，笑话咱们姐妹没有规矩！”钱亭亭松开握住苏云熙的手，白了含梅一眼，冷冷说道。

见自己的侍婢被人如此责难，苏云熙也不生气，只是淡淡地说：“妹妹提点得是，以后自会好生管教。”

“姐姐坐着，妹妹这就回去安排一下。”钱亭亭见此时的苏云熙不愠不恼，再想想刚才苏云熙如芙蓉一般的美丽，一时之间摸不透她的脾气，茶也未品就站了起来。

“新月，好好收拾了咱们的物事，一会儿找几个小太监过来帮忙，把东西都搬去东面那间最通风、敞亮的房间。”回到自己房里，钱亭亭得意地摇着团扇吩咐着。摇头甩掉脑海中苏云熙惊现的美丽，不去思索那背后有没有其他深意，告诉自己也许是多心了。

“是小主刚进宫时最中意的那间房吗？”新月奇怪地问，“那房间不是有人住了吗？”

钱亭亭抿嘴笑着：“有人住又怎样？李公公不肯帮我换，我就自己来，可有什么难的？你快收拾吧，一会儿换房间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本姑娘的手段了。对了，快去请韩小主过来。”

新月满心佩服地看着自己的主子，点了点头，急匆匆地出门去请韩双雨。

“急着让新月请了我来，姐姐可是有什么喜事？”韩双雨的声音已经高高地传了过来。

“可不是吗？妹妹快坐。”钱亭亭放下团扇，一步三摇地迎上韩双雨。

“主子、韩小主，请喝茶。”待两位主子坐定，新月盛上了茶水。

“我和妹妹有些体己话要说，你和梅香就到院子里头走走吧。”钱亭亭端起茶盏遣了两名宫女出去。

“姐姐可是要和那苏小主调换房间？”韩双雨看着新月将房门合上，着急地问。

“正是。”钱亭亭一脸的笑容，尽是得意。

“真的吗？”韩双雨激动地拿开钱亭亭手中的茶盏，“看姐姐的样子，应该很顺利。那苏小主居然同意了？”

“我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过是空顶了张漂亮脸蛋而已，难成大器。”提起苏云熙，钱亭亭不但没有表示对苏云熙欣然同意调换房间

的感激，反而一脸的不屑，“那天在殿上看到那个出身低贱的杨心兰出言向苏云熙索要头钗时居然没有被拒，我就在想这个苏云熙应该是个脾性软弱的主儿，今日不过是试探着和她商量要调换房间，没有想到她很爽快地同意了。”

避尽锋芒5

“那可恭喜姐姐了，姐姐自幼身体就弱，能换到一间通风的房间对姐姐的身体也会有好处的。”韩双雨一脸的幸福，“昨天听姐姐说要和苏小主换房间，没想到居然就成了。”

“摸清楚了苏云熙的性子对我们姐妹也是件好事，至少这次换房间让她知道了我的厉害，也免去她以后凭着那张脸蛋得了宠爱就放肆起来。”钱亭亭说起苏云熙来仍是愤愤不满。凭什么她就可以那么好命？那个和苏云熙相貌不相上下的杨心兰因为庶出的身份已经在众女的眼中不具杀伤力了，毕竟这是格外注重身世的大齐朝。于是出身名门又生了一副好相貌的苏云熙自然成了大家的眼中钉，何况她又搭上了当朝尚书之女司徒烟。

“那姐姐的意思是说，苏小主和司徒姐姐即使联合在一起，也是不足为惧了？”韩双雨托着下巴，双眼晶亮地看着钱亭亭。

“原本以为凭苏云熙的美貌和司徒烟的家世，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的威胁，不过这次看苏云熙软弱的样子，也就是徒有其表罢了。既然苏云熙不过尔尔，那么已经得罪了太后身边红人的司徒烟更是掀不起什么风浪来的。”钱亭亭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继续道，“在这一届秀女中，品貌最出色的就是杨心兰、苏云熙，再加上你和我。我们姐妹一定要为家族争光！”

韩双雨崇拜地看着钱亭亭。自己这个表姐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家里所有姐妹都没有的精明强势，入宫后的日子也一直都是表姐在照顾着自己，要不然，恐怕上次挨板子的就不是含秀，而是自己的贴身宫女梅香了。想到这件事，韩双雨就有些难过。司徒烟是她们姐妹在进京路上结识的朋友，性格豪爽，为人热情，上次利用她的同情心顶替了自己小小的一个哈欠，结果令她得罪了王嬷嬷，韩双雨实在是难过。想到此时，韩双雨的表情不由得有些黯然。

“妹妹又在内疚了！”钱亭亭拉起韩双雨的手，“那是司徒烟自己逞强，非要顶替妹妹那个哈欠的，后来也是因为司徒烟自己不识时务得罪了王嬷嬷，含秀挨打是她的命不好。这是她自己说的，妹妹也听到了，和妹妹没有任何关系。不许再自责了！”

“那我们一定要和司徒姐姐撇清关系吗？”韩双雨看着钱亭亭，满眼的乞求之色。

“做大事肯定要有所牺牲，司徒烟就是我们为了光大家族而牺牲的第一人。”钱亭亭一正神色，定定地望着韩双雨，“司徒烟一路上对我们姐妹是比较照顾，但是她姿色平平，而且已经得罪了王嬷嬷，我们今后断然不能和她太过亲近的。日后如果我们姐妹一掌后宫的话，恐怕这个爱闯娄子的司徒烟是不能多留的。与其到了那个时候撕破脸皮，不如这时候就干脆划清界限。妹妹可不能太过心软，坏了大事。”

避尽锋芒6

“苏云熙，你在干什么？”司徒烟气冲冲地逡巡在储秀宫的大院中，大声喝道。

“姐姐看不出吗？”苏云熙眨巴着一双灵动的眼睛，俏皮地回答道，“我在搬东西啊。”

“你是真傻啊！”司徒烟一把打掉苏云熙怀中的衣物，“你怎么回事啊？”

“我才要问姐姐，你是怎么回事呢？”苏云熙看着散落一地的衣物，委屈地嘟囔着，“刚下过雨，地上很脏的。含梅又要重新洗过了。”

“别管你的这些衣服了。”司徒烟拉着苏云熙走到旁边的廊檐下，双手叉腰，“我是问你换房间的事情。”

苏云熙偷偷看了一眼扔散在院中的衣服，抬头说：“姐姐知道了？”

“为何不和我商量一下？直接就换给钱亭亭？”提起那两姐妹，司徒烟就一肚子的火。

无视司徒烟的怒火，苏云熙缓缓地说：“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钱妹妹身体不好，住通风的房间里对她有好处。”

看着苏云熙一脸的无辜，司徒烟实在忍不住冲她大喊道：“你这样做，她们会更加看轻你的！”

“姐姐想得太多了吧？”苏云熙抿紧嘴唇，低声道。

“你一定要这么和我扯下去吗？”司徒烟一把抓住苏云熙的双臂，却又无力地放开，“云熙你怎么了……”

“司徒小主，司徒小主，别责怪苏小主了。”含梅听其他宫女说自己的主子被司徒烟连拉带拽地扯走，老远就看见散落一地的衣物，赶紧收拾起来。

待走到近前，她见司徒烟和苏云熙正对峙着，赶紧为自己的主子解围说：“主子就是人太好，见不得别人为难，也是一片善心啊。您这么责怪主子，不也是因为您的一片善心，本意也是想对主子好吗？”

“一片善心？”司徒烟喃喃自语着，想着当初自己的一片善心，“在这后宫之中，当你真正付出一片善心时，又有谁会真正感念你呢。”也许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正是自以为是的热心、善心，但是别人心里到底是怎么认为的呢？自己总是觉得云熙善良、乖巧，容易被人欺负，也总是强迫她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处事，她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也许连续一段日子以来，云熙的默然不响只是因为她心里早有主张？忽然觉得自己很多余，司徒烟认为自己需要重新思考一下。

“姐姐。”苏云熙听司徒烟说过她和钱亭亭、韩双雨的友情，此刻见司徒烟眼神怔忡，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往事。

“妹妹已经不是当初点化我的那个苏云熙了，也许我是看错了苏秀女。”司徒烟回过神来，怔怔地望了一会儿苏云熙，转身就走。

月余的相处，让苏云熙对司徒烟的性格也略知一二，看着司徒烟头也不回的寂寥背影，苏云熙知道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以后的司徒烟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缠着自己了，自己不用再担心司徒烟随时可能爆发的脾气，也不用再想着自己随时可能需要帮司徒烟圆了过失。看着司徒烟越来越远的背影，她想起自己当初的目的——一个人孤单却平静地过活——越来越清晰。这不是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吗？为何胸口却好像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刺了进来，生生地痛，眼前逐渐模糊起来。心中不住念道：司徒姐姐对不起，对不起。云熙不愿和人争斗，唯有此一法矣。

突发急病1

见含梅并没有注意自己，苏云熙素手一侧，汤药顺着海棠花盆的边沿尽泻而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也根本不用吃药，这痘疱只要发够三天必会尽消，因为苏云熙就是对莲子过敏的特殊体质，这是她幼年时偷吃了娘亲采回的新鲜莲子后，就知道的事情。

“主子也别怪司徒小主。”含梅一边为苏云熙整理着被司徒烟抓乱的衣服，一边说，“其实司徒小主也是为了主子好，不想让其他人欺负了主子。她就是脾气冲了一点儿，可也比钱小主笑里藏刀要强多了。”

苏云熙抬手抹去眼角的湿润，静静地听着含梅的唠叨。

含梅见苏云熙没有反驳，大着胆子继续道：“钱小主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哪儿还有什么不适应？即使有天大的不适应，也已经适应过来了！她分明是看主子您好说话，欺上门来了。可主子您还真的是好说话，竟由着她欺负也不吭声？”

苏云熙知道含梅是在心疼自己，面上一笑，心道：我只是不愿过那样明争暗斗的生活。

苏云熙闭上双眼，口是心非道：“都是一家的姐妹，何必分什么你我，是司徒姐姐想得太多了。”

“主子你啊……”含梅捋好了苏云熙的衣裳，长叹了一口气，“主子您这样的性子到了这宫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幸或不幸只有身在其中之人才明白，不是吗？”苏云熙睁开双眸，神采晶亮。

“奴婢说不过主子，”含梅挽了苏云熙的手臂往回走，“瞧今天闹的，主子快些回去歇了吧。”

“嗯。”苏云熙点了点头。

换好了内衣，苏云熙习惯性地抚上自己的颈间，将会触及的润滑手感却落了空。苏云熙大惊之下，揽过铜镜，右手在脖子、肩膀处反

复摸索着，再次确认了那物件确实不在，赶紧唤来含梅，“快，去把我的饰盒取来。”

“哦。”含梅奇怪地领命而去。

“怎么不见了？”苏云熙翻腾着自己带进宫来的精巧分层首饰盒，唯独不见那件自己最爱的祥云璎珞。

“主子，在找什么东西啊？”含梅站在一边，侧头看着苏云熙在饰盒内胡乱翻找。

“含梅，”苏云熙“啪”的一声合上饰盒，“今日清洗衣物时有没有瞧见我那串祥云璎珞？”

“是主子随身不离的那串吗？”含梅歪着脑袋思索着。

“是啊，快想想。”苏云熙一脸的紧张。

含梅想了一会儿，说：“没见着。”

“那就一定是落在那里了。”苏云熙心头一突，挫败地垂下眼帘。

见苏云熙的样子，含梅知道主子不见的这个物事必是个贵重的东西，赶忙说：“落在什么地方了？奴婢给您找去。”

想起景山之上自己惶然跑开，龙宣浩爽朗的笑声好像仍然回荡在耳边，苏云熙无力地挥了挥手：“算了，不见了就不见了吧。”

“那东西不是对您很重要的吗？”含梅不理解地望着苏云熙。

想起那日的景山之舞，苏云熙直到现在还是自责不已，怪自己为何非要跑到太后的重华宫附近。苏云熙不愿再为自己增加一丝一毫的麻烦，手重新抚上颈间，又颓然放下来：“那是我娘留给我的念想，当然很重要。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还有其他东西比它更重要。”

“哦。”含梅虽然不明白自己的主子在说什么，但仍是点了点头。

苏云熙心中忽然一动，像是想起了什么：“含梅，明日就是皇后娘娘安排的阅秀大典了吧？”

“可不是吗？瞧今日这番折腾的，奴婢还担心明日的大典主子能不能坚持下来呢。”含梅点了点头道，“明日可有得累了呢，主子一会儿早点歇息，我为您取些糕点来。”

“好啊，我正好有点儿饿了呢。”苏云熙满意地笑了笑，看着含梅转身，忽然又道，“含梅，我忽然特别想吃莲子。”

“莲子？”含梅重复了一遍，“桂花莲子粥行吗？”

“嗯。”苏云熙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似的，重重地点了点头。

二月十二是花朝会，相传这日是天上百花仙子的生日。这天除了被称作花朝会之外，又名百花节、踏青节、扑蝶会。在这一天，民间会举行盛大的游春赏花仪式，一向森严的后宫禁地也会在这一天布置得花团锦簇，以迎接春天的到来。

雨过天晴，天空格外湛蓝。不知道皇室的花匠是如何打理花儿的，此时不仅能看到正当花期的腊梅、红枫、一品红、君子兰，连花期晚一些的郁金香、栀子花、绣球花和杜鹃花也都盛放着，整个宫廷显得春意盎然，喜气洋洋。

含梅端着水盆回到房间，见目光所触之处皆是花海，不由得连心情也愉快起来。

“主子，主子，快起了，含梅给您打好洗脸水了。”以自己主子出众的容貌，想不雀屏中选都很难啊。想着百花宴后的秀女阅选，含梅着实为苏云熙开心。如果主子得到了皇上的宠爱，那其他的秀女就一定不敢再欺负她了。

“主子，主子，起身了。”含梅撩开绣床前的幔帐，分别挂在床头精致的?色挂钩上，让室内已投射进来的阳光照耀在苏云熙侧卧着的身体上。

“嗯。”苏云熙轻轻应了一声，慢慢坐起身来。

“主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把秀女阅选也安排在今日举行的缘故，今年的花朝会布置得特别隆重。这外面什么样的花儿都有，可漂亮了。”含梅见苏云熙起身，就不再催促，转到水盆前往里面续着热水，等着苏云熙过来净面。

突发急病2

苏云熙翻身下床，踩着一双绣着杜鹃花的绣鞋到了水盆边上。她揉揉惺忪的睡眼，理过腮旁的乱发，低头对向水盆中的倒影。

“啊……”苏云熙发出惊人的尖叫。

“怎么了？怎么了？”含梅放下手中正在为苏云熙准备的衣裳，冲了过来。

面对含梅的关心，苏云熙动也不动，仍旧捧着自己那张引得一千秀女嫉妒的俏脸高亢地证明着她的肺活量。

“主子，您倒是让奴婢看看啊！”含梅着急地围着苏云熙团团转，但是苏云熙一双素手却把自己巴掌大的小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您别盖着，给奴婢看看！”含梅情急之下，大力地扯开苏云熙的手。

看清了苏云熙大叫的原因，含梅也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苏云熙原本白皙干净的小脸上满布了指尖大小的红肿痘疱，除了鼻子周围仍旧光洁平滑，其他部位无一幸免。

“主子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顶着这一脸的红肿痘疱，哪儿还能看出绝色美人的影子啊？含梅声音中多了哭腔。

“快，帮我看看身上有没有发痘？”相比含梅的慌乱，苏云熙倒是冷静了许多。

“哦。”含梅匆忙地应了一声，手忙脚乱地拉着苏云熙来到床榻上，拉开苏云熙的衣服，借着阳光小心仔细地查看着。

“怎样？”苏云熙拽着胸口，急急地问。

检查过苏云熙的背部，含梅皱着一张小脸转过身来：“都检查过了，身上没有这痘疱，只有脸上有！”

“还好。”苏云熙听到含梅的回答，轻呼了一口气。

“老天爷啊，干吗这么折腾主子啊？”含梅一脸的无奈，“下午就要阅选了，这可怎么办呢？”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吧？”苏云熙拉着含梅的手。

含梅好像并未听到苏云熙的安慰，只是任她拉着自己的手，依旧自言自语了一阵，又风一般的冲了出去，“奴婢这就去请太医过来！”

“小主可觉得脸上痒、痛？”陈太医为苏云熙把过脉后仔细询问。

“并不觉得。”苏云熙摇了摇头。

“小主以前可曾有过中毒的过往？”陈太医专注地盯着苏云熙脸上的痘疱。

“没有。”苏云熙继续摇头。

“小主以前可曾对昨天食用过的什么物事过敏？”陈太医摸着自己的胡须，凝神思索着。

“也没有。”苏云熙仍旧摇头。

陈太医摸了摸胡须，继续思索，“小主昨天发痘前可吃过什么食物？”

见陈太医询问，含梅抢着回答：“昨天早上小主没有进膳，中午是和其他小主们一起在大殿用的，当时小主胃口不好，只进了几块桂花糕。下午喝过一壶碧雪叶茶，晚上是云丝豆腐、清炒藕丁和半碗皮蛋豆腐粥。”

“哦，睡前还用过一碗桂花莲子粥。”苏云熙补充道。

听了含梅和苏云熙的回答，陈太医原本就拧成“川”字的额头，纹路更加深邃：“这就奇了。听姑娘和小主如此描述，这进的都是一些寻常食物，并无任何发物，为何会突然发出这样的痘疱呢？”

“这正是我们要问您的啊？您可别也不知道啊。”含梅惶惶地盯着陈太医。

陈太医频频摇头，实在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容老臣先为小主开一剂药方，相信喝上几日必会痊愈。只是找不出这病源，为了安全起见，这几日恐怕要委屈小主闭门不出了。”

“怎么做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医好主子的病症就好。”含梅急急地冲口而出。

听出含梅的关切，一股热流涌上苏云熙的胸口。她抚着脸上的红肿，望向含梅。

“主子可别乱摸！仔细别抓破了，落了疤就不好了。”含梅捏着陈太医开出的药方，一转头看见了苏云熙的小动作，大声喝止着，忽又转向陈太医道，“主子平日里总是不愿意给别人多添麻烦的，虽然她说不痒，但是却会去抓，许是因为仍然有点儿痒吧，太医就再开一剂止痒的方子吧。”

“嗯。”反正这红肿痘疱就是看上去有点儿吓人，事实上真的不疼不痒。见含梅如此急切，苏云熙也不说破，只是乖乖地点头。

“奴婢这就跟着陈太医去抓药，主子您自己在房里好好待着，可别出门。”含梅提着陈太医的药箱，紧跟其后，临走前交代着苏云熙，“看来这痘疱一时半会儿是下不去了，奴婢顺便到王嬷嬷那儿替主子告个假去。”

“嗯。”虽然知道脸上的红肿痘疱难看，可苏云熙还是冲着含梅浮起一朵大大的笑容。

含梅点了点头，转身出去。

苏云熙回过头来对着铜镜中的自己发着呆，想象着如果自己这副样子去参加秀女阅选，皇上被吓得龙颜大怒的样子，不禁“扑哧”一笑。

“哐啷”一声，门猛地被撞开。

苏云熙转头望去，只见含梅伸进头来，看见苏云熙正望着自己，吐吐舌头：“主子，含梅怕您忘了，脸上的痘疱可千万别乱摸！还有，不管是哪位小主上门，主子可一定不能出去！”

“我保证！”看着含梅满脸的关切，苏云熙调皮地捂上自己的胸口。

突发急病3

“好，那奴婢去了，很快回来！主子若要什么东西，一定等着含梅回来，千万别乱跑。”含梅见状，放心地缩回了头，重新合上木门。

见含梅复又离开，苏云熙重新转回头来，对着镜子观察着自己的痘疤。

听到门口响动，苏云熙起身迎了过去，“含梅，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但是带进满室阳光的却不是含梅，司徒烟满脸的不满，走了进来：“才一天没见，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姐姐。”苏云熙低声唤道。

“苏秀女不要误会，我就是过来看看，这就走了。”司徒烟不自然地将什么东西扔上桌子，转身出门，“用法用量已经告诉含梅了，等她回来再给你敷。”

“哦。”苏云熙轻轻应着，望着司徒烟的背影消失在阳光中。

“妹妹这是怎么了啊？这一副样子可怎么参加下午的百花宴啊？”门还未及关上，杨心兰夸张地说着，一步三摇地晃了进来。

苏云熙淡淡地说：“谁知道怎么回事啊？不过含梅已经和王嬷嬷告了假了，百花宴妹妹自是不能参加了。”

“真是可怜了这张小脸了，宣了太医没有？”杨心兰站在苏云熙面前，一副心疼的口气，可脸上的盈盈笑意却是一丝未减。

“太医早上已经看过了，说是开上几剂方子，缓缓就好。云熙谢过姐姐关心了。”苏云熙语中满是感激。

“只是可惜了下午的阅选了，错过了这次，不知道妹妹还要等上多长时间呢？”杨心兰盯着苏云熙脸上的痘疤，判断着痊愈的时间。这可真是老天爷帮忙，如果苏云熙不能参加这次的阅选，那这一届秀女中最出色的就是自己了，脱颖而出那是一定的。想到此处，杨心兰面

上又是一喜，嘴上又道：“那妹妹一定很闷吧？左右姐姐今日也没什么事，就陪妹妹闲话一番解闷如何？”

反正脸上生了痘疮，笑或不笑别人也是看不出来的，苏云熙懒懒地坐在床沿上说：“太医说过这病症要静养，不能出门。如今妹妹实在没有心情陪姐姐闲话，还望谅解。”

“哦，姐姐自然明白。妹妹不必理我，姐姐四处看看就走，就走。”杨心兰听出苏云熙话中的逐客之语，却并没有离开的意思，只是四下打量着。

苏云熙也不理她，自是坐在床上整理着自己的衣物。

“主子，不是交代了让你关门静养的吗？”含梅端着一碗药快步进屋，大声说道。

“哦，这不是杨姐姐过来串门子吗？”苏云熙眼也未抬。

“含梅给杨小主请安了。”知道杨心兰和自己的主子一向不和，说是过来串门，想必是来看看主子病情够不够重吧。想到此，含梅就是一肚子的火气，象征性地给杨心兰问了安，把药呈到苏云熙面前，“药煎好了，主子快用吧。”

待苏云熙端起药碗，含梅笑嘻嘻地向着杨心兰说：“太医交代说让主子闭门静养，杨小主若是没什么事的话，就请回吧，不是还要准备下午的百花宴吗？”

“瞧妹妹这丫头灵巧的，我差点忘记了。”杨心兰恍然地拍上自己的额头，对着苏云熙露出粲然的笑容，“既然太医让妹妹闭门不出，那皇后娘娘赏赐的那些饰物，妹妹自是也用不上了哦？”

原来仍是惦记着那只蝴蝶头钗啊，苏云熙了然一笑，说：“含梅去取过我的饰盒来，把那只长坠子的蝴蝶钗子送给杨姐姐。”

“哟，妹妹可真是有心啊。”杨心兰见苏云熙如此懂事，说到了自己心上，一张俏脸更是笑靥如花，“姐姐也不过是借来戴戴，过了这次阅选，自然送还给妹妹。”

“送什么还？说得倒好听！到时候还不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含梅低声嘟囔着，不情不愿地去取饰盒。

终于还是让自己得到了这只一眼就看上的蝴蝶钗子！杨心兰双眼发直地盯着已经握在手里的钗子，开心得合不拢嘴。当初见苏云熙愿意和钱亭亭调换房间，自己还不相信苏云熙会那么好说话呢，今日听说她发了莫名其妙的痘症，又知道她和司徒烟那个煞星已经闹翻，这才大着胆子过来一看，果然是软弱可欺呢。

“杨小主快回去梳妆打扮吧，晚了可就来不及了。”含梅看着杨心兰开心的样子，肺都快气炸了。

兀自高兴的杨心兰顾不得分辨含梅话中的讥讽，凑近了苏云熙，一脸的神秘：“妹妹这次发病既奇且快，其中必另有文章。依我看啊，这怪病和钱妹妹调换房间的事一定有关！”她一语毕了，不待苏云熙回答，又扬了扬手中的钗子，“谢过妹妹了，等过了阅选，姐姐再来和妹妹闲话家常！”

突发急病4

杨心兰刚一离开，含梅就凑近了苏云熙低声说：“主子您觉得呢？”

“觉得什么？”苏云熙一脸的不解。

“就是杨小主刚才说的那番话啊。”含梅一脸的严肃，“仔细想想，杨小主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奴婢就觉得很有可能呢！”

见苏云熙不语，含梅继续说：“主子进宫已经这么些时日了，一直太平得紧，偏巧和钱小主换了房间后就突发了这么奇怪的病症。要我说啊，一定是钱小主担心主子参加阅选会对她造成威胁，所以陷害主子呢！”

“真是胡说！怎么会呢？”苏云熙肯定地打断含梅的话，“无凭无据的，到了外面可不能乱说。”看着含梅一脸的愤恨，苏云熙满心的担忧，饶是有那个杨心兰搬弄是非在先，但是含梅这番话如果传了出去，对她也必是有害无益。

“算了算了，不跟您辩，反正您永远把人心都想得那么好。”含梅不乐意地递上汤药，“快喝药吧。”

就是因为她早就知道人心险恶，才一直不愿让自己卷入这风口浪尖。苏云熙轻叹了一口气，将汤药接在手里，踱至妆台旁的一盆花跟前，青葱玉指柔柔地点上花盆中的海棠枝叶，笑说：“其实不用吃药的，只是太医夸大其词罢了。”

“谁说的，您说的啊？”含梅急急地接过话茬道，“主子您又不是大夫，瞧这脸上的痘疱！怎能不吃药呢？是不是在您的眼里，只要这张脸还没有毁掉就算不得严重？有哪个女孩家会对自己的容貌如此不在乎？这整个天下间恐怕也就只有主子您一个吧！”

见含梅着急，苏云熙笑了一笑说：“我的身体我自己当然知道啊。不过含梅既已煎好药了，我若不喝岂不是辜负了含梅的辛苦？当然要喝！”

见含梅并没有注意自己，苏云熙素手一侧，汤药顺着海棠花盆的边沿尽泻而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也根本不用吃药，这痘疱只要发够三天必会尽消，因为苏云熙就是对莲子过敏的特殊体质，这是她幼年时偷吃了娘亲采回的新鲜莲子后，就知道的事情。

就在她们主仆二人说话间，只听院中一片人声鼎沸。含梅一蹙眉头，向苏云熙瞟了一眼，说：“主子，奴婢看看去！”

真是个孩子，苏云熙并不说话，只是微微一笑。

含梅将门拉开了一条缝隙向外张望，苏云熙起身来到妆镜前，拾起桌子上的针线女红，思索着这次要绣个什么图样。

含梅轻呼了一口气，合上房门向内走来。

“何事儿啊？”苏云熙专心地把玩着手中的丝线，眼也未抬，随意问。

“没有什么。”见苏云熙询问，含梅急急地端起花厅桌上的一盘荷香千层酥，殷勤道，“主子您再用点糕点吧，这可是宫里最好吃的点心了！”

苏云熙摇了摇头，示意含梅放下糕点，“外面可是秀女们在点名列队？是时候去赴那百花宴了吧？”

“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主子您呢？”见自己未能成功地转移话题，含梅一脸的悻悻然。

“这有什么好瞒的？”知道含梅是担心自己因发痘症而不能去参加阅选会，怕自己触景伤情才故意瞒哄自己，苏云熙嘴上淡淡的，心上却大感宽慰。

见苏云熙并没有失落感，含梅大着胆子继续说：“主子这病发得可真不是时候，不然哪儿容得她们在那里猴子充大王？”想起刚才钱小主和杨小主冲着自己挤眉弄眼的得意神情，含梅真为自己的主子抱屈。

“就绣只苍鹰翱翔天宇吧，含梅也一起来啊。”以前在家时除了诗歌琴棋，苏云熙平日里做得最多最好的，就是刺绣了。凡是经了她的手修饰的绣样无不色彩绚丽，活灵活现。此刻面对含梅的不平，苏云

熙丝毫不以为意，声音中满是为自已终于决定了这次刺绣的主题而开心不已。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您！”含梅无奈地搬过椅凳，靠着苏云熙一并坐下，挑选着为苍鹰着色的彩线。

群芳斗妍1

皇后她自己的肚子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动静，还敢在那里五十步笑一百步？要不是皇上念着她年少时即为太子妃，这个皇后的位置还不一定是谁来坐呢！

因着连日以来的阳光温暖，这次的百花宴就布置在后花园中。经过皇室花匠的精心培育，后花园中的百花或是提前了花期，或是延长了花期，一派百花争艳，春意融融的宜人之景。而那百花丛中，衣袂飘飞、争丽斗妍、比花更娇的则是盛装以待的各宫嫔妃。

“太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驾到！”有内侍唱报着，向大家宣告着后宫之中级别最高的两个女人的到来。

在众女的目光迎接中，年过五旬的太后娘娘在仪态端庄的皇后娘娘的搀扶下款款而来。

“参见太后娘娘！参见皇后娘娘！”二人所过之处，皆是跪拜臣服。

太后扫视着这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满意地连连点头。太后定在凤椅之后，满面笑容地对着群芳说：“都快起来吧。如今皇上还未到，你们先各自赏玩就是了。德妃的身子可有日子了吧，你不是一向不喜人多的吗？怎么这次拖着这么重的身子也到了呢？要叫身边的丫头多上着心，咱们皇室子嗣一向单薄，这皇上的第二个孩子，咱们都紧张得不得了呢！”

在太后的吩咐声中，众芳纷纷起身。

被太后重点提到的德妃娘娘更是一副娇俏无力的样子，在侍婢的搀扶下缓缓起身谢道：“多谢母后关心。”

直起身子后，德妃拿腔作势地支撑着后腰，努力腆起刚满三个月并不显怀的肚子，微微笑道：“想着今日百花盛宴一定人多，儿臣本来是想和皇后姐姐告个假不来了呢，但是后又想起这次毕竟是皇后姐姐主持的事务，儿臣实在不想令姐姐扫兴，这才来了。”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本宫可是罪过了呢。”皇后明白德妃因为孕后就不再被安排侍寝，担心日后宠爱淡薄，这才借着百花宴会之际，为了得见龙颜而来。如今却在太后面前如此说道，意图也很明显了。如果这次宴会安然度过，德妃便在太后面前落下了一个贤良淑德的好名号；如果稍不注意，略有不适，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责任推到自己的身上。好一个聪明的德妃妹妹！她虽已将德妃的心思揣摩清楚，却也只是粲然一笑，并未露出一丝不悦，“妹妹可要保重身子啊，虽说长公主聪明伶俐，讨人喜爱，但是咱们大家可都盼着妹妹再为皇上和太后添个男丁呢！”

皇后的言下之意是说她的肚子不争气吗？可自己再怎么不济，现下这皇宫里头皇上唯一的子嗣……今年四岁的长公主英歌还不是她德妃所出吗？皇后她自己的肚子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动静，还敢在那里五十步笑一百步？要不是皇上念着她年少时即为太子妃，这个皇后的位置还不一定是谁来坐呢！德妃冷笑一声，正要说话，却被身边的莲妃卫芙儿悄悄拽住衣袖，回头看看莲妃正冲着自己微微摇头，示意还有太后正在台上，德妃这才嘟着嘴坐了下来，不再出声。

再次浏览四周，太后轻轻拍了拍搭着自己左手的皇后，低声说：“这次的宴会交给皇后来办，确实不错！”

面对太后的夸奖，皇后瞟过面色深沉的德妃，芙蓉面上淡淡一笑，转向太后说：“都是母后平日里教诲有方。”语毕，拈起面前果盘中的一粒晶莹珠果，“母后快尝尝这回鹵贡来的果儿，酸甜非常呢。”

太后顺从地咽下皇后送到嘴边的珠果，“听说这次采选的秀女资质非常不错？”

“回禀母后，臣妾也对秀女进行过排查，这次的秀女之中确实是有几人颇具慧根呢。不过这也是没准的事，毕竟皇上还未阅选，以后如何还要看她们自己的造化，臣妾也不敢妄断。”听太后夸奖新一届的秀女，皇后面上浮起一丝不自然。

“嗯。”太后没有任何表情地点了点头。

“皇上来了，皇上来了！”

“是皇上过来了！”

百花掩映之间，群芳忽然一阵骚动。

原来是她那人中之龙的夫君到了！皇后赶忙拾起帕子将手指擦净，整理袍服。从她十四岁进入太子府成为太子妃，虽然一直伴随龙宣浩走过了几乎十年的时间，但在此刻听到龙宣浩的到来，皇后仍是难掩地激动。虽然在和太后说话，一双大眼却看向了那个正阔步走来的明黄色身影，“母后，皇上他来了呢。”

“嗯。”这个儿子一直都是她的骄傲，看着皇后一脸的期待，太后也是笑容满面。

在万众瞩目之中，在皇家威仪之中，在华盖龙辇的衬托之中，龙宣浩气宇轩昂地走了过来，走向他的母亲，走向他的众多妻子，走向那专为了他而放置在视野绝佳处的象征着天下最高权威的龙椅。

“臣妾参见皇上！”一时之间，众芳相继拜倒。

“见过母后。”龙宣浩走近太后，微一屈身，顺便看了皇后一眼。只这一眼，皇后已是满面潮红地垂下了头。

太后将龙宣浩的双臂拉在手中：“皇上累了吧，快坐着。”

群芳斗妍2

龙宣浩略一颌首，转身坐下。

“爱妃们都快快起身吧。”龙宣浩坐定了龙椅，享受着眼前或清丽，或妖媚，或乖巧，或端庄的一片婀娜。

待众妃嫔按等级分别入席后，皇后微微探身向前，侧头询问龙宣浩：“母后、皇上，百花宴会马上开始？”

见龙宣浩点头，皇后坐正了身体，手臂轻抬，身边已有内侍探过身来。

“百花盛会，现在开始——”按着皇后的吩咐，内侍高声诵报着宴会的第一项流程，“祭天……”

在内侍高声的指挥下，皇后站起身，步下高台。祭司象征性地整理了一下皇后的衣冠，递过早已准备好的檀香。皇后亲手点燃后，一脸庄重地举起檀香走进祭坛。

“祭地——”

“祭花神——”

“礼毕——”

根据流程，代表着后宫佳丽的皇后一项项地完成了祭祀。

一群身穿轻罗，发挽鲜花的妙龄女子鱼贯而上，在刚刚完成祭祀的高台之上翩然而起。

“妙哉妙哉。”龙宣浩一边品尝着珍馐佳肴，一边盯着那群佳人的窈窕身姿。

酒过三巡，宴上气氛正浓。龙宣浩向后低语了几句，复又坐好，继续关注着台上的表演。

就在龙宣浩为了高台上演奏乐曲的乐师们送去掌声时，他身边的内侍早已绕过太后，到了皇后身边。

“娘娘，一会儿皇上还要到御书房，秀女阅选可以开始了。”

皇后柳眉一挑，轻轻拍了拍巴掌：“阅选开始吧。”

在内侍的引导下，歌舞众人皆已散去，食桌也已经换成了呈放秀女画像、名牌和出身家世的卷轴台。整个御花园中除了宫人、内侍，只有太后、皇帝、皇后和几位身份显贵的妃嫔娘娘在阅选台前一字排开。

身着统一款式宫装的秀女们随内侍来到御花园，被五人一组的编成队，依次登上阅选台。她们所要做的就是内侍高声点名后，应声出列，面向九五之尊的方向行礼。被皇上看中的秀女会被留下名牌，赏赐品阶，会有机会被皇上召唤侍寝，会有机会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没被看中的秀女则有多种命运：或被许给皇室王公，或留侍宫中成为女官，或遣送回家。因为成败在此一举，所以几乎所有的秀女都会在应声出列时施展浑身解数，展示自己最迷人的一面，以期为君王留下深刻的印象。

看着台上并列而立的五名秀女，龙宣浩在皇后的讲解下边看卷轴边选秀女。

“小女李云珍，河南人氏，给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请安了。”第一名秀女在内侍叫到名字后分列而出。

“嗯。”龙宣浩扫了一眼，“啪嗒”撂了牌子——落选。

秀女回列，一脸的黯然。

“小女方笑月，京城人氏，给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请安了。”第二名秀女在内侍叫到名字后分列而出。

“嗯。”龙宣浩略一抬眼，“啪嗒”撂了牌子——落选。

秀女回列，一脸的黯然。

“小女路子新，江苏人氏，给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请安了。”第三名秀女在内侍叫到名字后分列而出。

“嗯。”龙宣浩认真看了一眼，未动卷轴台上和该秀女对应的名牌——入选。

负责唱名的内侍见龙宣浩未将此女名牌丢进卷轴台旁的小桌，大声恭喜说：“贵人留候，以待封赏。”

“谢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恩典。”路子新面露喜色，又行了个礼。

“小女韩双雨，河北人氏，给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请安了。”第四名秀女在内侍叫到名字后分列而出。

见此女身段修长，面貌清丽无双，龙宣浩浅浅一笑，没有移动名牌。

内侍照旧高声说：“贵人留候，以待封赏。”

“谢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恩典。”韩双雨“扑哧”一笑，躬身行礼。

“小女杨心兰，河北人氏，给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请安了。”第五名秀女在内侍叫到名字后分列而出，却“哎呀”一声，几乎摔倒。

“嗯？”龙宣浩抬眼望去，只见此女步履蹒跚，似要摔倒，却强自行礼。再看她一张小脸粉嫩泛红，双目顾盼生辉，尤其是眉心那点不描自朱的红痣，实在让人忍不住心神荡漾，龙宣浩大悦说：“留了。”转头询问着皇后有关这名秀女的相关事宜。

“贵人留候，以待封赏。”

“谢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恩典。”杨心兰娇怯地望了一眼皇后，行了一礼。

一个个美貌的秀女在内侍叫到自己名字时逐个出列行礼。

离家时娘交代过，男人都喜欢矜持的女人。虽然这个皇上比想象当中的要俊俏得多，虽然自己也明明喜欢得不得了，可仍是不能太明显，要不就不矜持了。司徒烟站在阅选台上，紧张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出错，一定要镇静！

眼看轮到自己出列行礼了，司徒烟激动地迈腿向前，忽然身后有人用力一推……

“啊！”司徒烟惊叫一声，勉强站稳身体，却听“啪嗒”一声，什么东西从身上掉落下来，摔在汉白玉雕制的阅选台上。

龙宣浩被这状况引得望了过来。司徒烟见心仪之人望了过来，不由心头一慌。她顾不得去捡拾那摔落的东西，规规矩矩地弯下腰：“小女司徒烟，京城人氏，给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请安了。”

群芳斗妍3

见龙宣浩死死盯住了司徒烟，内侍照旧高声说：“贵人留候，以待封赏。”

听到内侍让自己留候，司徒烟满脸的狂喜，一把拾起刚刚掉落在地上的物件，拜倒说：“谢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恩典。”

那形状好像是一朵云……龙宣浩眯起了眼睛，盯着司徒烟将什么东西从地上拾起，别到了腰间。难道是她？视线盘旋而上，绕上司徒烟的脸庞。

……

虽然只是简单的行礼，可因为人数实在众多，这阅选仍是进行了半晌。待全部秀女都经过阅选，已有内侍唱报说：“阅选礼毕，请各位留了名牌的主子们先行回宫，圣上封赏随后即到。”

“谢皇上恩典。”六名留牌中选的秀女一起弯身谢恩。

“皇上，阅选完毕了。”见龙宣浩似乎没有听到内侍的话，仍不断在秀女中搜索，皇后忍住心头苦涩，强自镇静道。

“还有其他未参选的秀女吗？”龙宣浩虽向曲飞雁发问，眼睛却仍是跟在已被内侍带离的秀女中逡巡。

“全部都在这儿了。”皇后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不明白为何龙宣浩会有此一问，却仍是向身后的宫人伸过手去，“景儿？”

“娘娘，给您。”被唤作景儿的宫人颇有眼色地递过一卷书轴来。这书轴中详细记录了所有秀女入宫后的全部情况。

皇后展开书轴，一边凑近龙宣浩一边说：“哦，有一个因为突发急症延后阅选的秀女，是杭州苏氏。”

“突发急症？”龙宣浩口中重复着，朝书轴望了一眼，“杭州苏云熙？！”满是玩味的口气。龙袍下的手掌正在用力握紧，好像是在摩挲着什么。

“拿去内务府。”看着秀女们在内侍的引导下列队离开，龙宣浩微微一笑，拾起卷轴台上的狼毫略写了几个字，将手中墨迹未干的折子递到身后。

身后随侍的内侍王立福迅速上前一步，接过折子，轻声应道：“是。”

“妹妹给姐姐道喜了！皇上看姐姐的时候可是连眼睛都没有眨过啊！”秀女队伍中最后被留了名牌，获得留候资格的杨心兰一脸喜色地靠近司徒烟。

“妹妹还不是一样？我这儿也要给妹妹道喜了呢！”

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爱卖弄的女人，此刻见杨心兰向自己道贺，司徒烟不甚感兴趣地答到。回想着刚才在阅选台上发生的一切：当时不知道是谁推了她一把，本是想看到她出丑的吧？不过不管本意如何，这次却是阴差阳错地帮了大忙了！那样的出场虽然有点儿难堪，可也算是别出心裁了。司徒烟因长年跟随兄长习武而显得英气过盛，秀媚不足。比她姿色更佳的秀女都落了选，何况她呢？她在行礼时被皇上那么直直地盯着看了半晌，想必是那一推的功劳吧。

“是啊，是啊，咱们以后都是姐妹了呢。我们这些新选的秀女以后一定要多亲近啊。”

杨心兰见司徒烟面无表情，只好强压心头火气，挤出一脸的笑容。要不是因为自己的出身不好，需要一个有后台的中选秀女来帮衬，自己怎么会如此委屈地来贴司徒烟的“冷屁股”？也不知道皇上的眼睛长到了什么地方，像自己如此出色的美人会中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像司徒烟那样姿色平常的女子居然也能中选就太奇怪了。难道真是因为家世？毕竟司徒家族是大齐朝第一大家，家族中在朝为官者为数不少。司徒烟的父亲是当朝的礼部尚书，哥哥又是负责宫禁的侍卫统领，位居卫尉寺少卿。这可都是皇上身边的人物啊，所以不管这个司徒烟是如何地讨厌自己，自己都必须和她建立好关系。想到此处，杨心兰脸上的笑容更是娇媚了几分。

“妹妹如此闭月羞花之貌，恐怕不是我等姿色平庸之辈能高攀的呢！”

忍着心头的不满，司徒烟终于浮起一丝笑意。一直都不喜欢这种眉眼浅薄的势利之人，更何况还是出身卑微的杨心兰。司徒烟实在不愿意和她对话，但是自从在阅选台上远远看到了当今皇上的龙颜之后，自从皇上留下了自己的名牌之后，她的身份已不同往日了，她的心也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了。当今皇上素来推崇“家和万事兴”，所以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肆意妄为，她必须开始尝试和各样的人打交道。

“姐姐这就见外了！大家谁没有看到，刚刚在阅选台上皇上对姐姐那是青眼有加啊。”

虽然司徒烟的语气之中仍是讥讽之意多过贺喜，但总算是面带笑容，这说明自己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杨心兰为自己打着气，更加努力地和司徒烟套近乎，“谁不知道我们大齐朝皇家子弟世代以来皆是文武双全，姐姐眉宇之间隐有勃勃英气，想必皇上正是看中了姐姐这巾帼不让须眉之气吧。”

正在司徒烟和杨心兰说话的当儿，钱亭亭拉着一起中选的韩双雨紧步跟上，一脸的谦和：“两位姐姐好福气啊，妹妹这儿给姐姐们道喜了呢。”

“哼。”司徒烟冷哼一声，直接将脸转向别处。

杨心兰拽了拽失态的司徒烟，同样满面笑容地回答：“妹妹有心了。”

“咱们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啊，虽说以前是有点儿小小的误会，但那只是姐妹间的玩笑话，当不得真的。如今在这后宫之中咱姐妹作为新人，要是再不亲近亲近的话，还能指望靠别人来照顾咱们吗？”

群芳斗妍4

见杨心兰并未拒绝自己的示好，钱亭亭大着胆子把以前的事情都解释为误会。她虽然不知道司徒烟为何会中选，却知道当务之急是修复以前的矛盾，为以后的道路扫平障碍。

“是啊是啊。”

杨心兰和事老似的一手拉着司徒烟，一手拉起韩双雨。想起当日进宫途中，就是钱亭亭利用自己庶出的身份使自己深受折辱，杨心兰当然也是满腔火气。可转念一想，自己刚刚中选，以后变化如何还不知道。毕竟韩家和钱家的势力也属近京，说不定何时就能用得上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她杨心兰虽然不是什么君子，但是也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

“司徒姐姐，我们以后一定好好相处，互相照顾。”

韩双雨由衷地高兴，笑嘻嘻地转过司徒烟的头来。虽然不明白钱亭亭为何突然转变了对司徒烟的态度，但她却一直深信姐姐做的事情肯定不会有错，所以她一定会按照钱亭亭的安排行事。另外就是以前司徒烟确实很照顾她们姐妹，能借这个机会和司徒烟重新修好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看看三女一脸示好的表情，司徒烟压下心中火气，轻轻笑了一下：“嗯。”心中却在怀疑着自己如此违心的做法是否正确。

杨心兰和钱亭亭拉了手，又各自挽了身边的司徒烟和韩双雨，四位如花似玉却心思各异的女子貌似亲热地相互搀扶着，向储秀宫的方向走去。

各获封号1

描上最后一笔嫣红，终于大功告成。司徒烟揽过铜镜，看着镜中这个眉目轻灵，双眼含情的女子——这真的是那个因为喜爱舞刀弄枪而经常被哥哥戏谑说嫁不出去的司徒烟吗？而今她终于嫁了，所嫁的这个人还是天下百姓景仰臣服的当今天子。

四女前脚进了储秀宫，负责宣旨的内侍后脚也到了储秀宫。这次虽然有六名中选的秀女，可是宣旨的内侍却把报喜的第一站放在了司徒烟的居所。

“奉天承运，我朝隆昌皇帝诏：现有礼部尚书司徒谦之女司徒烟温恭贤淑，获选入宫，赐封司徒烟为婕妤，正三品，赐住凌波宫。”擅长察言观色的内侍刘荣海一脸喜气地宣读完了圣旨，说，“恭喜司徒婕妤，贺喜司徒婕妤了。这次皇上册封的新贵之中，娘娘的位分是最高的，娘娘在皇上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啊。”

面对如此的恩宠，司徒烟好像有些反应不过来。她怔怔地看着刘荣海，待身边的宫女扯了扯她的袖子，她才猛然惊醒似的，赶紧跪下谢恩。

“司徒娘娘快快起身吧。”刘荣海赶着上前扶起司徒烟，将明黄色的圣旨递给她，笑嘻嘻地说，“皇上还留了口谕，宣娘娘今晚侍寝呢。娘娘还是快快准备一番，好迎接圣驾啊。”

一举跃升为正三品的婕妤娘娘？那个英俊的皇上还要自己今晚侍寝？司徒烟站起身来，接过明黄色的圣旨，一脸的羞红和惊喜。

“恭喜姐姐了，能得皇上如此青眼！”钱亭亭虽然不服气，可仍是堆出满脸的笑容。

“是啊是啊，姐姐真是天大的好福气啊！今晚就被皇上宣召，妹妹们好是羡慕啊！”杨心兰委实觉得奇怪。不知道这个皇帝心里到底是如何打算的，这个姿色平常的司徒烟，不光品级封号高于这次中选的所

有秀女，而且还在当晚就被宣召侍寝，难道只是因为显赫的家世出身？

“嗯。奴婢代我家主子谢过各位主子了。”见司徒烟仍是一副懵懂不知如何应对的样子，身边已有伶俐的侍女躬身谢道。

看着司徒烟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刘荣海转向其他秀女说：“既然司徒婕妤这儿还有其他中选的贵人，奴才就在这儿一并宣了吧。”

“瞧这糊涂的，倒忘记了公公还有公务在身呢。”杨心兰听到刘荣海说话，笑意嫣然地转向刘荣海，“咱们姐妹没有见过世面，公公可不要见笑。”

“岂敢岂敢？各位都是奴才的主子，奴才哪儿敢笑主子们呢。”刘荣海满脸笑容地回道。这可都是皇帝的新宠，日后怎么着还不好说呢。

“奉天承运，我朝隆昌皇帝昭……”

本来簇拥在司徒烟身边的杨心兰、韩双雨、钱亭亭，听刘荣海如此说道，又是重新全部跪下。

“河北巡抚杨敬之有女杨心兰，兰质蕙心，甚得圣意，赐四品美人封号，赐住和鸾宫。河北司农寺少卿韩路远有女韩双雨，慧聪敏捷，赐五品才人封号，赐住和鸾宫。”

“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地上诸女纷纷起身接旨，往刘荣海的手中塞着银子。

看来这几位新贵人比司徒婕妤会办事得多，掂着手中沉甸甸的银两，刘荣海笑眯眯地说：“恭喜杨美人、韩才人，贺喜杨美人、韩才人。各位娘娘在初选时即能得封如此品位，今后还不定什么造化呢，只盼着到时候各位娘娘能念着奴才今日宣旨之情，多为奴才美言啊。”

韩双雨抓住刘荣海的手，又塞了块玉牌，说：“公公真是见外了。”

“旨意已达，咱家还有皇命在身，就不叨扰各位娘娘了。”

缓过神来的司徒烟走上前一步说：“公公快忙去吧。”

“那各位主子们先唠着，奴才就告退了。”刘荣海微微躬身退了出去。

“既然如此，那咱们姐妹也就先回去吧，让司徒姐姐好好收拾收拾。”韩双雨见司徒烟一副笑咪咪的样子，也是心无城府地笑着。

“瞧咱们姐妹光顾着高兴了，怎么就忘记了这茬儿呢？倒是妹妹提醒了。司徒姐姐还是快快安排了奴才们拾掇拾掇吧。咱们姐妹就先告辞了。”杨心兰拉过韩双雨和钱亭亭，朝司徒烟福了一福，就朝门外走去。

随着宣旨的内侍一路的报喜，受到册封的各房新贵们纷纷整理物件，遵照旨意搬往新宫室。

一时之间，储秀宫中人来人往很是热闹。除了受到册封的贵人，其他秀女也都由内务府根据家世、品貌或是安排了复选，或是遣送出宫。

各获封号2

“主子，这次有六名秀女在初选即中啊，现在已有公公奉旨往各宫宣赏去了呢。最获皇上青睐的居然是司徒小主！哦，现在应该是叫婕妤娘娘了。那个自以为貌美如仙的杨小主一定嫉妒死了！”含梅边笑边叫着从外面跑进屋来。阅选刚一结束，含梅就再也坐不住，四下跑动，打听到了这么多的最新消息，可要快点告诉主子。

“哎哟，是哪个不长眼的小蹄子！”刘荣海自屋内走出，正好与急匆匆进屋的含梅相撞。

“奴婢该死，公公恕罪啊。”见是专门负责宣旨办事的刘荣海，含梅慌忙跪下，心中却在奇怪着，刘公公怎么会到一个秀女的居所中来呢？

“小蹄子再敢满口胡言乱语，小心撕烂了你那张嘴！”刘荣海宽袖一拂，扬长而去。他想起这趟差事就窝囊。内务府总管连平涛交代他到此宣旨的时候就含糊其辞，当时把他弄得也是摸不着头脑。见了苏云熙后，他更是想不明白，这个突发急症、生了一脸红肿痘疱的秀女，怎能在没有参加阅选的情况下，得到皇上御笔钦赐正七品的御女品阶？

见刘荣海走远，含梅才敢起身，跑进屋里冲着发愣的苏云熙说：“主子，刚才奴婢说的话您听到了吗？”

“主子您怎么了？”见苏云熙不回答，含梅着了急，快步走到苏云熙面前。因为苏云熙一贯的谦和平易，含梅大胆地捧起主子的脸，“主子，回魂了，回魂了。”

“哦。”苏云熙转过神来，轻轻拍开含梅的手。

“主子怎么了？又魂游太虚啊？”含梅一脸疑惑地问，“刘公公到咱们这儿干吗啊？”

苏云熙定定地看着含梅，头痛地揉着自己的太阳穴，将身边的一样物事举了起来：“喏。”

含梅直勾勾地望着苏云熙手中明黄色的卷轴，惊叫出声：“圣旨？！”

“封正七品的御女？！赐住永寿宫？！”含梅抓过苏云熙手中的圣旨边看边叫，“再加两名宫女和内侍？！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

“连你都觉得奇怪极了，是吗？毕竟我没有参加阅选。”苏云熙盯着含梅，拧起秀气的眉峰轻吁了一口气。不知道这个隆昌皇帝到底怎么回事，看着刚才来宣旨的刘公公满脸的狐疑，饶是冰雪聪明的苏云熙，此刻也是一头雾水呢。

“一点儿也不奇怪，主子天仙绝色，被册封是早晚的事，皇上一定是看了主子的画像才决定的！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呢！恭喜主子，贺喜主子了。”含梅笑盈盈地俯下身子福了一福，“奴婢这就到内务府领人去，然后马上收拾东西搬到永寿宫去！”

“含梅……”苏云熙只发出了两个音节，含梅已经不见了踪影。苏云熙轻轻摇着头，似有似无地喟叹道，“人在红尘俗世中，难道真是避无可避？”

含梅带了四个人，浩荡而来，刚一进门就嚷嚷说：“主子，他们就是内务府分过来的人！蕴兰、抱荷、小林子和小平子。”

“嗯。”苏云熙淡淡应了一声，望向这四人：四张眉清目秀的小脸，年龄应该都不大。四个人看起来虽然年轻，却都是一副老成稳重的样子，见到苏云熙满脸的痘疤也不见有什么惊讶，显然是见惯了宫里的各种怪事。苏云熙微微一笑，这倒是些能放心用的人。

“这就是咱们的主子苏御女。”见苏云熙点头，含梅又转身过去，面向四人介绍着。

四人面向苏云熙，一起跪了下去，齐声说：“蕴兰，抱荷，小林子，小平子，参见御女主子。”

“好了，都起来吧。”苏云熙看着地上并排着跪下的四个人儿，轻轻地道。

见苏云熙只是让四人起身，含梅轻叹一口气，转向四人，一脸严肃地说：“今天内务府把你们分到咱们苏主子这儿，你们就是苏主子的人。以后咱们和主子就是一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希望你们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尽心尽力地服侍主子，不准乱嚼舌根，招惹是非，如若不然，别怪主子翻脸无情！”

“谨遵主子和含梅姐姐吩咐。”四人听含梅讲得如此严重，匆忙间已经躬身下去，急急应着。

含梅这个丫头倒是有些手段。苏云熙看着新进的四人均是一脸的凛然，不由心中一叹，望向含梅。

见苏云熙看了过来，含梅问：“主子，安排他们做活去吧？”

苏云熙收回眼神，淡淡地说：“我身上乏得很，含梅你就吩咐了他们各自的活计吧。”

“是。”含梅点点头，转向四人安排着工作。

既来之，则安之。且看这个隆昌皇帝意欲何为吧。看着含梅带着蕴兰她们仔细地收拾着屋里的东西，苏云熙只拿了一块手帕站在窗前眺望着外面。

待大家各自忙碌起来，含梅走到苏云熙身后，轻轻说：“主子不会责怪奴婢自作主张吧？”

苏云熙微微一笑，“怎么会呢？”

各获封号3

“这就好！”含梅也是一笑，满脸的关切，“这些奴才都是从内务府分过来的，以咱们的品阶自然没法去查他们以前都跟过什么人。在这宫里头，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咱们只能一切小心。含梅跟过的主子也多，什么样的人见过，但是像主子您这样善待下人的实在不多。您这么没有架子，奴婢真的担心会出什么事，只能代你出声了。”

“嗯。”听了含梅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苏云熙仍是一副淡然的神色，轻轻地应着，心中却为这深宫之中仍有人如此真心关切自己而暖暖的。

一进永寿宫的院门，就能看到几棵劲挺的铁树栽在正门前，使整座宫殿显得生机盎然。顺着宫墙栽了一溜不知名的树，在这初春时节，枝头上已经是点点绿色，让人看了顿感舒服。抬眼看去，“永寿宫”三个富丽堂皇的浮雕大字便映入了眼帘。

顺着鹅卵石的甬道一直走进正殿，室内一座假山迎面而来，像这样在室内布置假山的格局还真不多见。除了造型别致的假山之外，这座重檐九脊顶的庞大建筑在当初建造的时候应该也是花了工匠的不少心血，其间斗拱交错，黄瓦盖顶，纹饰精美，雕刻讲究，充分向人展示着居住在此的主人生活之奢华富贵。不知道以前是谁住在这儿，居然如此花费心思。苏云熙暗暗惊叹着建筑之美，将视线从拱柱上移了下来，环视着四周。

“含梅姐姐，这儿可真漂亮啊！”经过半晌的谈笑，蕴兰已经和含梅熟悉了起来。一进永寿宫，便被房内的陈设所吸引。

“可不是吗。”含梅也是大睁了双眼，恨不得将所有美景尽览入眼。

“主子，主子，您就住在正殿吧。”含梅推开正殿花厅旁边的侧门，一边张望着其中的寝室，一边冲着苏云熙喊道。

“含梅、蕴兰，把偏殿给我收拾出来，我住这儿。”

“偏殿？”蕴兰吐吐舌头，看着含梅。

含梅冲着蕴兰瞪了一眼，急急跑向苏云熙：“主子！反正这个永寿宫一直都是空置，也没人住，如果再有品阶高的娘娘住进来，咱们再搬到偏殿不就是了？”

看含梅一脸的不解，苏云熙撇过脸去，看向偏殿说：“含梅，听我的好吗？”

“奴婢遵命。”见苏云熙坚持，含梅不情愿地答应了一声，板着一张小脸转过身，吩咐蕴兰他们几人搬挪着物事。

再看一眼永寿宫中奢华的正殿，苏云熙无谓地转过头去。

因为对于苏云熙来说，这个永寿宫和她原先住着的房子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品级上属于内廷，距离皇帝居住的养心殿更近一点儿，空间更大一点儿，环境稍好一点儿，而这些其他妃子趋之若鹜的东西，对于她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怎么？皇上居然钦点了一个突发急症，连阅选都未参加的秀女为御女？”重华宫中，太后不敢相信地望着面前的皇后。

“虽然如此，但是只要皇上喜欢，其实也没有什么的。”见太后似乎有点儿动怒，皇后有点儿担心。仔细想想，这个中选的苏云熙生了一脸的痘疱，相貌并不十分出众，中选程序虽然不合规矩，但是自己也不用如此着急。

“什么叫没有什么？”太后盯着皇后，“皇后，你也太奇怪了。皇上做了如此不合规矩的事情，你不但没有阻止，居然丝毫不以为意？”

“那是皇上御笔钦点的，儿臣也是内务府回禀才知道的。”听出太后的不满，皇后满心委屈地解释着。

“不是说那个御女还生了一脸的痘疱吗？这事儿皇上知道吗？”太后将手放上小几，继续问。

“嗯。”反正那个苏云熙也不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威胁，皇后已经开始后悔为何要和太后说这些话了。

太后无奈地抚着额头，叹说：“这个皇上可真是的！明天哀家一定要请皇上过来，听听他的意思才好。”

“娘娘您可要注意身体啊。”一直站在太后身边的王嬷嬷赶紧上前，为太后轻轻揉着肩膀。

“时候也不早了，母后早点休息吧，儿臣告退了。”皇后看太后已经闭上了眼睛，讪讪地说。

太后仍是闭着眼睛，挥了挥手：“跪安吧。”

司徒烟描上最后一笔嫣红，终于大功告成。她揽过铜镜，看着镜中这个眉目轻灵，双眼含情的女子——这真的是那个因为喜爱舞刀弄枪而经常被哥哥戏谑说嫁不出去的司徒烟吗？而今她终于嫁了，所嫁的这个人还是天下百姓景仰臣服的当今天子。

“主子您这么漂亮，怪不得皇上今晚就宣侍寝呢。”侍婢含秀满意地看着光彩照人的司徒烟。

各获封号4

听含秀如此一说，司徒烟双颊上的绯红更深了一层。司徒烟娇羞地站起身来，“含秀，快看看，我这一身衣裳可还妥当？”

“我的好主子啊，这身描花苏绣的月华裙已经是您今晚换上的第四套衣服了。养心殿接您的轿子这说话工夫也就到了，您就别折腾自己了。”看着主子坐立难安的样子，含秀满面的笑意。

“哦。”司徒烟这才轻轻点了点头，刚坐了下来，忽然又站起身来，“我好像听到声音了，一定是有人来了，含秀你快去看看。”

“主子！”含秀无奈地将司徒烟按坐下来，“海棠和小陈子他们在外边守着呢，主子放心。一有人来，海棠马上就会来报了。”

“好。”司徒烟重新坐了下来，和含秀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瞪着。

水晶珠儿结成的门帘“哗啦”一阵响，凌波宫的另一名宫女海棠快步走了进来：“主子，养心殿的刘公公来了，在外面候着呢。”

“好，我这就好！”司徒烟“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忽然想到娘说过“女人要矜持，男人才喜欢”的话，赶忙又坐了下来，“含秀，扶我起身。”

见一向爽朗的主子如此做派，含秀嘻嘻一笑，走上前来，“主子，咱们移驾了。”

“小蹄子，仔细撕烂你的嘴！”知道含秀是在笑自己，司徒烟瞪大了双眼，冲着含秀做出一副凶狠的样子来。

“含秀知错了，下次不敢了。”含秀嘴上虽然是在认错，脸上却仍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见含秀根本不怕自己，司徒烟也是“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海棠跟在后面看着含秀和司徒烟如此亲昵的对话，不明白为何自己主子对含秀的态度和对其他人大不一样。

因为除了含秀，海棠和其他几名宫女、内侍都是后来才从内务府分过来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司徒烟在还是小主的时候曾经和王嬷嬷发

生冲突，含秀也曾因此受罚。而司徒烟就一直觉得是自己害得含秀连坐，所以在对待含秀的态度上也不由自主地宽松了许多，两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比其他人亲昵许多。

刘荣海已经等在花厅处，见司徒烟出来，赶忙过来引路：“娘娘这边请。”

待到宫门口，已有一顶青花软轿立在外面，并有伶俐的小太监将轿帘掀开。

等司徒烟进入轿中，刘荣海转身冲着含秀说：“咱家自然会将娘娘送回宫来，姑娘就不必跟着去了。”

“是。”早知道养心殿的刘公公是个极其势利的厉害角色，含秀垂下眼帘，福了一福。

轿子到了养心殿的门口。

“娘娘小心，仔细脚下。”刘荣海亲自为司徒烟掀起轿帘，提醒道。

“嗯。”司徒烟按捺住“砰砰”的心跳，慢慢走出轿子。

“娘娘这边走。”见司徒烟下了轿子，刘荣海身子微微一躬，率先前行引路。

“司徒婕妤到……”随着二人前行的脚步，已有侍奉在殿内的内侍高声唱道。

司徒烟一路垂首前进，直到踏进养心殿的正门，刘荣海行了个礼，才退了下去。

司徒烟盯着脚下青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并不抬头。

“怎么不抬头呢？”清朗的笑声响起，一双绣着飞龙的官靴映入眼帘。

“臣妾……臣妾见过皇上。”迅速抬头看了龙宣浩一眼，司徒烟结巴着福下身去。

“爱妃快起身。”扶起司徒烟，龙宣浩满眼的笑意，“这是今天阅选台上朕钦点的司徒婕妤吗？”

听到龙宣浩质疑自己的身份，司徒烟赶忙抬起头来，大声说：“没错，没错，我就是司徒烟！”

“哦，果然是。”见司徒烟终于抬起头来，龙宣浩忍不住大笑出声。

各获封号5

见龙宣浩笑出声来，司徒烟才意识到自己正高高扬起的头，想起娘说过的话，赶紧低了下去。下巴却被一双手捏在手中，捧了起来。

不是她，在阅选台上远远看到她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她不是她，却并不确定。

看着面前这张因害羞而涨满了红色的脸庞，龙宣浩低低地说：“在朕的面前不许低头。”

“臣妾，臣妾遵旨。”司徒烟努力摆脱掉龙宣浩的手，鼓起勇气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夫君，心中满是喜悦。他刚才把她的脸庞捧在手心里，没错，捧在手心里。

龙宣浩微微一笑，走开坐下。

“爱妃也坐下说话吧，”打量着司徒烟一身的玫红色衣裙，龙宣浩笑盈盈地赞道，“爱妃如此着装，很漂亮。”

“谢过皇上夸奖。”司徒烟羞怯地垂首说完，退后几步坐了下来，记起刚才他说过不许低头的话，又迅速抬起头来。

“爱妃今日没有佩戴那只祥云玉佩？”扫视着司徒烟的全身打扮，龙宣浩的眼神停留在她的月华裙上系着的一串同心结形状的玉佩之上。

“祥云玉佩？”司徒烟不解地问。

“就是阅选台上爱妃不慎掉落的那只。”龙宣浩望着司徒烟的眼睛，“朕远远看去像是一块祥云形状，很是别致的样式。”

“臣妾那块玉佩已经碎掉了。”听龙宣浩说喜欢那块祥云玉佩，司徒烟心头微微一颤。

“碎掉了？”龙宣浩定定地望着司徒烟。

“是的，在阅选台上摔碎了。”司徒烟同样定定地望着龙宣浩，“不过如果皇上喜欢的话，臣妾可以让人依样打制一块送给皇上。”

“不必麻烦了。”龙宣浩撇开眼睛，淡淡地道，“朕只是看着新奇而已。”

“皇上！”司徒烟深吸一口气，迎向龙宣浩，见他朝自己望了过来，鼓足勇气道，“时辰已经不早了，皇上为国事也忙碌了一整天，该休息了。”

“可不是吗？时辰已经不早了呢。”龙宣浩站起身走了过来，扶上司徒烟的手臂，满是暧昧地说，“爱妃近日来也非常辛苦了吧。”

被龙宣浩碰到手指头，司徒烟心头一震，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娇羞无限地垂下眼帘。

龙宣浩嘴角微微划出一道弧度，长臂一揽，就这么将司徒烟揽进了怀抱。

后宫生活1

苏云熙大声谢恩，慢慢地站起身来，重新站入人群后，仍是不死心地望向刚才令自己乱了脚步的目光的主人。再望之时，那清灵的大眼却蓄满了晶莹的水波，让人无法探到更深处。

“婕妤娘娘。”刘荣海隔着龙床垂下的厚厚帐幔，轻轻喊道。

司徒烟睁开眼睛，看看身边仍沉沉睡着的龙宣浩，轻声应说：“这就起了。”

“奴才在殿外候着。”听到司徒烟答应，刘荣海慢慢地向外走去。

应该已经夜半了吧。轻轻拿开龙宣浩压在自己身上的手臂，掀开锦缎绣被，司徒烟走下床来，拾起搁在屏风上的衣裳。初进宫时的教习中，王嬷嬷早就说过，整个后宫之中，除了皇后以外，其他妃嫔是没有资格在养心殿陪伴皇帝过夜的。

系好身上的饰物，回想起昨晚的旖旎风光，司徒烟转头望向龙宣浩，想再看一眼俊美如斯的容颜，却被一双大睁着的眼睛吓了一跳。

“皇上！”司徒烟娇羞地轻呼出声，“怎么醒了也不说话，倒把臣妾吓坏了。”

“如果出声，朕还能欣赏到眼前如此美景吗？”由于刚刚醒来，龙宣浩的声音有些低哑，此时听在司徒烟的耳中，却是暧昧无限。

知道龙宣浩是说自己刚才穿衣服时的情景，司徒烟斜睨了龙宣浩一眼，见他正眯了眼睛望着自己，不禁面上娇红，顿足说：“皇上！”

见司徒烟如此忸怩，龙宣浩又是大笑出声。

“臣妾告退。”见龙宣浩此时正向窗外望去，司徒烟忍住娇羞，行礼告退。

掀开通往殿外的珠帘，隐约听到龙宣浩说下雨了。

司徒烟甜蜜地看了他一眼：“谢皇上关心，臣妾会小心的。”

“爱妃。”龙宣浩半倚在龙床上，叫住了司徒烟。

“嗯？”见龙宣浩不舍得自己离开，司徒烟转过身来。

望着司徒烟期待的眼神，龙宣浩慢慢吟说：“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皇上？”司徒烟不解地望了过来。

当初既然无心面对，如今自然也不会似这般刻意逢迎，早就应该知道她不是她。龙宣浩心上一颤，面上却笑说：“有句诗词，朕忘记了后面一句，本来想问爱妃是否知道的，但是现在朕突然想起来了。”

“那臣妾告退了。”司徒烟笑吟吟地退了出去。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见司徒烟走出卧房，龙宣浩也无心睡眠。他的目光转向窗外，面对细密而急骤的大雨轻轻呢喃着什么。

按照规矩，秀女阅选完毕的第二日，所有受了册封的新贵人们是应该和先前的妃嫔一样到皇后处行礼问安的，苏云熙即使是有病在身，却也不敢擅自停礼。

苏云熙将乌云似的头发简单地挽起来，再戴上一顶遮面用的纱帽，带上含梅，就这么一路向钟萃宫行去。

她向皇后宫中的婢女景儿通报了身份，解释了戴纱帽的原因之后，就被景儿领进了钟萃宫里，进到宫中才看到已经有不少妃嫔等在花厅之中。

有人看到苏云熙头戴纱帽走进厅中，一时之间议论纷纷。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苏云熙也不说话，只是规规矩矩地站在最末处。

“皇后娘娘到！”只听一声尖细嗓音的唱报，众人齐齐地俯身下来，垂首等候。

穿着一双橘黄色的绣花宫鞋的人走到花厅中的小平台上，稳稳站定。苏云熙明白这一定是皇后娘娘了，赶忙随着众人一起跪倒在地。

“大家都快快起来吧。”看着匍匐满地的各色佳人，皇后微微一笑。

“谢过皇后娘娘。”礼毕，大家重新站起身来。

苏云熙隔着纱帽，悄眼望向端坐在正前方的，头戴月华凤冠，身着金丝凤袍的皇后娘娘：二十来岁的年龄，润白如玉的脸蛋，柳眉斜飞入鬓，一双凤目满含情意，自是个别有韵味的美人。

皇后缓缓扫视站在下首的众名女子，淡淡地说：“自今日起，这后宫之中又多了几位妹妹，大家平日里不妨多多走动，相互亲近。”

见这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如此体贴后宫众人，几名新册封的贵人相互间频频点头示意。

后宫生活2

皇后接过身边侍女捧上的一只手炉，凤目四下扫视一番，话锋一转，继续说：“但是人多之处是非也多，到了这宫中，自然是和在家时大不一样的。咱们大家必是要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处事。狐媚惑主、挑拨是非一向是宫中大忌，也是本宫和太后娘娘皆不能容的根子，所以大家需时刻谨记，姐妹间尽心尽力侍奉皇上才是正事。”

知道皇后是在向大家警告示威，各位新人皆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

相对新人们的小心谨慎，先前已受册封的几位妃嫔却是一副泰然的表情，尤以那个身怀有孕的德妃为甚。苏云熙知道皇后娘娘的这套说辞想必已是在后宫之中经过无数次的历练了。

这是进宫后第一次见到后宫众多妃嫔聚在一起，苏云熙不禁好奇地偷眼打量着。皇后还在上面继续说着什么，苏云熙却已经没注意听了。

那边一位身着月白宫裙，以时令鲜花做头饰的美人，应该就是时下最得宠的莲妃娘娘卫芙儿吧？初进宫时就听其他秀女说过她是“才”压后宫，特别受到隆昌皇帝喜爱的一名宫妃。看她此刻面上带笑，似乎是在仔细聆听皇后的教训。她入宫多时并如此获宠，却仍是一副不骄不躁、谦和的样貌，想必皇后娘娘也挑不出她什么错处吧？

苏云熙微微一笑，眼神已经转向别处。

这个以艳丽、美貌著名的德妃娘娘，在皇室子嗣稀少的大齐朝，想必是被皇上青眼相待的吧？毕竟现在宫中的长公主是她所出，而且又再度有了身孕。看她高昂的脸庞上不屑的神情溢于言表，丝毫不怕被端坐上方的皇后看到，看来是有点儿恃宠而骄了。

正在心思辗转间，忽然感觉到有一道视线在探索自己，苏云熙收回四下游离的眼神，仗着面前多了一层纱帽阻挡，大着胆子迎向那道目光。

一张清丽素净的脸蛋，因为脂粉薄施而略显苍白，一对弯弯的新月眉此刻正微微蹙在一起，那双波漾清灵的大眼正定定地望着自己，眼中满是对自己的探究。虽然自己貌似垂首无语，实则四处观察，但是有纱帽遮面，难道仍是被她捕捉到了吗？这女子如此年轻，竟有如此犀利的眼光。苏云熙心中一动，身子微微晃了一下。

“本宫正在讲话，下面何人妄动？”皇后柳眉一皱，抬眼望来。

苏云熙赶忙出列，拜倒在地：“回禀皇后娘娘，臣妾永寿宫苏氏，因为面上痘疮奇痒难忍，失礼之处还望娘娘宽恕。”

看到苏云熙头顶纱帽，皇后皱着眉头微微向后偏去。

侍女景儿俯身过来耳语了两句，皇后知道这就是那个没有参加阅选却仍然中选的苏云熙。皇后透过纱帽，隐约看到她面上红肿的痘疮，一时三刻也未能大好，遂放下心来。凭这一副样子，就算是中选，又能掀起什么风浪？想起自己居然还曾为了她的中选而大肆张扬地跑到太后那里告状，真是有点儿小题大做了。皇后不耐烦地扬了扬手：“罢了，罢了，起身吧。”

“谢皇后娘娘！”苏云熙大声谢恩，慢慢地站起身来，重新站入人群后，仍是不死心地望向刚才令自己乱了脚步的目光的主人。再望之时，那清灵的大眼却蓄满了晶莹的水波，让人无法探到更深处。

苏云熙暗暗叹了口气，告诫自己：一定要记住这个贤妃——宁莹然！

下了早朝已是日上三竿，龙宣浩微皱了眉头，王立福立即殷勤地靠了过来：“午膳是否摆驾凌波宫？”

“不！”龙宣浩大手一挥，“到太后那里去。”

依着皇上的习惯，次日的午膳一般都是到前日侍寝的妃嫔之处共用的。不过真龙天子的心思又岂是自己能猜度出来的？王立福自嘲地笑了笑，高声唱说：“摆驾重华宫！”

走进重华宫的大门，已有内侍一路唱报皇上的到来。

龙宣浩直接来到重华宫正中的花厅之内，太后、皇后、贤妃已然在座。

“臣妾给皇上请安了。”见龙宣浩进门，皇后和宁莹然赶忙起身行礼。

“两位爱妃快快请起，前日才下了雨，这地上可凉着呢。”龙宣浩朗笑着伸出双臂，一边一个扶了起来。

“皇上辛苦了，快坐。”太后开心地看着龙宣浩，示意他坐到自己身边来。

“母后今日身体可好些了？”龙宣浩在宁莹然让出的位子上坐定后，转头过去望着太后。

皇后看大家都已经坐定，微微后倾身子，说：“快传午膳。”

景儿点头应是，掀开珠帘而去，再回来时，一道道热气腾腾、样式精美的菜品已逐个呈上桌来。

太后拉住龙宣浩，笑说：“喝了两副汤药，已然好多了，让皇上挂心了。”

龙宣浩呵呵一笑：“那就好，母后如果觉得身子不爽，可千万不要耽搁。”

后宫生活3

平日里在这重华宫中见到皇后并不稀奇，毕竟皇后当初嫁与龙宣浩就是太后做的主；可这贤妃宁莹然却是个身子柔弱不喜走动的主儿，今天竟然也在太后这里，就显得有些奇怪了。龙宣浩转向宁莹然：“爱妃怎么今日也在重华宫中？”

见龙宣浩问到自己，宁莹然朱唇微扬，轻声说：“听闻太后身子不爽，臣妾特地过来看望。”

“可不是吗，贤妃和皇后昨日就来过的，只是皇上走得早，才没有碰上。”太后拍了拍龙宣浩的手。

“爱妃恪守孝道，当属后宫典范啊。”龙宣浩自太后掌中抽出手来，夹起一筷菜放在宁莹然面前，一脸的关切，“爱妃身体素来柔弱，可要多吃点才好。”

“皇后姐姐执掌后宫以来，时常教导我们要遵礼守孝，臣妾不过是按皇后姐姐平日里的教导行事而已，实在不值得皇上一提。”

宁莹然没有忽略因为龙宣浩的夸奖和布菜而面色阴郁的皇后，不着痕迹地将夸奖送了过去。

“妹妹一向就是这么谦和知礼，哪里用得着本宫的提点。”皇后面上颜色一缓，笑语盈盈。

龙宣浩闻言，抚掌笑道：“本朝何其有幸，得此皇后和贤妃！你们可都要多用一点儿才是啊。”言毕各夹一筷菜分别放在皇后和宁莹然面前。

皇后和宁莹然俱是笑语嫣然：“谢过皇上。”

“好好好！如此甚好！”太后放下筷子，拍掌道，“都说我皇家没有寻常天伦，哀家说此言差矣。”

第三夹是太后最爱吃的牛肉，龙宣浩轻轻放在太后面前，笑说：“母后也应多多进补才是。”

太后乐得合不拢嘴：“甚好，甚好。”

龙宣浩俊脸带笑，夹了一筷菜慢慢送入口中，状似不在意地说：“今日一早母后就着人召朕一起午膳，不知所谓何事？”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听说皇上钦点了一名未参加阅选的女子，一时好奇，所以召皇上过来问问而已。”太后淡淡地说。

“哦？”龙宣浩微微挑眉，状似随意地瞟向皇后和宁莹然，见二人皆面无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来，才轻松地说，“母后说的是杭州苏氏吧？”

太后放下手中的筷子，望了龙宣浩一眼，轻说：“没有经过阅选就直接册封的，难道还有别人？”

龙宣浩又瞟向皇后，见她不自在地垂下头去，于是了然地说：“只是个七品的御女而已。这苏氏之父是江浙漕盐总督，朕此举也是为了安抚其父，使他更加尽心地为国效忠。难道母后和皇后认为此举不妥？”

宁莹然想起早上在钟萃宫中见到的苏云熙，其言谈举止非寻常女子可比，皇上的这个理由恐怕只是个幌子吧。宁莹然浅浅一笑，对着太后说：“苏氏之父位居三品，却外派出京，难免会有些微无端之状，真是难为皇上这番苦心了。”

安抚远在京外的官员，所以加封其女，这个理由确实充分。皇后仰起头来，讨好似的朗声说：“还是皇上考虑得周全。”

“皇上说得极是，真是辛苦了。”太后慈祥地笑着，为龙宣浩夹了一筷菜，轻轻放在他面前的碟子中。

龙宣浩赶忙端起碟子，笑眯眯地说：“谢母后。”

于是一片母慈子孝，其乐融融的皇家天伦之乐。

除了每日要到皇后的钟萃宫请安问好之外，苏云熙搬到永寿宫后的日子一如既往地平静。

“含梅姐姐，你不觉得奇怪吗？所有受了册封的新贵人们或早或晚都被宣了侍寝，只有咱们的主子册封后一次也未被宣召。以前未被宣召可以说是因为主子痘疮未愈，可现在都已经大好了。我觉得这事儿

从里到外都透着奇怪。”蕴兰一边往花盆中浇水，一边刻意压低了声音。

“死丫头，别乱嚼舌根！”含梅白了蕴兰一眼。她虽然对这件事情也是满心的疑惑，可看到主子一副悠游自在的样子，即使有再多的疑问，也只能放在自己心里。

“呼——”轻出一口气，苏云熙放下画笔，满意地审视着平摊在桌子上的画。

“含梅、蕴兰，快进来！”苏云熙推开窗子，朝院中忙活的人挥手示意。

含梅放下手里的东西，冲进房间：“主子有什么吩咐？”

“想想办法，找点东西回来。”苏云熙揉着胳膊，笑嘻嘻地道，“我要竹条和珠丝绳。”

各获封号4

后宫生活

“应该不难找，可是主子要这么奇怪的东西做什么呢？”蕴兰皱起眉头看着苏云熙。

苏云熙微微一笑，向屋内走去，低低的声音传来：“带你们玩啊。不是总说永寿宫里闷吗？”

看着苏云熙的背影，蕴兰嘟起嘴说：“主子好奇怪啊，拿竹条和珠丝绳玩什么啊？编帘子吗？”

“嘟囔什么呢？等找回来自然就知道了嘛，还不快去。”含梅噙了蕴兰一句，轻道。

“哦。”蕴兰应了一声，快步向外跑去。

待蕴兰寻来了竹条，苏云熙、含梅、抱荷、小平子和小林子早就候在院子里了。

“主子，您要的竹条。”见苏云熙等得着急，蕴兰一进宫门就把竹条递了过去。

“珠丝绳呢？”苏云熙示意小平子接过竹条，继续问。

“哦.....你们是没见到内务府那帮势利小人的嘴脸。一看是我们要这珠丝绳，打着官腔推三阻四地说什么珠丝贵重，库存不多，不能滥用，还一直问我做什么用。可巧那时西福宫的人也来要珠丝，那帮小子们连哽都没打一个，又是搬凳又是让茶的，立即就拿了出来。”蕴兰顿了一顿，撇撇嘴道，“当时我就寻思，难道主子交代了这么点事就办不成了吗？正着急呢，瞧见那个小海公公不错眼地盯着我的锦帕看，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喜欢，赶紧拿锦帕换了这些丝绳回来。说起来还是含梅姐姐的功劳呢。”

小平子插了一句：“你怎么又扯上含梅姐姐了？”

蕴兰呵呵一笑，扬了扬手说：“我那锦帕是托含梅姐姐绣的呀。”

见蕴兰絮叨了这么半天，苏云熙笑嘻嘻地说：“是！是！是！你和含梅都立了功了，我这儿都给你们记着呢。赶紧把丝绳拿出来吧……”

蕴兰从怀里取出丝绳递了过去，愤愤不平地说：“奴婢说了这许多，可不是为了邀功，真的是那帮小子们太刁难人了。”

西福宫是德妃居所。如今怀有身孕的德妃娘娘正是圣眷正隆的时候，又有谁招惹得起？攀高踩低本来就是人的本性，在这后宫里头更是如此。又有什么好生气的？苏云熙只是淡淡一笑，冲着蕴兰招了招手：“如今这东西都备齐了，你能看得出咱们是要做什么吗？”

蕴兰毕竟也只是孩子，瞧见地上摆着的东西，又见苏云熙问她，便被吸引了注意力。她一脸好奇地望过去，细数起来：“剪刀、画纸、竹条、糨糊、珠丝绳……”她忽然拍着巴掌笑出声来，“三月初三，风筝满天！主子莫不是要扎风筝吧？”

“聪明！”苏云熙赞许地跷起大拇指，低头拾起地上的竹条。

“还不一起过来帮忙。”含梅急急蹲了下来，和苏云熙一起动手，看见其他人没有反应过来似的仍然站着，抬头高声道。

“哦。”大家慌慌地应着，都俯下身来一起动手扎风筝。

小林子和小平子负责把竹条用刀削成细竹篾，蕴兰和抱荷负责把画粘在细竹篾上，苏云熙和含梅一起往初步成形的风筝上系着珠丝绳。

“好了，好了，终于好了。”看着风筝在自己手里成型，含梅开心地拍着巴掌。

“主子，咱们到什么地方去放呢？”摸着风筝画面上的金鱼，抱荷腼腆地抬头望着苏云熙。

“到永寿宫后院怎样？”苏云熙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听到苏云熙的建议，小平子高声应道：“好啊，那里的空地可敞亮着呢，而且也没有什么人。”

“就去那儿！”安排抱荷和小平子收拾了院子，苏云熙一行人向永寿宫后院走去。

“咱们怎么开始呢？”看着空旷的空地，含梅手举风筝发声询问。含梅是每年一次的宫女采选进的宫，家境并不优越，像放风筝这样富裕人家小姐才能做的事情自然是没有尝试过的。

苏云熙左右看了一眼，随手拾起地上一片落叶，朝空中抛了出去。看着树叶在空中轻飘飘地飞舞，苏云熙把含梅的身体摆向东方，轻说：“把风筝举高，我拉着线在前面，你跟着我一起跑。”

含梅认真地举起风筝，重重地点了点头。

苏云熙拉着风筝，根据风速放线收线，不一会儿，已将那对金鱼画面的风筝高高地放飞在天空中。

“主子，风筝可真好看！”蕴兰坐在地上，用手遮了眉头，遥望着天上的风筝。

各获封号5

“是啊，真好玩呢。”含梅轻轻地应着。

“下午有了时辰，你们也自己做了玩去。”苏云熙将风筝线交给小平子，自己也席地而坐。时间就在欢声笑语中慢慢流走，风忽然变得大起来，天上的风筝也开始摇晃起来，连续翻了好几个跟头。

“主子，这风太大了，咱们把风筝收了吧？”小林子紧张地帮小平子拉着风筝线，扭头对苏云熙道。

“嗯。”苏云熙点点头，道，“别太快，慢慢地收回来，小心别让花园那边的树给挂住了。”

含梅和蕴兰站了起来，看着小平子和小林子收线。

“小心……”抱荷忽然惊叫出声。

听到叫声，苏云熙抬头看去，那只金鱼风筝已经遥遥飘向后花园方向，显然是被树挂断了丝线。

“主子……”小平子和小林子哭丧着脸望着苏云熙。

“没关系，去捡回来就是了。”苏云熙淡淡地往后花园望了一眼，现在已经是午膳时辰，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在花园中。

“是，奴才去拾。”见主子并不生气，小平子自告奋勇地去捡风筝。

“好啊，拿到后就快回永寿宫来。”苏云熙慢慢起身，看了大家一眼，轻轻笑着，“我们先回去，让蕴兰给你留饭。”

含梅急忙过来为苏云熙抚平衣裙上的褶皱，抬眼看见小平子仍愣在原地，不由火起：“想讨打吗？还不快去！”

“是是是，奴才这就去。”小平子急急忙忙地行了个礼，转身跑了出去。

“慢点儿，小心摔着。”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看小平子慌慌的样子，苏云熙忍不住出声提醒。

听到苏云熙急急地提醒，小平子头也未回，只是埋头跑着，眼前却湿润了一片。

主子刚才说让蕴兰给他留饭，主子刚才还说让他小心，主子还冲着他笑……爹送他入宫时曾经说过：进了这宫里，就当是已经死了！他一直都记得，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挨骂他不怕，挨打他不怕，饿饭他不怕，被关他不怕……他什么都不怕，只因为他早就当自己已经死了。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也会有被当成人看的一天！

后宫遇险1

看着哥哥远去的俊逸背影，宁莹然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团扇，心思已经百转千回。身后两名侍女嘟着小嘴远远地跟着，虽然已经到了午膳的时候，但是主子不发话，谁敢多嘴？

宁莹然从已然盛开的百花丛中掐下一朵瑞香花，轻轻地嗅着花香。回想哥哥捎来的话：说什么爹爹抱病在身，说什么希望自己略尽孝心，说什么家族事业事关重大，说什么成败全在此一举。哼，看来真的是把她当成满足他们膨胀权力的砝码了。

宁莹然微微皱了皱眉头，将瑞香花扔在地上，轻轻哼了一声。

就在宁莹然略略蹙眉时，一只风筝轻飘飘地落在宁莹然面前。

“嗯？”看着地上的风筝，宁莹然抬了头向四处张望着。

“娘娘，是一只风筝。”身边的侍女秋风快走了几步拾起风筝，向宁莹然禀告着。

“看看。”宁莹然轻轻地伸出一只晶莹粉白的玉手，接了过来。

细细一看，宁莹然不由瞪大了眼睛，好一幅金鱼戏莲图：鱼儿生灵活现，争相嬉戏在莲和叶之间；花儿层次分明，花色荡漾，亭亭立于水中间；叶儿或厚重或轻细，叶面上脉络清晰可见。这是一幅莲花图，难道是以“才”著称，爱莲如命的莲妃卫芙儿所绘？不对，莲妃的“才”名到底是如何来的，她宁莹然比任何人都清楚。擅长请人捉笔代刀的卫芙儿身边绝对没有如此功力的高人！

宁莹然眯眼凝神思忖了一阵，摇了摇头，推翻了自己的设想。这到底是何人所绘？有这样的才女藏在深宫里，自己居然不知道？

“娘娘。”秋风轻轻唤了一声，打断了宁莹然的沉思。

宁莹然微微一怔，抬眼过去，“怎么？”

“娘娘，您看……”秋风朝宁莹然身后努了努嘴。

“嗯？”宁莹然微微偏过头，一个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的内侍正怯怯地望着自己，确切地说，是望着自己手中的这只风筝。

宁莹然心中一动，扬了扬手中的风筝说：“你的？”

小平子顺着风筝坠落的方向跑了过去，直直跑进后花园中。已经到了用午膳的时辰，花园中安静得紧。

风筝已经掉落在花丛里了吧？小平子正东张西望的时候，忽然一阵风起，将没在花丛中的风筝吹了起来，轻飘飘地飞上半空。小平子赶忙追过去，却忽然止住了脚步，就这么定定地站在原地望着前方，因为迎面走来的三位丽人他全认识。最前面这位素净脸蛋，身着粉红色宫装的是当朝皇帝宠爱的贤妃娘娘宁莹然，跟在她身后的则是贴身侍女秋风和冬雪。平日里内侍宫女们相互说笑，都说贤妃娘娘无愧“贤”字，待人也算和善，但她毕竟身份尊贵。如果是在平时，小平子绝对是绕道走人，可是今天不行！主子那只风筝还没有拿到！

小平子眼睁睁地看着那只贪玩的风筝落在宁莹然的面前，偏偏又被她拿在手里把玩。只好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垂首站着，时不时偷眼瞧上一瞧。

初春的时节，小平子已急得满头的大汗。就在这时，他听到宁莹然轻轻地说了句什么。不管有没有听清，小平子赶忙跪下行礼：“永寿宫小平子参见贤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起来吧。”眨眼间，宁莹然已经来到面前，“永寿宫的？小嘴儿倒挺甜。”

“谢娘娘夸奖。”小平子起身谢道。

宁莹然轻轻扬手，问：“这是你的吗？”

见宁莹然扬起手中的风筝，小平子“扑通”一声，重新跪下：“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冲撞了娘娘，娘娘大人有大量，莫要生气啊。”

看小平子如此紧张，宁莹然“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起来吧。有什么呀，不过是只风筝而已。”

“谢娘娘。”小平子慢慢地站起身来，悄眼望着宁莹然手中的风筝。

“秋风。”看出小平子的心思，宁莹然将风筝转给站在她旁边的秋风。

“给你。”秋风向前一步，将宁莹然转过来的风筝递了过去。

小平子将风筝接在手里，大声说：“谢谢娘娘，谢谢秋风姐姐。娘娘可还有吩咐？”

见宁莹然没有出声，秋风高声说：“娘娘没有吩咐了，你下去吧。”

“奴才告退。”小平子行了个礼，慢慢地向后退去。

“哎……”宁莹然突然出声。

小平子赶忙回过身来，低头问：“娘娘？”

宁莹然眯眼看了一会儿风筝上的丝线，才说：“刚才忘了问，这风筝是谁的？”

小平子将风筝正面的金鱼图案不着痕迹地翻了过去，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回禀娘娘，风筝是我家主子的，刚放起来就断了线，这才差了奴才过来寻找。”

“你家主子？苏御女？苏云熙是吗？”宁莹然又看了一眼风筝，才淡淡地问。珠丝绳是从珍贵的天蚕丝中提取出来，再揉搓成股的。搓成股后坠感轻盈，质地坚韧，触手光滑，色彩鲜艳，所以一直都是用以悬挂皇宫各式门帘或制作配饰坠子所用。苏云熙居然能想到将珠丝绳拆开来，以取其轻盈、坚韧的特点来制作风筝，可真是聪明呢。

“回禀娘娘，正是。”小平子一副温顺的样子，轻轻回道。

后宫遇险2

“原来如此，那你们主子可真是才女，你说呢？”宁莹然懒懒地摇着团扇，嘴角挂着端庄的笑容。这么说来，那幅画功精湛，在当世皆属少见的画儿也应该是出自苏云熙的手笔了。

“奴才没读过书，什么都不懂。娘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小平子只是捏紧了风筝，轻轻回道。

听小平子如此回答，宁莹然一晃团扇，遮住盈盈笑意的脸蛋，说：“快回去吧。”

“奴才告退。”

看着小平子急匆匆离去，宁莹然敛了笑容，仰头看了看天，说：“是时候传午膳了吧？不逛了，回去。”

“是。”秋风和冬雪齐齐应道。

“哦，对了。”宁莹然突然停下脚步，微微转头道，“替本宫准备一份礼物。不必多，精致就行。”

秋风歪了脑袋，轻轻说：“送去永寿宫？”

宁莹然微微一笑，一指点上秋风的额头，“就你聪明！”

小平子把风筝半掩在怀中，匆匆忙忙地一路小跑，生怕再遇到什么人。因为心中有事，他好像总是觉得身后有人盯着在看似的。临到永寿宫时，实在忍不住，他停住脚步左右张望了一阵，见四下确实无人，这才跑进永寿宫；进了宫门后，饭也顾不得吃，匆匆拉了含梅出来，在院子里嘀咕了半天才进屋来。

简短的午休过后，苏云熙拿起针线来做绣活。含梅就坐在旁边仔细地接着断掉的风筝线。

“主子，今天中午可巧了呢。”含梅的手指灵巧地翻动着，眼睛却盯在苏云熙的身上。见苏云熙毫无反应，只得轻轻咳嗽一声，继续说，“咱们的风筝被贤妃娘娘拾到了，还给小平子的时候，还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呢。”

“嗯。”苏云熙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手中的针线。

“贤妃娘娘看了风筝，还大大地夸了您一通呢。”风筝线已经接好，含梅却仍是一副接线的动作。

“嗯。”

“主子！”看苏云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含梅猛地放下风筝，来到苏云熙面前高声叫道。

“嗯？”苏云熙这才抬起头来看着含梅。

含梅见自己的旁敲侧击根本不管用，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主子，贤妃娘娘如此示好一定有问题！您怎么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呢？”

“哦。”苏云熙放下手中的绣图，抬眼看着含梅道，“事情还没有发生，你我又何必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杞人忧天呢？”

“是啊，是啊，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的顶着呢，主子才不担心！”含梅气呼呼地重新坐下，拾起风筝。

“好了，也许贤妃娘娘真的是喜欢画画儿呢。”苏云熙停下针线，来到含梅面前，轻轻抚着含梅的肩膀，眼光幽幽望向远处，道，“知道你是为了我担心。可在这深宫之中，有何事是仅靠人力就能改变的呢？”

感觉到含梅猛地一颤，苏云熙收回深远的目光，注视在含梅身上，轻快地说：“放心，我心中自有分寸。”

“主子。”含梅抬起头来，望着苏云熙。

见含梅能够了解自己心中的想法，苏云熙淡淡一笑：“被你们这么一搅，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我出去走走。”

“奴婢跟着您。”含梅赶紧放下手里的风筝，跳了起来。心想上次没有跟上主子，害得主子淋雨，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跟丢。

“我想一个人静静。”不待含梅跟上，苏云熙只一个眼神就制止了含梅的动作。见含梅一脸委屈的样子，苏云熙轻叹了一口气，无奈地道，“就在永寿宫后院随便走走，你放心。”

含梅轻轻点了头，说：“那主子不要走远了，就在后院哦。”

“知道。”苏云熙轻轻应了一声，推门迈出。

出了门来，苏云熙长长吁了一口气，含梅的担心她怎么会不明白呢？出身显赫，容貌端丽，又深受皇宠的贤妃娘娘，怎么可能会发自内心地，如此夸奖一个即将与自己抢夺丈夫的女人呢？既然能够忍痛如此，那其目的何在？不外乎拉拢。

后宫众女为了争宠、晋位，各施手段，竞相拉拢妃嫔、朝臣，以各成派系之事是自古便有，大齐朝自然也不会例外。只是她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被卷入到这样的旋涡中来。这段日子以来的清净生活居然被一只风筝轻易地打破了。如果自己继续装傻充愣，也许能瞒过皇后娘娘，能瞒过德妃娘娘，可瞒得过她吗？想起那日在钟萃宫中探索自己的那道眼神，苏云熙不禁又是一声长叹。

后宫遇险3

怎么这么麻烦？早知道就不去拾那风筝了！苏云熙孩子气地跺了跺脚。思索间，已经到了永寿宫的后门，她直接抬腿迈了出去。

“哎哟……”苏云熙不禁痛叫出声，抱住自己被撞得生疼的胳膊，抬头望向撞到自己的人。

“不要出声！”面前的高大男子一把揽过苏云熙，紧贴在路旁的树后，压低了声音道。

看着一小队内廷侍卫急步奔了过来，从他们面前经过，却丝毫没有留意到树后有人。苏云熙明显感觉到围拢了自己身子的一双长臂松了开来。她揉着胳膊，静静地望着面前这个弄疼自己的始作俑者。由于两人距离非常近，而身高差距又如此大，苏云熙只能看到此人的肩膀以下。

一身深绯色锦缎质料的长袍，双肩处的虎头以色彩艳丽的金色丝线织就，看上去光华耀眼。看这身装扮，此人应该是个四品以上的武官。

他身着朝服，却被内廷侍卫追逐？又看了一眼他肩处的金色虎头，她肯定这人绝对不是刺客。苏云熙双手用力一挣，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轻声说：“你是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擅闯后宫？”

“小心。”高大男子轻语道，同时一双大手覆上她的嘴。苏云熙微微抬起的头重新被压了下来，因为刚才过去的侍卫当中有两人折返回来。

听出声音中的请求之意，苏云熙停止了挣扎的动作。她看着两名侍卫用刀胡乱拨打着小路两旁的灌木丛，结果悻悻地无功而返。

含梅唤了小平子到内室，把苏云熙的无奈和了解全盘托出。

听了含梅的话，小平子直直地盯着含梅，语气坚定地说：“既然主子心中什么都清楚就好，咱们以后可要更加尽心地为主子效力。”

“嗯！”看着小平子认真的样子，含梅重重点了点头。虽然她不明白沉默寡言的小平子为何在拾了一趟风筝回来后，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苏云熙的忠实护卫员，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小平子的信任。终于有人和自己一样，发现了主子的好，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就在含梅热情地对小平子表达着自己的欣赏之情时，门口蕴兰轻轻地通报：“含梅姐姐，有客到。”

珠帘微扬，两名宫女一前一后迈进门来，后进门的宫女手上捧着什么东西。

小平子抬眼一瞅，为首一女正是贤妃宁莹然的贴身侍女——秋风。

秋风进了屋，刚刚站定，便迅速扫了一眼四周，笑说：“苏御女可在宫内？”

盯着为首女子腰上的名牌，含梅看了小平子一眼，福下身去，“永寿宫含梅见过秋风姐姐。”

“妹妹快别这样，都是当差的，哪儿来的这么多规矩。”见含梅行礼，秋风赶忙上前一步，扶起了含梅。

“秋风姐姐请用茶。”小平子利落地送上一杯热茶。

“莫非是沾染了永寿宫里小桥流水的灵气，人也显得这么灵秀。”在椅子上坐下，秋风粉面含笑，冲着含梅道，“看样子苏御女是不在宫里吧？”

含梅在秋风身旁轻轻坐下：“真不凑巧，主子说是屋子里头闷得慌，刚说出去走走，姐姐就进来了。”

“也罢。”秋风轻叹一口气，转头向身后站立的小宫女道，“玲儿，呈过来吧。”

“哦。”小宫女应了一声，上前一步，将手中的物品尽数放下后，又迅速退后一步，重新站在秋风身后。

看着桌上的一方砚台，一沓宣纸，含梅疑惑地抬头看向秋风。

“这可是上好的端砚和酒金宣纸，妹妹来看。”仿佛看出含梅的疑惑，秋风拉过含梅的手抚了上去，自顾自地说，“今天早上苏御女放风筝时，我正陪娘娘在御花园中散步。正在说天上那风筝不知道是哪宫主子之物呢，这风筝就断了线。说来也真是巧了，正好掉落在我家娘娘脚下，就像是认人似的。”秋风忽然停了下来，掩口轻轻笑了一下，“不瞒妹妹，我家娘娘进宫前也是个喜欢吟诗弄画的，进宫后就一直受皇上宠幸，再也没有那闲工夫了。这不，一只风筝让娘娘想起了从前的事情。如今娘娘怜惜苏御女之才，特送来薄礼一份。”

只见那青紫色的砚台厚重敦实，纹理自然，花纹精致，含梅虽然不懂墨宝，却也知道这确实是一方上好的端砚。再看一眼砚台旁边摆放着的泛着光泽的酒金宣纸，含梅转头望了小平子一眼，两人齐齐俯身行礼：“谢过贤妃娘娘恩典。”

秋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轻轻笑道：“行了，娘娘的心意你们明白就好，虚礼就不必了。”

二人见秋风要走，赶紧恭声说：“送秋风姐姐。”

“走了，走了。”秋风扬了扬手中的绣帕，带了小宫女玲儿转身出门。

“你很大胆！不觉得害怕吗？”从苏云熙的头顶传来刻意压低的声音。

见侍卫已经走远，苏云熙轻轻退出男子的怀抱，稍微理顺凌乱的头发，说：“害怕的难道不应该是你吗？”

后宫遇险4

“哦？”男子退后一步，双臂环抱，倚靠在大树上。

“我不以为刚才的侍卫只是在例行巡检而已，没说错吧？”听出男子声音中的调侃，苏云熙浅浅地笑了。

“哈哈，”男子轻笑了一下，四周环顾着，“刚才你说过这儿是后宫？”

苏云熙自动将这男子的轻笑理解为对自己刚才话语的认同。她轻抬了额头望过去，“你不知道吗？”

一双墨蓝色的眼眸出乎意料地撞进了苏云熙的眼中。她吃了一惊，脚步微微后退：“你不是大齐人？”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男子耸耸眉毛，略显轻佻地说，“难道你的大胆只适用在齐朝人的身上？”

对方双肩处的金色虎头在阳光的照耀下偶尔发出蓝色的光彩，苏云熙感觉一阵晕眩，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吗？

会在阳光下放射金色泛蓝彩的丝织品只有苏州官绣红日坊才能制出，而红日坊是专供皇室用物的织绣世家。可面前这人身着红日坊织就的皇室用品，却有着一双异族的墨蓝色眼眸。难道是自己看走了眼？再看一眼金色虎头射出的近似妖冶的蓝彩，苏云熙紧咬了下唇，说：“擅闯后宫再加上窃取皇家用物，这可是死罪！”

听着苏云熙的话，男子一脸轻松地笑了起来。看来齐朝皇帝并没有骗自己，这身衣服确实是来头显赫。既然问题不是出在衣服上，那这次引来侍卫瞩目的一定是自己这双特别的眼眸。心思微转间，男子轻挑了眉毛，说：“你对皇宫里的事务很熟悉嘛。”

见这男子并无惧色，苏云熙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她轻抿了嘴唇，说：“那是当然，我是这儿的宫女。”

“宫女？”男子上下打量着苏云熙，一双长臂已经不着痕迹地搭上了苏云熙的胳膊，“那姑娘对这儿的地形一定非常熟悉，恐怕要麻烦姑

娘送我出去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苏云熙被迫走在前面带路，低声问。

“蒙多格。”男子轻松地回答。

“我不是问你的名字。”苏云熙无奈地回头白了男子一眼，然后继续思索着上次冒雨来到重华宫的时候，好像看到旁边有条小路可以直接通往西华门，那里的守卫应该不是太多。

“啊。”苏云熙轻轻叫了一声，前面就是那条小路了。

“怎么了？”自称蒙多格的男子加重了手上的力度。

“前面这条小路可以直通西华门，那里有面矮墙，你可以直接翻出去。”忍着被他捏的疼痛感，苏云熙向前方微微点头示意。

“冒犯姑娘，还望恕罪。”蒙多格松了力道。

两人一路躲着巡检的侍卫，还算顺利地来到西华门附近。苏云熙回头冲着蒙多格说：“这儿的墙矮一些，而且守卫不是特别多，你快从这儿翻出去吧。”

“确实如此。”蒙多格松开苏云熙的手，张望着面前这堵因为墙角堆放了大量木材而显的略矮的墙头，回头冲着苏云熙行了一礼，“多谢姑娘带路。”

苏云熙揉着胳膊，不以为意地别开了脸，“趁着现在没有侍卫，快走吧。”

“恐怕还要麻烦姑娘了。”蒙多格向着苏云熙走去，轻轻地说。

听到蒙多格说他仍要麻烦自己，苏云熙不解地回过头来。难道他不会武功？他是想要自己一介女流托他翻墙吗？正思忖之间，苏云熙只觉得颈间猛然吃痛，失去意识前，隐约听到有人说了一句太可惜了。

一身精织的朝服再加上一锭沉甸甸的银子，一顶雇来的青色软轿正急速地行走在京城繁华的街道上。

蒙多格俯视着怀抱中的苏云熙，昏睡中的她仍是微微皱了眉头，好像正在思索着什么困难的问题。蒙多格将手轻轻抚上苏云熙的眉

头，喃喃自语说：“你心里到底藏了什么样的心事，在睡梦中仍然放心不下？”

掀开帘子，已经在轿中换了一身便服的蒙多格，半抱半扶地将苏云熙带下轿子。他打发了轿夫后，进了城郊附近的一家客栈。

“少主，您可回来了。”客栈里，一名藏青色衣着的男子见蒙多格匆匆进来，迅速站起身跟了上去。

“嗯。”蒙多格略一点头，径自上楼。

“少主，您这是？”藏青色衣着的男子看见蒙多格怀中昏迷的苏云熙，惊讶道。

“巴雅尔，上去再说。”看出巴雅尔的疑问，蒙多格也不多言。

“嗯。”巴雅尔后退几步，往四周略一打量，紧跟其后上了楼去。

来到二楼，巴雅尔快速几步来到蒙多格的身边，为他打开房门，随后自己也闪了进去。

后宫遇险5

关好房门，巴雅尔来到蒙多格的身后，问：“少主，您比计划时辰回来得可晚了不少。”

“嗯。”蒙多格把苏云熙轻轻放置在床榻上，只是应着，头也未转。

“是齐朝方面有变吗？”巴雅尔奇怪地望向苏云熙，不明白一向不近女色的少主，怎么去了一趟齐朝皇宫，就带回来一个女人，还是一个不知是死是活的齐朝女人。

蒙多格为苏云熙盖上被子，放下床幔，转过身来问：“阿古拉呢？”

“少主这么久不回来，我们以为中了齐朝的圈套，阿古拉担心您的安危，出去打探消息了。”巴雅尔收回探究的眼神，微微垂了头，轻轻回答。见蒙多格居然如此细心地照顾着这个齐朝女人，他知道她一定不会是死人。

“我已经安然回来，通知阿古拉。”蒙多格为自己倒了一杯水，坐了下来。

“是。”巴雅尔掏出火折子将桌上的灯点燃，转身就要开门。

“吱呀”一声，门被大力推开，一个精壮的男子冲了进来：“巴雅尔，你怎么没有在楼下等着？是不是少主已经回来了？”

“少主已经回来了。”巴雅尔上前一步将精壮男子拉进屋中，转身关门。

看见蒙多格，阿古拉嘿嘿一笑，一屁股坐了下来。

“少主，情况如何？”巴雅尔关好房门，也坐了下来。

蒙多格微微一笑，瘦削的脸颊上现出两个浅浅的笑窝：“齐朝皇帝很有诚意，可以按计划行事。”

“既然如此，为何少主回来得比计划晚了这许多？”巴雅尔仍然对最初的问题毫不放松。

蒙多格微微向后侧头，抿了抿嘴唇，笑说：“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巴雅尔看见蒙多格的表情，奇怪地朝床榻方向望了一眼，不再说话。

“太好了，我札答兰一族统一草原的时代就要到了！”阿古拉兴高采烈地敲着桌子。

“阿古拉！”巴雅尔无奈地出声。

“哦。”阿古拉笑呵呵地望了一眼蒙多格，见他也正笑眯眯地望着自己，丝毫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便又敲了一下桌子，“阿古拉太高兴了嘛。”

“少主，咱们何时返程？”巴雅尔紧紧盯着蒙多格。

“今天已经晚了，明日一早我们就起程。”蒙多格捏紧了手中的杯子，低声道。

“少主，那……”巴雅尔朝床榻方向望了一眼，转向蒙多格。

“何事？”蒙多格抿了一口水，故意忽略掉巴雅尔眼中的疑问。

“没什么。”见蒙多格没有解释的意思，巴雅尔转过头来，道，“那少主好好休息，巴雅尔和阿古拉告退了。”

“巴雅尔忘记为少主整理床榻了。”阿古拉甩开巴雅尔拉着自己的手，冲着床榻过去。

“阿古拉……”巴雅尔和蒙多格几乎同时出声，但是阿古拉已经拉开了床幔。

“少主！”看到床上的苏云熙，阿古拉惊诧地转头盯着蒙多格。

“咳。”蒙多格轻轻咳嗽一声，并不说话。

“阿古拉，我们该回去休息了。”巴雅尔上前拉过阿古拉，抢过阿古拉手中的床幔，重新放下。

“可是巴雅尔，难道你没有看到……”阿古拉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嘴巴被巴雅尔捂上，声音消失在巴雅尔的手掌中。

巴雅尔拖着阿古拉讪讪地冲着蒙多格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想着刚才阿古拉奇怪的神情，蒙多格笑着走近床榻，掀开床幔，看着仍旧熟睡中的苏云熙，心中忖说：自己那一掌的力度虽已刻意放轻，但是对她来说却仍然有点儿大了。

又帮苏云熙掖了掖被子，蒙多格重新放下床幔，走向房间正中的桌子，轻轻吹熄桌上的烛火，以右肘撑住身体，合上了眼睛。

草原的王1

苏云熙紧张地抱着马匹的脖子，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就这样被一个异族人掳走了。都怪自己缺乏警觉性，只是看到一件出自红日坊的朝服，就武断地认为此人不是刺客，结果仅仅失误一次就让自己难以承受。

苏云熙悠悠然醒转过来时，已是夜幕低垂。她揉着酸痛的颈项，终于回想起自己是在西华门附近被那个自称蒙多格的人偷袭成功。

苏云熙轻轻掀开床幔，待眼睛适应了周围的黑暗才轻轻下了床。借着月光四下打量一番，在房间正中的一张桌子上，伏了一个人。苏云熙轻轻走近这人身边，俯首去看。

瘦削坚毅的脸庞，棱角分明，正是白天打昏自己的蒙多格。苏云熙掩了嘴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后退几步，听着蒙多格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才蹑手蹑脚地朝房门走去。

她向后张望一眼，转过身来小心地拉开门闩，轻轻迈出脚步，没有听到身后有响动，才才放心地嘘了一口气，转身掩上房门。

苏云熙心想，自己这次突然失踪，只怕永寿宫中早已乱作一团了吧？要怎样才能重回宫中？

寂静的夜晚，微有一丝响动就会显得特别响亮，所以苏云熙走得格外小心，生怕碰撞到什么东西，即便如此，木楼梯仍是发出“吱呀”的轻响。苏云熙揪住了胸口，瞪大了眼睛：刚刚掩上的门被大力地推开，一条人影迅速从屋内闪出。一阵衣袂带起的轻风拂过苏云熙的面颊，待她回过神来时，手臂早已被人捉在掌中。

“你到底是什么人？究竟要干吗？”苏云熙被蒙多格带回房间，干脆在椅上坐下。

“我是蒙多格，白天就告诉过你的。”蒙多格淡淡笑着，走近苏云熙，在她耳边轻轻呵着热气，“我要你。”

被如此直接地告白，苏云熙闭了闭眼睛，无奈地撑住额头，说：“你是疯了吗？我是大齐皇宫中的宫女，你这样做是死罪！”

蒙多格紧盯着苏云熙说：“只不过是一个宫女而已，皇帝不会因为三千佳丽少了一个你而兴师动众吧？”

自己是受过册封的，如果自己就这么不见了，将会给永寿宫中的一千人及杭州的家人带来灾难。苏云熙直直地站起身来：“不，我要回去！”

“你喜欢上那个皇帝了吗？”蒙多格充满趣味地围着苏云熙绕圈子，“可惜皇帝身边美女如云，哪儿会注意到你呢？”

见苏云熙并不说话，蒙多格坐了下来：“你的性格不适合齐朝的皇宫，你应该到广阔的大草原上去。”

“在我大齐的国境，如果我大声喊叫的话，我大齐的子民必会对你这样的乱党贼人群起而诛之的。”苏云熙按捺下对自由的向往，轻轻瞟了蒙多格一眼，继续道，“相信你那双特别的眼睛会帮助我的。”

“你是在威胁我吗？真是个大胆的女人！”蒙多格眯起眼睛，盯着苏云熙，“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对你有兴趣。”

“你不怕？”苏云熙同样眯起眼睛，盯着蒙多格。

“为何要怕？”蒙多格笑出声来，“既然我能把你带出皇宫，就能把你带回札答兰！”

“是吗？”他说要带自己回札答兰？关外草原上六大部落中最强大的一个？他有一双墨蓝色的眼眸，难道他是札答兰部落的继承人？苏云熙轻轻甩掉所有的疑惑，微微仰起头来，“我想试试。”说话间，苏云熙已经悄悄气沉丹田，准备高声喊叫。

“哦？”蒙多格站了起来，“我也很想试试。”

“来……”清亮高亢的女声在夜晚显得特别响亮，但却只是短短的一声，“人”字尚未来得及出口，蒙多格已经一掌拍向苏云熙。

看着目瞪口呆发不出声音的苏云熙，蒙多格轻轻抚上她的肩膀，说：“你的行动仍然是自由的，只是发不出声音。”

按着苏云熙坐下后，蒙多格也偎着她坐下。他温暖的手从她光润洁净的面颊上轻轻划过，嘴唇几乎碰到了她的耳朵：“我说过，你留在齐朝的皇宫太可惜了。”

苏云熙明白自己完全处于弱势，只有愣愣地坐着，没有任何反应。

蒙多格轻轻将苏云熙的肩膀揽入怀抱，额头轻抵着她的，低语道：“我是草原的雄鹰，札答兰的王。给我机会，你会爱上我的……”

草原的王2

两人一组，十步一岗，身穿金甲的宫廷侍卫正严密地守护在光亮如昼的养心殿外。

王立福端着食盒，小心翼翼地踩在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神态各异的龙样地砖上，为日夜操劳于国事的皇帝送上夜宵。只因为边关近日来报，西突厥联合了草原上的两个部落——乞颜部和泰赤乌部猛然来犯，已经连续掠下大齐边关两个重镇了，此刻皇上正在鸿胪寺少卿宁蔚然的陪同下凝神苦思对敌良策呢。

穿过长长的庭院，迈上九重龙盘云居的台阶，王立福走进高大广阔的养心殿内。龙宣浩正伏在案头上，案头前方一袭绛色长袍的男子正悠然踱步，正是鸿胪寺少卿宁蔚然。

“皇上，已经两更天了，多少用一点儿吧。”王立福来到龙宣浩身旁，奉上食盒，轻轻道。

“先搁着吧。”龙宣浩手上不停，头也未抬。

“奴才先退下了。”王立福识趣地行礼退下。

“慢着。”

“宁少卿有何吩咐？”听到身后有人呼唤，王立福回过身来，望着刚才出声的宁蔚然。

“听说东突厥今年的岁贡中奉有一种上好的珠果茶？”宁蔚然呵呵笑着，望向王立福，“本官可是一整天陪着皇上商讨军机要事的，讨上一杯提提精神应不为过吧？”

“小福子还不快去？”见王立福原地不动，龙宣浩低低出声。

王立福赶忙应了一声，退将出去。虽然知道宁蔚然在殿上一向都是随意惯了的，可心中仍然奇怪：鸿胪寺不是专门负责对外事务的吗？怎么宁蔚然对内廷之事如此清楚，连岁贡之中都有何物也知道。

“听说白日里的刺客并未抓着？”宁蔚然懒懒地捧着王立福送上的茶盏，轻轻嗅着茶香。

“不是在你意料之中吗？”龙宣浩仍旧埋头在案头的奏折中，只是微微挑起了眉毛。

“岂敢岂敢？”宁蔚然缓缓吹拂着茶盏中漂浮着的几枚珠果叶片，淡淡地道，“要知道，司徒家族率领的卫尉寺侍军，一向都是各部侍卫的骄傲呢。”虽然是夸奖，但是口气中的不屑溢于言表。

龙宣浩眉头一皱，放下朱笔，说：“宁蔚然，你不会认为朕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吧？”

龙宣浩很清楚司徒家和宁家彼此之间的尖锐和不睦，此刻听到宁蔚然如此说话，他一改刚才严厉的口气，状似随意地解释说：“宁家和司徒家是朕所仰仗的两大家族，在朕心中，没有谁高谁低。这次的事情，司徒家有没有尽力朕很清楚。”

“皇上聪慧绝世，岂有不知之处？”宁蔚然对上龙宣浩犀利的眼神，仍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朕既然默许你私底下免去君臣之礼，那就收起你这一套，好好为朕分忧。”龙宣浩重新低头看向奏折的时候，微微扯起唇角，低声道，“不过今天你的安排很好，朕很满意。”

“这茶果凛冽生香，不愧是生长在常年雪域覆盖的地方，自是别有风味。”宁蔚然轻啜一口茶水，闭上眼睛，一副享受的样子。

“既然少卿如此喜欢品茶，那朕就遣卿专司周边岁贡如何？”龙宣浩再度抬头望向宁蔚然，口气中不无警告之意。

“呵呵，皇上何必动怒呢？臣只是赞赏一下这茶而已。”宁蔚然看见龙宣浩眼中的点点星芒，毕竟皇帝君威不可测，于是收起玩笑之心，直奔主题，“今日会谈的效果应该不错吧？”

“嗯。”龙宣浩闭了眼睛，回想着白日的交谈，“你说得没错，那个蒙多格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

“胆识也很是出色，竟敢单人匹马独闯禁宫。当初我只是那么一个提议，他居然同意了。”见龙宣浩说到正题，宁蔚然神色一凛，赞叹道。

“没有不同常人的胆识，他如何配与朕合作？”龙宣浩猛地睁开眼晴，豪气万千地道。

“通过这次事情可以看出，蒙多格想借助外力统一草原，已是筹划多时了。”宁蔚然捧着茶盏，目光中隐有深意。

“各取所需，这样也好，省得再生异心。”龙宣浩靠着椅背，轻轻嘘了一口气。这次和蒙多格的合作如果成功，今后就不必再担心边关之危了。

“但是皇上可太偏心了。”收起笑容，宁蔚然一副哀怨的样子望着龙宣浩，“头回见面，皇上居然就亲赐出自红日坊的精绣朝服了呢。”

听出宁蔚然故意做出的埋怨口气，龙宣浩呵呵笑道：“毕竟人家亲赴禁宫，表现得这么有诚意，朕乃泱泱大齐天子，自然不能小气。如果蔚然喜欢的话，下次也赐你一套如何？”

“还是算了。”宁蔚然嘻嘻笑着走近龙宣浩，将王立福搁在案头上的茶盏递了过去，“一双异族的眼睛已经很显眼了，皇上还加上一套惹人瞩目的红日坊绣制的朝服，恐怕连卫尉寺的追捕也是故意走漏的风声吧？”说话间貌似随意地瞟了龙宣浩一眼，“虽然只是对蒙多格实力的试探，但是皇上这招也真够狠的。”

“如果不看看他的实力，朕如何放心与之合作呢？”虽然被宁蔚然说透了心事，但龙宣浩并不生气，只是淡淡地笑着，“他?表现，朕很满意。”

“说说皇上的计划吧？”宁蔚然坐在椅子上，正色道。

龙宣浩轻轻抿上一口茶，“不如你我各自将计划写出来，再交换意见如何？”

“也好。”

草原的王3

两人相视一笑，各自垂首持笔疾书起来。

“皇上，臣写好了。”宁蔚然搁下笔，抖了抖手中的宣纸。

龙宣浩几乎同时搁笔，拿起写了字的纸，走下几案，来到宁蔚然面前，说：“交换。”

两人各自将手中的纸递给对方，低头去看。

“佯攻实合。”龙宣浩会意地一笑，抬头望向宁蔚然，“知朕者莫过于蔚然也。”

“皇上，臣有同感。”因为宁蔚然同样看到龙宣浩所写的四个红色大字——佯攻实合。

两人同时上前几步，四掌重重碰在一起，笑出声来。

松开手掌，龙宣浩转身回到几案，对宁蔚然说：“札答兰部交给你来负责，如何？”

宁蔚然恭敬地行了一礼，说：“臣定不辱使命。”

“好！”龙宣浩轻击案头，将刚刚书写的一张纸递给宁蔚然，高声说：“鸿胪寺少卿——宁蔚然接朕手谕。”

“臣宁蔚然，领旨。”宁蔚然俯身拜倒。

“怎样？见到主子了吗？”看着蕴兰、抱荷、小平子和小林子从外面匆匆跑回，含梅焦急地问。

“没找到。”四人异口同声地说。

含梅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一屁股坐在地上。

“含梅姐姐。”蕴兰匆匆上前，和抱荷合力把含梅从地上扶了起来。

“主子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含梅虚弱地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地说着。

“是啊，贤妃娘娘刚送了礼来，主子就出了事情，这也太巧了吧？”看着含梅担心的样子，小平子低声自语。

“你是说……”听出小平子的言外之意，含梅猛地抬头盯住小平子，“一定是贤妃娘娘担心主子会夺去她的宠爱……”

“含梅姐姐不要胡说！”小平子转身开门往左右急扫了一眼，见左右无人，方才放心地说，“无凭无据的，姐姐说话可要小心。”

“一定是！都怪我不好，主子说不用跟着她，我居然就没有跟着去，真是鬼迷了心了。”含梅早已泪流满面，根本听不进小平子的话。

蕴兰、抱荷本就是年龄不大的小姑娘，此时一看主子不见了，大侍女含梅也没有了主心骨，小姐俩一时间也是抽抽搭搭的，小林子也是满眼的慌乱。在宫里可比不得在其他地方，不见了主子，奴才们能有什么好结果？

“大家都别慌，说不定主子是被哪个宫里的娘娘请去说话了呢。我现在就去找几个平日里不错的哥们儿打听打听去。”小平子强自镇定地指挥着，“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不要让其他宫里的人看出端倪来。含梅姐姐你也稳住，假如主子今晚还回不来，就要想想明天早上如何向皇后娘娘禀报才是。”

“嗯，就说主子急病行吗？”含梅忍住哭声，满眼期望地盯着小平子，“小平子，你可一定要把主子找回来。”

“我这就去。”小平子点了点头，转身出门，临了又回过头来交代大家，“一定不要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哦。”含梅抹了眼泪，冲着满脸悲戚之色的蕴兰、抱荷道，“还不快去为主子传膳来。”

“是，是。”蕴兰慌忙应了，匆匆出门。

天色刚刚放亮，就传来轻轻的叩门声。蒙多格应了一声，吹熄了桌上摇摇晃晃的灯火，头也不回地冲着苏云熙说：“如果你还不起床的话，我可要过去帮你了。”

“我已经起床了。”不待蒙多格声音落地，苏云熙已迅速地掀开床幔，走了出来。

“在起程之前，我希望能和你达成一个协议。”蒙多格来到苏云熙的面前，轻轻说，“如果你能答应我不乱说话，那我就保证不会像昨天那样敲你。”

苏云熙无奈地回过身去，毫无目的地整理着床褥。

见她不说话，蒙多格再跨近一步：“姑娘觉得如何？”

苏云熙轻轻扯动嘴角：“我已经是砧板上的肉，还有其他选择吗？”

“姑娘能和我达成共识，可真是太好了。”蒙多格笑嘻嘻地凑近了苏云熙的耳朵，“既然如此，我想看看姑娘的诚意。”

“呃？”苏云熙疑惑地转头望过去。

“告诉我你的名字。”蒙多格兴冲冲地说，“你们中原不是有句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吗？姑娘已经知道我的名字，我当然也应该知道姑娘的名字，不然就只能给姑娘重新起个名字了。不过我对中原了解可是不多，恐怕姑娘不会喜欢我起的名字吧？”

草原的王4

“素云，你叫我素云就行了。”苏云熙灵机一动，从自己的名字当中取出两字的谐音。

蒙多格轻轻击掌赞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秋风起兮白云飞，兰有青秀菊有芳。好名字！”

“你？”苏云熙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个有着一双墨蓝色眼眸的异族人，忽然笑了起来，轻道，“你居然读过诗经？”

“想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就在苏云熙愣神的当口，蒙多格已经凑在苏云熙的眼前，自顾自道，“蒙多格，就是草原上的雄鹰。”

“草原上的雄鹰？”苏云熙低低地重复着，脑中现出一只苍劲有力的雄鹰正在蔚蓝广阔的天际翱翔万里。

“云儿，把你交给我，让我带你去飞！”蒙多格直直地盯着苏云熙，墨蓝色的眼眸深沉得看不到尽头。

飞？苏云熙眼睛一亮。不，她不能飞，她的家在大齐，她的家人朋友都在大齐。苏云熙眼中的光彩一闪而逝，随即黯然。她轻叹一口气，道：“你快出去，我要整理一下衣服。”

“好。”蒙多格爽快地答应，走到门口时忽然转回头来，道，“云儿你最好只是整理衣服，毕竟这儿是二楼，有点儿高。”

他以为她会选择跳楼逃跑吗？苏云熙轻抿了嘴唇，眼睛扫向一旁：“是有点儿高，我知道。”

“那就好。”蒙多格转身出门，并小心地将门掩上。

见蒙多格关门出去，苏云熙迅速从头上拔下一只珠钗。放在什么地方呢？四周打量一番，她将珠钗小心地压在枕头下面，然后将床铺整好。

等苏云熙出来，蒙多格和巴雅尔、阿古拉已经等在门口。

看到苏云熙眼中的疑问，蒙多格轻轻一笑，介绍说：“巴雅尔和阿古拉，是我从小一起玩大的好朋友。”接着转向巴雅尔和阿古拉，道，“这位是素云姑娘，我昨天提到的小插曲，也是我这次中原之行的第二大收获。”

见蒙多格毫不避讳地介绍自己，苏云熙觉得自己的脸烫得吓人。她瞟了一眼蒙多格，无奈地垂下头去。

看到苏云熙一脸嫣红，蒙多格就那么直直地望过去，毫不掩饰眼中汹涌的情感。

等巴雅尔和阿古拉抬头，看到的就是苏云熙满面羞涩地低头站着，而蒙多格正以近乎贪婪的眼神盯在她身上。两人疑惑地对视一眼，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不近女色的少主。

看来少主是打算把这名齐朝女子带回札答兰了。“呃，”巴雅尔咳嗽了一下，打破了四人之间的气氛，“少主，我们还是赶快上路吧。”

“好。”蒙多格直接拉了苏云熙的手下楼，忽略掉身后仍旧目瞪口呆，不明白状况的阿古拉。

苏云熙踉跄了一下，赶紧急走几步，跟着蒙多格下楼。这个人为何总是这样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呢？异族就是异族！

“这，这……”阿古拉拽着巴雅尔，一副见鬼了的表情。

“慢慢接受吧。”巴雅尔甩开阿古拉的手，轻笑道，“这不是大家一直希望看到的吗？”虽然这女子是齐朝人，但是毕竟有人让少主打开了心扉。

“可是，可是……等等我！”阿古拉看着三人已经到了门口，急急忙忙地追赶过去。

牵了马儿，蒙多格双手一环，将苏云熙放上马背。

苏云熙紧张地抱着马匹的脖子，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就这样被一个异族人掳走了。都怪自己缺乏警觉性，只是看到一件出自红日坊的朝服，就武断地认为此人不是刺客，结果仅仅失误一次就让自己难以承受。这次离开，不知道还能不能重新回到大齐。

将别京城1

苏云熙从蒙多格的怀抱中钻出来，深深吸了一口气。想着自己刚才拼命地向宁蔚然打着眼色，他却浑然不觉的情景，不知道那块锦绣帕子能不能让他想起点儿什么来。

“少主！”身后传来阿古拉的叫声。

“拉住缰绳不要放手，我马上回来。”蒙多格嘱咐了苏云熙，回头见阿古拉站在客栈门口，神情古古怪怪的。

“少主，您看……”待蒙多格走过来，阿古拉递给他一件东西。

蒙多格认真地看着手上的东西，随手塞进衣袖中，忽然轻轻一笑：“我知道了，起程吧。”

“是！”

回到苏云熙所乘的马匹身边，蒙多格一跃而上，将苏云熙环在自己怀中，双脚一紧，马儿已经张蹄奔开。

像是感受到苏云熙身体的战栗，蒙多格哈哈笑着，将怀抱一紧，下巴顶住苏云熙的头顶，低语：“别怕，有我。”

逐渐适应了马儿疾驰的速度后，苏云熙慢慢睁开眼睛，张望着四周，同时竖起耳朵聆听着。应该快到城门了吧，怎么身后没有任何声音？难道没人发现那只宫制的头钗？或是谁发现了却想私吞而隐瞒未报？

城门已然在望，也许真的没有人发现，也许自己真的要草原一游了。苏云熙失望地想着，忽然感觉身后一向强势的人浑身一硬。苏云熙不解地回头去看，只见巴雅尔和阿古拉都止住了马匹，正疑惑地望向自己身后的这个人。

蒙多格翻身下马，又将苏云熙也抱下马来，随即冲着巴雅尔说：“取一套男装过来。”

左右打量一眼，全是灌木丛，根本没有遮身之处。苏云熙惊愕地望着蒙多格：“你不会是打算让我在这儿换装吧？”

看出苏云熙的惊慌，蒙多格轻轻笑道：“是的。此处并无他人，巴雅尔和阿古拉不会偷看你的。”

听蒙多格如此一说，巴雅尔和阿古拉全都背过身去。

苏云熙捏着手里的一套男装，无奈地说：“还有你！”

蒙多格随手捡起地上的一片树叶，像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似的望着苏云熙：“我也要转过去吗？不必了吧？云儿毕竟是女子，肯定不擅长穿男装，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忙呢？”

“不行！”对于蒙多格的司马昭之心，苏云熙坚决拒绝。

蒙多格丢掉手中的树叶，眯起眼睛轻轻说：“云儿还不换吗？莫非云儿是想让我来帮你换？”

苏云熙迅速地退后一步，将衣服藏在身后，说：“我自己来。”

苏云熙警觉地盯着蒙多格，迅速地脱下外衣，直接将男式的长袍罩在身上：“好了。”

“我的云儿穿什么衣服都是这么好看，齐朝皇帝真没有眼光。”蒙多格走近苏云熙身边，伸手将她的头发打乱，又重新结好。

“为何早上在客栈时不让我换？非要这么麻烦？”苏云熙拿着蒙多格从自己头发上取下的饰物，抱怨着。

蒙多格停下手上的动作，捧起苏云熙的脸蛋，说：“因为我想多看一眼云儿穿女装的样子啊。”

听出蒙多格话中的轻佻含义，苏云熙转过头去不理他。

“上马。”蒙多格见苏云熙不说话，也不再纠缠。他将苏云熙抱上马背，自己也在苏云熙身后坐好。

感觉到手中忽然多了件冰凉尖锐的东西，苏云熙低头去看，一只盛开的白玉兰珠钗正安静地躺在自己手中。怪不得一路行得如此顺利，原来是根本没有让人发现的机会。

蒙多格忽然俯下身来，靠近苏云熙的耳朵低语：“云儿最好不要搞这么多的小花样，因为绝对不会成功的。你不觉得麻烦吗？”

苏云熙转头对上蒙多格的眼睛，说：“你何时发现的？”

“为了我们能顺利出城，所以还要委屈云儿了。”蒙多格不直接回答苏云熙的问题，又是一掌拍了过来。

身上一痛，苏云熙知道自己又不能说话了。

一定是刚才离开客栈时阿古拉交给他的。想起刚才阿古拉喊住蒙多格时望向自己的奇怪表情，苏云熙狠狠地瞪了阿古拉一眼。

感觉到被人注视，阿古拉回过神来，正撞上苏云熙怨恨的眼神，神经大条地回报一笑。

一顿狂奔过后，蒙多格明显放慢了速度，因为城门到了。

“蒙兄总算到了！为防错过，本官昨夜就已经在此地等候了呢。”熟悉的男声传入耳中，苏云熙睁开紧闭的眼睛：是他！

将别京城2

城门前，坐在马上的俊朗男子她认识。秀女进宫的路上撞到她的宁蔚然！在宫中这么长的时间，多少也听说了他的一些事情，从隆昌皇帝是太子时就一直伴读左右，是皇上的左膀右臂。他不久前官拜鸿胪寺少卿，专门负责齐朝对外事宜。终于看到熟人了！

苏云熙看着宁蔚然马后伫立的一排官兵，心中的希望重新燃起。也许他能认出自己，她绽出惊喜的笑容。

“不知少卿大人在此等候，实在失礼。”蒙多格也不下马，只是圈紧了怀抱，口气中满是戒备。

宁蔚然微微一笑，轻说：“蒙兄不下马，确实有点儿失礼。”他见蒙多格的脸色微变，马上继续道，“不过本官也知道蒙兄身怀要事，肯定是惜时如金，咱们也就不必拘礼了吧。”

“少卿大人说得甚是，不知大人等候在此，所为何事？”不待蒙多格开口，身后的巴雅尔笑着出声。

“想必蒙兄肯定会日夜兼程赶回家乡，皇上圣明，特命本官送来通关腰牌一块，以保蒙兄一路畅通无阻。”说话间，宁蔚然已经翻身下马，亲到蒙多格的马前，递上一块牌子。

蒙多格接过牌子，微微一笑：“劳烦少卿大人代蒙多格谢皇上恩典。”

“蒙兄客气了，”宁蔚然笑嘻嘻地立于马前，眼神游离瞟向蒙多格怀中之人。见蒙多格的神情似乎很紧张，他呵呵笑出声来，“蒙兄能够了解皇上的心意，是最好不过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少卿大人还是快复命去吧。”蒙多格口气中多了几分不耐。

听出蒙多格口气中的焦急，宁蔚然双拳一抱，高声说：“蒙兄说得是，那就预祝蒙兄一行顺利。”

“别过。”蒙多格略一点头，勒转马头向城门方向飞驰而去。

宁蔚然手一挥，身后已有一名侍卫高声喝道：“开城门。”

马蹄翻飞，阵阵烟尘浮起，四人三马已经出城而去。

蒙多格不近女色吗？和传闻不大一样呢。宁蔚然回想起方才蒙多格怀中的纤细身形——分明是一妙龄佳人。自己刚才多看了两眼，他就紧绷着面孔，还刻意圈高了怀抱，看来是极其紧张这个佳人呢。

“回宫复命。”宁蔚然翩然上马，微一挥手，一队侍卫列队整齐地跟在后面。

“大人。”身后传来守城军官的喊声。

宁蔚然止住马匹，回头望去。

“大人，您看……”守城军官快步跑了过来，呈上一块东西，“刚才一名守军在地上捡到的。”

“哦？”宁蔚然接过这块从地上捡到的锦绣帕子，深深地看了一眼，又回过头去，意味深远地望向蒙多格一行渐渐远去的背影。

他看上去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不会是个绣花枕头吧？苏云熙从蒙多格的怀抱中钻出来，深深吸了一口气。想着自己刚才拼命地向宁蔚然打着眼色，他却浑然不觉的情景，不知道那块锦绣帕子能不能让他想起点儿什么来。苏云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很失望是吗？”蒙多格圈紧怀抱，低了头，在苏云熙耳旁轻道。

“是有一点儿。”不愿感受蒙多格口气紧张的成分有几成，苏云熙不假思索地回答。

“少主，您是早就看到了城门处的旗帜才会临时决定让素云姑娘换装的吧？”一直跟在后面的阿古拉拍马前行，与蒙多格并驾而行，一脸崇拜地说道。

那么远的距离？难道这人居然天赋异禀，目力如此绝佳？听了阿古拉的话，苏云熙心中一震，心里不敢相信，却不动声色地望了阿古拉一眼。

蒙多格只是呵呵笑着，并不说话。

似乎看出了苏云熙的疑惑，阿古拉好心情地解释着：“我们少主天生一双神眼，不光能目视百里，而且在夜晚也能视若白昼。”口气中尽是对蒙多格的崇拜。

是吗？苏云熙微微点头，不置可否地转过头去。

蒙多格低了身子，碰上苏云熙的头顶，轻说：“不惊讶吗？继续跟在我身边的话，你将会发现我身上更多的优点。”像是感觉出苏云熙的不相信，他顶住她头顶的下巴微微用了点力，继续道，“虽然阿古拉略微有点儿夸大，但却是真有其事的。”

连日来的日夜兼程和风餐露宿让人异常疲累，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的蒙多格三人还好，只是苦了一向养在深闺中的苏云熙。

“今天我们找间客栈入宿。”看着一路风尘仆仆而显得十分憔悴的苏云熙，蒙多格一脚踢灭已经点燃的篝火，重新上马。

“是。”巴雅尔和阿古拉赶紧整理行装，紧跟其后。

“稍微忍忍，再往前面就有一座城镇，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晚。”蒙多格双臂环住疲乏的苏云熙，在她耳边低语着。

“嗯。”苏云熙无谓地点了点头。

“就这家吧。”一阵狂奔过后，蒙多格远远看见一家客栈。

简单地用过晚餐后，四人分别回房休息，苏云熙仍旧和蒙多格一间。

“我真的很累，不会有心情想逃跑的事情的。”苏云熙坐在床沿上，淡淡地叙述着自己的心声。

“我知道，好好休息，我就在那里。”蒙多格温柔地把苏云熙放在床上，指指桌子。

“嗯。”连续的星夜露宿，苏云熙一沾上舒服的床铺就立即进入梦乡。

听着苏云熙轻浅而均匀的呼吸声，蒙多格也慢慢睡着。

窗外月凉如水，月光轻轻地泻了满地，一切都像是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衣，朦朦胧胧的。

忽然有五条黑色人影轻快地跳跃在屋顶之上，破坏了这原本美如梦幻的世界。他们来到蒙多格的房间之上，五人默契地从房顶跃下，轻盈地落在二楼的楼梯上。

为首一个细瘦的身影做了个手势，其余四人马上停止不动。

将别京城3

细瘦身影从怀中取出一根吹棒来到窗前，右手轻轻捅破窗纸，借着月光望向屋内。左手挥动了一下，马上有两名黑衣人向旁边的房间掠去，剩余两人则轻轻来到细瘦身影身后。

细瘦身影拿出竹筒轻轻地一吹，一股青烟缓缓飘入房间，缥缈氤氲着。

约莫一刻钟的工夫，三名黑衣人在细瘦身影的带领下，轻轻别开房门，迈入房间。

领头的黑衣人来到桌前，举刀砍向睡梦中的蒙多格，只听见“叮”的一声，刀被格开了。黑衣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正撞上一双愤怒的墨蓝色眼眸。

后面两名黑衣人见首领的袭击没有成功，慌忙退后，转而攻击床上的苏云熙。

一前一后两名黑衣人只觉得眼前寒光闪过，一柄破风而来的飞刀已经射入稍微靠前一点儿的黑衣人臂膀之中。那人身上吃痛，脚步便不由得微微一滞。就在这一滞之间，蒙多格已经击退攻向自己的那名黑衣人，飞身挡在了苏云熙的身前。那迟了一刻才落下的钢刀便“哧”的一声划破了蒙多格的后背。就在第二刀紧跟而来的时候，巴雅尔和阿古拉已经闪身而入，与房中的三人战在了一起。

苏云熙被打斗声惊醒的时候，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团激战。不过这激战很快便结束了，三名黑衣人倒下一人，另外两人均被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

“怎么回事？”苏云熙跳下床来，看着满室的凌乱不堪，望向蒙多格。

“你受伤了？”没有等到回答，苏云熙发现蒙多格肩背上有一处刀伤，刚想过去帮忙查看伤口，却被呛得咳嗽起来，“什么味道，真呛人。”

“不入流的迷烟。云儿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没事了。”蒙多格关心地望着苏云熙，轻轻拍上她的后背。

迷烟？苏云熙心中一惊。她见蒙多格三人都像没事人似的，自己也不好意思显得太过柔弱，于是一边咳着一边摇手说：“不用。”

见她一副强忍的表情，蒙多格笑出声来：“我早就注意到有人跟踪，吩咐了巴雅尔和阿古拉，却忘记告诉你，真是难为你了。”

“少主您坐下，阿古拉给您检查一下。”阿古拉拉着蒙多格坐下，斜睨苏云熙一眼，埋怨道，“素云姑娘睡得还真是香甜，连少主为了保护你受伤都不知道。”

“因为我？”苏云熙惊愕地抬眼。

“是啊，我可是挡住了云儿身前的一刀呢。”蒙多格转向苏云熙，一脸的委屈。

“是吗？”看着蒙多格背上的刀伤，苏云熙不敢相信他是因为救自己造成的。她重新抬起头来，看到三张脸上肯定的表情，心中大大地感动了一番，“很痛吗？”

“还好，”蒙多格嘻嘻一笑，“为了云儿，当然不痛。”

“不要说话了，”看到长长的刀伤，苏云熙的心也被揪了起来。虽然自己并不喜欢他，但是他毕竟是为了自己才受的伤，“快让阿古拉给你包扎吧。”

“能换来云儿的关心，值得了。”蒙多格站起身来，脱下衣服，冲着巴雅尔道，“再拿套衣服过来。”

“啊。”见蒙多格甩掉阿古拉的手，直接脱去破烂的外衣，苏云熙吃惊地掩口叫出声来。

等巴雅尔拿了衣服过来，蒙多格也已经脱下了外衣，一件金光闪闪的软甲现了出来。

“你……”只说了一个字，苏云熙就止住了声音。原来他早穿了防身的软甲，怪不得不用包扎，怪不得会舍身救她，全是因为他早就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到他吧。

像是听到苏云熙心中所想，蒙多格一个眼神扫过，笑说：“虽然有软甲护身，但那刀是结结实实地打身上的。挨上那么大力的一下，可是实实在在地痛。”

苏云熙没有表情地转移视线，看向被捆绑的两名黑衣人。

巴雅尔将一套干净的衣服递给蒙多格，贴近他耳边轻说：“少主，这次袭击我们的总共五人，我和阿古拉房间有两个，现在只有这两个是活口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蒙多格换上衣服，没有理会苏云熙探究的目光，直接走到两名被绑的黑衣人面前，一把扯开蒙面黑巾，现出两张陌生而平淡的脸。

蒙多格换衣服的时候，阿古拉和巴雅尔已经分别对地上的尸体和被绑的活口进行了检查。

“少主，您看。”阿古拉扯开已经横尸地上的黑衣人首领的衣服，从胸口处搜出一幅画像。浓重的双眉，深邃的眼窝，尤其是那双墨蓝色的眼眸——蒙多格的形象跃然纸上。

“少主，此二人口中毒物已除。”阿古拉检查过后，退回蒙多格身边，俯在他耳边低语道。

口中还备有失手后的自绝毒物？看来不光目标明确，而且组织严明。蒙多格捏紧手上的画像，挑起双眉说：“你们不会说这画像上的人不是我吧？”

两名被绑的黑衣人相互对视一眼，其中一人抢道：“咱们既然落在你手中，自然任你处置，何必多言其他？”

看来是默认了。蒙多格拍着双手，笑道：“很好！我一向欣赏硬气的汉子！希望二位不会让我失望。”说话间，笑脸已经变色，转头道，“巴雅尔，取些食心蛊来给这二位好汉试试。”

将别京城4

巴雅尔闻言即从怀中取物时，蒙多格悠然自得地坐在椅上，淡淡地说：“不知二位有没有到过我们札答兰大草原？如果欣赏过草原上那如画的风景，一定也听说过食心蛊的大名吧？这食心蛊一旦被人食入体内，便会不离不弃终身跟随，每三天发作一次。发作的时候，这蛊虫先是一口一口吞噬寄主的肌肉，然后顺着血管直接游往内脏，等到吃完心脏的时候才是寄主生命完结的时候。整个吞噬过程就视各寄主的身体状况而定了。最短二十一天，最长的可能要六十天呢，想想每次发作的时候，都是痛痒难当几乎丧命，却不会真正要命，真是生不如死啊！”

蒙多格轻轻举着手上的一个锦盒，一步步地接近黑衣人，动容地描述着食心蛊的可怕之处，慢悠悠的口气令人毛骨悚然。

黑衣人紧紧盯着蒙多格手上的盒子，好像随着蒙多格的接近，那可怕的食心蛊会随时跳出来一样。两人眼中满是恐慌，连喉结都在不停地抖动着。

“看来二位是没有到过我札答兰大草原了，否则怎么会听到这食心蛊却只是微露疑色呢？要知道在我札答兰草原上，无论怎样坚强倔强的汉子，只要听到这三个字，可都是淋漓汗下，求饶不止呢，所以对两位现在的表现，我可真是佩服得紧呢。”蒙多格紧盯着黑衣人的表情，忽然微微偏头，冲着巴雅尔道，“上次我部有一个叛徒勾结了塔塔尔部，企图造反自立，兵败后被汗王赐服食心蛊，结果如何啊？”

巴雅尔上前一步，正色道：“整整三十六天，方才极尽痛苦而亡。而且在痛苦之中，心智尽失，全部同谋也被供了出来。”

“看两位的身量如此强壮，只怕要享受上至少三十天吧。”有了巴雅尔的配合，蒙多格摇头晃脑地啧啧有声，听在黑衣人的耳中，像阎王的催命符一样可怕。

掀开手上的锦盒，蒙多格继续邪恶地笑着，“看来，两位英雄是打算证实一下有关食心蛊的真实性了。巴雅尔，来帮这两位英雄服下。”

“住手！”苏云熙看出黑衣人眼中的惊慌，实在不忍心继续旁观。真的有这种食心蛊吗？罢了，横竖不过是死而已，就算天下真有如此骇人之物，又何必如此耸人听闻地折磨他们？

“哦？小云儿对这样的事情也有兴趣，你要试试？”听到苏云熙的制止声，蒙多格转过一张俊脸，望了过来。

“反正你只是想要知道幕后主谋，何必用这样的法子。”苏云熙避开蒙多格锐利的眼神，靠近过去，在他耳边轻轻说，“把阿古拉和巴雅尔借我一用，我告诉你主谋是谁。”

“好。”蒙多格“啪”的一声合上锦盒，回身贴上她的耳朵，“就交给云儿来办。”

“在我告诉你主谋是谁的时候，请答应我一个条件。”苏云熙抬眼望向蒙多格。

蒙多格定定地望着苏云熙，点了点头。

苏云熙回想着刚才蒙多格那张俊脸上毫不掩饰的邪恶笑容，令她不敢相信他居然是一路上对她体贴入微，照顾周到的蒙多格。她轻轻摇走脑中的恐怖，回过神来安排工作——两名刺客分别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由阿古拉和巴雅尔分别看管，而苏云熙则负责询问。

已入君心1

听着阿古拉的话，倒好像是她很想吃的意思，苏云熙眼中的笑意更浓。她盈盈地望向蒙多格，却落进了一团不见底的深潭之中。苏云熙轻抿了嘴唇，将目光从深潭中收回，身子往后一倚，遥遥地望向夜空。

“吱呀”一声，苏云熙推门而入，蒙多格正端坐在椅上品茶。

见她满面倦色，蒙多格放下茶杯，扯起唇角，说：“怎样？结果如何？”

“供出来了，”不待苏云熙出声，阿古拉已经从她身后错身而入，声音中满是兴奋，“少主，两个人全招了。他们的接头人是查干巴拉，前因后果严丝合缝，毫无漏洞。”

“哦？”蒙多格挑起眉毛，惊喜地看着苏云熙，“云儿竟还有如此本领？倒让我小瞧了呢。”

“希望你能遵守答应我的事情，”苏云熙缓缓地坐在蒙多格的身边，“放了他们。”

“云儿真是个小善良的小东西。”蒙多格面上一笑，转向阿古拉道，“云儿的话，你可听清楚了吗？”

“是！”阿古拉依命而出。

“云儿是如何毫不费力地解决此事的？能说来听听吗？”蒙多格好奇地拉着苏云熙在自己面前坐好。

苏云熙费劲地将双手从蒙多格的手中抽出，淡淡地说：“我将他们两人分别关押，在不能互通消息的前提下，分别告诉他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供出主谋，则不必受罚；二，不供出主谋，但是当另外关押一人供出主谋时，这位不肯配合的英雄会被喂食食心蛊。我给了他们机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是由别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为何如此？”蒙多格挑起眉毛，问，“如果他们仍然都坚持不肯说出主谋呢？”

“那就没有办法了。”苏云熙轻轻拂开遮挡视线的一缕碎发，道，“这方法用来攻心，不过是把他们必死的绝望换成一个生的希望而已。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而且在你的食心蛊的可怕威胁之下，我猜应该也没有人敢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中吧。”

听苏云熙如此一番解释，蒙多格恍然拍掌笑说：“能深谙如此攻心之计，云儿你真乃奇才也。”当初将她带离皇宫只是他一时性起而已，没有想到却真的遇到宝了，他眼眸中的墨蓝色越发深沉，与黑色几乎无差。

苏云熙无视蒙多格的赞赏，望着面前这张满是笑容的俊脸，脑海中浮现出刚才他恐吓刺客时邪魅横生的脸，前后差别如此之大，实在让她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人。

漫天灿烂星斗之下，四个人围火而坐。简陋炉架上香喷喷的野味在篝火的烘烤下“吱吱”冒油，油脂落入篝火当中，发出响亮的“刺啦”声，带起了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

苏云熙轻轻撑住下巴，望着紧紧盯着火上烤肉的阿古拉，“哧哧”笑出了声。

听到苏云熙的笑声，阿古拉黑红的面色看不出变化，倒是声音中多了一丝尴尬，“这肉马上就妥，很快就可以吃了。”

他一边说话，一边加快了手中烤肉的翻动，以期能够受热得更加均匀。

听着阿古拉的话，倒好像是她很想吃的意思，苏云熙眼中的笑意更浓。她盈盈地望向蒙多格，却落进了一汪不见底的深潭之中。苏云熙轻抿了嘴唇，将目光从深潭中收回，身子往后一倚，遥遥地望向夜空。

这样明亮的夜空，这样清爽的徐风，这样熏然的温暖，这样融洽的气氛，这样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一切都是她从来不敢想象的奢望。如此的奢望居然在自己被掳劫后得到了实现，真是莫大的讽刺！

“素云姑娘，吃点东西吧。”阿古拉用锋利的匕首切开香味四溢的烤肉，递了过去。

“好啊。”苏云熙淡淡谢着接过。

余光瞟见阿古拉手中明晃晃的匕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苏云熙觉得有些眼熟，一时之间竟想不起来。

苏云熙咬了一口烤肉，忽然心中一突，望向蒙多格：“那两个刺客最后如何处置的？”

蒙多格微微一怔，又奇怪地望着苏云熙，轻说：“不是按照云儿的意思全放了吗？”

“是全放了吗？”苏云熙定定地望着蒙多格，“阿古拉手中的这把匕首我认识，是那晚攻击我的刺客的随身之物。为何会在此处？”

“云儿是怀疑我呢？”见苏云熙认真，蒙多格“哧哧”笑着，迎上苏云熙的眼光，“云儿记错了吧？这把匕首可是阿古拉从小就带在身上的东西呢，怎么会是刺客的呢？”

“是吗？”苏云熙转向阿古拉，满眼的怀疑。

“是啊，是啊。”阿古拉笑呵呵地应着，可眼神之中却隐有一丝慌乱。

苏云熙了然地闭上眼睛，淡淡地说：“不，你食言了。因为，你杀了他们！”

“云儿，”听出苏云熙声音中的哀痛，蒙多格放下手中的烤肉，起身走近，蹲在苏云熙身旁，轻道，“你们中原有句话，叫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你真的杀了他们！”虽然心中已经肯定，但是在此刻听到蒙多格亲口承认，苏云熙心中仍是一阵剧痛，为了那两条曾经鲜活的生命。

“我别无选择。”蒙多格轻轻抚上苏云熙颤抖的手背，轻道。

他真的没有选择吗？不，他有！他可以废掉他们的武功，或者断去他们一手或是一脚，只要他们不再具备伤害他人的能力就好。为何一定要分出你死我活才能确保安心呢？苏云熙轻轻笑了一下。她也只

是他的俘虏而已，她的将来会如何还未定，又凭什么为别人的死活奋争呢？苏云熙睁开眼睛，看着蒙多格握住自己的手，轻声说：“因为你更相信春风吹又生。”

“相信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我们更加安全。”望着苏云熙重新波澜不惊的眼睛，蒙多格忽然一阵心慌。

“我相信。”苏云熙垂下眼帘，回复一贯的平淡，“为了保护你自己，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云儿……”看着苏云熙紧抿的嘴唇，蒙多格挫败地握紧掌中那双冰凉的纤纤素手。

“可以休息了吗？”平静地望着眼前这双包含了太多情绪的墨蓝色眼眸，苏云熙轻启朱唇，“我累了。”

已入君心2

“好。”放开掌中的小手，蒙多格取过马背上的一张斗篷，直接铺开在火堆旁。待他转头望向苏云熙时，她只是轻垂了头，一言不发地款款而至。

“少主，”看苏云熙慢慢躺下，闭上眼睛，阿古拉一步一蹭地挪到蒙多格的身边，低声道，“是阿古拉惹祸了。我只是见这把匕首锋利无比，想着带在身上说不定能派上用场，所以……”

“阿古拉！”蒙多格身形未动，只是伸出一只手来，示意噤声。

见少主如此，阿古拉表达出的歉意就这么重新咽了回去。

夜已深，旷野之中除了篝火里的柴偶尔爆出的“噼啪”声，万籁俱寂。

蒙多格来到苏云熙的身边轻轻躺下，微微偏头望着苏云熙秀丽的脸庞。他看着她微微颤动的睫毛，知道她并未睡着，只是闭着眼睛不愿说话。蒙多格无奈地轻扯了嘴角，说：“云儿，我知道你没有睡着，和我说句话好吗？”

得不到她的回应，他仰首向天，低语道：“我知道你是因我的失信而不耻，可若是你了解了我曾经的经历，便会明白这残忍的必要。”

苏云熙缓缓睁开眼睛，轻轻翻了个身，背了过去。她只是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已。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法，他根本不必在意她是否接受或是认同。

“云儿，”听到身边人儿翻身的动作，蒙多格喃喃低语着，“我该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

东方露白，天色微亮。巴雅尔灭掉篝火，整理行装。阿古拉来到蒙多格身边，提醒说：“少主，我们该起程了。”

“好。”回头看向身边兀自熟睡中的苏云熙，蒙多格微微一笑，“云儿小懒虫，要起程了。”

苏云熙却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梦。蒙多格“哧哧”一笑，抚上苏云熙的额头：“云儿……”话语因为手中灼热的触感而止住。

蒙多格将苏云熙腾空抱起，望向巴雅尔和阿古拉：“云儿病了。我们快上路，到前面镇子找个大夫瞧瞧。”

“这位夫人身体本就羸弱，偏又一直忧思太重，再加上饮食不当，一时急火攻心引起发热，才会如此昏睡不醒。”一位花白胡须的老大夫把了苏云熙的脉象之后，笃定地说。

“严重吗？”蒙多格紧张地抓住大夫的胳膊。

“你这公子也真是的，自己夫人身体不适却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发出病来倒着急了。”大夫将苏云熙和蒙多格误认作一对夫妻，看着蒙多格的焦急，笑呵呵地说，“这病倒也不是什么大病，我开个方子，你为夫人用上几副，定见好转。”

“那就麻烦大夫快开方子。”蒙多格关切地望着躺在床上昏睡的苏云熙。

听到大夫说要开方子，巴雅尔满脸的焦急，可不能因为看病而延误了返程的时辰啊。巴雅尔一把抓住大夫的手仔细询问着：“按方子用药可就太慢了，可有什么法子能快点好呢？”

“这位公子就外行了，”自己正要开方子，却被这莽撞汉子抓住了手。大夫抽回自己的手，不高兴地斜睨了巴雅尔一眼，道，“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就是仙家妙法也不可能说好就好，公子可曾听过？”

“少主……”巴雅尔没有耐心继续听大夫的长篇大论。

蒙多格明白巴雅尔心中所虑之事，毕竟自己多在中原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前日的刺客虽然已经尽数杀死，可有没有后敌继续，仍是未知。他拍了拍巴雅尔的手，面向大夫说：“先开方子吧。”

用了一副药，苏云熙高烧已退，人却仍是昏昏沉沉的。毕竟这一路上的奔波，根本没有办法很好地休息和进食。

“云儿，你再坚持一下。等我们回到札答兰，我一定会把你彻底医好。”看着病恹恹的苏云熙，蒙多格心疼地喃喃着。虽然边关在即，可只要仍在中原一天，他便一天不能安心。

“少主……”巴雅尔担心地望着蒙多格。一路的延医用药已经耽搁了不少时辰，如此拖延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们上马，加快速度出关。”蒙多格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命令道。他抱着半睡半醒的苏云熙，跨出医肆门槛，巴雅尔和阿古拉已经在马上等候。蒙多格轻轻将苏云熙放上马背，自己飞身而上，正欲策马前行时，却被一列齐朝官兵团团围住。

“是你？”蒙多格诧异地抬眼望向官兵身后的将领。

“正是本官。”宁蔚然屏退官兵，缓缓策马而来，立于蒙多格三人面前。他微微一笑，道，“恐怕蒙兄不能成行了。”

“你怎么会来？”蒙多格圈紧怀抱，紧盯着看似随意的宁蔚然。

已入君心3

“当然是骑着马来的，”宁蔚然挂着惯有的俊逸笑容，淡淡地道，“蒙兄怎么会问这样简单的问题？”

“我手上有大齐皇帝手书的通关文牌，还望少卿大人不要耽搁我们的行程才好。”见宁蔚然并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蒙多格知道自己遇上了厉害角色。他左右扫视一眼，示意巴雅尔和阿古拉不要轻举妄动。

“本官前来就是为了提醒蒙兄事关重大，应速速返还，以免夜长梦多。”

“那就请少卿大人让开去路。”蒙多格一整脸色，严阵以待。

“让开自是不难，却要看蒙兄是否能以大局为重了。”宁蔚然面色一整，双手成拳，“想我大齐皇上隆恩，愿助蒙兄一臂之力，并赐赠通关文牌，可蒙兄的所作所为实在令我等寒心。”

看来他已经全部知道了。蒙多格勒紧马缰，说：“少卿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愿听其详。”宁蔚然翻身下马，翩然而立。

蒙多格下马，将苏云熙交给巴雅尔，自己踱向宁蔚然。

“蒙兄，请。”宁蔚然推开早已有左右清空的医肆大门。

跨进医肆，左右侍卫已退。不待蒙多格说话，宁蔚然已是拱手谢道：“蒙兄能将我朝贵人主子安然送还，让本官得以复命，实在感激不尽。”

见宁蔚然一顶高帽送来，蒙多格也不客气，大刺刺地坐下，说：“不瞒少卿大人，蒙多格确实从齐朝皇宫之中带走一名女子，不过她却不是你说的什么贵人主子，只是一名宫女而已。况且去年东突厥岁贡之时，蒙多格也曾有幸随贡入宫，见识过皇宫之中一位贵人娘娘的曼妙舞姿，是以得知贵人娘娘的装扮隆重华贵，和这名女子一身素装根本不同。所以还请少卿大人不要误听误信，冤枉了蒙多格。”蒙多格顿了一顿，继续说，“只是一名寻常仆役而已，既然入了蒙多格的眼，就

送与蒙多格吧。还劳少卿大人回朝后向大齐皇帝讨了这个人情，蒙多格必当铭记在心。”

宁蔚然见蒙多格不情愿放人的样子，再回想起龙宣浩盛怒之下命令自己一定将此女带回的表情，他不禁好奇着这被掳的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可好奇归好奇，此行的主旨尚未完成。宁蔚然暂时将好奇之心收起，一脸严肃地说：“也许是蒙兄家中和我大齐皇宫规矩有所不同吧。在我大齐，宫妃殿前献舞和日常着装必定大不相同，如果仅凭这一点，蒙兄就认定所带走的女子为宫中一般仆役的话，也太过武断。就算此女只是寻常宫女，蒙兄如此不告而劫，若他日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添油加醋用来离间你我之间盟谊的话，恐怕我大齐和蒙兄都会落人口舌。本官此番前来就是为了确保我大齐和蒙兄声誉不至受损，所以希望蒙兄不要辜负了我大齐的这一番好意。”

宁蔚然慷慨激昂地向蒙多格陈述着利害之处，希望他能及时醒悟。

蒙多格静静沉思半晌，起身推开窗户，一片金色映入眼帘，这是大齐士兵战甲的颜色。巴雅尔和阿古拉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一片金色之中，环伺着四周，严阵以待，好像随时等候着自己主人的一声令下。

“也罢，”蒙多格猛地关上窗户，转向宁蔚然，黯然道，“是蒙多格糊涂了，多谢少卿大人提点。”

见蒙多格示弱，宁蔚然赶忙上前一步，说：“蒙兄能如此明白事理，实乃草原之福。为长远计，还请蒙兄早日上路才是啊。”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想起自己当初只是一时性起，却落得如今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蒙多格黯然一笑，无限落寞。

“蒙兄，请。”宁蔚然上前一步，打开大门，为蒙多格让出路来。

“巴雅尔，将素云姑娘送还少卿大人。”出了大门，蒙多格高声道。

“少主……”巴雅尔轻唤一声，看着蒙多格脸上勉强的笑容，明白他的心中有多苦。而宁蔚然身边早已有侍从接过苏云熙，将其送入备好的软轿之中。

“少卿大人！”蒙多格上马后却又重新返回，望定了宁蔚然道，“素云姑娘正在发热，病患未除，回程不妨慢些。”

“多谢蒙兄告知。”宁蔚然看着蒙多格一脸黯然，拱手回道。

蒙多格回身还礼，说：“刚才大人说，这位姑娘乃是宫妃？”话是冲着宁蔚然，眼光却隔着轿帘流连不去。

知道蒙多格是对苏云熙的身份仍有怀疑，宁蔚然一脸真诚，低声说：“乃我大齐受过正式册封的御女主子。”

果然，宫女的身份是她骗他的！蒙多格苦涩一笑。是啊，连他这样的雄鹰都驻足停留，只为了多看一眼那盛开的容颜，更何况同样心高气傲的齐朝皇帝？

他强忍住胸口郁闷，翻身上马，却将眼光转向宁蔚然，说：“那她的芳名是……”

明知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将宫妃的名字说出来，可看到他满眼的伤痛，宁蔚然轻叹一声，低语道：“杭州苏氏，苏云熙。”

“就此别过……”一语之下，但见蒙多格如遭雷击，双足一夹，策马而去。

“少主……”巴雅尔和阿古拉朝宁蔚然行了一礼，速速上马追赶过去。

蒙多格没有听到身后巴雅尔和阿古拉的叫声，没有看到前途泥泞一片。他纵马狂奔，溅了满身泥泞却浑然不知，只是因为刚才听到的三个字——苏云熙！

苏云熙？！素云？！不光身份是假的，她连名字都是假的？！

恍惚中蒙多格好像听到自己朗朗的笑声，看到她盈盈的笑脸。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秋风起兮白云飞，兰有青秀菊有芳。好名字！”

“你居然读过诗经？”

.....

重返皇宫1

那时她纵然昏沉欲睡，可当时那一幕她却记得清清楚楚，清楚到连蒙多格眼中的留恋不舍和决绝都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样也好，注定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再多牵扯只是加重彼此的伤害……

宁蔚然一行人包下一间客栈入住后，这位因病忽睡忽醒的贵人主子苏云熙摇身一变，成了鸿胪寺少卿宁蔚然的好友妻室。

“瞧这凌乱的头发，瞧这如蜡的皮肤，瞧这身不男不女的装束，哎哟……还发着热呢。”侍女婉儿伸手抚上苏云熙的额头，热度令婉儿咂舌，“好好的一位绝色人儿，偏偏邋遢成这个样子，不知道到底遭了多少罪呢。”

苏云熙从昏沉中醒来，便听到有人大声地嘟囔着。有这么糟糕吗？太夸张了吧？苏云熙大睁了双眼，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

“夫人您可醒了！您都睡了大半日了呢。我是少爷府中的丫头，是少爷带来照顾您的，我叫婉儿。”婉儿一改刚才大咧咧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扶住苏云熙。这可是少爷朋友的妻子，不知道什么样的来头呢。婉儿乖巧地在苏云熙背后塞进一个垫子，好让她靠得更加舒服。她抬眼看见苏云熙疑惑的眼神，轻轻一笑，“哦，我忘了说了，我家少爷就是宁少卿宁大人。”

婉儿放好垫子，回身端过一只精致的青瓷小碗，说：“夫人先用点粥吧。大夫来看过了，下人们拿了方子已经去熬药了呢。大夫说您醒来以后尽量多吃点清淡的食物。”

“好，我自己来。”苏云熙淡淡地一笑，接过碗来。

苏云熙喝了半碗素粥，感觉自己精神好了很多。她搁了碗筷，左右顾盼着，问：“宁大人呢？”

虽然她因病而精神不振，可对于是谁带她回来这个问题，她可是很清楚。那时她纵然昏沉欲睡，可当时那一幕她却记得清清楚楚，清

楚到连蒙多格眼中的留恋不舍和决绝都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样也好，注定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再多牵扯只是加重彼此的伤害……

婉儿不明白为何苏云熙一醒过来，就一脸的沉思。她做了个鬼脸，轻快地说：“少爷到马厩去了。少爷走的时候交代说，如果夫人感觉好些的话，就为夫人安排香汤沐浴。”

苏云熙低头看看自己皱褶不堪的衣服，再摸摸自己零乱的头发。是啊，他想得真是周到呢，自己正需要好好洗个澡。

她粲然一笑，说：“好，沐浴吧。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脏过呢。”

婉儿“哧哧”笑了起来，边笑边向苏云熙伸出手来。

在婉儿的搀扶下，苏云熙慢慢起身。她想起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告诉自己一切都结束了。那片自由的草原，注定不属于她；那只鹰自然也不属于她！就当是一场梦吧。她现在要思考的是，将来如何？回宫……以什么样的理由回宫？不回……以什么样的理由不回？

又是一个大难题。

宁蔚然在庭院后廊内信步走着，思绪随着没入西山的夕阳陷入回忆之中……

当日在城门口送别蒙多格一行后，守城兵士将拾到的锦绣帕子呈给他后，他仔细地看了看那帕子，便意味深远地望向蒙多格一行远去的背影。

难道……当时事关重大！宁蔚然浓眉紧皱，有种不祥的预感，随手将锦帕塞进衣袖之中，急匆匆地纵马回宫复命。

待内侍通报之后，宁蔚然大步跨入养心殿，龙宣浩正认真地阅读着近日呈现的奏折。见宁蔚然进来，放下了手中的奏折，抬头问：“事情办得如何？”

“蒙多格十分感念皇上恩典。依臣之见，后续计划应该会比较顺利。”宁蔚然俯首禀报。

“很好。”龙宣浩眉眼之间笑意盎然。

“不过，”宁蔚然抬起头来，一脸的犹疑之色，双眉猛地一紧，忽然又松开，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启禀皇上，臣下在送别蒙多格一行之时，发现了一件物事非常可疑。”

“哦？”龙宣浩走向宁蔚然，“什么物事？”

“一块后宫女眷的锦帕。”宁蔚然伸手入袖，边掏边道，“皇上您看，这是蒙多格一行远去后，手下将士所拾之物。臣下细看这锦帕的质地，乃是皇室专用的蜀绣锦。”

重返皇宫2

“呈上来。”见宁蔚然表情严峻，龙宣浩双眉紧皱，伸出手去。只见月白色的蜀绣锦上，绣有半幅迷蒙山水图，图的左侧赫然绣有一阙诗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是她！这锦帕是她所有之物！龙宣浩浑身一震，猛然抬头望向宁蔚然：“蔚然，你说是在蒙多格身上掉落的？”

听出龙宣浩声音中的担心、紧张，宁蔚然神色一正，不敢隐瞒，说：“是在他们一行离去后的地上发现的，所以臣下判断应该是蒙多格所留之物。”

“真是岂有此理！”龙宣浩重重一拳拍上案头。

见龙宣浩如此盛怒，宁蔚然只是轻垂了头，不再言语。心中却十分理解龙宣浩此刻的心情，毕竟这锦帕出现之处太不寻常。历代以来，后宫不可干政，违者严惩不贷。如今正是大齐与西突厥、草原对阵的敏感时期，这方锦帕却由后宫之物变成了蒙多格随身之物，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后宫中人，也就是这锦帕的主人难逃通敌之嫌。

捏着手中这块重若千斤的锦帕，龙宣浩轻抬眼帘。那样出尘脱俗的一个女子，那样缥缈灵动的一个女子，那样蓄意规避圣驾的一个女子，怎么会和权力争夺、通敌叛国扯上关系？可如果不是，蒙多格为何持有她的锦帕？百种疑问涌上心头，到底答案如何，恐怕只有锦帕的主人才能予以解释吧。

龙宣浩收回飘离的眼神，高声说：“小福子，宣永寿宫苏御女养心殿见驾！”

“领旨。”殿外候着的王立福立马躬身退去。

“皇上已经确定了这锦帕的主人的了吗？”宁蔚然看向一脸凝重的龙宣浩。

“朕不知道。”龙宣浩满眼的迷茫，微微摇了摇头。

虽然在秀女阅选典礼上没有见到她的身影，但他仍可以断定她就是那个突发急病的杭州苏氏苏云熙。重华宫外遇时，她就一副避之不及的反应，所以他很怀疑这急病的真实性。他心中对那样灵秀的女子甚有好感，但是天子的骄傲不允许他低下高贵的头去猜测她的心思。

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他的外貌，都无可挑剔。他想要什么便能轻易得到什么，只要他稍有表示，无论怎样出色的女子都会甘之如饴地将芳心呈上来，所以他只当她是在玩欲迎还拒的手段。

他赐了一个御女的封号给她，是要告诫她即使国色天香，即使手段高明，都必须以取悦他为前提。像她这样忽略他的感受，自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所以，以她那样出众的品貌却只得了个御女的封号，这是一种警告！

他一直以为自己做事高明，这样冷落她是在给她略施薄惩，可这锦帕的出现却将他所有的想法打乱。如今他已经可以确定这锦帕是她随身之物，可隐藏在锦帕背后的结果却是不愿意想象的。通敌叛国或红杏出墙，她到底会认下哪一样？

“永寿宫大侍女——含梅到。”胡思乱想之间，王立福的唱报响起。

“宣。”龙宣浩回过神来，高声宣含梅进来，却没有看见宁蔚然正疑惑地看着他。

“奴婢，奴婢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含梅跌跌撞撞地进来，惶恐万分地扑倒在地。

“起来回话。”龙宣浩看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含梅，也不避讳宁蔚然，大喊道。

“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含梅不肯起身，嘴里还兀自絮叨着。

“少说那些没用的，起来就是了。”龙宣浩不耐地坐下，眼睛转向一边。

“这位姑娘还是快起吧，龙颜震怒可了不得。”见龙宣浩动怒，宁蔚然轻轻地说。

“谢大人。”含梅站起身来，马上又垂下头不言语。

“你家主子呢？”龙宣浩端坐椅上，定定地望着含梅。

听到此问，刚刚起身的含梅又是“扑通”一声重新跪下，结结巴巴地说：“主子，主子……”

“小福子！”龙宣浩不耐烦地高声叫道。

王立福赶紧上前一步，说：“回禀皇上，永寿宫苏御女抱病在身，未能前来。”

“抱病在身？不能前来？”龙宣浩眼光盯向王立福。

王立福赶紧跪下，高声回道：“回皇上话，奴才到永寿宫去的时候并没有见到苏御女，宫里的奴才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主子染了一身的痘症，见风就发。奴才没法，只得带了宫里的大侍女含梅过来。”

听到王立福如此一说，含梅浑身一软，干脆瘫倒在地，嘴里仍在不住地念叨：“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重返皇宫3

龙宣浩“砰”的一声砸上案头，厉声说：“问了半天，什么都问不出来，朕看你真是该死了！”

觉察到龙宣浩声音中的怒气，含梅已经瘫软的身子奇迹般地爬了起来，重新跪好，不住地磕头：“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朕要你一句实话！”龙宣浩走近含梅，俯身托起她的下巴，“你家主子真的生病了吗？”

“主子不见了。”在龙宣浩的手掌中，含梅被迫扬起一张小脸，涕泪交加道，“主子昨天下午说出去走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奴婢们向四门侍卫都打听过了，不见主子出宫。奴婢担心皇上怪罪，才瞒说主子发病，奴婢句句都是实话。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不见了？！宁蔚然心中一凛，忽然想起当日在城门口送别蒙多格时，坐在他怀中的那名蒙着面的女子。那女子如此挣扎和不情愿，难道？一定是！

“不见了？！”龙宣浩放下含梅的脸，双拳紧握，心说：而且是从昨天下午就不见了？！

见龙宣浩脸色阴沉，宁蔚然心说不妙，急忙大声叫道：“皇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龙宣浩忽然一脚抬起，跪在地上的含梅便伴随着宁蔚然的一声“皇上”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青石地面上，发出响亮的“嘭”声。

“昨天下午不见的？”龙宣浩已将苏云熙的失踪判定为红杏出墙。怪不得她会刻意躲避，原来是早有了心上人！龙宣浩眯起眼睛，自语道，“那个蒙多格真是好本领呢。”

被盛怒中的龙宣浩踢上一脚，不死也要去掉半条命吧？看着含梅伏在地上低声呜咽，宁蔚然轻叹一口气，起身来到龙宣浩面前，说：“皇上息怒，不如将这件事情交给臣来处理，臣定给皇上一个交代！”

“也好。”龙宣浩回身坐下，道，“出了这样的事情，本是不宜宣扬的，但朕心中仍有疑问，此事就交由卿亲自查办，给朕一个交代。”

“臣领旨。”只是通敌叛国会让他如此生气吗？看来是另外一个可能激怒了他吧。能让一向宽和待人的他如此迁怒于侍婢，这个叫苏云熙的御女还真是本领不小！看出龙宣浩心事的宁蔚然正待躬身退去。

“蔚然……”龙宣浩皱起双眉，叫住宁蔚然。

见宁蔚然一脸疑问地望向自己，龙宣浩张了张口，却没有发出声来。

“臣会将御女主子好生带回，交由皇上处置。”自幼一起玩耍，读书，他当然明白龙宣浩此刻心中的想法。看到此刻龙宣浩的反应，再联想起当日蒙多格对怀抱中人的强烈占有欲，心中更添了对苏云熙的好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他拭目以待。

考虑到两方已经达成联合作战的意向，同时此事也涉及皇室颜面，所以不方便大肆逡巡。回府后，宁蔚然立即飞鸽传令给关隘上的守城军士注意蒙多格的动向，然后匆匆带了几名随身的亲信和一名侍女轻装出行。

虽然蒙多格已经小心掩饰，但在有心人的注意下，那双蓝色的眼眸还是分外显眼。所以一路上不断有信报将蒙多格一行的踪迹告知宁蔚然。他按信报的路线日夜兼程，终于在出关前截住了他们。

现在人已经成功带回，可是根据他看到的一切种种，他和龙宣浩先前对于这位苏御女的各种推断似乎都不成立。

“哎哟……是少爷啊！少爷，您怎么还没有回房间啊？用过饭了吗？”心不在焉的宁蔚然恰巧撞到了婉儿。

“婉儿啊，我这就回去了。”宁蔚然回过神来，定睛望住婉儿，“你怎么会在这儿？苏夫人怎样了？”

“夫人已经醒了，刚用了点素粥，现在正沐浴呢。”婉儿朝手上捧着香炉努了努嘴，“我来拿香炉为夫人熏香的。”

宁蔚然说：“已经醒了？”

“嗯。”婉儿点了点头。

“好，你快过去小心照看着，等苏夫人梳洗完毕后通知我。”宁蔚然冲婉儿微微一笑。

“是。”在宁蔚然清晰且温暖的笑容中，婉儿怔忡着点了点头。

“原来是你！那个秀女？！”看着身着女装、梳洗打扮过的苏云熙，宁蔚然终于认出眼前亭亭玉立之人，竟是一面之缘之后，令自己念念不忘的秀丽佳人，原来她叫苏云熙。

“是我。宁大人终于认出来了。”苏云熙轻轻一笑。

她已经不是秀女了，她是皇上亲封的苏御女。宁蔚然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哦，微臣见过御女娘娘。”

这样的品阶，称得上是娘娘吗？苏云熙淡淡一笑，“我们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吧？如今大人深夜来访，一定是有要事询问，不如现在就开始吧。”

“是啊，娘娘所言甚是，微臣正是公务在身，所以不得不叨扰娘娘了。”面对苏云熙淡然清艳的笑容，宁蔚然敛定心神，也在椅上坐下。

“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人尽管问来。不过，希望大人先告诉我一件事情。”苏云熙决定据实以告，至于信或不信则不在她的控制之内。

“不知何事让娘娘如此挂心？”宁蔚然挑起双眉。

想到含梅几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失踪受到责罚，苏云熙就一阵揪心，轻启朱唇说：“这次意外之后，宫中一千人等可曾受到牵连？”

重返皇宫4

宁蔚然想起那日养心殿中，含梅被龙宣浩盛怒中踢伤的事情，低头轻说：“娘娘宫中诸人只是略有薄惩，不过已有太医诊治，娘娘大可放心。”

“多谢大人告知。”苏云熙轻轻嘘了口气。含梅几人的板子估计是少不掉了，不过只要有命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回到房间，宁蔚然吹熄了灯火，静静地坐在黑暗中，思量着刚才与苏云熙的对话。如果不是不情愿，她也不会一路上故意遗下锦帕、饰物以期获救，所以他决定相信她所说的都是实情。

由于苏云熙身体不适，宁蔚然已经飞鸽传信与龙宣浩。在得到龙宣浩的首肯后，他刻意放慢了行进的速度。即便如此，那座象征皇权的城门也已遥遥在望。

她要回去了？她真的要回去了。苏云熙放下轿帘，低垂了睫毛，等待着。

听到外面的声音，苏云熙知道是到了宫门。

一只干瘦的手掀开轿帘，一张满布皱纹的妇人的脸出现在苏云熙眼前：“娘娘请下轿。”

“呃？”苏云熙略一惊讶，将手放入那老妇手中。

待苏云熙下轿站好，看到前方红彤彤的宫门，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宫，现在是在内廷。

“娘娘请随奴婢前来。”老妇站在苏云熙面前，言毕即率先走了开去。

“所有事宜微臣已经全部呈告皇上。这位是宫里的陈嬷嬷，只是例行的入宫检查而已，娘娘只管放心随她去吧。”像是知道苏云熙的疑惑似的，宁蔚然没有抬头，只是垂首盯着眼前那双鸳鸯戏水图样的绣花鞋。

“是。”例行的入宫检查？怎么以前没有听过呢？苏云熙按下心中的疑问，跟在陈嬷嬷后面去了。

待苏云熙去远了，宁蔚然才抬起头来望着那抹湖蓝色的背影，兀自出神。直到身边跟随的侍卫连喊了两声，他才回过神来，摆了摆手，径直出宫去了。

老妇引了苏云熙来到一件静室，轻说：“娘娘，请脱去衣服。”

“呃？”苏云熙后退一步，望向老妇。

“老奴得罪了，还望娘娘恕罪。”看出苏云熙的疑惑，老妇定定地望着苏云熙。

是了，她这番无故出宫又回宫，有谁能够证明她的清白呢？一向重视颜面、威仪的皇室如果不彻底检查一番又如何能够放心呢？想必这是龙宣浩的授意吧？苏云熙了然一笑，动手除去身上的衣服，忍受着老妇来回逡巡的目光。

.....

“老奴恭送娘娘。”老妇验身完毕后，束手立于一旁。

苏云熙也不说话，只是满含屈辱地重新穿好衣服，在老妇的带领下朝永寿宫方向走去。

“主子，您可回来了。”刚一踏进永寿宫门，蕴兰便涕泪交加地扑了过来。

“好了，好了，我回来了，你们受苦了。”托起蕴兰的小脸，苏云熙为她擦去眼泪。

“主子，主子.....”听到蕴兰的咋呼声，永寿宫中的内侍尽数跑了出来，围住苏云熙。

“娘娘好生歇着吧，老奴复命去了。”见永寿宫中乱作一团，老妇转身而去。

细数了永寿宫服侍在自己身边的一干人等，独独少了含梅，苏云熙心中一惊，急道：“含梅呢？怎么不见含梅？”

见苏云熙发问，抱荷啜泣着说：“含梅姐姐，含梅姐姐她断了两根肋骨，正卧床休养呢。”

重返皇宫5

苏云熙说：“在哪儿？快带我去看看。”

“小平子、小林子你们守了宫门去，不要让人说我们永寿宫没有规矩。抱荷，你去传膳食过来。”蕴兰擦擦眼泪，俨然一副大人的样子。她转身引路，“主子，请随奴婢过来。”

蕴兰短短几句话流露出的成熟、懂事，令苏云熙明白自己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她们一定受了很多的委屈。

刚走到侧殿的静室门口，就听到房内传出声音：“是主子回来了吗？”

“含梅！”听是含梅的声音，苏云熙加快脚步，奔进房间。

“主子，恕奴婢无礼了。”含梅半卧在床上，见苏云熙进来，挣扎着就要起身，却被苏云熙拦住，只得在床上微微点了下头。

“你有伤在身，就好好躺着吧。”苏云熙泪盈于睫，抚摸着含梅缠了厚厚纱布的腰身，说：“很疼吧？这身伤定是因为我……”

“主子，您能安然回来就好，咱们都快担心死了。”看苏云熙泫然欲泣，含梅边落眼泪边道，“皇上没有为难您吧？”

苏云熙轻轻摇头。

“那就好。”含梅自语一句，望向立于一旁的蕴兰，“蕴兰，姐姐想喝口水，你去帮姐姐倒来。”

“是。”蕴兰应了一声，跑了出去。

含梅支走蕴兰后，胡乱抹了脸上的泪水，转头对着苏云熙道，“主子，您这十几天里到底是去了什么地方？”

苏云熙不知道如何回答含梅的问题，只好轻轻摇了摇头。

“您不愿意说，奴婢自然不会再问。”含梅瞪大了眼睛，“奴婢只想知道主子这次可受了什么委屈？”

“没有。”苏云熙轻咬了贝齿，淡淡道。

“也罢。”见苏云熙并不细说，含梅叹了一口气，“奴婢贱命一条，死不足惜，这次的伤只是小事。皇上虽然发了脾气，可也传了太医过来看了，这已是天大的恩宠，主子您也不必再把这事放在心上。”看着苏云熙死死盯着自己的腰身，含梅反是一番劝慰。

见苏云熙点头，含梅继续说：“奴婢还有几句话想和主子说，说得对主子就听；说得不对，主子也不要往心里去。”

苏云熙见含梅表情认真，说：“嗯，你说。”

含梅深吸一口气，说：“不管主子这次为何失踪，在皇室来说总是一件容易落人话柄的事情。好在主子已经安然回来又没有受罚，这都是老天保佑，也是主子的福气。咱们在这宫里不比他处，一步踏错就不知会带来什么样的灾祸。主子今后一定要万事小心，断不可像这次一样孤身一人，奴婢今后也会更加仔细，一定保得主子周全。”

“我知道，我会小心。”苏云熙想起当日王嬷嬷曾说过的“主子犯错，必是奴婢们照顾不周”，再看含梅一身是伤却仍在担心自己，苏云熙难过得不得了。

这次的事情是个意外，以后一定不会再发生！为了身边的人不再受到伤害，苏云熙暗暗下定决心。

获召侍寝1

一片温热覆上苏云熙的额头，是龙宣浩的嘴唇……一朵一朵细碎的热吻，连绵不绝。苏云熙紧闭着眼睛，感受着龙宣浩游走的热情。

“主子，今晚您是绣图还是抚琴？”用过晚膳，含梅端上香茗，乖巧地问。

回宫后的日子一如既往地平静，既没有预料中的狂风暴雨，也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也许是龙宣浩对宁蔚然的回报比较满意，也许这事就这样过去了。苏云熙懒得揣测大齐天子的想法，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想到这儿，她忽然一笑，冲着含梅说：“取我的琴来吧。”

“是！”看苏云熙不再发愣，含梅高声应着，转身出去。

等含梅取来了七弦琴，蕴兰也颇有眼色地捧来了香炉。小平子和小林子守了宫门，抱荷托着下巴紧紧盯着苏云熙。

只见香烟袅袅冉起，顿时满室生香，室内琴音叮咚流畅。

龙宣浩带了王立福和几名随身的侍卫走到永寿宫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画面：恬淡平静，悠然温暖，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她为何总是这么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虽然相信宁蔚然的回禀，虽然明白她这次的失踪只是蒙多格的一时性起，虽然她通过了验身嬷嬷的检查，虽然他已决定不会因此责罚她，但她并不知道他的决定啊，难道她就不担心自己回宫后的命运吗？

他知道她回宫后为自己安排了刺绣、作画、抚琴、读书……像没事人一样，充实得不得了，也平静得不得了。至于她以后的命运如何，她似乎并不在意，而他却关心得更多……

龙宣浩不由得轻笑出声，也更加地好奇。如此的淡泊，如此的随遇而安，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路过永寿宫时，听到宫内传出的悠扬琴声，想到小宫女回禀说，她中午才作了一幅绝佳的杨柳依依

图，再想到此刻这悠扬美妙的旋律也是出自她手，他实在忍不住好奇，决定过来看看。

“皇上！”抱荷微微偏转了头，却看见珠帘那边的龙宣浩，不由得惊叫出声。随着抱荷的大叫，所有的人都看清了近在咫尺的龙宣浩。

在苏云熙的带领下，大伙儿慌慌张张地下来请安问好。

“平身。”龙宣浩抬步走进内室，坐了下来，看到苏云熙瞟了一眼跪在门口的两名小太监，知道她是在怪他们没有通报。龙宣浩带着满脸的笑容，继续道，“朕路过时听到有琴声传出，就临时决定过来看看，是朕让他们不必通报的。”

苏云熙了然地轻垂了头，转身对蕴兰说：“快送香茶过来。”

“哦。”从未得见龙颜的蕴兰点了点头，赶忙应了。

龙宣浩落在小太监身上的眼光忽然一转，望向垂首静立的苏云熙，说：“这曲高山流水，奏得不错。”

苏云熙不明白龙宣浩的来意，只是躬了身，说：“皇上谬赞了，臣妾惶恐。”

“皇上，请用茶。”蕴兰捧来香茗，怯怯地走近龙宣浩。

“朕就尝尝苏御女这儿的茶叶吧。”龙宣浩无意识地端起桌上的茶水，吹拂着水面上漂浮着的茶叶，眼光却看向苏云熙。

“臣妾这儿自然没有什么好茶，不过是片心意罢了。”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苏云熙干脆垂了眼帘，一副低眉顺眼的温顺模样。

“哦？那朕可要细细品尝苏御女这片心意了。”龙宣浩看出苏云熙刻意的疏离，不怒反笑。为了争宠，后宫中什么样的手段他没有见识过？

“摆驾西福宫，听说德妃身子不爽，朕瞧瞧去。”龙宣浩放下手中的瓷杯，站起身来。抬步的瞬间又微微一笑，轻道，“小福子，苏御女的琴技实在高明呢，朕晚会儿再听。”

“恭送皇上。”苏云熙带着宫女、内侍纷纷拜送。

送走了龙宣浩，含梅抬头看见苏云熙愣愣的样子，不知道主子又在想什么，轻轻问：“主子，这琴……”

“收了，今天早早歇了吧。”苏云熙懒懒地摆了摆手，估计龙宣浩不会再来，想是歇在德妃的宫里了。

“主子，主子！”蕴兰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

苏云熙坐在床沿上，抬眼望去：“何事慌张？”

“主子，刚才王公公传皇上口谕，说是今晚召主子侍寝，轿子就在外面等着呢。”蕴兰来到苏云熙面前，蹲下身子，“还说让主子带上琴呢。”

获召侍寝2

“侍寝？”苏云熙吃了一惊，任由蕴兰为自己重新穿上鞋子。说什么听琴，原来侍寝才是真正的意图吧。不过既是君王，心有所指即行有所依，又何须理由。

“恭喜主子了，奴婢给主子道喜了呢。”含梅和抱荷听到蕴兰的话，也赶紧转了过来，喜滋滋地冲着苏云熙道。

“帮我梳头吧。”苏云熙站起身来，淡淡道。自从被册封了御女的封号，就知道早晚会有这样一天，又有何喜何忧呢？

掀开轿帘，出了轿门，踏进养心殿。

大殿正中是一个约半米高的朱漆方台，上面安放着金色的雕龙宝座，座前的横台上放着笔墨、文书。大殿顶上，中央的位置有一条巨大的雕刻蟠龙，从龙口里垂下一颗银白色的大夜明珠，周围环绕着六颗小一些的珍珠，一间书房已是如此富丽堂皇。

其实养心殿就是龙宣浩的书房，平日里用来批阅奏折，接见臣子用的。只是因为疲累了一天，为了直接能在书房歇下，所以就在正殿旁边接通了一间大大的卧房，充作除却甘露殿以外的另一处寝殿。

此时寝殿中红烛正炽，满室的事物皆被染上一层淡淡的红晕，龙宣浩似乎不在。

“主子您先歇会儿，皇上马上就过来。”王立福一脸的喜气洋洋，为苏云熙引了路就转身出去，守在门口。

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随意地四下看着。嫣红色的纱帘轻轻飘荡着，纱幔的正中是一张宽大的软床，轻轻撩开床头明黄色的厚重帐幔，刺眼的大红色迎面而来。

好一派的喜庆如意。

说什么身体不爽，不过是利用自己关心后嗣的心情来诱使自己对她多多关注的一种手段罢了。为了争宠，这些女人们还真是乐此不疲呢。龙宣浩淡淡笑着从西福宫中回来。

走进养心殿的侧寝殿中，龙宣浩一眼看见一袭湖蓝色的身影背对着自己立于龙床旁边。他本想看看她除了欲迎还拒之外还有什么伎俩的，但经过失踪一事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耐心忽然之间变差了很多。他急切地想要接近她，所以才会有刚才的路过一说。

“爱妃已经到了？”龙宣浩大步地走了进来。

听到身后的声音，苏云熙肩膀一抖，慢慢转过身来，行了一礼，说：“臣妾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妃快坐下，只有你和朕两个人呢，何必如此多礼？”龙宣浩佯作嗔怪地拉起苏云熙，握住她的手顺势带进怀中。他紧紧盯着面前如玉的面庞，果然是她！刚才在永寿宫中昏暗的灯火下他并未仔细看她，只是听到她的声音，不过这会儿他绝对可以确定，景山偶遇的女子就是面前这位因病未能参选的杭州苏氏苏云熙。这可是他们俩在彼此身份明了的情况下第一次亲密地接近，他倒要看看这次她如何再逃脱。

苏云熙不着痕迹地脱出龙宣浩的怀抱，望向搁在桌上的七弦琴，轻轻一笑，说：“皇上不是想听臣妾弹琴吗？”

“不忙。”龙宣浩了然地扯住欲走的苏云熙，紧紧捏住了她的手，说，“朕听说爱妃不光琴技出众，还作得一手好画呢。”

“皇上实在过奖了。”挣不出双手，苏云熙无奈地低语。

“让朕好好瞧瞧你这招人疼的小脸。”龙宣浩腾出一只手来，托起苏云熙的下巴，一脸的轻佻。

“爱妃生了一副好皮囊呢，”龙宣浩大眼微眯，嘴角上扬，见她眼中晃过一丝不解，才继续道，“那场痘症居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呢。”

“谢皇上关心，实在是宫中太医技术高明，才没有令臣妾留下遗憾。”为何是这样的口气？难道他怀疑了吗？她心中涌起一丝疑惑，继而轻笑起来。

“这琴，朕明天再听。”龙宣浩双手环住她，以额头抵住她的额头，喃喃说，“现在，就歇下吧。”

“臣妾为皇上宽衣。”苏云熙偎在龙宣浩怀中，慌乱地抚上他的衣扣。

“还是朕自己来吧。”看到她鼻尖沁出的细密汗珠，再看到她生涩的动作，龙宣浩莫名地一阵兴奋，双臂一紧，已经将她打横抱起，引得她轻轻一声惊呼。

龙宣浩把她放上大床，修长的手指轻轻抚上她光洁的脸蛋，一路轻触来到脖颈处，轻轻地解开第一颗扣子。

虽然已经做好准备，但是在感觉到龙宣浩清凉的手指抚在自己的颈项上时，苏云熙仍是止不住地一阵轻颤。

“别怕，朕会慢慢来。”一片温热覆上苏云熙的额头，是龙宣浩的嘴唇……一朵一朵细碎的热吻，连绵不绝。苏云熙紧闭着眼睛，感受着龙宣浩四处游走的热情。

“云熙，你真的很美。”龙宣浩喃喃自语着。

获召侍寝3

一片微微的清涼覆上了自己的胸前，是龙宣浩的手。苏云熙明白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她告诉自己要镇定，可身体却不受自己控制地战栗着。

感受到龙宣浩身体的火热，苏云熙猛地睁开眼睛，无比清醒地望向这个被称作她丈夫的男人，忽然感到一阵悲哀。从今以后自己就要和后宫之中所有的女子一样，貌似贤惠地和别人共享她们的同一个丈夫。

“唔……”感觉到面前这具身体突然变得僵硬，龙宣浩睁开眼睛望了过来。映入眼帘的一双剪水瞳仁中不是激情，不是迷蒙，不是欣喜，更不是羞怯……竟然是满眼的悲哀和无奈！

难道她觉得和他共赴巫山是如此的屈辱吗？这个认知让他感到气愤。犹如被兜头浇下一盆冷水，他停下所有的动作，坐起身来。

“皇上？”苏云熙见他突然离开，知道是自己的冷淡触怒了他，但是在这个时候，男人不都应该是欲罢不能的吗？怎么他……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吗？”龙宣浩挫败地出声。

“不，皇上误会了。”苏云熙讶然地侧过头去。他说的是“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吗”，不是“你觉得朕配不上你吗”。

都说伴君如伴虎，虽说龙宣浩被誉为明君，但毕竟天威难测，苏云熙又怎能把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告诉他呢？看来她以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任意地流露真实的情感，因为她的丈夫是君王！苏云熙抓起床上的锦被裹住身体，暗暗责备着自己的不小心，轻声说：“不是的。只是，只是臣妾还不习惯。”

“不习惯？！”龙宣浩回头望了她一眼，嘴角浮起一丝讥诮的笑意，抓起龙袍随意地披上，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皇上！”这是发怒的前兆吗？她紧张地抓紧手中的锦被，看着一脸阴郁的龙宣浩。

听到身后发出窸窣声音而回头的龙宣浩，见她作势要起，大声喝道：“你留下！”

“皇上……”她停止动作，就那么披着锦被半卧在床上。

龙宣浩猛地转身回来，停在床前。只见她半裸着裹在锦被中，香肩微露，云鬓凌乱，双颊嫣红，粉唇娇艳，一副惹人怜爱的楚楚模样。

龙宣浩弯下身子，托起她的下巴紧紧地捏在手中，盯着这双秋水盈盈的眼睛，一副非要从其中看出些什么才肯罢休的样子。

她忍着下巴传来的疼痛，抿着嘴唇迎向龙宣浩探究的眼光。

龙宣浩看出了她的紧张、担心、倨傲……她和她们似乎是不同的呢。他轻轻嘘了一口气，脸上原本紧绷的线条慢慢放松下来。他松开捏着她的下巴，转身说：“朕还有一些奏折要批，你就留在这儿吧。”

“是。”看着他昂首离去的背影，苏云熙垂下眼帘轻轻叹了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刚才他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也不知道此事会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但他此时肯温言以对，苏云熙知道，眼下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了。

龙宣浩坐上养心殿的雕龙宝座，手执朱笔悬在半空。脑海中浮现的不是西关的战事，不是北疆的饥寒，却是苏云熙那张秀丽清冽的脸蛋。瞧她那一副温婉柔顺、曲言承欢的样子，简直太刻意了，一点儿也不真实！在面对他这样的天之骄子时，需要这么委屈自己吗？虽然他的后宫不算充裕，却也称得上是左拥右抱，何时见过这样的女人？好像他要了她便是辱没了她似的！他越想越生气，将朱笔重重地摔了出去。

既然她不想，他自然不会勉强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

立在殿下的宁蔚然看着龙宣浩忽而皱起的眉头，忍不住出声问：“皇上可是有什么心事？”他召自己到御书房商讨西关战事，为何他又一言不发呢？

听到宁蔚然的声音，龙宣浩转过神来，说：“只是忽然想到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咱们讨论一下西关战事的细节吧？”

宁蔚然六岁时就被选为太子伴读入宫，一直和龙宣浩形影不离，此刻见他这副模样，心中明白他大概是遇到了什么难题，可听他不愿提及，自己自然也不便说破。于是上前一步，说：“此时西关正是吃紧的时候，西突厥的联盟军中又多了两个部落。”

“哦？”龙宣浩松开眉头，道，“这么快就扩大了实力？咱们的那个合作伙伴倒是挺卖力的呢！”

“毕竟关系到草原六部的统一，他不卖力恐怕是不行的。”宁蔚然呵呵笑着，“前方来报，西突厥因为有了草原六部中四大部落的支持，扎米拉汗王已经是有恃无恐了，现在正亲带了骑兵追击我军。”

望着宁蔚然的笑容，龙宣浩志得意满地轻倚了靠背说：“朕就是要他张狂！朕马上就会送他一份大礼！蔚然，你马上传令于前线元帅，要他继续败退，这次要记得带走全城的粮草，朕要断了他的军马供给！”

获召侍寝4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在面对胜利之时，又有几人能够保持平常之心呢！草原盟军的不断扩大，大齐的接连败退，这连番的喜讯只怕已经让扎米拉高兴得不可一世了吧？恐怕他做梦也想不到大齐目前连番败退并不是因为他指挥有方，而是齐军诱敌深入的策略；而此刻与他把酒言欢的盟军，则随时准备在他孤军深入之时再给予他最后一击，好接收他那片还算富饶的土地。光是想象着扎米拉大败的样子，龙宣浩就爽得不行。

“微臣遵旨。”宁蔚然抬眼望着面前的龙宣浩，心里明白：此番战事，西突厥必败！不是因为扎米拉多么草包，而是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龙宣浩，一个强大的天生王者。自己能与这样出色的人为友，为臣，是一种荣幸！

“蔚然……”见宁蔚然欲退出殿外，龙宣浩忍不住出声叫住他。

宁蔚然回过身来：“皇上，可是还有其他吩咐？”

“是。是一点儿小事。”龙宣浩显得有点儿犹豫。

何事让他如此拿不定？看出龙宣浩的犹豫，宁蔚然轻轻一笑，说：“不妨说出来，微臣与皇上一同筹划可好？”

“是个女人。”收回与宁蔚然对视的眼神，龙宣浩轻道。

宁蔚然了然一笑，说：“是那个苏御女吗？”

龙宣浩吃惊地抬头，说：“蔚然如何知道？”

宁蔚然眉眼一黯，说：“还记得那道‘无论如何，朕要活口’的口谕吗？泄露了皇上太多的情绪，微臣当然知道。”

“哦。”龙宣浩走下高台，来到宁蔚然身边，“朕不以为有那么明显！”

宁蔚然轻轻地说：“无论通敌叛国或是红杏出墙都应该是死罪，皇上当时的那种在乎不单纯是怒气。那个苏御女对皇上来说，不同于其

他宫妃。”说着看了他一眼，才继续道，“别人或许不明白皇上，但是微臣与皇上相伴二十余载，足矣。”

“唔。”龙宣浩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她在宫中出了何事吗？”见他一反刚才的意气风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宁蔚然试探性地询问。

“蔚然你坐下。”龙宣浩拉着宁蔚然一同坐在养心殿中，轻道，“除了君臣，我们还是朋友对吗？”

“当然。”看着龙宣浩的表情和口气，宁蔚然知道接下来的话题可能非常隐私，呵呵一笑道，“还像小时候那样，无论是皇上用弹弓打碎了先王最喜爱的青花瓷器，还是使计令欺负太后的陈太妃出丑，不管何事，微臣都与皇上共同分担。”

“臭小子！”被提及儿时之事，龙宣浩微微有些窘态，一拳捣上宁蔚然的肩膀，附上宁蔚然的耳边，轻道，“昨晚……”

“天哪！皇上昨晚是在书房过的夜！”宁蔚然夸张地大叫出声，“居然有人会对皇上不感兴趣？！”

“死小子！”龙宣浩紧张地捂住宁蔚然的嘴巴。

宁蔚然想起从马车中不慎摔出的一抹蓝色，想起城门送别时地上遗落的锦帕，想起拦截救援时蒙多格的留恋不舍……

“她确实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子，是值得皇上用不同于其他宫妃的态度来对待的。”宁蔚然认真地望着龙宣浩的眼睛。

“她确实和其他妃嫔不一样。”听了宁蔚然的肯定，龙宣浩自言自语道，“当日在景山偶遇时我就应该知道的。”

“皇上不妨仔细思考一下，微臣先行退下。”宁蔚然想起那张清秀温婉的笑脸，他知道和自己无缘。

“蔚然，你可别笑，这只不过是刚开始而已，天下没有朕解决不了的事情，也没有朕收服不了的女人！”望着宁蔚然已然踏出大门的背影，龙宣浩高声道。

是吗？宁蔚然并未回头，只是心中再度浮起那张清冽无双的俏脸。

“吱呀”一声，门已合上，满室安静，只余龙宣浩一人。

龙宣浩举起朱笔拿起奏折，又想起昨晚挫败的一幕时，忽然轻笑出声。可不是吗，她是那样的生涩。虽然他能看出她刻意承欢的样子，可和宫中其他可人的妃嫔相比，她昨晚的表现实在是差了一大截呢。

在那刻意掩盖的表面之下，她心中真正的想法到底如何呢？也许她的疏离和规避并不是为了引起他注意的手段？也许她并不期待皇帝的宠爱？也许那炙热的皇后宝座她也不感兴趣？她也许是真的……

如果这样的话，那昨晚……当时她心中一定觉得委屈到了极点吧？想到苏云熙的僵硬和被动，龙宣浩忽然没来由地心中一软。

获召侍寝5

这是龙宣浩平生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揣摩一个女人的心思。

刚才蔚然都说了，她是个不同于其他宫妃的女人。既然如此，那他当然要用些不同的方式来和她相处啊。

忽略掉心中的那抹柔软，龙宣浩笑出声来。她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有趣极了！

见多了宫妃们的媚眼如丝、秋波频送，苏云熙的出现对龙宣浩来说真是新鲜极了。这样的一个小女子，他有的是时间和方法来教化。

思索半晌的结果是龙宣浩忽然地大笑出声，任由朱笔上蘸染着的墨水滴落在奏折上。

他一定要让她爱上他！

一顶并不招摇的青色软轿正急急行在通往永寿宫的小道上，却仍是刺疼了某些人的眼睛。因为轿子内这位在皇上寝殿呆了整晚的女人是小小的七品御女，甚至连个正经妃子的品阶都够不上，怎能不令人生气？

“主子，您可慢点，小心脚下。”轿子停在永寿宫门前，刘荣海掀开帘子，招呼着苏云熙。在宫中混了这么些年，其他方面没有什么长进，倒是练出了一双看人的火眼金睛。自己昨晚到寝殿接苏云熙时，却撞到皇上正在连夜批阅奏折，而那个半夜就应该回宫的苏云熙反而占据着整张龙床睡得不亦乐乎。皇上居然还说苏御女刚刚睡着，不宜打扰。这个小小的苏御女居然能让皇上为她守夜？看来这是位得罪不起的主儿，想着心中的推断，刘荣海脸上的笑容更加谄媚。

“主子回来了？”守门的小平子见苏云熙下轿，急忙上前。

“唤含梅过来吧。”苏云熙将手放进小平子掌中，低低地说道。

“恭送主子。”刘荣海满脸是笑地弯下腰去。

“有劳刘公公送主子回来。”小平子回头对刘荣海谢罢，扶着苏云熙向宫内走去。

“主子，您回来了？”听到响动，含梅已经跑了出来，看到苏云熙回来，“奴婢都等了整晚了呢。”

“嗯。”苏云熙轻轻应了一声，心下思绪飞转，仍是弄不明白龙宣浩的意图。昨晚见他走出寝殿后就没有再回来，所以心情比较放松，居然难得地一觉到天亮！

按照宫规，正妃以下品级的妃嫔们是没有资格侍寝整晚的，所以一晚同时有几名妃嫔侍寝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遇到当晚皇帝没有召唤其他妃嫔的话，则会有负责守夜的内侍在夜半的时候到寝殿提醒歇夜的妃嫔起身回宫，这条规定自大齐开国以来从无例外。可自己一个小小的御女在养心殿侍寝时居然没有任何人进来传唤，实在是很奇怪。

“主子，”看看苏云熙凌乱的云鬓，含梅低低笑着道，“昨晚一定很辛苦吧？”

“死丫头，找死呢？”听出含梅话语中的暧昧，苏云熙脸色一正。

“主子侍寝了整晚呢。虽是天大的荣宠，但是昨晚一定没有休息好，奴婢这就去给主子弄热水来去去乏吧。”含梅只当苏云熙是害羞，仍是“哧哧”笑着。

“不是你想的那样。”见四下无人，苏云熙无奈地叫住含梅。

“您是说？”含梅回过身来，疑惑地望住苏云熙。

“是！”苏云熙重重点了点头，“昨晚我并没有侍寝，只是在养心殿睡了一觉而已。”

“怎么可能？”含梅惊疑地盯着苏云熙。

“嘘……”苏云熙将食指放在唇边示意含梅低声。

“昨晚刚掌上灯，主子您可就去了，直到现在才回来，怎么可能……”含梅走近苏云熙，瞪大了眼睛道。

“是真的！”苏云熙同样瞪大了眼睛，“昨晚皇上在外殿批阅奏折，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怎么会？”含梅捂住自己的嘴，惊奇地问。

“是的。”苏云熙轻轻笑了起来，“对我而言，昨晚只是换了个地方睡觉而已，所以你也不必弄什么热水了。”

“天哪！”听着苏云熙的解释，含梅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主子，主子……”正在苏云熙和含梅大眼瞪小眼的时候，抱荷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身后跟着同样满脸紧张的小平子和小林子。

轻轻抬头，苏云熙说：“何事这么慌张？”

“主子，皇上传旨来了。”抱荷掀开门帘，宣旨的王立福带着四个小太监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贺喜苏娘娘，恭喜苏娘娘！”甫进房门，王立福便喜气洋洋地高声唱道。

“有劳公公了，只是不知喜从何来？”苏云熙不解地望过去。

“苏娘娘快接圣旨吧。”王立福大刺刺地站在房屋正中，笑眯眯地展开手中的明黄色卷轴。

“臣妾接旨。”苏云熙恭敬地跪下，眼睛却紧盯着王立福手中之物。她不过是个七品的御女而已，如何当得上“娘娘”二字呢？

获召侍寝6

王立福微微笑道：“奉天承运，我朝隆昌皇帝昭：永寿宫御女苏云熙代上办差，甚得圣意，又暨一贯品行恭顺，贤良淑德，加封为才人。赐如意一柄，攒花翡翠头簪四只，东珠手镯、吉祥翡翠手镯各一对，玛瑙耳饰两对，金银元宝各五十，锦帛、宫绸各十匹，四季宫装各两套。钦此……”

“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苏云熙心中疑窦丛生，却仍是平静地附和着内侍一起叩谢皇恩。说什么“代上办差”无非是个借口罢了，她只是不明白为何自己反而受到加封。

“娘娘快快起身吧，皇上还有口谕说今晚到永寿宫来用膳，娘娘可要早作准备啊。”王立福合起明黄色的卷轴，单手扶起苏云熙，一脸的笑容。

“哦，有劳公公这一趟了。”苏云熙接过圣旨，转头冲含梅使了个眼色。

含梅会意地点了点头，快步过来，叫了小平子和小林子过来接过各样礼物，随手从托盘中取出一只银元宝塞进王立福手中，说：“公公可是辛苦了呢，奴婢送公公出门。”

“多谢娘娘了，奴才告退。”王立福笑咪咪地冲着苏云熙道，“今晚娘娘可别忘记好好准备一番。”

“谢公公提醒。”苏云熙客气地笑着，心中却在奇怪：龙宣浩今晚过来用膳？

“主子，您看……”看王立福几人离开，一脸不解的含梅转向苏云熙，“这可是连升两级呢，皇上这恩宠可是大了去了。主子您不是说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吗？到底怎么回事啊？奴婢都不明白了。”

“我也没有弄明白呢。”为了不让含梅担心，苏云熙淡淡一笑，“是加封又不是责罚，有什么好担心的”。管他什么原因，反正晚上一定会见到，到时候不就全都明白了吗！

荣宠生灾1

“主子，这些东西？”不管昨晚如何，总归是自己的主子获得了皇上的欢心所以才这么多的赏赐吧。含梅正高兴的时候，一抬头看见苏云熙却是满脸的不悦，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先收起来吧。”苏云熙抚着额头坐了下来。东西都已经送来了，不收起来还能怎样呢？

“哦。”含梅高高兴兴地唤了蕴兰、抱荷一起帮忙。

“唉。”苏云熙轻轻叹了口气，“含梅，东西让蕴兰她们收拾，你随我到钟萃宫给皇后娘娘请安去。”

“主子，不用去的。”听到苏云熙说话，含梅赶紧放下手中爱不释手的一只翡翠头簪，一本正经道，“您昨天可是整晚侍寝呢，按照规矩，主子今日是不用到皇后那里请安的。”

只看眼前不看以后，真是个傻丫头。整晚侍寝已经不合宫规了，现在这又是加封又是赏赐，只怕是福兮祸所伏啊。苏云熙涩涩一笑，道：“胆子可越来越大了，还把我当主子看吗？你不去我自己去！”话音未落，已经率先抬步。

“奴婢不敢！主子倒是等等奴婢啊。”见苏云熙面上一丝愠色，含梅和蕴兰、抱荷对视一眼，慌忙跟了过来。

见含梅跟上自己，苏云熙也不搭理，两人一路无话来到钟萃宫门口。钟萃宫皇后的贴身侍女景儿领着苏云熙主仆二人进去。

一进正殿，苏云熙觉得眼前猛然一亮，身着大红色凤袍的皇后已然端坐在高台之上，发髻高耸，金环珠钗戴了满头，格外地亮丽显眼。其他请安问候的妃嫔们也都是依照各自身份在殿内或站或坐，正随意地唠着什么。殿中众人见到苏云熙进来，忽然变得安静非常。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看到大家的眼光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苏云熙面上一怔，心中暗叫不妙，脚上却不能停歇，仍是继续上前，和含梅一前一后跪倒在地，道，“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苏才人真是有心了呢。”皇后淡淡一笑。

没有听到皇后示意起身，苏云熙恭敬地跪着。

“可不是吗，咱们才人妹妹可是个有心人呢，昨天整晚侍寝，今天还来向皇后姐姐请安呢。只是不知为何来得这么迟？”坐在皇后下首的德妃仔细瞅了苏云熙一眼，轻轻哼了一声，果然一副狐媚的样子。

“大家可都是一早就到了钟萃宫了，苏才人一定是昨天睡得少了，所以今天才会来得晚了吧？”见德妃出言讽刺，皇后不置可否地抿了抿嘴唇，望向跪在地上的苏云熙。

是自己来晚了吗？平常还不都是这个时候！恐怕是她们为了看这场好戏都特意来早了吧？这后宫众人平日里除了服侍皇帝之外，无非就是四下打探，相互攀交，但凡是哪个宫中出了一点点的事情也会传得满天飞，更何况自己这次的加封和赏赐确实比较招摇。恐怕早上王立福刚一离开永寿宫，那消息就已经在整个后宫传遍了吧？只不过连平日里少见的德妃居然也这么早就到了，看来是打算给自己一个下马威啊。见皇后和德妃一唱一和，苏云熙心中明白，嘴上却说：“臣妾不敢，请皇后娘娘恕罪。”

“本来就是姐妹之间相互说笑呢，妹妹怎么就当了真了？”皇后瞟了一眼右首的贤妃宁莹然，见她并无任何表情，于是淡淡一笑，“虽说这天气渐暖了，可地上仍是冰凉，妹妹就快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恩典。”苏云熙扶着含梅缓缓起身，立在一旁。

“皇后姐姐说得可不是吗？这地上冰凉着呢，若是在钟萃宫冻坏了才人妹妹，只怕皇上会怪罪哦。”一大早就跑来看热闹的德妃眼见皇后并无降罪的意思，又不甘心就这么放过苏云熙，说，“瞧妹妹这张小脸，可真是我见犹怜，更何况是皇上呢？怪不得皇上当初力排众议也要加封妹妹为御女呢。哎哟，瞧本宫这记性，妹妹今天早上已经是才人了啊。姐姐可说错话了呢，妹妹莫要见怪才好。”

“德妃娘娘言重了。”抬头看上貌似亲昵的德妃，苏云熙满脸的惶恐。

“妹妹这心性可真好，年纪轻轻人又长得漂亮，怪不得皇上喜欢，只怕以后隆宠会更盛啊，到时候妹妹可一定不要忘记叮嘱皇上，莫要荒废了国事才好。”德妃干脆起身拉了苏云熙的手，满脸笑容地对着殿内众女道。

荣宠生灾2

见德妃在钟萃宫的大殿中长袖频舞，皇后虽未出声，眼中却满是厌恶。说什么在钟萃宫冻坏了皇上会怪罪？德妃言下之意是说自己不敢处罚苏云熙了？这个女人话中句句带刺，针对苏云熙也就罢了，居然把自己也带上了。她敢如此逾越，不过是仗着身孕罢了，可还把自己这个皇后娘娘放在眼里吗？

“德妃娘娘太夸奖了。”在这群芳争艳的大殿内，哪个妃嫔不是一副花容月貌，自己又算得上什么？德妃这番话，表面上是在夸赞自己，暗地里恐怕是希望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吧。苏云熙心中了然一笑，面上却仍是一副谦恭无比的样子。

“来来来，本宫对妹妹可喜欢得紧呢，妹妹到这儿坐。”德妃拉着苏云熙到自己身边，示意苏云熙坐下。

“云熙人微位低，在各位娘娘面前哪儿有云熙的座位。德妃娘娘的好意云熙心领就是了。”见众女皆虎视眈眈地望着自己，苏云熙哪儿敢坐，只是轻轻推开了德妃的手臂，侍立在一旁。

“哎哟……”只听德妃惊叫一声，脚步踉跄几步，身子歪向一旁。

众人本打算看一场好戏，却不料到会有如此变故。所有人都愣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德妃似乎要摔倒……

“娘娘小心啊。”立于后面的贴身侍女如玉迅速上前一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欲倒的德妃，小心将她送入座位，“娘娘身子可有不爽？”

殿上众女这才反应过来，急急围拢了德妃寒暄着。

“是啊，德妃妹妹有孕在身，可不能马虎。”皇后也赶忙步下高台，来到德妃身边。

“我的肚子，我的肚子！我可怜的孩子啊，一定吓坏了吧？”德妃坐在椅上，抚着胸口泪水涟涟，大呼道，“苏才人，本宫只是过于喜爱你才拉你入座，你不坐就不坐，又何苦大力推来？”

啊？德妃摔倒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苏云熙一脸的疑惑，心中忽然明白德妃刚才为何会对自己那么好了，看来自己虽已千般小心，却仍是被算计了。

“主子，这是怎么回事啊？”身边的含梅疾步上前，一脸担心地望向苏云熙。

苏云熙安抚地捏了捏含梅冒着汗意的手心，轻轻一笑，心说：是祸终究躲不过啊。

“景儿快去传太医过来！”皇后扶着德妃，一边劝慰一边喊道。

等太医过来，问诊切脉，钟萃宫中又是一阵忙乱。

将德妃交给太医照看后，皇后终于腾出手来，转头怒视着苏云熙说：“苏云熙你好狠毒的心！明知道德妃身怀有孕却仍下得了手？这可是皇家子嗣，若有任何闪失可是死罪！”虽然她和德妃并不和睦，但这并不影响她借此事发挥。

“臣妾并没有去推德妃娘娘，还望皇后娘娘明察。”德妃的摔倒给了皇后一个落井下石的大好机会，她又怎么会不充分利用？苏云熙苦笑一声，“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如果德妃妹妹的身体有任何不适，唯你是问！”皇后狠狠地盯着地上的苏云熙，拂袖道，“先关起来！”

“皇上驾到！”钟萃宫中内侍层层唱报，想是龙宣浩听到了什么消息，已经从朝上赶了过来。

已经架起苏云熙的两名内侍重新将她放开，跪倒接驾。

“太医，德妃的身体如何了？”龙宣浩大步跨入，瞟了一眼跪在地上的苏云熙主仆二人，直接走向芙蓉帐内的德妃。

“皇上，臣妾不才，没能好好保住我们的孩子。”见龙宣浩来到，德妃一脸悲戚地挣扎着起身。

“怎么？难道孩子？”龙宣浩见德妃无比悲伤，以为这个期待已久的孩子已经不测，转头大喝道，“太医！德妃的孩子怎样了？”

听出龙宣浩的怒意，当值的太医陈炳连滚带爬地伏在帐外，回说：“请皇上息怒，德妃娘娘只是受了惊吓。微臣已经确诊，德妃娘娘母子均无大碍，微臣已经熬了安神保胎的汤药，马上就好。请皇上和德妃娘娘放心。”

“月儿，太医说孩子没事。”龙宣浩转向德妃，神情温柔无比。

“皇上，臣妾刚才好怕呢。”德妃半卧在床上，将龙宣浩的手紧紧拉在怀里，一脸的凄楚可怜。

“没事了，没事了。爱妃放心，有朕在呢。”拍拍德妃的手，龙宣浩走出帐子，环视殿内群芳，最后将目光落在皇后身上，冷哼一声，“皇后，德妃可是在你的钟萃宫出的事，你掌管的后宫乱子真是不少呢！”

“皇上息怒，”见龙宣浩望向自己，皇后上前一步，垂首道，“德妃妹妹这次遇险是因为有人故意陷害，和臣妾无关啊。”

“哦？”龙宣浩剑眉一挑，望向皇后，“有谁会那么大的胆子，明知德妃有孕，竟敢公然陷害？”

“回禀皇上，是新晋的才人苏云熙。”一位身着淡蓝色宫装，肤色晶莹的女子出声道。

“莲妃是亲眼所见吗？”龙宣浩循着声音望去。

见龙宣浩望向自己，莲妃卫芙儿低了低下颌，清清楚楚地回说：“当时德妃姐姐亲热地拉了苏才人入座，却被苏才人推开才差点摔倒。这是咱们大家都看到的事情。”

“哦？”龙宣浩走进大殿诸女之间，“听莲妃这么说，大家都是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的？”

荣宠生灾3

事实上大家只是看见德妃亲昵地拉着苏云熙往座位上去，这么明显地反客为主的举动让所有人都以为皇后必会勃然大怒，所以当时全都将眼光转向了皇后，谁还会去注意德妃到底是怎么摔倒的呢？但是如今听德妃和卫芙儿口口声声说是苏云熙大力推撞所致，于是也乐得消灭一个共同的敌人，顺便看一场好戏。听见龙宣浩发问，大家便都连连附和着，倒好像都曾经亲眼看见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一样。

“苏才人，你有何说法？”龙宣浩转向地上的苏云熙。

好一个德妃娘娘！好一个莲妃娘娘卫芙儿！好一个墙倒众人推！苏云熙轻轻抬头，深深地望向龙宣浩，说：“臣妾并未推撞德妃娘娘，当时是德妃娘娘自己步履不稳才几乎摔倒，请皇上明鉴。”

未等龙宣浩出声，皇后已经抢先说：“你的意思是说本宫和德妃妹妹以及众宫姐妹们一齐冤枉你了？”

“臣妾不敢！”一向唯唯诺诺，从不得罪任何人的苏才人虽然跪在地上，却是挺直了腰背，口气不卑不亢，淡定有力。苏云熙定定地望着皇后，呼了一口气，继续道，“试问臣妾一个小小的才人，如何敢在皇后娘娘的钟萃宫中当众推撞身怀有孕的德妃娘娘呢？如果皇上和皇后娘娘仅仅如此就将臣妾入罪，臣妾实在不服。”

“你……”她居然敢夹枪带棒地对自己说话？这个丫头何时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皇后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从苏云熙口中说出，不禁一时为之气结，后退了几步。

苏云熙将眼光转向龙宣浩，清晰而缓慢地说：“请皇上和皇后娘娘明鉴。”

不愧是他决意要征服的女人！面前这双清亮的大眼里没有恐惧，没有惊疑，俱是满满的不屑和坚定，龙宣浩忽然笑了起来：“苏才人的意思是说这是一场误会？”

“依臣妾之见，这也许就是一场误会。”不待苏云熙回答，身后已有一道女声淡淡响起。苏云熙转头去看，一张清丽素净的脸庞映入眼帘，帮自己解围的居然是贤妃宁莹然。

“哦？”龙宣浩望向宁莹然，“贤妃的意思是？”

迎向龙宣浩的目光，宁莹然瞟了一眼皇后，淡淡地说：“德妃姐姐的身子娇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苏才人自然也是知道的，只怕借她十个胆子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皇后姐姐的钟萃宫中行凶吧。所以臣妾猜想，一定是德妃姐姐摔倒时过于担心龙裔而一时情绪不稳，才会误会是苏才人推撞她的吧？”

皇后一扬脖颈，恨恨地瞪向宁莹然：“但是德妃妹妹被苏才人推倒可是大家都看到的啊，刚才莲妃妹妹的话你没有听清楚吗？”

“大家是看到德妃姐姐来拉苏才人没错，可又有谁是亲眼看到苏才人退下后又去推了德妃姐姐呢？”面对皇后来势汹汹的质问，宁莹然依旧一副淡淡的樣子，转向身后的卫芙儿，“莲妃妹妹可是亲眼看到的吗？本宫记得莲妃妹妹当时所站的位置比较靠外，会不会没有看清楚呢？妹妹不妨仔细想想，当着皇上的面可做不得半点马虎哦。”

虽然不知道宁莹然为何如此，但是听着她刻意拉长并加重了“亲眼”两字，卫芙儿明白宁莹然是下定了决心要帮苏云熙。她一听到宁莹然开口说话，就已经后悔不该在龙宣浩面前乱说是非，现在见自己被宁莹然点名问话，只得讷讷地回道：“臣妾确实是听到德妃姐姐高声喝说苏才人推撞了她，所以就以为必然是苏才人推撞的。”

“这么说来，莲妃妹妹也并没有亲眼看见，而只是想当然了？”宁莹然一双水漾大眼中满含着无谓的笑意，眼光也从卫芙儿的身上转向钟萃宫中其他女子身上，轻声道，“可还有哪位妹妹是亲眼看到苏才人推撞了德妃姐姐的呢？”

皇后和贤妃宁莹然一向不和，这是后宫之中尽人皆知的事情。皇后虽然不获皇宠，却从太子妃一路走上母仪天下的皇后宝座，执掌后宫凤印，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撼动其位；而宁莹然则是从一进宫便颇

受恩宠，而且是鸿胪寺少卿宁蔚然之妹，更是两朝重臣宁还祖大将军之女。两人背后的势力堪称是旗鼓相当，后宫诸女只怕没有人能和其二人相匹敌者。此时眼看着皇后和宁莹然当着皇上的面已是明火阵仗，哪里有人会大胆到在此风口浪尖上冒着风险站出来公然表示同哪一方作对呢？

一时之间，殿上气氛有些低，且安静异常。

就在气氛压抑之中，忽有一女从人群中分列而出，拜倒在地说：“臣妾也认同贤妃娘娘的看法，一定是个误会。还请皇上明鉴。”

望了一眼跪在苏云熙身边的司徒烟，龙宣浩眸中的笑意一闪而过，说：“宁贤妃和司徒婕妤说得也确有道理，如此一说恐怕还真是错怪了苏才人呢。”皇后蛮横，德妃娇纵，这二人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龙宣浩可是清楚得很，此时有人愿意铺就台阶，他自然也就顺水推舟了。

皇后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两难境地。毕竟事情是发生在她的钟萃宫中，此时如果仍然坚称德妃是因苏云熙推撞而摔倒，则同时也说明了自己治下无方；可如果现在改口说是误会，就等于在皇上面前承认自己之前的说法是过于武断……

荣宠生灾4

想到这里，皇后轻咬了嘴唇，偷眼望向龙宣浩，不想却看见他一双眼睛正定定地锁在苏云熙身上，似有爱怜无限。看来无论自己如何选择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心上最在意的那个人的眼光始终不曾给过自己。她心头一颤，抓紧了身旁椅子的扶手，无奈地说：“不管事情到底如何，好在德妃妹妹并没有大碍，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吧。”

龙宣浩明白皇后已经做出让步，无谓地挥挥衣袖，示意大家散去。

钟萃宫中诸芳自然也都看出来龙宣浩是明摆了站在苏云熙一边的，见皇后联合了怀孕的德妃也没能从那个小小的苏才人之处讨了便宜，便都知道今日是看不成什么好戏了，便都一个个识趣地陆续跪安。

姐妹情深1

见她一脸的轻松，司徒烟忽然明白她刚才的故作姿态只是在配合自己而已。原来这个丫头早就知道自己不会和她怄气呢！司徒烟心中一滞，被人料中心中所想的感觉的确很不舒服，但自己也最欣赏她万事在胸的这种淡定。

苏云熙端着含梅送上的压惊燕窝茶，呆呆地坐着。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是经过这么一闹腾，以后的日子只怕是清静不了啦。本以为凭她的聪慧机智，只要甘愿平淡一生，再加上事事小心，必可安然度过宫中的生活，这才敛了心性一直循规蹈矩的。可是就这样也难以躲开深宫之中的明争暗斗！难道真的是万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她到底该何去何从？

“主子，燕窝要趁热吃才好。”见苏云熙只是捧了杯子在发愣，蕴兰嗔怪道。

“你说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苏云熙放下燕窝，满眼迷茫地自语着。去掉自己辛苦伪装的坚强和超脱，她也不过是个刚刚十六岁的大孩子而已。

“主子您说什么呢？”今天早上钟萃宫中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虽然刻意为难主子的是当今的皇后娘娘和德妃娘娘，可是皇上却是明摆着偏帮主子的。在这个后宫之中，只要没有了皇上的宠爱，即便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后娘娘又能怎么样呢？现在皇上如此宠爱主子，以后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蕴兰不解地盯着苏云熙，不明白自己的主子为什么发愁。

“没有什么。”苏云熙收回游离的思绪，轻轻笑了一下。

正在蕴兰纳闷主子怎么一会儿一个样子的时候，抱荷掀帘走了进来，说：“主子，内务府差人送了两个丫头和两个小公公过来，说是主子晋了位份当是如此。人已经在院子里候着了，主子您要见见吗？”

“是吗？”苏云熙微微扭过头看向含梅，“含梅，你过去看看吧。公公嘛，就留下一个帮小平子他们干活，丫头还是送回去吧，回了内务府就说咱们宫里事务不多，就不用费心了。”

“是。”经过早上的事情，含梅知道苏云熙是担心人多嘴杂，轻轻应了一声，唤上抱荷一起走了出去。

“蕴兰，准备一份礼物，随我到延玺宫去一趟。”

“奴婢这就去。”延玺宫是贤妃宁莹然的居所，蕴兰听苏云熙这么交代，只道是主子要去谢贤妃娘娘今日钟萃宫中相助之恩，于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正准备时，只听抱荷又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主子，主子！”

“又怎么了？”苏云熙无奈地抬起头来。

“是秋风姐姐来了，”见苏云熙望着自己，抱荷吐吐舌头，继续道，“延玺宫的秋风姐姐。”

“快请啊。”还真是快呢，自己还未去，她便已经差人过来了。苏云熙顾不得心中疑惑，忙道。

“奴婢给苏才人请安了。”听到苏云熙允诺，秋风带着一个小宫女掀开珠帘迈了进来，一见苏云熙便是恭恭敬敬地行礼。

“秋风姑娘快坐吧。”苏云熙上前拉起秋风，示意抱荷看座。

“苏娘娘可别说什么姑娘，真是折煞奴婢了呢。”秋风呵呵笑着，轻轻推开抱荷让过的椅子，从身后小宫女的手上接过一个托盘，“我家娘娘说，才人娘娘今日恐怕是受惊了，便差了奴婢送这一套新疆和田玉精制的玉件来给才人压惊的。”

秋风说着声音一顿，瞄了一眼苏云熙，继续说：“我家娘娘说了，今日钟萃宫中之事她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让才人娘娘不必特别记挂在心上，也不必相谢。”

好一个贤妃娘娘，不光人长得漂亮，事情也做得委实不赖。苏云熙抚摸着秋风递过来的和田玉手串，面上堆出笑容，说：“贤妃娘娘实

在太厚待云熙了，云熙无以为报，只盼秋风姑娘此次回去之后，将云熙的感激之心告与娘娘知晓才好。”

“苏娘娘放心，秋风一定将娘娘的心意带到，那奴婢就回宫复命去了。”秋风客气地笑着。

苏云熙美目一转，说：“蕴兰、抱荷，替我送送秋风姑娘。”

“苏娘娘就不必客气了，秋风这就去了。”秋风拦住蕴兰、抱荷，轻轻一笑，道，“若是苏娘娘平日里寂寞无聊了，不妨到我们延玺宫走动走动，我家娘娘是个随和又爱热闹的，若是到了一处，想必会有许多话说呢。”

苏云熙带着一脸的笑容，说：“秋风姑娘说得是呢。”

说什么送礼，说什么压惊，只怕这貌似随意的最后一句话才是宁莹然差人前来的真正目的吧。

蕴兰、抱荷送走了秋风二人，回到屋子中，见苏云熙怔怔地瞪着托盘中玲珑剔透的玉件发呆，于是谁也不敢说话。主仆三人就这么呆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蕴兰大着胆子说：“主子，奴婢把这玉件收起来吗？”

听到蕴兰说话，苏云熙微微抬头，轻笑了一下，说：“不，我要戴着的。这么漂亮的玉串，收起来可惜了。晚上皇上不是还要来的吗？正好戴这套饰物，来帮我戴上吧。”

姐妹情深2

见苏云熙刚才的样子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贤妃娘娘送来的这套礼物，可为何这会儿又说要戴在身上给皇上看呢？蕴兰和抱荷两人不解地对视了一眼，上前为苏云熙戴上贤妃娘娘送来的项链、耳坠、手串。

“主子，奴婢已经将人安排好了。”人未进屋，含梅声音已经先到了，“刚才奴婢瞧见贤妃宫里的秋风捧着个托盘，又是送礼物吗？”

“可不是？”苏云熙站起身来，扬起玉臂露出手腕上晶莹的手串，冲着含梅嫣然笑道，“这次送的是玉件，压惊的。含梅你看多漂亮啊。”

“贤妃娘娘那里自然什么稀罕玩意儿都不会少的了。”含梅轻轻走近苏云熙，瞟了一眼手串，继续道，“蕴兰、抱荷，你们都去认识认识新来的小公公，正在小平子那里唠嗑呢。”

“是。”蕴兰、抱荷轻轻地应了。

见蕴兰、抱荷出去后，苏云熙转头望向含梅，等着她出声。

含梅低垂了头，轻声说：“主子，新来的小公公名叫玉田，大家平日里都叫他小田子，以前是在御膳房当差的，应该不会有有什么问题。主子要见见吗？”

苏云熙取下套在手臂上的玉手串，转向含梅说：“含梅可是还有其他话说？”

“主子，奴婢的心思是瞒不过您的。”含梅抿了一下嘴唇，“虽然今日早上贤妃娘娘是帮了咱们，奴婢也非常感激她。但是贤妃娘娘这么三番五次地送礼物过来，奴婢总觉得不大妥当似的。”

“连你都觉出问题来了？”望着一脸正经的含梅，苏云熙轻轻笑了起来，“小含梅长大了呢！”

“主子，您还说笑？！”含梅拉下苏云熙捧着自己脸颊的双手，不满地嗔怪道，“贤妃对主子这么好，不知道到底是想干吗呢，奴婢都着

急死了。”

苏云熙双手交叠在一起，低头轻说：“还能干吗？当然是希望我以后到延玺宫多走动走动，陪她说说话嘛。”她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才人而已，能让高高在上的贤妃娘娘如此看重，无非拉拢而已。看来都是龙宣浩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主子，其实从您入宫，奴婢就看得出来您和其他主子不大一样。”含梅垂了垂眼帘。

“哦？”苏云熙好奇地看着含梅。

“皇上如此年轻才俊，又对主子您青眼有加，但是奴婢却丝毫看不到您的喜悦之情。您好像……”含梅轻咬着嘴唇，紧紧地盯着苏云熙，认真地说，“并不稀罕得到皇上的宠爱，是吗？”

见含梅忽然变得认真起来，苏云熙轻轻捏了捏含梅红润的面颊，轻快地说：“好了，含梅，咱们不说这个，你帮我准备一份礼物吧。”

“是。”知道苏云熙不愿多说，含梅只有应了一声，“贤妃娘娘那里不是不用去了吗？”

“只记得贤妃娘娘！”苏云熙眉头微皱，悄声说，“忘了我那个司徒姐姐了吗？”

“哦，对对对！奴婢这就去准备。”想起殿上为苏云熙解围的，除了贤妃之外，还有司徒烟，含梅重重拍了自己的脑袋一下，笑呵呵地出去了。

“主子，您说……司徒婕妤见到咱们会是什么反应啊？”含梅捧着礼物跟在苏云熙身后，忍不住询问。一想起当初苏云熙和司徒烟因为换房间的事情闹翻，便再不来往后，含梅就后悔不迭，毕竟在这深宫之中多一个姐妹强过多一个敌人啊。现在难得司徒婕妤肯在殿上为主子说话，这可是两姐妹重修旧好的大好时机呢，希望主子和司徒婕妤能够像以前那样才好。

苏云熙微微一笑：“到了凌波宫你自然就知道了。”

苏云熙到了凌波宫，由含秀带着走进了正殿，见到司徒烟正懒懒地斜靠在贵妃椅上。

苏云熙轻轻曲下身子，轻声说：“云熙见过司徒婕妤，给婕妤娘娘请安。”

“咱们之间还需要如此俗套吗？妹妹快坐吧。”司徒烟缓缓从椅上坐正身子，淡声道。

“司徒婕妤今日在钟萃宫中仗义直言，云熙实在感激，特备薄礼一份，还望司徒婕妤不要嫌弃。”见司徒烟表情淡然，苏云熙轻轻坐下，抬手示意含梅将礼物呈上。

司徒烟轻轻一笑，站起身来，走到苏云熙身旁，捏起含梅托盘中的一串东珠手镯，眼睛望着苏云熙，话却是对着含梅说：“含梅第一次来我这凌波宫吧？让含秀带你四处走走吧。”

姐妹情深3

“好啊，”知道自己主子有话要对苏才人说，含秀呵呵笑着拉了含梅出去，“咱们凌波宫后院啊，有一大丛的花圃呢，虽然现在还没盛开，却仍是漂亮得紧呢，我这就带你去看看去。”

见苏云熙点头同意了，含梅才说：“谢娘娘恩典。”

含秀带含梅出去后，司徒烟抚弄着手上的东珠手镯，轻说：“妹妹以前帮过我很多次呢，这次只不过是回报你当初那十分之一而已。”

苏云熙迎向司徒烟，说：“以前的事情都是云熙该做的。”

见苏云熙一副规规矩矩的样子，司徒烟笑说：“何时开始，咱们姐妹之间居然也是这样遮遮掩掩地说话了？”

不明白司徒烟话中深意，苏云熙轻轻抬头望去，却见司徒烟正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对上苏云熙的视线，司徒烟叹了一口气，轻声说：“云熙，你终于不必和我保持安全距离了吗？”

听了司徒烟的话，苏云熙惊得站起身来，说：“婕妤娘娘言重了！”

见苏云熙一副惶恐样子，司徒烟轻轻一笑，放下手镯，拉着苏云熙一起坐下，说：“还叫我娘娘吗？”

苏云熙重新坐下，抬眼望着司徒烟，见她俏脸含笑，便收起惶恐的表情，淡淡一笑：“以前是云熙不对，姐姐就不要再生气了吧。”

见她一脸的轻松，司徒烟忽然明白她刚才的故作姿态只是在配合自己而已。原来这个丫头早就知道自己不会和她怄气呢！司徒烟心中一滞，被人料中心中所想的感觉的确很不舒服，但自己也最欣赏她万事在胸的这种淡定。于是心中一松，在她身旁椅上坐下，轻说：“好你个臭丫头，居然和我玩心眼，逗我玩是不是？”

苏云熙反手握住司徒烟的手，一脸诚挚说：“云熙不敢，只是太了解姐姐的心性罢了。看在云熙不曾忘却姐姐的分儿上，姐姐就不要再

生气了。”

在这深宫之中，谁还能没有一两件心事？罢了罢了，虽然少了来往，可是她们姐妹却都不曾互相忘却，而且自己以前也确实太过鲁莽行事，为此可是没少连累过云熙呢。对云熙来说自己当时就是个祸端，所以她为了少惹是非而疏远自己也不能全怪她啊。以前的事情就算了吧，多一个交心的姐妹总是件好事！

想起过去的美好回忆，司徒烟脸上绽开笑容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真是生你的气，觉得你实在太笨了，只会任人欺负。我来帮你，你却毫不领情，真是气死我了！后来我赌着气，猜你可能会来找我，结果没有等到你来，却等来了杨心兰隔三岔五地上门。我知道她是因为我的位份高，本来我是不喜欢她的，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脸色，但她倒是好忍耐的性子，后来又带着韩双雨、钱亭亭陆陆续续地到我这儿来。反正我一个人也是无聊，就由着她们了。哦，对了，云熙你知道吗？钱亭亭后来复选时居然也中选了呢，却是个小小的宝林，当时啊，可是把她给气坏了呢。”

“姐姐，我……”原来她以为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怕被连累！苏云熙听司徒烟对自己剖析心事，不禁为难。她是否也应该将自己并不愿与宫中女子争夺一个夫君的心思告诉司徒烟呢？在自己的位份连升两级之后，她还会相信吗？

“不用说了，我懂的。”司徒烟按下想要起身的苏云熙，继续道，“我以前的性格确实毛躁冲动，容易闯祸，谁和我挨得近了，定是要被连累的。现在经过了许多事情之后，我的性子可是大改了很多了呢。”

苏云熙直直地望着司徒烟说：“姐姐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司徒烟回眸望着苏云熙，说：“人总是要长大的，要学会照顾自己才是，尤其是在宫中。云熙不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吗？”

苏云熙垂首说：“是啊，我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呢。”

司徒烟忽然高兴起来，大声说：“虽然一切都变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没有变！云熙可知道？”

见司徒烟一脸诡秘地望着自己，苏云熙也是轻松一笑，接道：“姐姐说的可是我们姐妹对待彼此的心？”

姐妹情深4

“对！以后云熙和我还是好姐妹！”司徒烟呵呵笑了起来，大声说道。

苏云熙看着司徒烟开心的样子，脸上也浮现出了难得的笑容：“对，我们还是好姐妹！”

司徒烟笑咪咪地望着苏云熙说：“云熙今天留在凌波宫用饭吧？咱们姐妹好好聊聊。”

想起龙宣浩晚上要来永寿宫，苏云熙面上一变，说：“今天不行，改日一定再来打扰姐姐。”

“是皇上要去永寿宫用晚膳是吗？”司徒烟微微一愣，轻声问。

看着司徒烟认真的表情，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说：“是啊。”

“是呀，云熙昨夜整晚侍寝，想必是因为皇上十分喜爱吧？今日到你那里用膳也不奇怪。这样的话，我自然是不便再留你了，那就……那就下次，下次好了。”司徒烟忽然一改刚才的豪爽之气，结结巴巴地道。

“姐姐……”苏云熙想要告诉她自己昨晚并未侍寝，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不过，云熙你可要小心啊。”司徒烟忽然拉住苏云熙的手，“你应该知道早上在钟萃宫中大家为何要陷害你吧？”

苏云熙点了点头：“嗯。大概是因为我整晚留宿养心殿的事情吧？”

司徒烟抿抿嘴唇说：“是啊，在这宫里谁若是太受宠爱太出风头，必然会招惹旁人的红眼和妒忌。以我三品婕妤的位份，当初皇上宠幸我的时候，德妃就没有少给我难看，不过我父兄在京为官，她也不敢太过分。虽然你已经连升两级，可毕竟也只是个小小的才人，家人又远在苏杭，今后遇事可一定要小心啊。”

看着司徒烟凝重的神色，苏云熙知道自己今后将要面对的困难，可又不愿让司徒烟担心，于是绽出一脸的笑意，对着司徒烟玩笑说：“姐姐如今真是长进了不少呢，云熙可要多谢姐姐提点了。”

怪不得皇上会如此喜爱云熙，毕竟是这么一个水灵剔透的晶莹人儿。看着面前笑盈盈如芙蓉一般盛开的美丽容颜，司徒烟怔了一下，轻垂了眼帘说：“你既然还有心思说玩笑话，我便放心了。”

坦诚相见1

天哪！他一定要用这么暧昧的口气吗？看着自己散落一地的衣服，苏云熙满面通红，紧闭了双眼。真希望自己此刻能晕过去，醒来时就不用这么尴尬……

苏云熙回到永寿宫时，平日里守在宫门口的小平子和小林子连个人影都没有看见。

含梅一脸怒容地高声说：“这奴才们也忒大胆子了。青天白日的不在各自的岗上守着，倒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含梅姐姐，我们在这儿呢。”听到含梅的呼喝，蕴兰、抱荷急匆匆地从内室跑出来，看到苏云熙也在院中，急忙道，“主子您回来了？”

“好大胆子的一群小蹄子，主子才出去多大工夫，你们倒偷了空闲去了，若是主子再晚些回来，恐怕就要自己动手倒水吃饭了！”不待苏云熙说话，护主心切的含梅已经怒声喝道。

“冤枉啊。”见含梅发怒，蕴兰、抱荷急忙跪倒在地道，“奴婢们不敢存有半点偷懒之心，只因皇上今晚要来，奴婢们便到内务府要了一大堆的东西过来，正忙着整理呢。还有些东西奴婢们一次拿不回来，才央了小平子他们去搬呢。”

“是吗？”含梅皱起眉头望着地上惶恐的两人。

“好了，好了，都起来回话吧，地上怪凉的。”苏云熙示意蕴兰、抱荷起来。

见含梅仍是一脸的怀疑，蕴兰嘟起小嘴冲着苏云熙说：“主子您随奴婢来看。”

苏云熙好笑地睨了含梅一眼，跟在蕴兰、抱荷身后走进内室。

只见原本清爽宽敞的大厅里每隔四五步便挂着一层淡粉色轻纱，轻飘飘地一直从大梁顶上垂到地面，整间屋子好像还飘荡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怎么回事？”望着眼前俗艳的场景，苏云熙诧异地问蕴兰。

蕴兰撅着小嘴，说：“皇上今晚不是要过来吗？这儿便是奴婢们为主子布置的抚琴阁，奴婢们燃了茉莉香，淡淡地飘在屋子里。主子抚琴的时候就坐在那当中，皇上就在这儿远远地看着。隔着这朦朦胧胧的轻纱，再和着那香气，主子一定会像极了神仙。”

“哦。”苏云熙睁大了眼睛。

“还有这儿。”蕴兰拉着苏云熙再往里走，指着墙围摆满了花盆和小烛台的小厅说，“这儿是皇上和主子用膳的地方，看着鲜艳的花朵和莹莹的烛光，皇上一定会非常喜欢主子。”

“哦。”苏云熙微微张大了口。

“主子，还有卧房，您来看。”蕴兰拉着苏云熙继续前行。

“好了！”甩开蕴兰的手，苏云熙好气又好笑地问，“这些都是谁教你们的啊？”

“是小田子啊，他在御膳房当过差。他说皇上到皇后娘娘那里用膳的时候，比现在还漂亮呢。”瞧她们布置得多漂亮啊，可主子看起来好像并不喜欢呢？蕴兰奇怪地说，“主子您不喜欢吗？”

“对！”苏云熙抿了嘴唇，勉强露出一丝苦笑，“我非常不喜欢呢。”

“这怎么办呢？奴婢和蕴兰姐姐弄了半天呢！”抱荷看着蕴兰，一脸的委屈。

“还能怎么办？没听主子说了不喜欢吗？当然是全部撤掉！”不等苏云熙开口，含梅已经恶狠狠地回道。

看着含梅，蕴兰扯着衣角嗫嚅道：“可是含梅姐姐，小田子说……”

含梅快走几步，来到蕴兰、抱荷跟前，猛地打断蕴兰的话：“主子平日里对你们太好了是不是？居然连主子的话都敢不听了？一个个都想造反吗？”

“奴婢不敢。”蕴兰、抱荷赶紧低了头。

“还愣着干吗？还不快去撤掉！”含梅大声喝道。

蕴兰、抱荷点了点头，急急地走了出去。

看着她俩惶急的背影，苏云熙淡淡地说：“含梅，这又是何必呢？她们本意也是为了我好啊。”

含梅猛地跪倒在地，说：“主子您是善心的人，可是在这宫中善心的人最不长命！这儿不比在家。这里没有什么人是好惹的，您能指望的，除了皇上的宠爱，就是宫里这帮奴才们。可是今日这帮贱婢敢把您的话当成是耳旁风，明日就能凌驾在您头上。他日为了站个高枝，指不定就会卖了主子您呢！含梅跟着主子一路走来，是绝对不能看到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今日奴婢冒死进言，为主子立威。逾越之处，请主子责罚！”

坦诚相见2

一直以来含梅都是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的，如今她的心事自己又如何会不知道呢？苏云熙轻轻摇头，扶起含梅说：“快起来吧，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含梅挣脱苏云熙的手，坚定地说：“不，奴婢确实逾越了，请主子责罚！”

苏云熙收回自己的手，面色一正，说：“刚教训过蕴兰和抱荷，现在你就想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是吗？”

“主子，奴婢……”见苏云熙似乎真的生气了，含梅急忙分辩。

苏云熙坐在椅上，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快给我起来！”

“主子，奴婢……奴婢……谢主子不罚之恩。”含梅颤抖着嘴唇说着，满怀感激地站起身来。

望着站在身边的含梅，苏云熙拉过她的手说：“在这儿，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你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不知道？怎么还能因为这个责罚你呢？以后不要这样了。”

“嗯。”看着苏云熙严肃的样子，含梅重重地点了点头。

“主子，皇上驾到了。”正在含梅泪眼婆娑的时候，小平子一路急跑进来。

“好了，快接驾。”从椅上起身，苏云熙拍拍衣裳迎了出去。

“臣妾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远远看到龙宣浩的身影隐在明黄色仪仗之下朝永寿宫走了过来，苏云熙便拜了下去。

“爱妃起身吧。”龙宣浩走近苏云熙，轻轻地托她起来。就在二人面对面的时候，他轻声说，“以后朕和你单独相处的时候，不用如此拘礼。”

感受到龙宣浩刻意制造的暧昧，苏云熙不着痕迹地挣脱他的胳膊，盈盈一拜，说：“臣妾遵旨。”

“朕刚刚说过不必拘礼。”龙宣浩眼中一丝光芒闪过，明白她刻意保持距离，呵呵一笑，再次靠近她说，“你是故意的呢。”

苏云熙并不理会龙宣浩的亲昵，微微一笑，身子微退，让出通路，说：“皇上辛苦一天了，快入座吧。”

“这是朕第一次到爱妃的永寿宫来用膳呢。”在椅上坐定后，龙宣浩开始四处打量。

“皇上，臣妾为您传膳吧。”苏云熙站在龙宣浩身后，微笑着说。

“也好。”龙宣浩轻轻地应了，拉了苏云熙坐在身旁，转向侍在门口的王立福说，“传膳。”

“是！”王立福行了一礼，高声唱道，“传膳！”

王立福话音刚落，已有十数个身着青灰色宫服的内侍鱼贯而入。只见他们右手托着用黄色的龙腾绣巾罩着的食盒，左手拿一条红绫绣的手巾，将食盒逐个摆放在永寿宫膳桌旁的长几上。站在龙宣浩身后的王立福立即上前一步，把盒中的菜品端出，取出一根银质细针探入菜中，见银针的颜色没有变化，才小心地将菜品摆上膳桌。

龙宣浩夹起一筷菜送到苏云熙面前说：“云熙快尝尝这道白肉炙鸭卵，这可是朕最喜欢的一道菜了。”

“臣妾谢过皇上。”苏云熙起身谢了恩，复又低头。听到龙宣浩直呼自己的闺名而不是用“爱妃”这个泛称，又想起自己昨晚侍寝未成，再看看龙宣浩此刻满脸的趣味，苏云熙一时之间有些想不明白。低头看着碟子中盛放的白肉炙鸭卵，她夹起一点儿放入口中品尝着。嗯，白肉清香，入口甜腻；鸭卵浓郁，回味无穷，虽然稍嫌油腻，口感却委实不错。她慢慢地品尝着，又赞同地点了点头。

“呵呵，”见她认同，龙宣浩大笑出声，又夹起一筷，“不要只吃那个，还有更好吃的呢。云熙再尝尝这菜的味道，也是不错呢。”

“嗯。”看着龙宣浩夹菜过来，苏云熙抬眼轻笑了一下，等着龙宣浩落下筷子。

见苏云熙举箸等候，龙宣浩朗眉一耸，笑说：“张口，朕来喂云熙。”

“皇上……”看着递到口边的食物，他要哺食吗？苏云熙愣了一下，这是不是太过暧昧了？

见苏云熙迟疑不决，龙宣浩手中的象牙箸又微微向前递出少许，说：“这儿是朕的后宫，云熙是朕的爱妃，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看着递到嘴边的食物，望望四下里侍立着的宫女内侍俱是一脸憋得很辛苦的笑容，苏云熙秀眉微蹙，再抬眼时已回复了常色，微一张口便将菜含入口中。

坦诚相见3

“哈哈，朕亲自喂的菜味道一定更好吧？”满意地看着苏云熙将菜咽下，龙宣浩抚掌大笑，赶忙又是一筷送来，“云熙张口。”

听到宫女内侍们终于憋不住的轻笑声，再看龙宣浩脸上浓郁的笑意和眼中若有若无的倨傲神情，这样的亲昵似乎有点儿刻意而为的痕迹。苏云熙心中一动，忽然明白：他是故意想看到自己忸怩、尴尬的样子吧？否则何必刻意一而再地在宫人面前表演对自己的宠爱呢？他是君，她是臣，君命臣岂可违？更何况他只是想要看到她尴尬而已，娱乐帝王本来就是臣子的责任，那她配合一下又有何妨？苏云熙面上一笑，满眼的娇羞，嗔声道：“皇上，这么多人呢。”

看到苏云熙忽然之间满面的娇态，龙宣浩微微一怔，随即呵呵笑着放下食箸，转头说：“是啊。你们这么多人在这儿，恐怕朕的苏才人会害羞呢。都下去吧，留下小福子殿外伺候就行了。”

待宫女内侍退下后，龙宣浩一把拉过苏云熙说：“好了，现在只有朕和云熙两个人了，云熙来为朕布菜好不好？”

被龙宣浩强行按坐在他的腿上，苏云熙浑身一紧。她夹起一箸菜，满满地送入龙宣浩口中，见他因嘴里塞满了菜而不得不费力咀嚼的样子，她“扑哧”一笑说：“皇上慢点吃哦，小心噎到呢。”

“嗯。”龙宣浩含混不清地应着。他知道她故意塞给他满满的食物，是为了堵住他的嘴，而他也确实被堵住了嘴。

苏云熙从龙宣浩怀中挣出，赶忙递上一杯水以帮助他下咽。她站在龙宣浩对面，盈盈笑着说：“臣妾虽然入宫不久，但也明白吃饭时一定要食不满口、嚼不做声等等，怎么皇上您却……”看到龙宣浩望向自己，苏云熙话音微微一顿，掩口笑道，“难道皇上没有听说过吗？”

龙宣浩艰难地咽下口中满满的食物，满面笑容地轻点上苏云熙的额头，说：“朕今日如此失态，还不都是因为你！”

苏云熙轻轻拉过龙宣浩点在自己额头上的手，嘟起嘴唇，假意地嗔怪道：“臣妾从来没有喂过别人嘛，哪儿知道皇上一口吃不下这许多？再说这儿只有皇上和臣妾两人，哪儿有什么失态之说？”

“是吗？”龙宣浩反手抓紧她的手，微眯了眼睛说，“云熙可还想吃什么？朕来喂你啊。”

看到龙宣浩深邃的眼眸之中隐约闪过一丝精芒，苏云熙知道他如果再夹菜喂自己的话，恐怕自己真的会失态呢。她嫣然一笑道：“臣妾素来胃口不好，今日已是用了不少，怕是已经吃不下了呢。”为了加强效果，她更是费劲地从龙宣浩的掌中抽出手来，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云熙和朕真是心有灵犀呢，朕也吃饱了呢。”龙宣浩了然地挑起眉毛，重新抓过她的双手，道，“时辰也不早了，咱们就歇下吧？”

想起前日龙宣浩的热情，她忽然轻颤了一下，定定地望着龙宣浩。遇上他探寻的眼光时，才惊觉自己的眼神太过直接，于是赶忙垂下眼眸，“皇上是说在臣妾这儿吗？”

龙宣浩抬起她的脸，轻轻抚摸着她耳侧的发丝说：“时辰已经不早了，再回甘露殿或是养心殿恐怕要耽搁不少时辰呢，朕不想动了，就在这儿歇下吧。”

明明是深情无限的声调，可为何她却似乎从他的眼眸中看到依稀的笑意？苏云熙对上龙宣浩的眼睛，迟疑片刻才说：“臣妾遵旨。”

环紧怀抱，用自己火热的胸膛贴上身前那片柔软，感受到苏云熙微微的战栗，龙宣浩满足地呢喃着：“朕真是怀念云熙身上特有的清香呢。”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付诸流水，自己仍是入宫为妃，那就是天意如此！既然这样，那么早晚都会有这样的一天，也无谓了。记得含梅曾问她是否不希望得到皇宠，当时她没有回答，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现在她却知道了，希不希望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她已身处后宫中，又如何能够脱出红尘外呢？看着龙宣浩志在必得的样

子，苏云熙心头一定，脱出龙宣浩的怀抱，轻咬了贝齿，转身说：“皇上，请让臣妾为您带路。”

“皇上，请坐。”苏云熙领着他来到内室，示意他坐下。

坦诚相见4

龙宣浩轻轻一笑，在床沿坐下，微眯了眼睛说：“云熙为朕宽衣吧。”话音刚落，便又张开双眼，望向慢慢蹭过来的苏云熙，戏谑地说，“通过前日的试练，想必云熙宽衣的技术有所长进了吧？”

见他打趣自己，苏云熙挤出一丝笑容，哆嗦着抚上龙袍的衣襟处，轻声道：“应该是吧。”

见他径直坐下只是望着自己，她紧抿了嘴唇，死死盯着他的衣服。等到终于挨不过了，才慢慢腾腾地走到他的身后，取下紫金冠，散开缚紧的发，再一颗一颗地剥开袍子的盘扣，又小心地解开内裳上的千秋结……

终于脱光了他上身的衣服，她轻轻呼了一口气。看着龙宣浩赤裸且精壮的上身，她觉得脸蛋开始隐隐发烫。她不敢去看他脸上此刻的表情，只得盯着他下身的长裤发呆。她真的要亲手为他脱掉长裤吗？

天啊！苏云熙顿了顿手，偷偷抬眼望去。只见龙宣浩气定神闲地坐着，正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盯着她看，似乎正等着她动手。刚近四月的天气，他也不怕她动作太慢而受了凉？！她咽了一口唾沫，满脸通红地将目光努力集中在他的长裤上。

终于，苏云熙慢吞吞地将双手放上他的裤腰，开始认真地解那复杂的万字结。这个结好像……确实非常地复杂，因为她摸索了半天仍是没解开。

苏云熙收回双手，低垂了头，嗫嚅道：“臣妾实在是打不开这个结，现在天气还凉，为了皇上的龙体着想，不如皇上您来打开如何？”

“好啊。”听到她求救，龙宣浩呵呵笑着，拉着她的手放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说，“手放在结上，眼睛却看在别处，云熙当然解不开。”

“哦，是，是啊。”她的眼光恍惚于自己双手碰触的精赤胸膛，至于他说了些什么，她根本没有听到。

龙宣浩将嘴唇附到她的耳边，轻轻呵着热气，说：“看来云熙并没有进步啊，那就让朕来教你吧。”

“哦……嗯。”躲开使她发痒的人，她抬眼望向他，看到他满眼的情欲，忽然想到他和她此时的处境，连忙慌乱地别开眼睛。

“专心一点儿。”看出她的慌乱，他呵呵笑着，摆正了她的头。

“是。”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面对他，为何她却丝毫没有进步？真是没有用！忽略掉被龙宣浩刻意抚摸着的酥痒，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命令自己努力集中精神盯着那个复杂的万字结。

天哪！居然这么简单？！见龙宣浩只是轻轻一拉，那看似复杂的万字结便松垮垮地散落开来。苏云熙不敢相信地望向龙宣浩。

“只要窥得其中奥妙，就是这么简单！”仿佛能够听到她的心声，龙宣浩微一挑眉，满意地看着她目瞪口呆的样子，“其实万字结的下面是一个活扣，轻轻一拨就能解开。”

“哦，皇上，臣妾，臣妾自己来。”苏云熙惊叫着躲开龙宣浩的双手。

“还是朕来吧。”不顾她的闪躲，龙宣浩一只手捉住她，另一只手灵巧地解开她身上的束缚。

看到她的紧张和僵硬，龙宣浩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她，手上速度丝毫不减地欺近身来，轻声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可是如果依着云熙的速度，恐怕光是脱衣服就要等到天亮了。”

他的话语中满是诱惑，让她不由得联想到两人裸裎相见的场面。天哪！他一定要用这么暧昧的口气吗？看着自己散落一地的衣服，苏云熙满面通红，紧闭了双眼。真希望自己此刻能晕过去，醒来时就不用这么尴尬……

苏云熙感觉肩上一凉，最后一件衣服被他除去了。睁眼看去，自己只着了一件单薄的小衣，正被龙宣浩抱着走向软榻。

感受着身下床榻传来的柔软、舒适，她紧紧闭上双眼。身边的床榻似乎轻陷了一下，她知道一定是龙宣浩坐了上来。她紧张地轻轻颤

抖着，不敢睁开眼睛。

看着她颤抖的睫毛，龙宣浩呵呵笑着吻上她的眼皮，轻轻说：“云熙可真美呢，朕一定要好好欣赏一番。”

接下来便是一连串连绵不绝的轻吻铺天盖地地袭了上来，身体也被龙宣浩微凉的手指四处轻抚。面对龙宣浩的火热，苏云熙轻轻地战栗着……

所有的一切就像养心殿侍寝那晚一样。

就在她觉得龙宣浩的热情已经全部燃起的时候，他却忽然离开了她的身体，静静地躺在她的身侧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少顷之后，龙宣浩才翻身靠近了她的耳边，吹着热气说：“朕不想勉强你。”

苏云熙浑身一凛，他说他不想勉强她？那他的意思是？她可以理解为今晚又能平安度过吗？既然如此，今晚为何还要来永寿宫呢？他到底想干吗？放心之余，她实在感到奇怪。

龙宣浩慢慢抚上她的脸颊，说：“睁开眼睛，朕喜欢看着你的眼睛。”

苏云熙在龙宣浩的掌中慢慢张开眼来，疑惑地望了过去。面前的这双眼眸中没有激情，没有欲望，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肯定，满满的志在必得。

龙宣浩轻轻抚着苏云熙的脸颊，指尖停留在她唇边，说：“朕要等到你心甘情愿的一天。”

等到她心甘情愿的一天吗？就这样吗？她面前这个拥有天下女子的当朝天子居然说要等到她心甘情愿的一天？看着龙宣浩翻身下床，她撑起身子，忍不住出声：“皇上……”

龙宣浩回过身来，双手捧着苏云熙的脸，说：“你是在挽留朕吗？那朕就不走了。”

“啊？”苏云熙奇怪地盯着复又坐下的龙宣浩，迅速地躺下，闭上眼睛，用锦被将自己盖住。

“哈哈……哈哈……”看出苏云熙的抗拒，龙宣浩收回双手，大笑出声。

听见龙宣浩的笑声越来越远，苏云熙放心地张开眼来，正看到龙宣浩离去的背影。他和自己想象中的真的不一样呢。

她将身体蜷缩在被中，感受着火热的身体慢慢凉了下来。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被猫耍弄了的小老鼠，可是她仍是笑了起来。

又生波澜1

苏云熙来不及反应，只有瞪大了眼睛看着茶盏朝自己飞来，等待着意料中的灼痛。

想必这只横空飞来的茶盏才是今天这次闲聊的主题！原来刚才貌似平和的一切都是为这只茶盏的合理出现而做的铺垫。此刻，她终于明白了。

苏云熙歪坐在塌上，任由含梅一双巧手在自己的头发上任意翻飞。

“今天奴婢给主子梳个反绾百花髻吧。”含梅虽是询问的口气，可手上已经开始上下翻转，一定要将苏云熙的满头乌云挽出一个漂亮的发髻来。想起昨天皇上离开时特意的交代，她就忍不住满心喜悦。虽然自己弄不清楚主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思，但是在宫里头能够得到皇上的宠爱终归是件好事。如今主子接连被皇上宠幸，其宠爱可见一斑。

“好啊。”从镜中看到含梅一副喜上眉梢的样子，苏云熙不打算和她再解释什么。心中却道：如果含梅知道龙宣浩临走时说起过今晚还会过来的话，不知道还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含梅喜滋滋将苏云熙浓密的头发全部拢住，再分股，辫花，反绾……不多时，一朵盛开的花儿便绽立于苏云熙的后脑之上。含梅小心地用福拢梳将头发固定住，任由拢梳两侧垂下的两条珍珠流苏随着头部的晃动而摇曳生姿。

“真好看，主子您看呢？”含梅退后一步欣赏着。

“好看是好看，可是会不会太华丽了？”苏云熙看着镜中的自己，微微皱了皱眉头。

“哎呀，主子。”含梅放下手中的镜子，嗔道，“哪儿华丽了？宫里哪位娘娘不是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主子总是打扮得太素净了。”

“可是一会儿还要到钟萃宫请安……”抚上脑后的发髻，苏云熙迟疑道。

“能有什么关系？皇后娘娘还能因为一个发髻找您麻烦吗？”有了皇上的宠爱，谁还敢如此明目张胆？想起皇上临走时还不忘说什么‘让你家主子多睡一会儿’，含梅就觉得自己主子已经有了坚不可摧的靠山，“再说若是此时换发髻的话，时间一定来不及，恐怕到时候皇后娘娘就更有借口了呢。”

“也罢，换衣服吧。”见含梅说得也有道理，苏云熙站起身来。

主仆二人来到钟萃宫时，时辰还早。知道自己没有来迟，苏云熙稍稍放宽了心。

已有一些早到的妃嫔正在殿上小声说笑，见苏云熙进来，目光刷的一下便全部集中了过来。其中有知道苏云熙接连侍寝，并且在皇后和德妃面前都能占了上风的艳羡；也有对她这番行为冠上一个狐媚惑主之名而嗤之以鼻不屑的。

任由旁人肆意的目光上下逡巡，苏云熙只是低垂了眼帘，在众人的注视中静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等宫妃们都来得差不多的时候，皇后才在贴身侍女景儿的搀扶下款款而来。她缓缓走上正殿的高台，在椅子上坐定，一派雍容华贵的样子。等殿下众人行礼过后，她才懒懒地示意众人起身。

见皇后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一向擅长察言观色的昭容刘月英开口说：“娘娘的身体可有不爽？怎么脸色不大好的样子？”

“可不是吗？一起来本宫就觉得身体乏乏的。”听到刘月英的关心之声，皇后抚了额头，轻道。

皇后此言一出，殿上众人皆是纷纷关切。

“娘娘日夜操劳于后宫，可不是费心费神吗？真是辛苦了呢。”

“娘娘可要保重身子啊，若是病了的话，只怕咱们这后宫会乱作一团呢！”

“娘娘可有召太医过来诊治？一定要及早医治才好啊。”

苏云熙抬眼一望，争着对皇后表示关心的几名妃子，都是平日里在钟萃宫走动较为密切的。不知道皇后今天唱的是哪出？苏云熙仍旧垂着头，眉头却轻轻皱了起来。

皇后满意地看着殿下，缓缓挥了挥手，止住大家的示好，说：“本宫今日身体实在不适，大家各自散了吧。”说罢便起身欲回内堂。

苏云熙随着人群跪了下去：“臣妾告退。”

行礼起身后，听着身边宫妃纷纷议论着皇后的病情，苏云熙转头对含梅说：“咱们这就走吧。”

“云熙。”身后传来司徒烟的唤声。

“司徒姐姐。”苏云熙回过身来，看见司徒烟带着含秀正朝自己走来。

司徒烟快步过来，轻轻挽住苏云熙的手臂，说：“左右也是无事，不如到凌波宫去坐坐。”

“好。”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

“中午留在我宫里用膳吧，今日你可不能再有借口了吧？”司徒烟轻轻斜睨了苏云熙一眼，笑道。

“好啊，今日就陪姐姐，尝尝凌波宫里的饭菜是不是比我那里的更美味。”迎上司徒烟的笑脸，苏云熙也是满面的笑容。

说笑间，二人已经走出钟萃宫。司徒烟朝左右看了一眼，低声说：“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说病就病了？云熙你说皇后娘娘这病是真是假？”

看着司徒烟认真的样子，苏云熙一笑，“真假与我姐妹何干？”

听了苏云熙的话，司徒烟愣了一下，忽然笑了起来，“还是云熙？得好！管她真假，与我姐妹何干？”

又生波澜2

听到司徒烟像从前那样大咧咧地说话，苏云熙顿时感到无比亲切，“扑哧”笑出声来，身后的含秀和含梅也是相视而笑。

“苏才人请留步！”正在司徒烟、苏云熙主仆四人闲谈甚欢的时候，一道女声硬生生地闯入，打断了暂时的欢笑。

是叫自己吗？苏云熙松开挽住司徒烟的手，回过身来，望着身后急急追过来的景儿。

“还好是追上了，苏才人好快的脚程啊。”景儿快步来到苏云熙面前，冲着司徒烟和苏云熙微微福了一福，“奴婢见过司徒婕妤，见过苏才人。”

“罢了罢了，你刚才可是在唤苏妹妹？”司徒烟不耐地打断了景儿。

“正是。”景儿站起身来，嘴里回着司徒烟的话，眼睛却定定地望着苏云熙，“奴婢来请苏才人移驾钟萃宫，我家娘娘有请。”

“皇后娘娘？”皇后请她？苏云熙惊疑地望向司徒烟，正对上一双同样惊疑的眼睛。

司徒烟忽然一笑，转向景儿说：“景儿姑娘，不知道皇后娘娘宣苏妹妹有何事呢？”

景儿微微一笑，歪了脑袋，说：“皇后娘娘的圣意，奴婢可不敢妄自揣测。”

“主子？”听到景儿的话，含梅浑身一惊，一只手抓上了苏云熙的胳膊。

看出苏云熙的迟疑和含梅的紧张，景儿弯腰福了一福，催促道：“怕娘娘已经久等了，苏才人请移驾吧？”

身为皇后贴身的侍女，如果她都不敢妄自揣测的话，还有谁能有这个资格呢？她这么说，无非是想让自己担心罢了。也罢，去了自然

就知道是什么事了。苏云熙微微一笑，用力握握含梅的手，示意她不必担心。

“主子不必惊慌，想来不过是找苏才人聊聊家常罢了。”感觉到司徒烟的紧张，含秀安慰道。

司徒烟看着苏云熙的背影，说：“希望只是闲话家常才好。”

进了钟萃宫的门，景儿将苏云熙和含梅引进花厅，说：“苏才人请稍候，容奴婢前去通禀。”

“是。”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

见景儿转身出门不见，含梅才敢上前一步，询问道：“主子？”

“既来之则安之。”苏云熙回了含梅一个肯定的眼神，示意她站好。

“哎哟，这不是苏才人吗？”刘月英一个人从钟萃宫花厅后的内室转了出来，看见苏云熙正坐在椅上，笑咪咪地走了过来。

“云熙见过刘昭容。”刘月英身为九嫔之一，是龙宣浩身为太子时府中的旧人，如今又能在皇后的钟萃宫中来去自如，自然身份非同一般。苏云熙见她和自己打招呼，赶忙起身行礼。

刘月英迎着苏云熙过来，满面笑容说：“前日里没有仔细看清楚，如今细细端详了，才看清苏才人果然是生了一副好相貌啊，怪不得皇上夜夜流连呢。”

原来又是一个争风吃醋的，苏云熙无奈地一笑：“昭容娘娘过奖了。”

刘月英来到苏云熙跟前，伸手探上苏云熙的发髻：“哟，瞧瞧苏才人今日这个发髻，可真是好看呢。才人妹妹身边的人儿可真是巧手啊。”

苏云熙小心地躲过刘月英伸来的手，微微低头说：“昭容娘娘实在是过奖了。”

刘月英悻悻地放下手，说：“罢了，罢了，本来想和才人妹妹亲近亲近的，可如今瞧你也是个不愿意和我说话的，不难为你就是了。”

“昭容娘娘错怪云熙了，云熙是奉皇后娘娘旨意在此候见的，如果发髻凌乱的话，想必皇后娘娘会责怪云熙不敬之罪，所以……”对着刘月英貌似受伤的表情，苏云熙也是一脸的恳切。

“哦？原来在才人妹妹眼中，本宫就是这么一个不明是非，叫人害怕的皇后娘娘啊！”一道红色人影从内室走出。

“臣妾不敢，臣妾见过皇后娘娘。”刘月英正点头，忽然听到皇后的声音，赶忙和苏云熙一起伏地行礼。

“都起来吧，这会子又没有外人。”皇后轻轻扶起苏云熙。

“谢皇后娘娘恩典。”苏云熙缓缓起身，偷偷望了一眼刘月英。皇后如此亲昵地对待自己，而她居然没有反应。这可就奇了。从刚才短短几句话中不难听出刘月英并非大度之人，她和皇后同是龙宣浩身为太子时的旧人，如今情谊又非同一般，可现在皇后只扶了自己，而刘月英脸上并无任何不悦之色。

又生波澜3

“妹妹们都快坐吧。”皇后退后一步坐了下来，也示意苏云熙和刘月英一同坐下。

苏云熙坐下后，说：“不知皇后娘娘召云熙前来有何吩咐？”

“才人妹妹严重了，哪儿有什么吩咐啊？”皇后轻轻一笑，“只是随便聊聊家常。”

“可不是吗，才人妹妹想多了。”一旁的刘月英急急地附和道。

既然是聊家常，那就聊好了，苏云熙也是微微一笑，说：“不知皇后娘娘身体如何了？可召了太医诊治？”

皇后说：“已经召了，说话工夫就到，才人妹妹可真是费心了呢。”说着又捧起桌上的茶盏，轻轻沾了沾嘴唇，继续说，“这会儿召了妹妹过来没有旁的的事情，只是本宫觉得还是将前日的误会说开为好。”

苏云熙抬眼望向皇后：“皇后娘娘是说……”

“就是前日德妃姐姐摔倒的事情嘛。”不等皇后回答，刘月英已经站起身来，接着说，“其实当时都是误会，德妃姐姐身怀龙裔，咱们大家谁不宝贝？皇后娘娘她身为六宫之首，当然是更加紧张。当时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谁也没有看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听德妃姐姐说是才人妹妹推撞才几乎摔倒，皇后娘娘自然就信以为真了……”

原来这么一番作态，只是为了撇清前日德妃摔倒的诬陷之事啊，怪不得呢。苏云熙稍稍放宽了心，笑盈盈地说：“前日之事只是一场误会而已，云熙早就没有放在心上了，请皇后娘娘和昭容娘娘不必挂心。”

皇后说：“好好好，妹妹说得好，误会而已。本宫就知道被皇上如此宠爱的才人妹妹一定不会黑白不分的，可不是吗。”

至于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挂在嘴上念叨吗？两个晚上的宠幸就能让身为六宫之主的皇后羡慕如此，难道帝妃之情竟然淡薄如斯吗？

苏云熙感叹着皇帝的寡情，嘴上却说：“云熙是个新人，想必皇上也是一时贪鲜而已。”

“才人妹妹可真是明事理。”刘月英笑逐颜开地表示着她对苏云熙的欣赏。

皇后高声说：“瞧瞧本宫糊涂得，两位妹妹坐了这么久了，居然连杯热茶也没有，真是失礼。”

苏云熙说：“皇后娘娘不必客气。”听听刘月英刚才那句话，可真是高明得紧呢。表面上是夸奖她通情达理，实际上是暗示她不要因为皇上一时的新鲜而恃宠而骄吧。

“应该的，这事若是传了出去，还不叫其他妹妹笑话？”皇后扬了扬手，“景儿？”

“娘娘。”一个宫女急匆匆闪了进来。

皇后说：“还不上热茶！咦？是玉珠啊，景儿那个丫头呢？”

玉珠正要转身去取茶水，听到皇后发问，转过身来回道：“回娘娘，景儿姐姐唤了苏才人后就到太医院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快去！”皇后不耐地挥了挥手。

“皇后娘娘可不要藏私哦。”刘月英一脸神秘地转向苏云熙说，“咱们姐妹真是有口福了呢，才人妹妹可知道皇后娘娘这儿什么东西最金贵？”

见刘月英满脸的兴奋，苏云熙只觉得好笑，问：“昭容娘娘莫非是说茶？”

皇后笑眯眯地说：“昭容妹妹又浑说了，倒叫才人妹妹笑话。”

“哪里浑说了？整个后宫之中谁不知道皇后娘娘宫里的茶叶最好？”刘月英说着冲苏云熙眨眨眼睛，“等会子，才人妹妹可要好好品品呢。”

“嗯。”面对刘月英看似亲密的表现，苏云熙十分配合地点了点头。这个刘昭容和皇后一向交好，她在皇后面前如此自然、随意并不奇怪，可自己和她们却并不相熟，甚至可以说是小有恩怨，怎么她们

也会待自己如此亲切？只是单纯地示好吗？从刚见面时的略有敌意到现在的亲昵无间，如此前倨后恭，这个刘月英的变化实在太奇怪了。

“娘娘，上好的碧螺春。”三人说笑间，玉珠捧着一个托盘走了上来。

“哎哟，我可要好好尝尝呢。”见玉珠进来，刘月英兴奋地站起身来迎了过去，“给我给我，我可是等不及了呢。”

“瞧你的馋样儿，哪儿像是个昭容娘娘，才人妹妹莫要见笑啊。”皇后满面笑容地对着苏云熙道。

“哪里哪里，云熙倒觉得昭容娘娘一片稚子之心颇是可爱呢。”看着站在自己身侧欲端茶盏而一脸焦急表情的刘月英，苏云熙微笑道。

“有一点儿烫，昭容小心。”似是见惯了刘月英在钟萃宫中的随意，玉珠笑呵呵地道。

“哎哟！”一声大叫，满室的和气霎时之间被打破。

苏云熙心头一惊，顺着声源望了过去，只见刘月英像是被烫到似的，大叫着甩开茶盏。于是那个由大齐官窑精心烧制、上色的淡青色茶盏连同烫人的茶水一齐朝苏云熙飞了过来。

苏云熙来不及反应，只有瞪大了眼睛看着茶盏朝自己飞来，等待着意料中的灼痛。想必这只横空飞来的茶盏才是今天这次闲聊的主题！原来刚才貌似平和的一切都是为这只茶盏的合理出现而做的铺垫。此刻，她终于明白了。

又生波澜4

只听“哐啷”一声，就在大家都愣愣地看着那只精美的茶盏飞过来的时候，含梅大叫着夺步而上，从后面将坐在椅子上的苏云熙推倒在地，自己也急急地俯身上去。

“啊！”在桌椅板凳摔倒一地之后，紧跟着便是含梅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含梅，含梅！”感觉到身上的含梅一阵挣扎之后没有了动静，苏云熙这才猛地反应过来，大叫着翻身起来将含梅抱在怀中。

“来人啊，快快快！”皇后惊慌地叫着。

为何要这样对她？她并不想争夺什么宠爱，龙宣浩也根本没有真正地宠幸过她，她才没有受宠！抬头看了一眼皇后和刘月英，再低头看着含梅煞白了脸，紧闭了双眼躺在自己怀里，苏云熙鼻上一酸，晶莹的泪水夺眶而出：“含梅，你醒醒啊。”

“看样子烫得不轻啊，快带含梅到内室把衣服换了。”刘月英急急蹲下身子，将含梅从苏云熙怀中带出，交给身边两名宫女左搀右扶着。

“妹妹别怕，本宫已经宣了太医，马上就到了。”皇后扶起苏云熙，前后打量着问，“摔疼了吧？妹妹可有什么地方不适？”

“没有，没有，快看含梅啊！”抓住正在前后检查自己有无受伤的皇后，苏云熙大叫出声。

“妹妹别慌，太医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皇后用力掰开苏云熙的胳膊，冲着愣在一旁的玉珠喝道，“不上心的小蹄子！找死呢？给本宫拖了下去狠狠地打！”

“是！”听了皇后的命令，两名内侍上前来，直接拉了玉珠下去。

“娘娘，娘娘，饶命啊！”玉珠硬生生地被拉了下去，只留下恐惧的喊声在殿上回荡。

等太医为含梅诊治上药过后，皇后安排了钟萃宫里的玉屏、玉宝、小荣子和小海一起送苏云熙主仆回永寿宫。

刚到永寿宫门口，早得到消息的蕴兰、抱荷、小平子、小林子和小田子已经候在外面了。看见苏云熙和含梅回来，便一拥而上。

遣走了钟萃宫里的人，大家齐手将含梅抬上床去。因为烫到了后背和脖颈处，所以只能让她趴着。

安置好含梅之后，小平子、小林子和小田子还能安静地等着苏云熙说话，蕴兰、抱荷已经七嘴八舌起来。

“主子，主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好的，就会烫伤了呢？”

“很严重吗？含梅姐姐怎么还不醒来呢？”

“主子，含梅姐姐只是茶水烫伤吗？很奇怪啊，茶水烫伤不会这么严重吧。”

“主子，您不会也受了伤吧？”

“不，我没事。”苏云熙猛地一惊。对呀，只是茶水造成的烫伤吗？不到四月的天气，又隔着衣服，就算是滚烫的茶水泼上去，也不至于严重到昏迷不醒的地步啊。

苏云熙心念一转，说：“小平子、小林子、小田子，你们三个出去，该忙什么还忙什么去。蕴兰、抱荷在这儿就行了。”

“抱荷去升盆火来，蕴兰去寻把剪刀过来。”苏云熙关上房门，来到含梅床边。

抱荷急忙跑了出去。蕴兰也不敢问，乖巧地递上一把剪刀。

在钟萃宫时只顾着询问含梅的伤势是否严重，连谁帮含梅换的衣服，谁做的包扎都没有注意，只记得含梅背上一片红肿，其他什么都没有记住。刚才听了蕴兰、抱荷的唠叨，苏云熙才觉得有必要认真地检查一下含梅的伤势。

她小心地剪开含梅背上的衣服，轻巧地揭开太医已经包裹好的纱布。只见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肿加红泡，从颈部连到两肋。苏云熙心中

咯噔一下，这伤势确实不像是热水所烫。

衣服在钟萃宫已经换过了，就算是有什么蛛丝马迹，只怕也已被毁灭了吧？居然能想到帮含梅换衣服，还真是心思缜密啊。到底是什么东西烫伤的含梅呢？苏云熙小心地将纱布复原，轻轻为含梅覆上被子。

又生波澜5

苏云熙抬手抹掉眉头上的微汗，说：“蕴兰、抱荷，含梅的伤势不轻，只怕要歇上几天了，你们一定多照顾她。”

“主子放心！”蕴兰、抱荷同时答道。

“咦？”蕴兰扯过了苏云熙的衣袖，“奴婢记得主子今天早上才换的衣服，还没有用膳，怎么会有油渍？”

“油渍？”苏云熙低头望向自己的衣袖。湖蓝色的右衣袖后侧，确实有一块不大的深色斑点，只不过因为衣服颜色较深而不大明显。

举起袖子放在鼻尖轻嗅，淡淡的猪油味道。

苏云熙皱起眉头，怪不得含梅会如此严重！居然用茶盏装了滚烫的猪油！想必是早就计划好了的吧，否则怎么会配合得那么天衣无缝？连衣服都记得帮含梅换掉？若不是她的衣服颜色较深，使得含梅挡住自己时溅上的这一点儿油渍不甚明显，恐怕连她的衣服也会被换掉吧？

说什么解释前日的误会，原来是为了保证今天所设计的陷阱顺利地进行！

原本这盏特别的“热茶”是预备了来招呼她的啊，却让含梅这个傻丫头顶了个儿了。苏云熙只觉得鼻子发酸，望着仍旧昏睡不醒的含梅喃喃自语着：“傻丫头啊。”

“主子，只要您没有伤着就已是万幸了，奴婢这给您拿来衣服重新换了吧？”看到苏云熙垂泪，蕴心兰中也觉得一酸。抱荷已经伶俐地取了衣服递过来。

拿着苏云熙换下来的衣服，蕴兰仔细地检查一遍过后，抬头说：“主子，油渍就是袖子上有一块，但是随身的锦帕不见了。那块可是上好的苏绣锦帕啊，准是那帮奴才们趁乱给刮了去，真是太过分了！”见含梅已经昏迷不醒，苏云熙衣物中又少了东西，蕴兰满心的愤愤不平。

“不过是块帕子，不见就不见了把。”苏云熙静静地望着含梅，无心那些身外之物。

“还不快点收拾！”将钟萃宫弄得满室凌乱，却还是让她躲过去了！皇后满心的火气无处发泄，一掌重重拍上小桌，高声呼喝着宫女们。

“娘娘不要生气啊，这次是她命大，下次一定不会了。”刘月英望着盛怒中的皇后，退后一步，满脸的谄媚。

“还想有下次？你以为她是笨蛋吗？”皇后冷眼望向刘月英。她千算万算，自以为是个天衣无缝的计策，却还是漏算了苏云熙身边居然有这么一个大胆忠心的丫头。

“娘娘息怒。”刘月英抿了嘴唇，不敢大声。

“本宫累了，都下去吧。”皇后垂下眼帘，起身朝内室走去。

“恭送娘娘。”刘月英恭敬地说，眼中却有一丝精光飞快地闪过。

都是这个刘月英！说什么前日里殿上苏云熙在龙宣浩面前得了上风，今后定不会把皇后放在眼里，必要挫其锐气；说什么绝对不能让一个小小的才人爬到她的头上；说什么计划万无一失……

她居然还都相信了？先是默许刘月英的计划，然后授意玉珠将滚烫的猪油用茶盏盛来，再看着刘月英佯作烫伤将茶盏抛向苏云熙……

皇后半掩着面孔斜靠在贵妃榻上。想起昏迷的含梅，想起太医上药时欲言又止的表情，想起含梅背上那片红泡。如果当时茶盏是按原计划砸上苏云熙的话，恐怕那一张脸蛋就全毁了吧？

其实她不过是个小小的才人而已，如今的宠爱也只不过是皇上一时新鲜而已，她未必见得会变成第二个王德妃啊。

又生波澜6

其实自己只是讨厌苏云熙而已，恨她顶着一张清秀无匹的脸蛋在皇上面前装傻扮痴，也恨皇上偏偏就吃这一套！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至今仍是一无所出，如果不是因为皇上已有月余没有到过钟萃宫，却接连两晚宠幸于她的话，那自己也不会胡思乱想，也不会听信刘月英的什么计划，所以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根本不能怪自己！只能说苏云熙的命不好，为何她非要在自己最失意的时候最得意！

“娘娘，趁热喝了这安神散吧。”正在思虑间，景儿端了托盘走进来，“您连续几天都没有睡好呢。”

“景儿！”皇后唤住景儿，顿了顿才说，“今次听了刘昭容的话，不知道对是不对？”

“无论对或不对，总归是帮娘娘出了口恶气。”景儿来到皇后身旁，将汤药放在榻前的小桌上，轻轻揉捏着皇后的肩膀，口中却是满满的恶毒，“娘娘不是最讨厌苏才人平日里装就的低眉顺眼，骨子里却又一副狐媚的样子吗？毁了那张脸的话，皇上就不会再喜爱她了吧？”

“你也这么说？”皇后茫然地抬起头来，看到景儿满眼的坚定，脑海中浮现出苏云熙那张年轻、充满活力又总是挂着淡淡笑容的脸，握紧了拳头，狠狠说，“对，就是应该毁掉那张脸！”

“嗯。”景儿重重地点了点头。

“景儿，”皇后略一沉吟，继续说，“稍后拿上一些礼物和药品到永寿宫去一趟吧。”虽然只是个丫头，可毕竟是在钟萃宫出的事，如果一点儿表示都没有的话，怎么不叫人质疑？

“是，景儿明白。”景儿恭了恭身，答道。

圣意难测1

因为她的冷漠，想是已经倦了吧？虽然才两晚而已。毕竟后宫之中佳丽无数，想必除了她之外，其他人都是软语温言，一派柔情吧！说什么要等到她心甘情愿，那一瞬间，她还真的有点儿动容呢。

“今日下朝时间尚早，皇上可是要到苏才人那里用午膳？”随着龙宣浩步出太和殿，王立福出声提醒着。

龙宣浩呵呵一笑，回身说：“鬼灵精！明知故问。”

见龙宣浩心情不错，王立福嘿嘿一笑，高声唱道：“摆驾永寿宫！”

“皇上今日心情不错，可是有什么高兴事儿？”王立福试探性地问。刚才早朝上，不是大臣奏说前方战事吃紧，我军正在连番败退吗？怎么皇上看上去反而一副高兴的样子呢？

龙宣浩回身望着王立福，面上浮起笑容，淡声说：“朕似乎已经看到了我大齐扫平边关，取得全面胜利的未来。”

“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呢，恭喜皇上终于可以如愿以偿。”是取得胜利吗？刚才宁将军不是说边关正在败退吗？想起刚才朝上群臣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王立福十分奇怪。不过看着龙宣浩的笑容，王立福觉得十分安心，也许皇上另外安排了奇谋呢，只是现在他和大家都还没有明白而已。想到此，王立福也是满脸笑容。

“奴才听说今儿早上钟萃宫中出了点事。”王立福跟在龙宣浩身后小声地说起刚才在茶水房听来的消息。

龙宣浩皱起眉头，说：“又是钟萃宫！皇后又怎么了？”

“不是皇后娘娘，是苏才人。”王立福知道苏云熙目前正蒙圣宠，提到苏才人三个字的时候也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只盼皇上听到这个消息不要生气才好。

听到王立福提及苏才人，龙宣浩停住脚步，问：“和苏才人又有什么关系？”

王立福小心地看着龙宣浩的表情，说：“说是今儿早上苏才人到钟萃宫中例行问安，宫里的丫头不小心将热茶给洒了，要不是苏才人身边的丫头挡在前头，恐怕就烫到苏才人了。”

龙宣浩蹙起眉头，说：“有这样的事？苏才人可有受伤？”

王立福继续说：“苏才人倒是没有什么，只是可怜那个丫头了，听说烫得不轻。”

“哦？这个钟萃宫怎么总是不安分，是不是不闹出点事儿她就不甘心？哪里有点儿皇后的样子？！”想起前日皇后和德妃在钟萃宫中为难苏云熙的那场闹剧，龙宣浩就觉得头痛。看来她们是冲着苏云熙来了，上次有他为她解围，这次他不在，不知道她又是如何保得自己周全的？

见龙宣浩脸色乍变，王立福赶紧说：“奴才也只是听说，皇上千万不可动怒。”

“丝毫没有身为皇后的觉悟……”龙宣浩听不进去王立福的劝解，仍在自言自语，忽然脑中灵光一闪，不怒反笑起来，“对对对，朕不生气，朕不能生气，朕还要等着看一场好戏呢。”

王立福不知道皇上为何转变得如此之快，只要皇上不动怒，他就不着急。他笑眯眯地提示道：“皇上是不是要准备些什么物事安抚一下苏才人？”

“不必多事，”龙宣浩松开眉头，轻眯了眼睛说，“朕已有好几日没有到过和鸾宫了吧？午膳就传在和鸾宫吧。”这次的事情也许是个转机，也是时候让她感受一下在深宫之中没有他庇护的后果了。

和鸾宫？不是说好了去永寿宫吗？不过在后宫之中，皇上雨露均沾本就是常事。王立福高声道：“摆驾和鸾宫！”

“皇上可是有些日子没有到臣妾这里来了，今日既然来了，臣妾可不许皇上早早就走。”杨心兰一边为龙宣浩布菜，一边娇嗔着。她虽然奇怪龙宣浩为何突然来到和鸾宫，却仍是满脸的妩媚。

“好好好，心兰说什么就是什么。”龙宣浩享受着温香软玉，满眼的意乱情迷。

“这可是皇上允了心兰的，心兰要皇上今晚也到和鸾宫来。”见龙宣浩心情好，杨心兰趁势坐上龙宣浩的膝头，捧着他的俊脸，乘机要求更多。她想，也许他并不知道苏云熙早上在钟萃宫中遇到的事情，否则依着上次钟萃宫中他那包庇劲儿，今日对苏云熙必定是要一番安抚的，又哪儿会有空到和鸾宫来。

“朕是金口玉言嘛，既然允了心兰，当然就会照办。”龙宣浩执起杨心兰的柔荑，轻轻吻上她的额头。

圣意难测2

“皇上吃菜。”杨心兰脸色微微一变，不着痕迹地抽出被龙宣浩握住的双手，喂上一口菜去。因为她是庶出，自娘亲不受宠爱之后她也连带着被轻视，她和娘亲的很多活计都需要她亲自去干，所以她的手并不像寻常的官家小姐一般柔滑细腻，甚至连宫中的普通宫女都不如。只希望龙宣浩不会感觉到自己手上的粗糙，从而影响了他自己对自己的美好印象。

“心兰也吃一点儿。”龙宣浩微笑着为杨心兰布菜。

“谢皇上。”见龙宣浩并无异常，杨心兰放下心来，嫣然一笑。

“今日心兰可有到钟萃宫中行礼问安？”龙宣浩端起一杯水酒，貌似随意地问。

“当然了，心兰每日晨昏定省都是按时到皇后娘娘那里的。”杨心兰撅起殷红的嘴唇。

龙宣浩定定地望着杨心兰，问：“那今儿早上钟萃宫中的事情，心兰也是知道了？”虽然忍住不到永寿宫中探望，也知道只是烫伤了个寻常宫女，但龙宣浩仍是忍不住心中好奇。

“皇上是说……”杨心兰不解龙宣浩之意，反问道。

“听说皇后宫里又生事端，怎么心兰不知道吗？”看着杨心兰满脸的不解，龙宣浩继续问。不管杨心兰是真的不知，还是佯作不知，他都想从一个旁观者口中知道早上的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原来皇上是想问那杯不小心打翻的茶啊。”她还以为龙宣浩不知道早上的事情呢，谁知道绕了这么大一圈，却还是为了从她这儿了解那个苏云熙的事情。杨心兰面上巧笑倩兮，心中却是恨恨的，继续说，“好像是皇后娘娘宫里有丫头不小心将热茶洒了，烫伤了苏才人的一个丫头，太医也来看过了，现在已经没事了。心兰也是刚才听说的，具体怎么回事也说不大准的。不过是些小事罢了，皇上就不要挂在心上了，这菜可是要趁热才好吃呢。”

“好好好，心兰说得对。”龙宣浩笑眯眯地夹起菜放进口中。听她的意思，是谁都不想得罪的。毕竟在宫妃们的心目中，皇后是不能招惹的，苏云熙是新宠，也不好得罪。

“皇上张口，心兰喂您哦。等用过了膳，心兰为皇上表演一只新舞可好？”杨心兰满面娇羞地利用她的美丽转移着龙宣浩的注意力。既然出身已经不能选择，所幸容貌还算出色。父亲将她送进宫来，当然是希望借助她在宫中的宠爱而使自己的仕途更加顺利；而她也希望借此改善娘亲在家中的生活，所以她必须紧紧抓住所有的机会，她不要再过那种连下人都能欺负她的日子。

苏云熙盛装立在窗前，无意识地望着外面。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掌灯时分，一盏一盏宫灯先后亮了起来。

“主子，这药？”先后送走了钟萃宫里的景儿和昭容刘月英贴身的侍女月环，蕴兰回到房中，望着景儿和月环带来的药品出声询问。

“随便找个地方搁着就是了。”苏云熙并不转身，轻道。

“是。”蕴兰愤愤不平地收起药。还收起来呢？要是换了她，肯定要把这些东西给扔出去的。主子就是好心眼，所以才会被欺负。派个丫头送点药过来，再说两句漂亮话，谁稀罕啊？

“再去看看含梅怎样了吧。”苏云熙转过身来，就要抬步。

“您忙了一天了，让奴婢去看看吧。”蕴兰阻止了苏云熙的动作，转身出去。

等蕴兰再回来时，只见苏云熙仍是和先前一样站在窗前发呆。

“主子，歇下吧。已是后半夜了，皇上怕是不会再过来了。”蕴兰走进房中，对着苏云熙道。

“好啊。”苏云熙转回身来，对着蕴兰笑笑，“含梅怎样了？”

“含梅姐姐已经睡着了，您就别操心了。”蕴兰上前关上窗户，嘟囔着，“这么大的风，主子也不知道躲躲，着了凉可怎么办？”

苏云熙只当是没有听见，踱回房中，道：“晚膳都撤了吧。”

“主子，您多少吃一点儿啊。”望着满桌未动的菜肴，蕴兰为难地看着苏云熙。

“那就盛点稀粥吧。”苏云熙看看蕴兰，见她正一脸不满地望着自己，轻轻一笑，继续说，“你知道我一向吃得不多，今日又出了这事，实在是没有胃口。”

蕴兰见苏云熙又提起含梅受伤的事情，生怕苏云熙再心伤，赶紧盛了稀粥递过去说：“主子快用点吧，怕是已经凉了呢。”

苏云熙坐在桌前看着蕴兰忙着为自己布菜，说：“收拾完了你就下去休息，我吃完粥就把碗放在这儿，你明天再来收拾吧。”

“那主子您也早点休息。”蕴兰上前将窗幔整理好，端起杯碗退了出去。

苏云熙浅浅尝了一口稀粥，站起身来到房门口，外面传来抱荷的轻语声。

“蕴兰姐姐，怎样？主子用膳了吗？”

“说了半天，才盛了那么少一点儿。这不，就把我赶出来了，现在还不知道吃完没

圣意难测3

“也是，含梅姐姐早上出的事，明摆着是皇后娘娘和昭容娘娘故意想要害主子的。皇上明明说过今晚要来永寿宫的，却又出尔反尔。本来我还想着皇上今日来了，一定能为主子做主的，可又去了和鸾宫。这事儿搁谁身上怕是都不会有胃口！”

“死丫头，胆敢非议圣驾，你不想活了？！”

“咄”的一声过后，便是抱荷的一声“哎哟”。

想是被蕴兰敲了一下吧，苏云熙轻轻一笑，将门闩好返回身去。

昨晚临走时他是说过今晚要再来的，可刚才却差了王立福过来说是已经宿在了和鸾宫，夜半时分也许会召寝，害得她不敢睡，一直等到现在。

因为她的冷漠，想是已经倦了吧？虽然才两晚而已。毕竟后宫之中佳丽无数，想必除了她之外，其他人都是软语温言，一派柔情吧！说什么要等到她心甘情愿，那一瞬间她还真的有点儿动容呢。

可如今……天子的恩情可真是凉薄啊！

苏云熙坐在床上盖好被褥，心中百转千回。

接连几日，苏云熙到钟萃宫中请安问好都是异常顺利，并未再出现任何意外。

龙宣浩已经连续数日未到永寿宫中，而是频频翻了司徒烟和杨心兰的牌子，间或也会到宁莹然的延玺宫。

这日天气晴好，含梅的伤势也好了大半，苏云熙带着蕴兰、小林子、小平子扶了含梅到后花园中赏花散心。

“含梅，你可感觉好点儿了吗？”苏云熙将画具放在树荫下，扶着含梅坐下。

“其实奴婢一点儿都不闷，主子根本不必费心带奴婢出来的，再说这点小伤也不碍事。”含梅推开苏云熙的手，自己站直身子。为苏云熙

挡住危险是她自己情愿的，也是她分内之事，主子根本不用这么放在心上的。

“你要是不想我不高兴，就乖乖地坐着。”苏云熙重新拉住含梅的胳膊。

“是啊，含梅姐姐，你就坐着吧。主子有什么事的话，咱们姐妹也能做好的。”蕴兰明白含梅是因尊卑有别而执意要求站着，可主子就是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儿啊。

“蕴兰说得对，你就好好地坐着陪我看看花，晒晒太阳吧。”苏云熙也重新坐了下来。

“好好好，那主子您就画您的画儿吧，奴婢坐这儿看着。”含梅终于坐了下来。

“好吧。”苏云熙点了点头，摊开画纸。

抱荷忽然出声叫道：“哎哟，主子您看，那边有只小狗真可爱啊。”

“咦？怎么旁边也没有个人呢？”苏云熙放下画笔，顺着抱荷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只白色长毛小狗正在花园中跑。

“真好玩啊。”看到小狗跑到苏云熙脚边蹲了下来，抱荷、蕴兰也蹲下身去。

“不知道是从哪个宫里跑出来的？小平子、小林子，你们四处看看，有没有人在找狗的？”看到小狗脖颈上挂着的金铃，苏云熙明白这狗来头应该不小。

“是！”小平子、小林子遵命而去。

“这是我的狗！”就在苏云熙主仆四人逗弄着小狗时，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远远响起。

苏云熙抬眼望去，只见一个粉嘟嘟的娃娃正奋力地从花丛中钻出，朝这边跑过来。

“哦，这是你的狗吗？”苏云熙望着这小娃娃，心中揣测着她的身份。能在这宫中四处奔走而且衣着华贵，这个娃娃应该是大齐的元公

主，德妃的女儿英歌。

“棉花团，快过来！”小娃娃并不理会苏云熙的问题，只是瞪着那只赖在苏云熙脚旁的小狗，“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外人的吗？”

“原来它叫棉花团啊？倒真形象呢，那你叫什么名字啊？”蕴兰看着小娃娃粉妆玉琢的脸蛋，情不自禁地逗弄着。

“我是英歌，你们又叫什么名字啊？”小娃娃强硬地拉过棉花团，抱在怀中，气喘吁吁地高声回道。

果然是！苏云熙微微一笑，心中叹道：这孩子倒是一副好相貌。

“英歌？”蕴兰、抱荷对视一眼，慌忙起身行礼，连含梅都硬撑着起身说，“奴婢见过元公主。”

“起来吧，起来吧。”和她身边那些丫头仆妇们一个德行，没有什么意思，英歌无谓地摆摆手，转向苏云熙，“你怎么不向本宫行礼？”

苏云熙大笑开来，轻轻垂首说：“永寿宫才人苏云熙见过元公主。”

英歌定定地望着苏云熙说：“原来你是个才人啊。”

“正是。”虽然知道英歌是德妃的女儿，却还是抵挡不了她的可爱，苏云熙笑咪咪地回答道。

英歌定睛看了苏云熙一会儿，忽然语出惊人：“你长得很好看，比我母妃还好看哦。”

初识公主1

后宫之中女人成群，可是像她这样对他的赞美和热情丝毫不感兴趣的，他还真没有见过！她越是这样冷淡地想要把他推开，他就越是好胜心起，一定要令她臣服！

天啊！这样的话若是被善妒的德妃娘娘听到，她不知会抓狂成什么样子呢？含梅三人对视一眼，面面相觑。

“能得到公主殿下垂青，云熙实在是荣幸之至。”面对英歌的狂言，苏云熙倒是没有什么忌讳，只是个孩子而已，而且现在四周都是永寿宫的人，又没有别人。

“公主，公主！”正在苏云熙和英歌说笑间，远远传来宫女们惊慌的呼叫声。

“又来了，烦死了。”英歌听到叫声，皱起眉头。

“是公主的侍女吗？”苏云熙出声问。

“可不是吗？被她们找到又要唠叨半天了！这儿危险不能去，那里危险不能去，啰唆一大串，烦都烦死了。”英歌一脸怕怕的样子。

“那公主就不要到处跑就是了，她们也是担心公主您的安全啊。”苏云熙看出英歌的烦恼，也只有暗暗轻叹一声。身在帝王之家，就不能事事自由，她又何尝不是呢？

“才没有人是真正担心我呢！她们只是害怕被母妃责罚罢了。”英歌轻轻抚摸着怀抱中的棉花团，无限落寞地说，“除了棉花团之外，根本没有人真正关心我！”

“怎么会呢？大家都很疼爱公主的。”苏云熙不由得轻轻一叹，却只能好言安慰她。她虽然头顶元公主这个炫目的光环，但毕竟是个女孩儿。

“哎呀，她们快找过来了。我要快跑了，不然被抓到可不得了！”听着越来越近的呼叫声，英歌做出一个可爱的鬼脸，抱着棉花团匆匆忙忙跑进花丛中。

“公主！”苏云熙一把没有拉住，只有大声叫道。

听到苏云熙的喊声，英歌已经没入花丛不见了的身影忽然露了出来，冲着苏云熙绽开一朵大大的笑容，“难得连我的棉花团都喜欢你，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也喜欢你！因此，本宫允许你以后可以直呼本宫的名字。”

“呃？”苏云熙愣了一下，眼睁睁地看着英歌重新没入花丛之中。

“你们怎么也不拦一下？”苏云熙见不能阻止英歌，转回头来埋怨着蕴兰、抱荷。

“奴婢可不敢拦她！”抱荷嘟着嘴巴轻道。

“为何？”苏云熙不解地望过去。

看到苏云熙发问，蕴兰凑近来，轻声说：“别看这个小公主只有四岁，可是人小鬼大，好几次把伺候她的宫女们弄得鸡飞狗跳呢，现在大家一听到她的名字就要退避三舍呢！”

看着蕴兰、抱荷一脸的敬而远之，再想想刚才英歌一会儿自称“本宫”，一会儿又笑嘻嘻地以“我”自居，苏云熙不由笑了起来，轻说：“不过是个几岁的孩子，哪儿有那么夸张？”

见苏云熙不信的样子，蕴兰、抱荷齐声说：“真的。”

“瞧她们两个认真的那样儿。”苏云熙对着含梅笑了起来。

“不过毕竟是德妃娘娘的孩子，主子还是忌讳一点儿比较好。”含梅笑了一晌，轻轻道。

“今日不过是偶尔碰到而已，瞧你们那副如临大敌的样子。”苏云熙转向花丛说，“都听你们的就是了。”

“奴婢参见娘娘。”主仆说话时，几名宫女跑到了跟前，看到苏云熙一行衣着不菲，知道是哪宫的娘娘，赶忙行礼。

“你们可是在找元公主？”不忍心看到宫女们已是满头大汗却还是满脸惊慌，苏云熙轻轻一指左边，“公主刚才从这边去了。”

“谢谢娘娘指点！”几名宫女急匆匆地跑进花丛，寻找而去。

“还真是个小磨人精。”看宫女们慌慌张张地跑开，苏云熙重新执起画笔，轻轻摇了摇头。

初识公主2

“快传膳吧。”回到永寿宫里，苏云熙端起水杯吩咐道。玩了半日，还真是有点儿饿了呢。

“是，主子您先用些糕点。”蕴兰端上几盘已经备好的糕点，点了点头，转身出去。

“含梅你先坐好。”苏云熙放下水杯，扶着含梅坐下。自从含梅受伤以后，苏云熙都是和她同桌而食。虽然含梅一直说什么主仆有别，可又拧不过苏云熙，只得由着苏云熙的性子。

“主子！”

苏云熙和含梅刚刚坐定，就听到门外传来蕴兰无奈的喊声。

“抱荷，你去看看怎么了？”苏云熙转头吩咐着。

“是。”抱荷应了一声，正要出去。

门帘一掀，打外头走进一个人来，后面跟着垂头丧气的蕴兰。看清了来人，苏云熙忽然“扑哧”一笑，霎时之间，抱荷也是面色灰白。

“大胆奴才，见到本宫还不行礼？”说话奶声奶气，而且能让蕴兰、抱荷见之色变的，不是英歌还会是谁？

“奴婢见过元公主。”跟在英歌身后的蕴兰，立在屋内的抱荷，还有坐着的含梅听到英歌发飙，无奈地行礼。

“都起来吧。”英歌像模像样地示意道。

“元公主怎么会到永寿宫来？”苏云熙放下手中的糕点，起身走向英歌。

英歌皱起眉头，说：“上午不说了你以后可以叫我的名字吗？叫我英歌吧。”

“哦，好。英歌怎么会到永寿宫来呢？是一个人来的吗？”苏云熙微微一笑。

“我忽然觉得累了，也饿了，就一路走到永寿宫来了。”英歌呵呵一笑，大刺刺地坐下，抓起苏云熙刚刚放在桌上的糕点塞进嘴里，含

混不清地说，“我不是说过，我和棉花团都很喜欢你吗？所以就找你玩来了。”

“蕴兰快去传膳！”吩咐了蕴兰，又怕英歌噎着，苏云熙赶忙递上水杯，“棉花团呢？”

听到苏云熙问及棉花团，英歌笑得眯起眼睛，说：“被燕子她们抓到了，我却趁机溜掉了。”

“这么说，英歌是利用棉花团让自己脱身的了？”苏云熙双眼一眯，逗弄着英歌。燕子想必就是平日里服侍英歌的宫女之一了。

“才不是呢。”果然，英歌生气了。她咽下嘴里的糕点，放下水杯，“我是担心棉花团跟着我连午膳都吃不上，才故意把它送给燕子的，否则燕子她们那么笨，哪儿找得到我和棉花团？”

“英歌不回宫的话，不怕母妃生气吗？”苏云熙重新拿起一块点心放进英歌的手中，继续道。只是可怜了那个燕子了，找到了小狗，却丢了小主人，只怕这会儿也不敢回宫去找德妃的骂吧。

“不吃了不吃了，我要喝水。”一块点心下肚，英歌抓起水杯大口喝着水。然后便捧着肚子在屋内到处乱翻，看到苏云熙上午画的那幅画时停住了手，“咦，这是什么啊？”

“是我上午在后花园画的画儿。”苏云熙跟在英歌身后，帮她将画纸展开：一塘生动活泼的垂丝海棠映入眼帘。

“啊，是你画的吗？真好看呢。”英歌开心地大叫着，忽然眼睛一眨，说，“那你画人像一定也很好看了，帮我画一张，苏才人也帮我画一张嘛。”

“好好好，不要再拽了，答应你就是了。”苏云熙无奈地笑着拉下英歌拽着自己的胳膊。

为何她在别人面前都能露出这温言软语的真性情，却唯独在面对他的时候，偏偏要以一副刻意而为的面貌来应对呢？

初识公主3

龙宣浩轻装简随地走进永寿宫的花厅。本打算偷偷看看，他接连几日不来，苏云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却正看到英歌和她笑语盈盈的画面。看样子，这个女人过得还不错，连宫里的小煞星都被她收得服服帖帖的，也许他这几日的故意冷落又是白费了一番苦心。

“参见皇上。”屋内众人忽然看到龙宣浩，急急忙忙地行礼。

“儿臣参加父皇。”英歌也是匆忙地跪倒在地。

“怎么英歌也在呢？”龙宣浩急急扶起英歌，将她搂在怀里。

“英歌和苏才人是好朋友呢，苏才人刚答应为英歌画一幅画像呢。”英歌偎在龙宣浩的怀中，磨蹭着龙宣浩的下巴喃喃着。

“云熙还会作画？”龙宣浩抱紧英歌，望向苏云熙。

“不过是随手涂鸦的消遣而已，入不得眼的。”苏云熙斜睨了英歌一眼，真是个小害人精，干吗非要在龙宣浩面前让她现宝啊？她回避着龙宣浩探究的目光，将手中的画轴放回桌上。

英歌唯恐天下不乱般地附上龙宣浩的耳边，嘻嘻笑道：“才不是呢，刚才儿臣亲眼看到苏才人画的海棠花就像是真的一样，漂亮极了。”

“是吗？”龙宣浩微一挑眉，望了一眼苏云熙，转向英歌说，“那，英歌去拿来给父皇看看好吗？”

“好！”跳出龙宣浩的怀抱，英歌冲着苏云熙眨眨眼睛，一蹦一跳地来到小桌前，拿起那画轴交到龙宣浩手上。

龙宣浩展开画轴细细地看着，忽然抬头定定地望了苏云熙一会儿，又重新将视线落在画上，欢喜地道：“只听过云熙的琴，那已是天籁之声。朕却不知道，云熙还有这样的天资！”

龙宣浩的眼光在苏云熙身上转了好大一圈，见她面对他的称赞仍是淡淡的样子。呵呵，他对她好像更有兴趣了。

后宫之中女人成群，可是像她这样对他的赞美和热情丝毫不感兴趣的，他还真没有见过！她越是这样冷淡地想要把他推开，他就越是好胜心起，一定要令她臣服！想起侍寝那晚她眼中的委屈和忍耐，龙宣浩眼珠一转，忽然明白此刻她如此淡定的原因：也许她是在故意地隐藏？

呵呵，这个女人还真是不简单呢！想到此处，龙宣浩眉头微微一皱，嘴角却扯出笑意，以满含深意的口气轻道：“不知道云熙身上还有多少惊喜在等着朕的发现呢。”

难道他看出什么了吗？听出龙宣浩话中之意，苏云熙心头一慌，生怕眼神泄露了自己的情绪，赶忙轻垂了眼帘说：“哪儿有什么过人之处，是皇上和元公主谬赞了。”

“本宫不是说了允许你直呼本宫姓名吗？”听到自己又被苏云熙称作元公主，英歌不满地嘟囔道。

“云熙何时已经和英歌如此熟稔了？”龙宣浩合上画轴，望向苏云熙。他这个女儿的性子他可是清楚得很，虽然小小年纪，可若是看到谁对她不尊，她可是不依呢，连皇后也要叫她公主她才肯答应呢，居然会让苏云熙直呼其名。

苏云熙只是轻轻一笑，并不作答。

“父皇，连棉花团都很喜欢苏才人呢，所以英歌才让她直呼名字的。”英歌笑嘻嘻地重新依偎着龙宣浩。

“是吗？连棉花团都很喜欢云熙呢？”看着英歌可爱的脸蛋，龙宣浩附和着。

“主子，今天的菜很清淡呢，您一定喜欢。”蕴兰拎着食盒走进房来，忽然看到龙宣浩也在座，慌忙跪倒，“奴婢参见皇上。”

“起来吧。”龙宣浩淡淡示意蕴兰平身，眼睛却望向苏云熙说，“看来云熙还不曾用膳啊。”

“皇上在永寿宫中一起用吧。”见蕴兰把食物一样样地在桌子上摆好，苏云熙抬眼迎向龙宣浩。

龙宣浩说：“也好，朕就陪着云熙和英歌再用一点儿吧。”

待王立福用银针探查过后，龙宣浩三人开始用膳，除了英歌时不时地冒出一两句话外，厅内分外安静。

“听说前几日云熙宫里有個丫头在钟萃宫里受了伤？”龙宣浩实在忍不住，放下玉箸出声问。

“谢皇上记挂，已经差不多好了。”苏云熙轻轻抬头，望了龙宣浩一眼。原来他知道含梅代替自己受伤的事，却故意失约没有到永寿宫来。

“怎么会那么不小心呢？”龙宣浩一脸的关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皇后娘娘已经及时救治了含梅，并且也严惩了那名闯祸的宫女，皇上就不要再追究了。”这个时候才来问当时的情况，不觉得晚吗？苏云熙轻轻一笑，端丽而庄严。

“是不是皇后的钟萃宫和云熙犯冲呢？为何每次都会在钟萃宫中发生意外呢？”虽然听出了苏云熙不愿深谈的话外之意，龙宣浩却仍继续发问。

初识公主4

“想是因为云熙是新人，对宫中一些规矩不甚了解，又素来粗心大意，所以才会频频闯祸吧。”苏云熙佯作不解地继续用饭，不去理会龙宣浩话中的深意。

“这名为云熙舍身的丫头如今何在？”龙宣浩好像来了兴致。

“含梅。”苏云熙眼也未抬，轻声唤道。

“奴婢参见皇上。”含梅站了出来，冲着龙宣浩怯怯地行了个礼。不知道为何，她一看到龙宣浩就会莫名地心惊胆战，也许是因为上次那飞起一脚给她带来的特别伤痛吧。

“是你。”龙宣浩似乎认出含梅，忽然笑，“倒真是个忠心的丫头。朕和你家主子自是不能亏待了你的，小福子！”

听到叫声，王立福赶忙上前一步，从怀中取出一件物事递了过去：“你护主有功，皇上赐你珍珠项链一串。”

“这，这，”没有想到龙宣浩会另有赏赐，含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嗫嚅着说，“这都是奴婢的分内之事。”

“既是皇上的赏赐，你拿着就是了。”见含梅惶恐，苏云熙转过头去轻轻一笑。

“奴婢叩谢皇上恩典。”得到苏云熙的首肯，含梅才敢将那串颗颗圆润的奶白色珍珠项链接在手中。

龙宣浩微微点了点头，转向苏云熙说：“上次在钟萃宫中的事情是因为朕及时赶到为云熙主持了公道，这次却是多亏这丫头了，确实应该重赏。”

“谢皇上关心。”苏云熙咬着虾仁，轻声道。原来如此啊。说了这半天的话，终于明白他此行的深意。他想要她明白，偌大的皇宫之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人，那就是他——龙宣浩！只要得到了他的宠爱，即使是天大的祸事也能幸免；可若是不能得到他的宠爱，只怕循规蹈矩都会无故生出许多事端来。看来他上次之所以会出尔反尔临时宿在

和鸾宫，后来又接连宠幸司徒烟和杨心兰，故意冷落她，想必正是为了让她参悟这个道理吧。

“朕用好了。”见自己费了许多心思，却只等来苏云熙淡淡的一句“谢皇上关心”，龙宣浩顿觉无聊之至。看来他冷落她的时间不够长，她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觉悟吧。龙宣浩在心中不断责怪自己太沉不住气了。

“嗯。”似乎对龙宣浩的反应一无所知，苏云熙仍旧是淡淡的。

“也罢，朕还有事，就不陪云熙和英歌了。”见苏云熙反而更加冷淡，龙宣浩顿感备受挫折，站起身来欲走。

英歌和苏云熙率同永寿宫一千人等赶紧起身行礼恭送。

“儿臣恭送父皇。”

“臣妾恭送皇上。”

“奴婢恭送皇上。”

内廷喜事1

司徒烟挽着苏云熙在九曲长廊中漫步，姐妹俩聊着家常，悠然地欣赏着沿途的碧水蓝天，桃红柳绿。

“听说最近这段时间，云熙经常和元公主一起玩耍？”司徒烟看了看跟在苏云熙身后的蕴兰，询问。

“是啊，那个英歌最近确是喜欢到我宫里来，经常缠着让人陪她去玩。”想起那个古怪精灵的元公主和总是被她折腾得人仰马翻的宫女来，苏云熙就不禁要笑。

“云熙不要怪姐姐多心，元公主毕竟是西福宫的人，你还是避讳一点儿的好。”看着苏云熙开心的样子，司徒烟轻轻出声。

“嗯。”想起上次钟萃宫中德妃和皇后联合起来冤枉自己的事，苏云熙点了点头，“姐姐说得对，是云熙大意了。”

见苏云熙认同自己的观点，司徒烟轻轻点头，继续说：“其实元公主不过是个孩子，咱们本来是不必忌讳她的。可是她却是德妃的女儿，身后背景不容小觑，而且德妃在宫里一贯嚣张跋扈，这次仗着自己有孕更是不可一世，为此可是得罪了不少人呢。若是大家看你和元公主走得近而误会你和德妃一派，而平白招惹事端上身的话就不好了。”

“云熙以后一定小心。”听了司徒烟的分析，苏云熙不由得点头称是。相比以前，司徒烟确实成熟稳重了不少，看来入宫后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定发生了不少事情。

“含梅的伤势应该好了吧？”司徒烟见苏云熙陷入沉思，知道她已经把自己的话听进心里，继续说道。

“多谢姐姐关心，用了姐姐送来的碧玉止痛散和祛淤生肌膏，含梅几乎大好了呢。”提起含梅日渐痊愈的伤势，苏云熙不禁开怀，“真的要多谢姐姐呢。”

“这有什么啊？”想起她一母同胞的哥哥司徒彻，司徒烟轻轻一笑，口气中无限骄傲，“我哥哥是卫尉寺的统领，掌管整个禁宫的皇家卫队。由于他们经常性地受伤，所以皇上也赐了不少最宝贝最稀奇的疗伤圣药。如今云熙你用得上，拿这么一点小东西还不是举手之劳？”

“不管这药物来得是否容易，却是姐姐对我的一片心意啊。”苏云熙重重地握了握司徒烟的手。

司徒烟回握住苏云熙的手，说：“不过话说回来，云熙你今后可真的要步步小心啊。这次的事情明显就是皇后联合了刘昭容要找你的麻烦。这次没有成功，以后说不定会使出什么样的损招儿呢。”

“妹妹今后自会加倍小心，以防万一。”苏云熙轻叹一口气。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算自己加倍小心又有什么用呢？

司徒烟重重地点了点头。

走过一处小亭，司徒烟止住脚步，望向苏云熙：“云熙，咱们坐一会儿吧。”

“好啊。”苏云熙陪着司徒烟坐下。

“最近几日总是觉得身子乏累。这不，才走了几步就累了，真是没有用。”司徒烟轻轻地捶打着自己的双腿，自嘲道。

“可宣了太医诊治？”苏云熙紧张地望住司徒烟。

“我自小随着哥哥练武，哪儿有那么娇气？约莫是这几日夜里着了凉吧，歇歇就好。”司徒烟满面通红地想起自己最近接连被召侍寝，身体的乏累也许就是夜半时分从甘露殿回还时衣裳单薄所致吧。

“哦，那姐姐可要小心，如果过上几日仍是不见好转，可一定要召太医诊治啊。”苏云熙并不知道司徒烟此时心中所想，仍是关怀备至。

“云熙放心就是。”司徒烟爽朗一笑。

“那咱们就坐在这儿聊聊吧，此处景色不错，也安静呢。”苏云熙望望四周，转向司徒烟道。

知道苏云熙是心疼她近日来的乏累，司徒烟点了点头，转向含秀说：“把带着的点心果脯放这儿吧。”

“是。”含秀轻轻应了一声，走上前将随身带着的点心盒子打开放好。

司徒烟着急地捏起一块果脯放进嘴里，发觉苏云熙正笑咪咪地看着自己，忽然满面通红。司徒烟将口中的果脯迅速咽下，开口说：“在家时的习惯了，就是喜欢吃这些个果脯蜜饯的，一直到现在也改不掉，云熙你别光是看着啊。”

“原来姐姐爱吃这些零食啊？”接过司徒烟递过来的果脯，苏云熙笑说，“何时姐姐到我永寿宫来？家里送来的‘西施舌’和‘幸福双’还有一些呢，姐姐必定喜欢吃。”

“西施舌？幸福双？”司徒烟微微一愣，“是吃的吗？”

内廷喜事2

“可不是吗？”苏云熙放下手中的果脯说，“这‘西施舌’和‘幸福双’都是我家乡的名吃呢。‘西施舌’是先用水磨粉做成皮子，再裹入枣泥、白糖、板油、核桃肉、金桔脯、糖佛手、青梅、红瓜、糖桂花、瓜子等馅料精心捏制成的。看上去像是舌头，吃上去清香甜润。而‘幸福双’呢，是采用赤豆制成，馅中配有百果，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叫‘幸福双’。”

“那咱们这就去吧。”司徒烟等不及地站起身来，拉着苏云熙说，“云熙你说得太好了，我都忍不住要流口水了呢。”

“好好好。”苏云熙站起身来，对司徒烟说，“只要姐姐这会儿不累了，咱们这就走。”

“不累了，不累了。”司徒烟佯怒瞪了一眼身边“哧哧”笑着的含秀和蕴兰，转向苏云熙道。

“好，咱们这就走。”苏云熙笑盈盈地挽住了司徒烟往回走去。

就在司徒烟和苏云熙闲话家常时，身后的含秀突然出声提醒说：“主子，前面好像是刘昭容她们。”

“哦？”苏云熙脚步一滞，抬眼望去。只见正前方花团锦簇的一群女子正逶迤而来，为首的正是昭容刘月英和修仪陈晨，在她们二人中间的那名女子似乎是杨心兰。

“不怕。”司徒烟用力握握苏云熙的手，挺直了胸膛。

“我道是谁呢，原来是司徒妹妹和苏妹妹啊。”待两群人走得近了一些，刘月英已经大声招呼起来。

“见过众位娘娘。”面对刘月英和陈晨，苏云熙和司徒烟轻轻恭了身子，行了礼。

“两位妹妹快起来吧。”刘月英一脸甜笑地上前拉着司徒烟的手说，“也是来赏景呢？妹妹好兴致啊。”

“随便走走。”司徒烟应付着刘月英，眼睛却瞟向一旁，正奇怪着往常见了她都点头哈腰的杨心兰怎么这会儿却悠游自在地立在一旁。

“妹妹见过司徒姐姐。”见司徒烟望向自己，杨心兰轻轻一笑，便微微弯身。

“哎哟，可使不得呢。”陈晨见杨心兰冲着司徒烟弯身，赶忙一把扶起杨心兰，大叫道，“杨妹妹身子如今可娇贵着呢。再说了，妹妹从今日起已经不必再向司徒妹妹行礼了！”

“哦？”听出陈晨话中深意，司徒烟抬眼说，“杨妹妹可是遇到了什么喜事？”

“司徒妹妹真是说对了呢。”杨心兰仍是一副娇羞的样子，刘月英却已急急开口，“看样子，两位妹妹还不知道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呢！今儿早上，太医已经来看过了，杨妹妹已经有喜一个半月了。皇上知道以后那个高兴劲儿哟……”刘月英兴奋地喷着嘴巴，好像怀孕的人是她一样。

莫非受了封赏？听到刘月英的咋呼，苏云熙和司徒烟对视一眼。

就在刘月英喷着嘴的时候，陈晨抢道：“皇上刚才已经宣了圣旨，如今杨妹妹已是三品的婕妤娘娘了。只不过因为咱们大齐朝的祖宗典制，后宫之中一品以下的嫔妃册封不必行封赏大典，所以两位妹妹想是还不知道吧？”

司徒烟微微一愣，感觉到手上一痛，知道苏云熙在捏自己，赶忙回过神来，说：“是啊是啊，这不是刚从昭容姐姐这儿才知道这天大的好消息吗？这可真是恭喜杨婕妤了。”

“恭喜杨姐姐了，可要好好保重身子啊。”苏云熙也是满面含笑地说着场面上的话。

“事情来得太快，我都忘记了今天已经被封了婕妤呢。”杨心兰故作姿态地掩口而笑，“所以刚才还仍向司徒婕妤行礼呢。”

“妹妹如今是喜事临门，哪儿记得住这许多啊。”陈晨赶忙附和。

“妹妹和苏妹妹另外有事，先行告退，就不打扰众位姐妹赏玩了。”司徒烟拉了苏云熙微微一礼，侧身而过。

身后传来众人哄堂的笑声。

看着司徒烟一路冰冷的脸色，知道她此刻正在生气，苏云熙也就静静地不出声。

进了永寿宫的大门，司徒烟终于忍不住一掌拍上小桌，喝道：“看她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怎么让她有了喜呢？老天真是不开眼！”

“姐姐何必和她那样的人生气。”苏云熙端来家乡小吃，拈起一块“西施舌”放进司徒烟的手中。

“不过也奇怪，她怎么和皇后的人混在一起？”司徒烟怔怔地望着苏云熙。

“相互攀交本是常事，姐姐又何必烦恼？”苏云熙咽下一块香甜的“西施舌”，笑着望向司徒烟，“姐姐快尝尝这‘西施舌’啊。”

将手上的点心送到口边忽然又放下，司徒烟低头看了一眼，抬头说：“都是被那个得志的小人气的，我都吃不下了。”

“姐姐。”苏云熙无奈地叫了一声，笑眯眯地又拈起一块“幸福双”放进自己口中。

看着苏云熙一副好吃得不得了的神情，司徒烟笑了一下，将手中的“西施舌”送入口中。还未嚼上两下，忽然“哇”的一声吐了满地。

内廷喜事3

“姐姐这是怎么了？”苏云熙慌忙扶住弯腰仍然欲吐的司徒烟。

“奇怪了。”司徒烟接过含秀递来的手帕擦拭了嘴角，望向苏云熙说，“已经好几次了，一看到油腻的东西就想吐……”

“莫非？”望着忽然止住声音的司徒烟，苏云熙抿了嘴唇，怀疑地说，“莫非姐姐也有喜了？”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不等司徒烟有所反应，含秀已经跳将起来。

“不会吧？”司徒烟不大肯定地望着蹦蹦跳跳的含秀，再看看苏云熙。难道自己连日来的乏累不是因为着凉？

“快宣太医！”苏云熙看着迷糊的司徒烟，果断地吩咐道。

“是。”蕴兰欢天喜地地得令而去。

“娘娘可是直到现在还仍未见本月的月事？”隔着轻盈的纱幔，长胡须的太医李伟之焦急地发问。

“呃？”司徒烟迷糊地望向身旁的含秀。

“没有没有。奴婢上月为主子清洁小衣是上月初三，今日已经十六了，还没见月事呢。”含秀兴奋地大叫。

“含秀！”司徒烟羞涩地喝止住含秀。

苏云熙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立着，面无波澜，看不出喜忧。

感觉到含秀主仆的喜悦之情，李伟之也笑了起来，抚了抚胡须，又说：“娘娘近日口味儿可有变化？是不是比较喜欢酸甜的食物？”

听了太医的问题，不等司徒烟回答，含秀又是抢在前面说：“正是正是，娘娘刚才还在吃蜜饯果脯呢。”

“这就对了，”李伟之松开司徒烟的手腕，笑咪咪地说，“微臣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太医是说？”听出李伟之的话外之意，司徒烟惊道。

“正是，娘娘有喜了，而且已经月余了。恭喜娘娘，贺喜娘娘了。”李伟之早上为和鸾宫娘娘诊出喜脉时，皇上的赏赐颇丰。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在一天之内为两位娘娘诊出喜脉。

“天啊！”蕴兰听到李伟之的话，已经开心地蹦起来。

“奴婢这就去养心殿告诉皇上这个好消息。”含秀满面笑容地匆匆跑开。

“啊？”望着含秀的背影，司徒烟怔怔地张大了口，转向苏云熙。

望着面前喜不自胜的司徒烟，苏云熙轻轻一笑。看来司徒姐姐对这个孩子是十分期待的。也许有了身孕，对于一直期望能够长得皇宠的司徒姐姐来说是件好事。

就在太医开养胎药方的时候，龙宣浩一行已经浩荡而来。

一进宫门，就听到龙宣浩大声叫着：“烟儿呢？”

“臣妾参见皇上。”司徒烟和苏云熙赶忙走出帐幔行礼。

“免了免了，都起来吧。烟儿以后不必再行这些参拜之礼。”龙宣浩大步上前，扶住盈盈欲拜的司徒烟，笑呵呵地说，“烟儿可要保重身子，安心养胎，皇后那里的晨昏定省也一概免去！朕等着你为朕再添一个皇子！”

“谢皇上体恤。”看着龙宣浩满面喜悦之情，司徒烟不禁绯红满脸。

“说过了以后不必行此虚礼。”龙宣浩拉住司徒烟作势要拜的身子，佯怒道。

“臣妾一时忘记了呢。”感受到自己如此受重视，司徒烟很开心。

“太医，司徒婕妤身体如何？”揽住司徒烟，龙宣浩将眼光转向仍旧伏在地上的李伟之。

听到龙宣浩发问，李伟之满脸高兴地抬头说：“回禀皇上，婕妤娘娘的喜脉跳动有力，气血和平，小皇子必定康健。”

龙宣浩开心地说：“好好好，李伟之！”

“臣在。”听到龙宣浩叫自己的名字，李伟之赶忙应道。

小心地将司徒烟扶回帐幔后坐下，龙宣浩说：“你为朕立了大功，朕要好好赏赐你！”

“谢皇上隆恩。”李伟之拜在地上叩谢。

走出帐幔，龙宣浩望向李伟之说：“对，朕还要把今日两位娘娘的龙胎都交给你来负责，你可愿意？”

负责皇家两位娘娘的龙胎，虽然责任重大，却又是何等地重用和信任？李伟之欣喜地回道：“微臣愿意悉心照料两位婕妤娘娘，定保得两位婕妤娘娘母子平安。”

听到李伟之在自己面前表着忠心，龙宣浩呵呵一笑，说：“糊涂。哪儿是两位婕妤娘娘？分明是充容娘娘和婕妤娘娘啊。”

“呃？”听了龙宣浩的话，李伟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谢皇上隆恩。”仍然沉浸在狂喜中的司徒烟被身后的苏云熙轻轻一捏，方才醒悟龙宣浩已经将自己的位份升为充容，赶忙起身谢恩。

看着室内众人皆是满面喜色，龙宣浩不由高声说：“如今朕连得三子，真乃天佑我大齐！”

“云熙！”一大早，司徒烟就带了含秀急匆匆地来到永寿宫中。

“姐姐怎么今日这么早？可小心你的身子呢。”老远就听到司徒烟的喊声，苏云熙开门迎了上去。

“放心放心。”看见苏云熙挽了一个高耸的双飞髻，司徒烟急急地摆着手说，“不好不好，云熙这个发髻太过招摇了。”

“我的话你偏不听，如今连司徒姐姐都这么说，你总该相信了吧？”听了司徒烟的话，苏云熙偏转了头，望向身旁的含梅，一脸的“我早就说嘛”。

“那再换一个就是了嘛，反正还早嘛。”含梅撅着嘴去拉苏云熙回座，嘴里兀自嘟囔着，“到时候那么多娘娘都在座，咱们主子如果太素雅了的话，哪儿还能被皇上看见啊。”

“云熙说得不错，今日这个发髻真的不合适呢。”司徒烟走近来，听到含梅的抱怨，笑呵呵地说，“今日可是德妃娘娘的生日酒，如果咱

们过分招摇，难免会招来她的嫉恨。”

内廷喜事4

“听到了吗？”苏云熙坐在凳上，笑咪咪地附和着司徒烟的话。

司徒烟由含秀扶着，在苏云熙身旁慢慢坐下，说：“如果你想让你家主子吸引皇上注意力的话，其他日子随便你，今天可是不行，仔细惹了祸事。”

“是。”含梅应了一声，将苏云熙的头发解开重新梳理。

“姐姐怎么今日来得这么早？”苏云熙仰着头，问着司徒烟。

司徒烟半伏在小桌上，说：“还不是为了给德妃准备生日贺礼的事情。”

听出司徒烟的烦恼，苏云熙微微侧头说：“姐姐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本来是准备了一套金镶玉如意的，可是后来想想这礼好像并不贵重，怕惹人闲话呢。”司徒烟思索着回答道。

“哦。”苏云熙轻轻应了一声。心说：德妃的生日酒是龙宣浩交给内务府亲自督办的，到时恐怕后宫所有妃嫔都会到场，礼物不能太过显眼，也不能太过寒酸，想把礼物准备得合适确实是让人头疼的事情。

“妹妹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司徒烟托着下巴望向苏云熙问。

“蕴兰。”苏云熙轻轻出声，示意蕴兰将礼物取来。

“是。”蕴兰取了礼物，转身回来说，“娘娘请看。”

“一尊玉佛？”司徒烟惊叫出声，站起身来，“云熙真是细心，德妃素来信佛，如今你送这玉佛做礼物真是不重不轻，确是合适呢。”

回头望着司徒烟，苏云熙淡淡开口，“姐姐新近有孕，又获充容封号，难免树大招风，只怕无论送什么礼物都会引来众人的侧目。云熙就不同了，以一个才人的位份而言，云熙的礼物应该不足以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抚摸着苏云熙准备好的玉佛，司徒烟转向苏云熙说：“云熙快帮我想想，我要送什么礼物才好？”

苏云熙微微沉吟半晌，说：“德妃如今有孕在身，正是娇贵无比的时候。听说玳瑁随身佩戴的话能够镇惊定神，是孕妇佩戴的首选首饰。”

“呃？”看苏云熙话讲了一半就停了下来，司徒烟定定地望过去，等着她的继续。

看着司徒烟的眼睛，苏云熙微微一笑，说：“我记得姐姐好像有一套家里带来的玳瑁首饰，如果拿出来的话，恐怕是这次礼物的首选，只是不知道姐姐的意思如何？”

“是啊，云熙说得不错。”司徒烟眼睛一亮，冲着含秀说，“含秀，快回去把那套玳瑁首饰取来。”

“是。”含秀应了一声，转身出去。

“不过姐姐也正有孕在身，你自己戴上的话也是大有好处的啊。”看着司徒烟的爽快，苏云熙有点儿后悔自己的口快。

“反正那套首饰我也不喜欢，也没有戴过呢，没什么好宝贝的。”司徒烟安抚地拍了拍苏云熙的手，“再说了，这不是我央你帮我想想送什么礼物合适的吗？云熙何必自责？”

“嗯。”苏云熙轻应了一声。

德妃的生日酒就设在后花园旁边的碧波亭上。妃以上的品级设主位，摆在亭子中央，其他余位从主位两侧依次列开，一直设到亭外的碧波湖边上。

此刻还不到开宴的时辰，已经有低位的妃嫔陆续来到，纷纷献上各自的礼物和礼单。

宴上的小宫女领着司徒烟和苏云熙来到临近碧波亭的一处位子，说：“司徒娘娘，这儿就是您的位子了。”

“好，你先下去吧。”司徒烟示意小宫女退下，挽住了苏云熙的胳膊说，“云熙的位子离我太远，等会子就陪着我坐在这儿吧。”

“这儿？”苏云熙瞪大了眼睛，“姐姐，以我的位份而言，坐在这儿会不会太招摇了？”

“如今我有孕在身，云熙不在身边照顾我的话，难保不会有人趁机谋害我，你不担心吗？”司徒烟望着苏云熙道。

“这……”苏云熙犹豫着。她深知内廷险恶，司徒烟所说的话倒也不是危言耸听。

“就这么办！等会子我去让丫头们加张凳子就是了。”见苏云熙不再坚持，司徒烟笑眯眯地说，“现在时候尚早，陪我到湖边走走吧。”

“好。”想想司徒烟确实是身子不便，自己在旁边照顾也不算逾矩，苏云熙淡淡一笑。

“苏才人，你也来了呢？”苏云熙陪着司徒烟刚刚来到碧波湖边，就听到有人打招呼。

“你也这么早就到了呢。”苏云熙转身过去，见英歌正蹦蹦跳跳地朝自己跑过来。

“是啊是啊，有好多好吃的呢。”英歌拉住苏云熙的手，一脸坏坏地笑着，“刚才我还偷偷尝了燕子她们为母妃准备的珍珠白果酿呢，嘻嘻。”

内廷喜事5

“你呀，当心吃坏了肚子。”看着可爱的英歌，苏云熙一指点上她的额头。

“苏才人何时带我放风筝啊？”冲着苏云熙，英歌满脸的委屈。

感觉到挽着自己的司徒烟正在轻轻掐着自己，苏云熙歉意地说：“我最近确实比较忙啊，下次吧。”

“又说下次？我前几次找你去玩你都说累！这次又说下次！”听到苏云熙推辞，英歌不满意地嘟起了嘴。

“英歌又在缠着云熙耍闹了！”不等苏云熙出声，龙宣浩满带笑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看是龙宣浩来到跟前，众人慌忙行礼。

“儿臣参见父皇。”

“臣妾参见皇上。”

“奴婢参见皇上。”

“都起来吧。”龙宣浩笑着对司徒烟说，“烟儿也来了呢？身体能受得了吧？”

“谢皇上关心。”见龙宣浩关怀自己，司徒烟盈盈笑着。

“父皇。”见龙宣浩的注意力都在司徒烟身上，英歌大力地拉着龙宣浩的袍角。

龙宣浩低头见是英歌，上前一步将她抱起，笑咪咪地说：“英歌宝贝，刚才缠着云熙干吗呢？”

“苏才人答应过要带我放风筝的，可她食言。”英歌依偎在龙宣浩的怀中，不依地说。

“是吗？”龙宣浩拍拍英歌的头，转向苏云熙说，“那云熙就带英歌去玩嘛。”

“是，等过了今日，挑个好天气，云熙带英歌去放风筝好吗？”苏云熙错开龙宣浩的视线，朝他怀中的英歌轻声道。

“嗯。”英歌在龙宣浩怀中侧出半个身子，冲着苏云熙说，“这次可是当着父皇的面答应我的，苏才人可不能食言。”

“放心。”苏云熙轻轻一笑。这些天如果不是因为司徒烟一直相劝，她早就带了英歌放风筝去了。

听到苏云熙的保证，英歌娇笑着在龙宣浩的怀抱中拍起巴掌，说：“太好了，太好了，父皇为英歌作证哦。”

龙宣浩抱紧英歌，口上是冲着英歌说，眼光却定在苏云熙脸上：“一定一定，英歌放心！”

望望将眼光瞥向旁边碧波湖水的苏云熙，再看看定定望住苏云熙的龙宣浩，司徒烟似乎察觉出两人之间奇异的情感流动。她对着龙宣浩轻轻笑道：“皇上，咱们就座吧。”

“是啊是啊，”龙宣浩收回眼光，转向含秀说：“烟儿身子不爽利，还不快扶了她坐下！”

“是。”含秀应了一声，上前挽住司徒烟另外一边的手臂，和苏云熙一起扶着司徒烟走向座位。

“父皇，我要找苏才人玩。”看着苏云熙和司徒烟率先走去，英歌便在龙宣浩怀中待不住了。

“去找苏才人玩，可不许胡闹哦。”放下英歌，龙宣浩轻轻点了点英歌的额头。

“父皇放心。”英歌脚一沾地，立马向苏云熙跑去。

聪慧灵秀，清雅袭人，浑身上下自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怪不得连英歌都喜欢和她玩耍。龙宣浩直起身子，望着苏云熙的背影微微一笑，抬步赶上前去。

三个大人一个孩子，一前一后，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其他宫妃看在眼里，还道龙宣浩是对司徒烟和苏云熙两人颇多恩爱的时候，忽然有内侍高声唱道：“太后娘娘驾到！”

各怀心思1

听见刚才龙宣浩命人将原本赐予自己的梅果分给司徒烟一份时，杨心兰就知道自己在龙宣浩心目中的地位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重要，此时又看着德妃时不时地用话语挤对自己，知道再待下去必定讨不了什么好处。

听到唱报，原本各自说笑的宫妃们一个个都恭恭敬敬地行礼迎接。

龙宣浩也转回头，紧走了几步，来到太后面前说：“母后身体可好？不是说前日受了些风寒吗，怎么今日也过来了呢？”

太后将手从贤妃宁莹然的手上挪开，搭上龙宣浩，笑微微地说：“平日里的不爽快只怕都是闷出来的，今日难得热闹，哀家怎能不来？”

“母后小心。”龙宣浩将眼光转向太后身旁的宁莹然，看到她对着自己轻轻点了点头，才放下心来，眼光又重新回到太后身上，“母后慢点。”

“好。”太后轻轻握住龙宣浩的手臂缓慢前行，原本搀扶太后的宁莹然和皇后微微向后退了半步，就那么一左一右跟在他们后面缓步前行。

四人一行走过苏云熙和司徒烟的身边时，太后的脚步略略停了一下，笑咪咪地说：“司徒充容身怀我皇族血脉，一切行为举止尤其要小心谨慎才好，这等繁文缛节今后不要再讲了。”

“谢母后提醒，臣妾定当铭记在心。”司徒烟在苏云熙的搀扶下，微微直起身子。

“哟，英歌也在呢。”太后将眼光放低，看到英歌也跪在旁边，赶忙上前扶起，“怎么没有和你母妃在一起呢？”

听到太后问话，英歌抬起小脸，笑咪咪地说：“回太后话，母妃还未出宫，英歌因为喜欢热闹便自己先行过来了。”

“你母妃一定是身子沉重，所以出门迟了，你一个人也不好玩，就跟着哀家和皇上好吗？”太后慈祥地望着英歌。虽然英歌只是个女孩，却是皇长女身份，太后很喜爱这个伶俐的孙女。

英歌挽住太后的胳膊说：“回太后话，英歌正在和苏才人玩耍呢，苏才人会照顾英歌周全的，太后放心。”

“哦，那你要小心啊。”太后略有些寂寥地直起身子，侧头过去。

“是。”英歌放开太后的手，重重地点了点头。

“英歌就是喜欢缠着苏才人，刚才连朕都不稀罕呢。”看出太后因苏云熙比自己更受英歌喜爱而面色微愠，龙宣浩赶忙圆场。

“是吗？”太后面色回复正常，轻轻瞟了一眼苏云熙。

“永寿宫才人苏云熙参见太后娘娘。”苏云熙看到太后突然将目光转向自己，却并不说话，以为她不认识自己，赶忙自报家门，行礼问安。

“嗯。”太后轻轻点了点头，上下打量她一番之后昂首而去。

从苏云熙身边走开，太后面色沉静地转向龙宣浩，轻道：“已是才人了呢！这个苏才人想必就是皇上上次所说的那个，为了勉励其父才予以封号的御女苏氏吧？”

“不错，母后记得果然清楚。”龙宣浩呵呵笑着挽住太后的胳膊。

“确实生了一副好相貌，怪不得皇上要用这个理由为她加封呢。”太后笑着斜睨了龙宣浩一眼。

“母后说得不错，苏才人确实不光相貌出色，才情也很是出众呢。”听到太后夸奖自己的眼光，龙宣浩呵呵笑着回答。

太后脚步略滞一下，望住了龙宣浩说：“不过哀家倒奇怪了，阅选前小主们不是应该都好生呆在储秀宫中等候教习的吗？怎么阅选之前皇上倒好像知道这位才貌出众的苏才人了呢。”

“母后多虑了，其实这些也是朕在最近才发觉的呢。”看出太后仍然对于苏云熙未经阅选便获加封的事多有不满，龙宣浩轻拍太后的后背，轻声回道。

太后不满意龙宣浩的装迷糊，反手拉住龙宣浩的手，说：“虽然生在皇家，但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老话却仍是适用的。咱们现在最遗憾的就是皇嗣单薄，皇上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挑选善生养的女子为咱们皇家开枝散叶，而不是说什么才情、相貌。不过真是要论才情、相貌，咱们这个宫里头哪个妃嫔不是百里挑一的人尖子？又有哪个妃嫔不是当初皇上自己觉得喜欢才相中的？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此刻正在哀家身后的皇后和贤妃又哪儿比那个苏才人差了？”

“朕的皇后和贤妃当然都是出众的天之骄女，朕当然喜欢。其实朕并没有特别偏爱哪宫嫔妃，只是新近晋封的司徒充容和杨婕妤因为有孕在身，朕因为关心皇嗣才去得频繁了一些。这本是人之常情，没想倒令母后误会了。”

见太后说起后嗣的话题来就滔滔不绝，龙宣浩便干脆将话题扯到司徒烟和杨心兰身上。

各怀心思2

太后的注意力果然被成功转移。听到司徒烟和杨心兰的名字，太后顿时满面笑容，说：“祖宗保佑，司徒充容和杨婕妤总算是先后有孕，咱们这宫里头又要热闹起来了。这女人啊，有了身孕以后很多习惯都会改变，是更加需要关怀的，皇上多去走动是对的。对了，”说到兴奋处，太后转过身冲着皇后说，“皇后可一定不要忘记交代御膳房和内务府，务必把司徒充容和杨婕妤的饮食起居给照顾周全。”

“是，母后放心。”皇后见太后望向自己，赶忙松开一直紧皱的眉头，柔柔地点了点头。

宁莹然知道皇后是因为先是听到龙宣浩夸赞苏云熙才情出众，后来又听太后对司徒烟和杨心兰的怀孕诸多期待而心情不佳。她心中暗笑，端着一脸关心的表情上前一步，说：“怎么脸色这么难看，皇后娘娘莫不是病了吧？”

“怎么病了吗？”听到宁莹然的话，太后重新转身过来，“皇后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皇后心中暗暗咒骂宁莹然多事，面对着太后和龙宣浩堆出灿烂的笑容：“只是刚才不小心崴了一下脚，没有大碍的。”

“哦，原来如此。”太后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吩咐说，“景儿可要照顾好皇后，小心脚下呢。”

“是啊。”龙宣浩转过身来对着太后说，“母后也要小心呢，这雨后的青石路还真是有点儿滑呢。”

“嗯。”太后微微一笑，很满意龙宣浩的孝顺。

见龙宣浩扶着太后走出半米开外，皇后微微侧头面向宁莹然说：“妹妹还真是关心本宫的身体呢，连本宫因为崴脚而脸色不佳都看得出来。”

“都是自家姐妹，皇后何必和莹然客气？”宁莹然桃腮粉红，迎向皇后。

“是啊。”见宁莹然假装不明白，皇后冷哼一声，由景儿扶了继续前行。

见皇后在自己面前气憋，宁莹然眼珠一动，轻声说：“皇后慢走，小心这雨后的青石台阶可是有些滑呢。”

皇后微微涨红了脸，凝声回道：“谢贤妃妹妹提醒，妹妹别只顾说话，也自己小心吧。”

宁莹然小心抬步，轻道：“皇后放心，妹妹自会小心。”

皇后低低哼了一声，跟随龙宣浩和太后而去。

待龙宣浩扶太后入席后，众妃也都到齐入座。就在大家翘首以待的时候，德妃才在宫女冬梅的搀扶下姗姗而来。此时的德妃已经微微显怀，不过胜在平素身量窈窕，所以看上去并不显得特别臃肿。

“哎呀，臣妾可是来得晚了呢。”看见龙座之上的龙宣浩，德妃放开冬梅的手，踉跄上前说，“皇上可要恕罪啊。”

“爱妃小心。”龙宣浩踏下龙座，扶住弯腰欲拜的德妃。

“德妃快入座吧。”看出德妃故意让大家久候，意在撒痴，却又顾忌她的身孕，太后冲着身后侍立的嬷嬷说，“王嬷嬷，快把今日的寿星带到哀家身边来。”

“是。”王玉容王嬷嬷低头应了。

被王玉荣搀扶到太后身边坐下，德妃粉面含笑说：“母后您也来了呢？臣妾今日可真是高兴呢。”

“高兴就好，今日不就是为了让你高兴吗？”太后亲昵地拉住德妃的手道。

“既然咱们大家都到了，那也不好再让大家久候了，咱们这就开始吧。”德妃望了望全场，约莫宾客已经来得差不多了，便示意冬梅可以开始了。

一名女官站上碧波亭的中央高声道：“祝寿歌舞现在开始。”

这女官话音刚落，便有丝竹之声叮咚而起。随着丝竹乐声，只见碧波亭被湖水环绕的三边突然漂来三队红色小船。船上锦旗飘扬，花

团锦簇，一眼望过去，不禁令人眼花缭乱。小船上舞女们一路载歌载舞地撑船靠近碧波亭，早已有等候的公公们将长竹竿探下湖去接应小船。

不一会儿，已经有三队共计十八名手持鲜花、铃铛的舞女从小船上来到碧波亭的中央，时而轻舒胳膊，时而缓抬纤腿。

德妃看这些舞女们舞姿魅丽妖娆，心中顿生不满，独自饮下几杯佳酿。转头望去，只见正中的龙宣浩正认真地观赏歌舞，德妃朱唇微抿，举起了一杯佳酿来到龙宣浩身旁。“皇上您为了臣妾的生日准备了如此精彩的宴会，臣妾实在感动莫名，臣妾敬您。”

“爱妃已有身孕，酒还是不要喝了吧。”龙宣浩微微蹙眉，伸手欲取德妃的酒杯。

“只是果酿，不碍事的。”德妃满脸的柔情，躲开龙宣浩的手，轻道，“皇上，今天是臣妾的生日呢。”

“那爱妃可要少喝一点儿。”龙宣浩无奈地望着德妃。

“皇上，臣妾敬您。”得到龙宣浩默许，德妃拿起案头的酒杯递到龙宣浩的手上。

“今天是爱妃的好日子，朕与爱妃共饮。”龙宣浩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哎哟，”德妃身子一斜，微微靠在龙宣浩身上说，“臣妾今天真是高兴啊。”

“德妃妹妹可不要只顾着高兴，小心肚子里的皇嗣才是。”看到德妃借机向龙宣浩献媚，皇后微微一笑道。

各怀心思3

“皇后说得是呢，爱妃是不是身子不爽？”听到皇后的话，龙宣浩定定地望住德妃说，“爱妃快坐到朕的身边来。”

德妃面上一喜，迅速垂下头说：“谢皇上。”

“爱妃小心！用不用召太医过来瞧瞧？”龙宣浩小心地扶住脚步微微踉跄的德妃来到自己身旁坐下。

“哼。”见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德妃便趁机坐到了龙宣浩的身旁，皇后心中满是懊恼，恨恨地夹起面前案上的点心用力地嚼着。

“皇后您可慢点吃，当心太急了噎着。”坐在皇后下首的宁莹然举起酒杯，向因为说错了话而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的皇后微笑示意。

“多谢妹妹提醒。”听到宁莹然的讽刺，皇后艰难地咽下口中食物，冲着宁莹然勉强现出一丝笑容。

坐在龙宣浩身边的德妃似乎听到皇后和宁莹然的对话，放下手中的酒杯，夹起面前的小点心，更加贴紧了龙宣浩，献宝似的说：“不用不用，皇上过虑了，臣妾没事的。皇上，快试试这梅果，酸溜溜的正合臣妾的胃口呢。”

“是吗？朕倒要试试。”龙宣浩微微张口，含下德妃送来的酸梅果。

这梅果初入口极之酸涩，入咽时却涩中带甘，回味醇厚，确实爽口。龙宣浩重重点了头，说：“爱妃说得不错，这梅果味道着实极佳。”

“嗯。”重又夹起一粒梅果送到龙宣浩嘴边，德妃娇媚无限地嫣然笑道，“既然好吃，那皇上就多吃一点儿，臣妾宫中还有很多呢。”

“哦？”龙宣浩抬起头来望向德妃，“出自爱妃宫中？”

“皇上，这梅果可不是出自宫中御厨哦。”看出龙宣浩的疑问，德妃掩口说，“自从有喜以来，臣妾就一直胃口不好，几乎吃不下东西。家中父母担心臣妾肚中的龙裔，便想方设法地精心腌制了这开胃可口

的梅果给臣妾享用呢。今日皇上为臣妾做生日酒，臣妾担心宴上反胃扫了大家的兴致，这才特意取了这梅果入宴。”

龙宣浩说：“爱妃的意思是说，今日这宴上并非列席陈此佳味？”

“是啊。这梅果只有碧波亭中的主位有设，其余皆无。”德妃不解地望向龙宣浩。宫中妃嫔们的吃穿用度一向都是内务府按照各宫苑的等级品阶排列分发的，今日如此的安排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确实不错。”龙宣浩咽下口中的梅果，对着德妃微微一笑。

“以后皇上何时想吃，随时到臣妾宫里来就是了，臣妾给您备着。”看着龙宣浩拾筷频频夹着梅果盛入面前的碟子中，德妃心花怒放。

“好，朕还真是喜欢这梅果呢，爱妃可不许小气。”龙宣浩放下手中的玉箸，望向德妃。

德妃难掩心中的喜悦，笑咪咪地说：“皇上能够喜欢，臣妾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小气呢？”

“妹妹恭祝德妃姐姐生辰万福金安。”正在德妃和龙宣浩深情相望时，一人不合时宜地出现。

“哦，是杨婕妤啊？”德妃没有好气地望向杨心兰。

“妹妹以茶代酒敬德妃姐姐一杯。”杨心兰眉眼含情，对着德妃说话，眼睛却是瞟向一旁的龙宣浩。

“既是道贺，当然要用酒才能看得出诚意。”看出杨心兰一心想要吸引龙宣浩的注意力，德妃银牙轻咬，满面是笑。

“这？”听到德妃的话，杨心兰微微一怔，口气中满是为难，“妹妹平素便是不善饮酒了，现如今又是有孕在身……”

“妹妹客气了，本宫今日与婕妤妹妹对饮如何？”德妃取过杨心兰手上的茶杯，执起案上的酒壶倒了进去，笑说，“只是果酿而已，不碍的。”

各怀心思4

“那……”杨心兰接过德妃倒满了的酒杯，见同样有孕在身的德妃也是端起她的酒杯，又见龙宣浩神色如常，并无丝毫不悦，心道这果酿也许并不妨事，心头一松，笑说，“那妹妹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爱妃快吃颗梅果压压这酒力。”见德妃和杨心兰饮下了杯中之物，龙宣浩分别为德妃和杨心兰各夹了一颗梅果。

“嗯！皇上这儿的吃食果然味道鲜美，臣妾这会儿可是唇齿留香呢。”杨心兰含了梅果，笑盈盈地说。

“爱妃喜欢？”龙宣浩凝神望了杨心兰道。

“嗯。”杨心兰媚笑着点了点头。

“对啊，爱妃也是有孕在身的，当然会觉得这梅果对胃口。”龙宣浩重重点了点头，微微后倾身子说，“将这碟梅果送去杨婕妤席上。”

“是。”立在龙宣浩身后的王立福马上恭恭敬敬地应了，上前取了龙宣浩面前的梅果小碟。

“哼。”德妃轻轻冷哼一声，一张如花俏脸顿时阴沉了下来。

“谢皇上挂念。”比起德妃脸色的黯然，杨心兰一张脸蛋则更见明艳。

“慢着。”龙宣浩忽然出声，等王立福转过头来，才说，“将这梅果分了，也送去凌波宫司徒充容那里一份。”

“咦？”此言一出，杨心兰原本鲜亮的脸蛋霎时沉了下来。

“是。”王立福低头应着，转身过去。

看着杨心兰面上神色的前后变化，德妃心中冷冷一笑，掩口轻说：“还是皇上思虑周全啊。”

龙宣浩将眼神从王立福身上收回，转向身边说：“司徒充容和杨婕妤也是有孕在身，想必胃口一定不好，有了爱妃的开胃梅果必定大见好转。爱妃不会怪朕没有问过爱妃便自作主张吧？”

看着龙宣浩正望向自己，德妃赶忙敛了不悦之色，浮出笑颜说：“皇上说到哪儿了？都是自家姐妹，臣妾哪儿会如此多心。”

杨心兰粉面盈盈，轻说：“是啊，德妃姐姐一向体恤宫人，哪儿会如此小气？”

德妃轻笑一声，说：“还是婕妤妹妹了解本宫啊。”

听见刚才龙宣浩命人将原本赐予自己的梅果分给司徒烟一份时，杨心兰就知道自己在龙宣浩心目中的地位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重要，此时又看着德妃时不时地用话语挤对自己，知道再待下去必定讨不了什么好处，便冲着龙宣浩和德妃行了礼节，轻说：“皇上和德妃姐姐请畅饮，臣妾先行退下。”

早在一旁看了半晌的皇后突然笑盈盈地举起了酒杯，冲着宁莹然道：“贤妃妹妹，咱们一起敬今日的主角一杯吧？”

“好啊，今日的佳酿味道实在不错呢。”宁莹然欣然点头，和皇后一起来到德妃面前，“妹妹和皇后娘娘一起恭贺德妃姐姐生辰，请姐姐饮了这杯吧。”

“谢过皇后和贤妃妹妹。”德妃看着面前一双俏丽佳人，心中知道她们必定是已经将刚才所有的事情尽收眼底。之所以这会儿过来敬酒，想必是以庆生为名，实乃为了刚才梅果一事而讥讽自己罢了。德妃面上一凛，却又碍于龙宣浩在场而不得发作，自己勉强挤出笑脸端起刚才未喝完的酒杯，一饮而尽。

艺不献众1

眼光再度转向龙宣浩，此刻他正志得意满地望着他面前的一双如玉璧人和身侧的娇媚美人。看着龙宣浩俊秀而威武的气势，苏云熙低下头来淡淡一笑：如此骄人的帝王，如此华贵的宝座，怎能叫人不覬觐？

德妃刚刚放下手中酒杯，英歌兴冲冲地捧着一顶花草编制而成的头冠而来，脆声说：“母妃，儿臣恭祝母妃生辰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好好好，母妃的乖孩子，到母妃和父皇身边来。”见自己的女儿如此伶俐乖巧，德妃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

“英歌快过来。”龙宣浩也笑咪咪地冲着英歌张开了双臂。

“那德妃妹妹就陪着皇上和元公主好好说话，咱们就先告退了。”知道龙宣浩素来喜爱英歌，皇后识趣地拉了宁莹然退了下去。

英歌微笑着朝龙宣浩走过去，又忽然止住了脚步。她定定地望着龙宣浩，说：“平日里父皇很少到母妃宫中来，母妃常常和儿臣念叨说很想念父皇呢。今日是母妃的生辰，父皇还是陪着母妃好好说话吧，英歌自己玩去。”

龙宣浩看着英歌的背影，想起为自己生下元公主的德妃此时亦是身怀有孕，他转头望了过去，德妃原本俏丽的脸蛋上显现着淡淡的忧郁。他忆起往昔恩爱，顿时满心歉疚：“这些日子以来，朕忙于国事确实忽略了爱妃，今日便好好陪陪你。”

“只要皇上开心，臣妾受一点儿委屈又算什么？”德妃靠在龙宣浩的肩上，心满意足地笑着。

“月儿觉得这歌舞如何？”龙宣浩轻轻揽着德妃，淡淡地笑着，显得无比亲昵。

“皇上令内务府精心为臣妾准备了这次盛宴，当然是精彩异常，臣妾可真是喜欢呢。”德妃在龙宣浩怀里微微侧身，轻道，“只是这歌舞

之人却是寻常的舞姬，姿质难免平庸，所以这琴之天籁和舞之仙姿许是看不到了。”说话间，德妃偷看了龙宣浩一眼，见他微微皱眉，不由心中一喜，终于说出心中所想，“不如请莲妃妹妹为大家抚上一曲，也让其他姐妹开开眼。”德妃看着面前这些舞姬搔首弄姿，总觉得心头不安，与其让她们在龙宣浩面前卖弄风情，还不如推出和自己一派的姐妹卫芙儿。

“好！”龙宣浩抚掌笑道，“月儿所言有理，朕也有些日子没有听过莲妃弹琴了呢，今日就让她为大家献上一曲吧。”

见龙宣浩应允，德妃一边命了身边宫女前去传话，一边对着龙宣浩说：“就抚那曲皇上亲自谱的《水云江山》！”

“月儿说得不错，咱们今日就听《水云江山》！”龙宣浩呵呵笑着应了，突然心中一动，又道，“不过，朕还有个更好的主意。”

见龙宣浩兴致高昂，德妃的粉脸更加娇艳，嗔道：“哎呀，皇上不要吊人胃口嘛，皇上快说嘛。”

龙宣浩拍拍德妃的手，一脸神秘地冲着身后的内侍刘荣海钩了钩手指头。

“姐姐，少喝一点儿酒吧，你有孕在身呢。”苏云熙看出司徒烟的心事，拉住她的手劝道。

“今日高兴嘛，少喝一点儿，不妨事的。”司徒烟满面笑容地挣开苏云熙的手。

“姐姐，”苏云熙无奈地放下手来，轻道，“既入帝王家，应知帝王本就不同寻常百姓。”

司徒烟向碧波亭上望了一眼，转过脸来说：“妹妹的意思是？”

苏云熙定定地看了司徒烟一会儿，轻轻叹气道：“即使普通人家，三妻四妾也是常事，何况这是大齐天子的后宫呢？姐姐何苦自惹烦恼？”

听了苏云熙的话，司徒烟微微一怔，涩然一笑说：“是啊，我糊涂了。”

“姐姐，吃点菜吧。”苏云熙拉住司徒烟的手，面上一片诚挚。

“嗯。”司徒烟重重地点头，一只手反握住苏云熙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抚上自己的腹部。

感觉到司徒烟握住自己的手忽然力道加重，苏云熙出声问：“姐姐，可是不舒服？”

“云熙，你听。”司徒烟向苏云熙靠了身子过去，轻轻地说。

“嗯？”苏云熙捏着玉箸却并未下筷，在司徒烟的示意下，凝神聆听着坐在她们左侧的刘月英和身边宫妃的对话。

.....

艺不献众2

“看她们三人貌似亲密，实际上心里不知道多想对方死呢。”

“可不是，这三个人鼎足而立也有几年光景了吧，如今似乎还是分不出谁胜谁负，可真有意思。”

“小声小声，当心被皇后以非议之罪责罚。”

“姐姐也忒仔细了吧，这时大家都在饮宴，有谁会来注意我们啊？”

“你说，咱们是不是现在也应该过去敬杯水酒呢？”

“再等等看，皇后和贤妃刚刚坐下，咱们现在过去的话，怕会惹人闲话呢。”

“可是刚才那个杨婕妤不是在皇后和贤妃的前面过去了吗？”

“哼，如果出了事，她有肚子保住自己，你有吗？”

“这倒也是，还是姐姐思虑周全。不过这个杨婕妤的胆子也不小，居然仗着自己的肚子在德妃面前张扬？”

“就是说嘛，我可真替她担心她那个宝贝肚子呢。”

苏云熙偷眼向碧波亭上望去，只见杨心兰和龙宣浩笑语盈盈，德妃则微有不悦，皇后和宁莹然似笑非笑地旁观。再看向宴会全场，众宫妃看向皇帝的眼神柔得都能滴出水来。她们虽然碍于德妃生日而尽量避免衣着太过光鲜，却仍是在细节方面精心装扮，使尽手段只希望能够引起帝王注意。眼光再度转向龙宣浩，此刻他正志得意满地望着他面前的一双如玉璧人和身侧的娇媚美人。看着龙宣浩俊秀而威武的气势，她低下头来淡淡一笑：如此骄人的帝王，如此华贵的宝座，怎能叫人不觊觎？只是这代价……

她们施展了自己全部的美丽，却不一定能得到自己丈夫满意的一眼。苏云熙轻轻摇了摇头，所幸她的心仍是属于她自己的，她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哎，你看，皇上身边的小福子过来了呢。”

“是啊，是啊，朝咱们这边过来了呢！”

见刘月英和陈晨突然安静下来，苏云熙想起刘月英在钟萃宫中巴结皇后的模样，现在又在背后议论皇后，不由暗叹人心叵测。

“云熙。”看苏云熙兀自出神，司徒烟在苏云熙的手上轻轻捏了一下。

“姐姐？”苏云熙手上一痛，轻呼出声。

就在二人相视而笑的时候，王立福已经来到了桌前。他微笑着将手上的小碟子呈上，说：“皇上御赐司徒充容和苏才人精酿梅果一碟！”

“呃？”司徒烟怔怔地望着面前的王立福。

见司徒烟发愣，王立福上前一步低声道：“娘娘，皇上担心您会反胃恶心，才特别交代送了这碟开胃的果子过来的。”

“哦，谢皇上恩典。”司徒烟回过神来，赶忙拉着苏云熙起身冲着龙宣浩的方向行礼谢恩。

见龙宣浩微微点头示意，苏云熙和司徒烟坐了下来。

司徒烟夹起一颗梅果送入口中，点头道：“云熙快尝尝，味道真的不错呢。”

“嗯。”苏云熙应了一声，朝龙宣浩的方向看去，见他正揽着德妃笑咪咪对内侍刘荣海说着什么。苏云熙低头轻轻地笑了起来。他充满玩味的眼神，是向她昭示着他的恩宠吗？一碟梅果？！

“妹妹笑什么呢？”司徒烟不解地望向苏云熙。

“我在想皇上真是很宠爱姐姐呢，连这样的小事都记挂在心上。”苏云熙冲着面前的梅果努了努嘴。

“嗯。”司徒烟喜滋滋地点了点头，又夹起一颗梅果放入口中。

“姐姐快看，刘公公过来了，难道又要送什么东西来吗？皇上对姐姐真是关心备至啊。”见刘荣海正笑咪咪地朝这边走来，苏云熙打趣着司徒烟。

“不会吧。”司徒烟疑惑地顺着苏云熙的眼光望去。

刘荣海来到司徒烟和苏云熙面前，躬身行礼说：“两位娘娘万福啊，奴才给两位娘娘请安了。”

“刘公公不必多礼，可是皇上有什么交代？”司徒烟展颜一笑，彬彬有礼道。

“皇上请苏才人带了琴为大家奏上一曲，助助兴呢。”刘荣海笑容可掬转向旁边的苏云熙。

“呃？”司徒烟一愣，转向苏云熙。

“抚琴？”苏云熙同样一愣。

“是。皇上说请苏才人去取琴来，和莲妃娘娘同奏《水云江山》。”见司徒烟和苏云熙疑惑不解，刘荣海不厌其烦地详细解释着。

“和莲妃同奏？”苏云熙吃惊地问。

艺不献众3

莲妃卫芙儿在宫中一向以“才”名取胜，他偏偏在这个时候要自己和卫芙儿同台奏琴，到底是何居心？难不成是嫌她还不够“树大招风”，非要看她树敌无数才开心？

“含梅，你这就回去取琴。”司徒烟呵呵一笑，吩咐了含梅之后，说，“云熙就露上一手，也好让大家看看你的本事。”

“含梅回来！”苏云熙叫住欲走的含梅，放眼宴会全场，只见大家正将视线集中在自己身上。她转向刘荣海，嫣然一笑，“云熙昨日新伤了手指，今日恐怕不能为皇上抚琴了，烦请公公替云熙回禀一声。”

“这？”似是没有料到苏云熙会如此作答，刘荣海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

“烦劳公公了。”见刘荣海没有反应，苏云熙又高声提醒了一遍。

“是，是，奴才这就回禀皇上。”刘荣海从没见过这么不识抬举的宫妃，竟敢如此驳回皇上的面子。他心中这样想着，面上却仍是恭敬地点了点头，转身去了。

“云熙，为何要这么说？”见刘荣海去得远了，司徒烟方才开口。她真的不明白苏云熙为何要放弃这次在龙宣浩面前展现自己的机会，这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呢。

“早就听说莲妃娘娘琴技惊人，云熙的雕虫小技哪儿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献丑啊。”苏云熙面对司徒烟的不解，只是淡淡一笑。

“嗯。”司徒烟点了点头，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转过头去，“你怎知自己不如她呢？你也没听过莲妃抚琴，为何不上去试试？也让皇上好好欣赏你的才情！”

苏云熙叹了一口气，正要开口的时候，英歌忽然冒了出来。她拽住苏云熙的衣襟，口上不依地嚷着：“这歌舞闷极了，苏才人带我去玩好吗？”

“好好好，我带英歌去玩。”苏云熙不愿卷入向龙宣浩献媚的女子之列，见英歌跑来邀约，便匆匆地应了。

“云熙。”见苏云熙要带德妃的女儿去玩，司徒烟警告地叫了一声。

“放心，宴会已经进行了大半了，没有事的。”苏云熙安抚地拍了拍司徒烟，转向含秀说，“你家主子身子笨，招呼仔细了。”

“是！”含秀认真地应着。

“苏才人，咱们走。”见苏云熙起身，英歌兴奋莫名。

“去去就来。”苏云熙低头冲着司徒烟粲然一笑，转向英歌说，“走吧，英歌。”

“咱们快走，我带你去看好东西。”英歌知道司徒烟刚才是在阻拦苏云熙带自己去玩，临走时还冲着司徒烟扮了一个鬼脸。

“这个云熙，也不怕皇上怪罪。”司徒烟一脸无奈地看着苏云熙和英歌离开。

“主子，你们倒是等等奴婢啊。”见英歌拉了苏云熙急急忙忙地跑在前头，含梅抱着苏云熙和英歌的薄披风在后面急惶惶地追着。

“你就是追不上我们啊。”英歌兴冲冲地朝含梅吐吐舌头。

“英歌，你要带我看什么呢？”逃离了那个令人憋闷的宴会，苏云熙好笑地问急急向前奔跑的英歌。

“快点快点，我发现了一个掉落的鸟窝呢。”英歌大睁了双眼转过脸来。

“是吗？”苏云熙配合地瞪大眼睛，“那你不用跑那么快啊，既然已经掉落了，便不会不见的是不是？”

“谁说不会不见？万一被我的棉花团碰到，可就不一定了。”英歌认真地说。

“哦，是是是，英歌想得真是周全呢。”苏云熙同样地一脸认真，“好，我们快走，一定赶在棉花团前面。”

“嗯。”英歌甜甜地笑了起来。

“在哪儿呢？”苏云熙跟着英歌一路跑到了碧波湖边，仍然不见英歌说的那个鸟窝。她止住了脚步说，“英歌小心！”

“刚才我去找你的时候鸟窝还在这儿呢，怎么不见了？”英歌沮丧着脸说，“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算了，不见就不见了，我带你去别处玩啊。”见英歌朝碧波湖走近，苏云熙担心雨后路滑会使她摔倒。

“里面还有几只小鸟呢，不会是被风吹到湖里去了吧？”英歌回过身来，皱着脸望向苏云熙。

“英歌，那边不能再过去了，危险呢！”见英歌又转身跑到湖边上，苏云熙担心地叫了起来。

“哎哟！”果然，英歌好像踩上了一块不大稳当的石头，身子微微摇晃，“这儿好滑！”

“英歌别动！”见她站在石上摇晃着，苏云熙揪心地叫着跑上前去。

“苏才人，我害怕！”英歌努力控制着身体的平衡，慌张地向苏云熙求救。“英歌不怕，我来了。”苏云熙来到她面前，见左右并无侍卫经过，又见她满面泪痕的恐慌样子，苏云熙银牙一咬，撩起长裙，迈了过去。

刘荣海回报说苏云熙因伤不能为大家献技，龙宣浩听了，无所谓地点了点头。他的反应让依偎在他怀中等着龙颜盛怒的德妃小小地吃了一惊。

德妃不敢擅自揣度圣意，只得悄声命了莲妃卫芙儿开始表演。

龙宣浩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莲妃卫芙儿的表演，德妃则紧紧地靠着他，尽力地释放自己的魅力。

丝竹声声，觥筹交错，鬓影衣香，宴会上一派祥和热闹。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惊叫：“救人哪！有人落水了！”

高八度的声音在柔和的丝竹声中显得格外嘹亮，惊扰了如沉浸在仙境中的人们。

兴师问罪1

龙宣浩在小平子的带领下一路急走，赶到永寿宫时便听到阵阵哀号声。

他进了房门，只见永寿宫中的宫女内侍全被圈在墙边，大厅中央端坐着那名被他加封为“德妃”的女子。而德妃的脚边，伏着已经昏了过去的苏云熙。

“水。”夜半时分，苏云熙因为口渴而幽幽醒来。

“主子小心，”含梅急急地扶她起来，用汤匙舀了参茶送入她口中，“您可醒了，把奴婢们都吓坏了呢。”

喝下一口参茶，苏云熙挣扎着坐起来：“好干！”

“主子！”听到苏云熙的声音嘶哑，含梅哭出声来。

苏云熙伸手接过含梅手中的瓷碗，大口大口地喝下，觉得嗓子湿润了，才重新开口说：“这是怎么了？”

“主子！”含梅放下水杯，揽住苏云熙说，“您不记得了吗？白天您不小心掉到湖水里去了。”

“湖水？”苏云熙微微有点儿迷糊。

“是啊。”含梅揉揉眼睛，继续说，“您不是去救元公主吗？结果自己踏上生满青苔的石头，滑倒了。奴婢都快吓死了呢。”

“那英歌呢？英歌她没事吧？”苏云熙想起当时在慌乱中，自己好像拉住了英歌的手，她应该没事吧？

含梅抚摸着苏云熙的额头，说：“主子您落水后，元公主不知怎么地也没站稳，就跟着您掉下去了。不过元公主是最先被救起来的，这会儿已经没事了。”

“没事就好。”苏云熙终于放下心来。

“主子，您想吃点儿什么东西，奴婢吩咐御膳房去做！”站在床边的蕴兰见苏云熙逐渐有了精神，赶紧问。

“不想吃。”苏云熙轻轻地摇头。

“不麻烦的，皇上临走时交代过御膳房不许熄火，就怕主子醒来想吃东西呢。”蕴兰急急地解释着。

“皇上交代？”苏云熙望向蕴兰。

“是啊。”含梅止住眼泪说，“从救上来的时候起，您就一直睡到现在。皇上和司徒娘娘一直陪着，直到三更时分才走。”

“哦。”苏云熙轻轻点头，“我想再躺一会儿。”

“好！”含梅扶着苏云熙慢慢躺下，“主子想吃什么？”

苏云熙合上眼睛，轻声说：“好累。”

见苏云熙满面倦色，含梅手忙脚乱地为她盖好被褥，说：“好好好，主子您再睡会儿，奴婢给您守着，想要什么您就说。”

“嗯。”苏云熙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含梅半蹲在床边，看着苏云熙沉沉入梦，喃喃地说：“都是奴婢不好，如果奴婢脚程再快点，紧跟上主子的话，主子就不会落水了。”

清早，苏云熙才刚刚睁开眼睛，就听见门外唧唧喳喳地吵闹不休。

“娘娘，主子还在病中不能见客，娘娘探病还请改日吧。”是含梅紧张却高亢的声音。

“一群狗奴才，你们都给本宫让开！”是德妃同样高亢和焦急的声音。

“娘娘，娘娘，主子她还正在昏睡当中，不能见客！”含梅的声音带了一丝哭意。

“本宫今天一定要进去！你们都让开！”德妃厉声大喝。

“不让娘娘进去是皇上的旨意，难道娘娘您要抗旨？”想是含梅拦不住横冲直撞的德妃了，居然搬出圣旨来压她。

“圣旨？圣旨在哪儿？拿不出圣旨，本宫就治你们个假传圣旨之罪，抄家灭族！”德妃的声音中有着毋庸置疑的坚定，“拿不出圣旨也不让开是吧？”

“那是皇上的口谕。”含梅没有做声，换了蕴兰仍在试图抵挡。

“好个刁蛮的丫头！假传圣旨居然还死不悔改！冬梅，给这两个胆大妄为的贱婢掌嘴！”德妃气势汹汹地喝着。

“啪啪”几下干脆利落的耳光声，伴着含梅和蕴兰的哎哟吃痛声。

“娘娘您打死奴婢吧，反正您闯了主子寝宫的话，将来皇上责罚起来，奴婢还是死罪！”反正挨了打，含梅捂住面颊跪下身来，抱着德妃的腿脚，干脆负隅顽抗。

“请娘娘不要为难奴才们吧。”是小平子的声音。

“是啊是啊，请娘娘不要为难奴才们吧，娘娘开恩啊。”几个人一起说话的声音。

永寿宫中的人为了挡住德妃，已全在自己门外了。苏云熙实在听不下去，勉强下了床，用力拉开房门。

“好你个死丫头！”德妃见苏云熙自己开门走出，一脚踢上含梅的心口，“不是说她昏睡不醒吗？居然敢骗本宫！”

含梅被德妃一脚踢中心窝，疼得倒在地上，旁边的小平子赶紧上前去扶。含梅朝小平子使了个眼色，猛地一脚将小平子踹倒在地，惹得跟了德妃过来的西福宫宫女、内侍全都掩面偷笑。

苏云熙心疼地看着含梅和小平子，勉强提了精神，上前一步说：“不知德妃娘娘大驾光临，云熙因病卧床有失远迎，还望娘娘不要怪罪才是。”

“你少在本宫面前装模作样的！”德妃看到苏云熙出现，心中所有怒火全部有了去处。

兴师问罪2

“德妃娘娘若是有事来找云熙，云熙自当以礼相迎。可德妃娘娘如此做派，倒像是到云熙这儿找晦气来了呢！”见德妃面色不善，苏云熙仍是微笑着说。

“找你的晦气又当如何？”德妃避开面前阻拦的人群，直冲到苏云熙面前，指着她的鼻尖高声说，“好你个扫帚星！心思居然恶毒如此！”

“德妃娘娘何来此说？”虽然心中略有疑问，可苏云熙仍是不急不怒。

见苏云熙面露不解的神色，德妃心中更怒，喝道：“还真是会装！上次在钟萃宫中本宫好心与你亲近，你反而故意将本宫推倒在地！差点害得本宫落胎。”

苏云熙听到德妃的指责，只觉得莫名其妙。什么叫恶人先告状？什么叫欲加之罪？她今日总算是见识到了。她无奈地笑了一下，说：“我有没有推撞德妃娘娘，当日已由皇上和皇后娘娘审理明了。事情既然已经了结，怎么如今又来怪到我的头上？”

见苏云熙辩解，德妃面色一变，一时气结，半晌才指住苏云熙说：“你的险恶用心路人皆知，你少用皇上来压本宫！昨日你故意带了英歌到碧波湖玩，害英歌落水，你敢说你不是想趁机害死她？你怎能如此狠心？居然连个孩童都不放过！”

“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苏云熙只觉得有理说不清，只好无言以对。

“没有话说了吧？你夜夜霸占龙床，却偏偏肚子不争气，这便是你自己作恶太多，又怨得了谁？自己生不出来，却来害我的孩儿？你好狠毒的心肠！”德妃见她不做声，叫嚣着一掌挥来，几乎碰到她的面颊。

“娘娘，娘娘，”含梅伏在地上使劲抱住德妃的腿，哭着说，“娘娘错怪主子了，当时元公主是失足落水，主子是要去救她的！”

“是啊是啊。”蕴兰也赶紧扑了上来，抱住德妃的另一条腿。

含梅和蕴兰的阻拦使德妃的身形稍稍一滞，苏云熙趁机避开。她站在一旁轻轻地说：“德妃一定是误会了，如果英歌在场的话，一切自然明了。”

不过就算英歌来了，估计德妃也不会善罢甘休，因为苏云熙已经看出德妃此番大闹打的是为英歌出气的旗，出的却是龙宣浩接连宠幸自己的不平之气。不过是两个晚上而已，怎么就被夸张成夜夜霸占龙床了呢？

“误会？失足？你们以为本宫是三岁孩童那么好骗？你会那么好心舍身去救本宫的孩子？”德妃恼怒地说，“冬梅，把这阻人的贱婢给本宫拉开！”

“是！”冬梅得了命令，和西福宫的宫女春桃一起，想要将含梅和蕴兰拉开。

“你们全都撒手！”见含梅、蕴兰在冬梅和春桃的连掐带拧中哭喊着，苏云熙眼中的怒气升起。

“主子。”含梅见德妃恶狠狠地走向苏云熙，知道主子必会受辱，不由得泪流满面。

“推撞本宫，害英歌落水，”德妃一字一顿地说，“今天这账，咱们一笔笔地算清楚了。”

在这个后宫之中，除了皇后，还没有谁是她德妃收拾不了的。上次钟萃宫中的事情是她棋差一着，被苏云熙跑掉，那口气就一直堵在心口，让她好不顺畅，这次她无论如何都要出了那口恶气。

“云熙听着娘娘细算。”见德妃一步步向自己走来，苏云熙心中一横，“反正云熙是肉在砧板，任由娘娘评说好了。”

见苏云熙一动不动地站在面前，德妃面上一笑，说：“说得好！本宫今日就要代皇后娘娘执掌内宫家法，治你个谋害皇嗣之罪！小荣

子、小柱子！”

“奴才在。”听到德妃发令，早就等在一旁的西福宫内侍应着站了出来。

“谋害皇嗣，依我大齐律例当如何处置？”德妃坐在椅上，冷冷地问。

“其罪当诛，且连抄九族！”小荣子大声回着德妃。

“好！”德妃神色一正，凌厉地望向苏云熙，“小荣子取廷杖来，重责八十！”

“是！”小荣子回身取出早就准备好的廷杖，立在苏云熙身旁。

“娘娘，娘娘，您是菩萨心肠，您是仙子下凡，您就饶了奴婢的主子吧！”看到小荣子拿出粗重的廷杖，被冬梅、春桃架住的含梅等人挣扎着哭喊着，这八十杖如果打了下去，自己的主子必定不会还有命在。

“你的奴婢倒是忠心呢，不过今日……”德妃见苏云熙神情平淡，心中更是火大，怒声道，“廷杖伺候！”

“得罪了！”小柱子上前一步，将苏云熙推倒在地，就等德妃再度下令。

“今天的事情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其他人！按我大齐的律法，苏才人你可是死罪，本宫赐你八十大板已是轻了呢。”看着苏云熙匍匐在自己脚前，德妃神色如常地轻抚着自己的肚子，“就当是为了本宫腹中的孩儿积福吧，你也不用谢恩了。”

“主子，您倒是说句话啊，您求求德妃娘娘饶了您啊。”含梅高声叫道。

苏云熙却只是望了她一眼，又转向德妃，咬紧了牙关，一声不吭。

“好！”德妃眼神一凛，冷声说，“小柱子，代本宫执法！”

兴师问罪3

“是！”小柱子应了一声，将手中的法杖高高举起，“苏才人，得罪了。”

“我的主子啊！”含梅眼看着廷杖落在苏云熙身上，情急之中，哀叫起来。

“啊！”苏云熙终于忍不住痛叫出声来。

“主子！”听到苏云熙的痛叫声，永寿宫中一千人等全都哭了起来。

龙宣浩在小平子的带领下一路急走，赶到永寿宫时便听到阵阵哀号声。

他进了房门，只见永寿宫中的宫女内侍全被圈在墙边，大厅中央端坐着那名被他加封为“德妃”的女子。而德妃的脚边，伏着已经昏了过去的苏云熙。

“啊！参见，参见皇上！”小荣子拎了一桶冷水过来，本打算将昏迷中的苏云熙泼醒，忽然看见龙宣浩大步进来，慌慌忙忙地行礼问安。

“皇上？”德妃转头看见龙宣浩怒气冲冲的样子，慌忙说，“臣妾给皇上请安。”

“这是要做什么？”龙宣浩气冲冲地直奔地上的苏云熙而去。

“主子。”含梅挣脱春桃的束缚，哭喊着跑了过去。

“云熙。”龙宣浩看着苏云熙已经血迹斑斑的衣服，将她交给含梅，“照顾好你家主子！”

“皇上放心。”含梅咬着牙齿，重重地点了点头。

龙宣浩回过身来高声说：“小福子，急宣太医！”

“是！”王立福急急应了，出门传令。

被西福宫制住的人也都先后挣脱出来，跑过来帮忙架起苏云熙朝内室走去。

“含梅姐姐，都是小平子不好！路上跑得慢了，害主子和姐姐受苦了。”见苏云熙狼狈的样子，小平子满面愧色。

“不，”含梅费劲地扶着苏云熙，“咱们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啊。”

“德妃！”龙宣浩在椅上坐下，定定地望向德妃。

“皇上。”见龙宣浩正在盛怒之中，德妃紧张地抓紧了自己的领口。

龙宣浩又扫视四周，见西福宫的人全是一副躲闪的表情。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一大早，德妃就带齐了人马跑到永寿宫里私设公堂吗？”

“皇上，您冤枉臣妾了！”德妃不顾自己的身孕，径直扑倒在地，“是苏才人先行陷害臣妾，臣妾实在难忍心头怒气，才上门质问她的。皇上不要听信了奸佞小人的谗言，误会臣妾啊。”

“哦？”龙宣浩挑了眉毛，“质问？朕怎么看到的是德妃私设公堂，擅自行刑呢？”

“这……这是苏才人自己承认了，”德妃紧紧地盯住龙宣浩，“臣妾这才依律对她进行责罚的。”

“是吗？那德妃就说说这苏才人是如何陷害你的吧。”龙宣浩冷冷地说。

“昨日在臣妾的生日宴上，苏才人明明知道雨后路滑，还故意带了英歌到碧波湖边去玩，害得英歌无故落水，几乎丧命。这是苏才人刚才承认的，所以臣妾一时火起，就……”见龙宣浩给自己机会解释，德妃极尽夸张之能事。

“苏才人全部承认？她亲口承认说是她推英歌下水的吗？”龙宣浩皱起眉头，望着德妃。

在龙宣浩的注视下，德妃微微有些心虚，说：“就算是她推的，她也不会说是她故意的啊，她才不会承认。”

龙宣浩无奈地一笑，说：“德妃刚才不是说苏才人已经承认了吗？”

德妃低了头，轻声道：“苏才人她……她是默认。”

“默认？！”龙宣浩一掌拍上案头，怒道，“昨日英歌被救起来时不是说清楚了吗？她和苏才人都是不慎落水，没有谁推撞谁！为何今日你还要到永寿宫中生事？”

见龙宣浩袒护苏云熙，德妃心头一急，仗着自己有孕在身，回嘴说：“英歌还小，当然好哄骗。臣妾可不是三岁的小孩子，没那么容易被骗住。”

龙宣浩见德妃固执己见，怒道：“英歌和苏才人感情不一般，这是内宫都知晓的事情，连朕也经常见到英歌缠着苏才人玩耍，她怎会无缘无故地害英歌？英歌和苏才人的感情之好，不会只有德妃不清楚吧？”

就是不服龙宣浩如此相信苏云熙，德妃梗着脖子，继续说：“皇上是被那个狐媚子迷惑了心智，可是臣妾心里却清楚得很！”

“德妃的言外之意是说朕是昏君了？！”龙宣浩倒吸了一口气，怒道，“德妃如此德行，如何能够为元公主做好榜样？从今日起，你也不必亲自教养了，元公主就跟着贤妃吧。”

“皇上！您不能！我才是英歌的母妃！”德妃不敢相信龙宣浩会将女儿夺走，失声叫道。

“就这么定了！小福子，你现在就去将元公主交给贤妃教养。”龙宣浩将脸转过去，不再看德妃。不能？还没有他不能做的事！

“皇上。”见龙宣浩翻脸无情，德妃顿时失了支撑，瘫坐在地上。

天子多情1

受伤后，她就一直抗拒着和自己亲昵。他早就应该知道她是被宫中那种紧张的气氛抑制着，所以才难以快乐起来，也许宫外新鲜的空气会令她敞开心扉？

龙宣浩皱紧眉头望着苏云熙受伤的身体，竟然是满目的鲜红，令人好不惊心。虽然他知道后宫之中并不像他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平静，毕竟女人之间争风吃醋也是常事，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德妃居然能下了如此狠手。

“云熙，你可一定要快快好起来。”龙宣浩遣走了德妃后，就一直看着太医为苏云熙处理伤口。也许，这就是她当初不甘不愿的原因之一？难道她竟然早就洞悉了这一切的发生吗？龙宣浩站在苏云熙的床边，望着床上双目紧闭的女子兀自出神。

司徒烟准备了一些上好的疗伤药物，刚走到永寿宫门口，就撞上在宫门口犹豫的钱亭亭和韩双雨。

“司徒姐姐，听说苏姐姐近日身子不爽，咱们想和姐姐一起前去探望，不知可好？”钱亭亭笑着问。

“你们两个一向和云熙少有来往，怎么今日要和我同行呢？”司徒烟奇怪地问。

自从韩双雨有孕被封为美人后，她们姐妹就飞扬跋扈得不行，与司徒烟的关系也冷落下来了，不过后来却不慎落了胎，之后在皇上那里的宠爱也淡了下来。

“以前妹妹有孕在身，不便出门，这段日子休养以后，身体逐渐康复了，以后会和从前一样经常到姐姐这儿走动的。”钱亭亭知道司徒烟是嫌她们姐妹前倨后恭，但司徒烟已不同往日，她不仅怀有龙裔，还是正二品的充容，所以钱亭亭格外地低声下气。

“是啊，司徒姐姐，礼物我们都准备好了。”韩双雨一脸恳切地拎起手中的盒子给司徒烟看。

“好吧，那咱们就一起去吧。”司徒烟看了她俩一眼，率先走开。来到永寿宫中，司徒烟将药品交给抱荷，留下含秀交代着用量用法，自己则径直走了进去。

钱亭亭左右打量一番，也照样学样地将礼物交给抱荷，细细地说着使用的方法。

“云熙，今天感觉怎样？”司徒烟急急走进内室，望向床上的苏云熙。

“姐姐过来了呢？”苏云熙放下手中的汤勺，笑着说，“好多了呢，今日已经可以坐着了呢。”

“主子您可别吓唬咱们。”含梅看到本来趴着的苏云熙欲翻身坐起，急忙放好手中的汤碗阻止着。

“是啊是啊，你可不要逞强，趴着就好。”司徒烟来到床边，坐下对含梅说，“刚才拿来了一些上好的药物，已经放在抱荷那里了。”

不等含梅开口，苏云熙抢着说：“姐姐，你送来的药物已经很多了，再加上太医院送来的药，我这儿已经堆积如山了，不要再拿来了。”

“奴婢这就出去看看。”含梅不理睬苏云熙的抗议，走了出去。

“含梅见过韩美人，见过钱宝林。”含梅看到钱亭亭和韩双雨迎面而来，规规矩矩地行了礼。

“姑娘快别多礼。”钱亭亭满面笑容地扶起含梅，“咱们姐妹是和司徒姐姐一起来看望苏姐姐的。”

“蕴兰，带两位主子到内室。”含梅退后一步，叫来了蕴兰。

“两位主子请。”蕴兰也同样行了礼，带着她们往里面去了。

“主子，韩美人和钱宝林看望您来了。”来到内室，蕴兰上前向苏云熙通报。

“姐姐身体可还安好？”不等苏云熙说话，钱亭亭便已经大步走了过来，“早就说要来看望姐姐的，不过担心姐姐一边养伤一边还要招呼咱们，所以就迟了这么些日子才来。姐姐可莫怪啊。”

天子多情2

“能来便是有心，说什么早晚？”被钱亭亭这么一通抢白，苏云熙淡淡地笑了。

“如今姐姐的伤势恢复得差不多了吧？”韩双雨随着钱亭亭来到床边，轻轻问道。

见韩双雨怯生生的样子，苏云熙“扑哧”一笑：“刚刚还在说呢，已经大好了呢。”

“韩美人的位份比云熙要高一等级的，就不必称云熙姐姐了吧。”司徒烟淡淡地讽刺道。

“司徒姐姐见外了，关起门来，咱们姐妹是一家人，一家人当然是以年岁论长幼。”钱亭亭见韩双雨面上微红，赶紧说，“不管何时，你们永远是咱们姐妹的姐姐，不是吗？”

“是啊。”苏云熙不忍见钱亭亭姐妹被司徒烟如此讥讽，转而吩咐蕴兰，“还不快给两位主子看座。”

“奴婢是在准备茶点呢，”蕴兰极不情愿地嘟囔着搬了椅子过来放下，冲着钱亭亭和韩双雨说，“主子请坐。”蕴兰心里对她们是极为反感的，也就是自己主子心眼好，才会对她们姐妹礼遇有加。

“丫头们平日里被我惯坏了，妹妹们莫要见怪。”看出蕴兰的不满，苏云熙淡淡地解释着。

“不会，不会，姐姐多虑了。”钱亭亭坐在椅子上，一脸的笑容。

几人随意在房中聊着家常，只听内侍高声报道：“皇上驾到！”

“皇上来了呢。”韩双雨猛地站起身来，举止失礼之极。直到钱亭亭拉了她的手，才又重新坐下。

“接驾吧。”司徒烟看了一眼钱亭亭，站起身子。

“云熙，今日可有见好？”龙宣浩人还未到，声音已经先传了进来。

龙宣浩气宇轩昂地走进来，室内众人皆忙着行礼。

“臣妾参见皇上。”

“奴婢参见皇上。”

龙宣浩急急上前，一边扶起司徒烟，一边冲着苏云熙说：“云熙有伤在身，趴着就好，烟儿也快起身，你可是有身孕的人。”

就在龙宣浩扶起司徒烟的时候，韩双雨已经“哎哟”一声从司徒烟身后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

“韩美人可碰到了什么地方？都是我不小心。”钱亭亭紧跟着也冲到了前面，朝龙宣浩羞涩地一笑，“是臣妾不好，臣妾不小心被椅子绊倒，撞到了韩美人，冲撞皇上之处还请恕罪。”

“哦。怎么这么不小心呢？”龙宣浩扶了司徒烟慢慢坐下，眼睛却望向羞答答的钱亭亭和韩双雨，“原来是你们俩啊，钱……”

“臣妾贱名亭亭，这是韩美人韩双雨。”见龙宣浩记起自己，虽然未能想起名字，钱亭亭仍是满心的欢喜，今日这趟永寿宫看来是没有白来。

就知道她们俩不会是简单地来探病而已。司徒烟看出钱亭亭和韩双雨的意图，受不了地翻了个白眼。

“爱妃们都坐下吧。”龙宣浩的眼光在钱亭亭身上转了一圈，又绕到韩双雨身上转了一圈，似乎认出了这个自己叫不出名字的韩美人曾经也是他的新宠。

龙宣浩转向苏云熙，说：“云熙如今可觉得好点了吗？太医们开的药还有用吗？”

“嗯。谢过皇上关怀，臣妾几乎大好了呢。”苏云熙淡淡地回答。见龙宣浩刚才打量钱亭亭姐妹的眼神，苏云熙便知道钱亭亭今日探病这着棋实在落得高明，她已经成功地勾起了他对她们姐妹的回忆了。

龙宣浩微微一笑，转向钱亭亭说：“爱妃们以后还要像今日一样，互相多走动，你们来了便有人陪她，朕也放心不少。”

“皇上尽管放心，臣妾以后会经常到姐姐这儿走动的。”见龙宣浩正望向自己，钱亭亭一张俏脸煞是多情。

看着面前一团和气，龙宣浩朗朗一笑，说：“家和才能万事兴，如今朕看你们姐妹如此融洽，甚感安慰啊。”

姐妹间和睦相处，一团和气地共侍一夫，这就是她今后的生活吗？苏云熙微微仰了脸蛋，向室内望了一眼：龙宣浩面上是淡淡地开心，钱亭亭姐妹也是喜洋洋的，只是她面前的司徒姐姐有些黯然的樣子。

天子多情3

到了六月天，苏云熙的伤势才痊愈。初夏的知了兀自在枝头上“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

苏云熙坐在花厅正中，伴着早晨的一缕清风，轻轻抚弄着桌前的琴弦，一曲《水调歌头》如行云流水般流泻于指尖之上。

“听到云熙如此流畅的琴声，朕就知道云熙一定是好得差不多了。”龙宣浩随着琴声笑咪咪、慢悠悠地走了进来。

“臣妾参见皇上。”苏云熙松开琴弦，站起身来行礼。她的眸中波澜不惊，似已习惯了他经常性地突然出现。

“云熙快起身。”龙宣浩笑咪咪地将苏云熙扶了起来。

“皇上，您又没有通报。”苏云熙在龙宣浩的搀扶下重新坐下。

“没有通报又当如何？云熙还不是怡然自得？”龙宣浩坐在苏云熙面前，颇有些委屈地说。

曾几何时，他们之间已经如此亲昵？看来德妃大闹永寿宫的事情反而令他更加垂怜自己了。苏云熙收回恍惚的心神，浅浅一笑，说：“谁说臣妾没有惊慌，刚才看到皇上进来，几乎弄断了琴弦呢。”

“是吗？”龙宣浩将苏云熙的双手握在掌中，眼中满是玩味。

“是啊。”苏云熙轻轻点头。

龙宣浩的眸中闪过一丝了然，朗声说：“云熙刚才那曲《水调歌头》奏得别有一番韵味啊。”

苏云熙低垂了眼帘，说：“皇上过誉了。”

“为朕再抚奏一曲如何？”龙宣浩抚摸着苏云熙的手指，“就抚朕的《水云江山》，如何？”

“又有何难？”苏云熙欣然点头。

她心中明白龙宣浩仍是对自己不肯与卫芙儿合奏的事情耿耿于怀。也许自己确实做得过分了，毕竟面前的男人不同于常人，他是当今天子。

苏云熙低头一笑，试了琴音高低，抚起《水云江山》。

随着错落的琴声响起，龙宣浩仿佛看到气势磅礴的大海在海天交接之处云水奔腾，烟雾缭绕。大齐瑰丽江山如此美妙，怎不令人折腰？

“好好好！”待苏云熙一曲终了，龙宣浩的叫好声便响了起来。

“谢皇上赞誉。”面对龙宣浩的赞赏，苏云熙仍是淡淡的。

龙宣浩忽然站起身来，走近苏云熙说：“云熙如此美妙的琴音，确实值得朕静下心来细细聆听，朕原本以为这《水云江山》合奏起来更加动人心魄。”

明知他是在暗暗责怪自己当日不肯与卫芙儿合奏之事，苏云熙却是佯作不知地抬起头来，用一副天真俏丽的模样回道：“那改日臣妾倒要好好欣赏一番宫廷乐府的恢弘合奏呢。”

“好。”龙宣浩大笑开来，“为了奖赏云熙如此从善如流，朕决定赐你一件礼物。”

“臣妾谢过皇上。”苏云熙欠身行礼。

“不想知道朕赐你什么礼物吗？”龙宣浩微微侧了脑袋，斜睨着苏云熙。

“什么呢？”看着龙宣浩神秘的神情，苏云熙无比配合地点了点头。

龙宣浩“呵呵”一笑，伏上苏云熙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

听了龙宣浩的话，苏云熙双眸晶亮地望过去：“皇上说的是真的？”

龙宣浩并不回答，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苏云熙抿嘴一笑说：“臣妾遵命。”

天子多情4

一阵凉风习习，宫内刚到掌灯时分，王立福便已经带了小轿来到永寿宫外，接苏云熙前去侍寝。

苏云熙走进养心殿后，王立福便轻轻地退了出来。

约莫一炷香的功夫，便有两位翩翩公子一前一后地走出养心殿，钻进王立福早已经准备好了的马车上。

车把式得了命令，马鞭一扬，马车便“吱吱”地转动起来。王立福坐在车把式的旁边，拿着皇上御赐的腰牌，一行畅通无阻。

马车内，身着男装的苏云熙笑咪咪地望着身边的龙宣浩：“皇上为何忽然有兴致出宫？”

龙宣浩呵呵笑着摘下她头上的帽子，定定地看了一会儿，才大力地将她揽在怀中，轻轻地说：“能到宫外走走，云熙开心吗？”

“嗯。”苏云熙窝在龙宣浩怀中，重重地点头。

龙宣浩托起她的脸庞，定定地望着她慧黠灵秀的眼眸，说：“这就是原因。”

“呃？”苏云熙不解地瞪大了眼睛。

看到她望向自己，龙宣浩抚摸着她耳边的一缕碎发，轻轻牵动了嘴角，慢慢地说：“朕希望看到开心的云熙。”

受伤后，她就一直抗拒着和自己亲昵。他早就应该知道她是被宫中那种紧张的气氛抑制着，所以才难以快乐起来，也许宫外新鲜的空气会令她敞开心扉？何况自己还安排了特别的节目。想到此，龙宣浩忍不住扯开嘴角，定定地望住苏云熙。

“嗯。”苏云熙不愿去想这浓重情意背后所代表的东西，只是低了头，嚅唅一声。

见苏云熙抗拒似的回避着自己，龙宣浩并不以为忤，只是收紧了手臂微微一笑，在心中告诉自己：慢慢来，不能着急。

见他的俊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慢慢地靠近自己，苏云熙心上一紧。他要做什么？吻她吗？

看出她的紧张和慌乱，龙宣浩忽然伸手过来将她耳上悬着的镶玉金耳坠取了下来，托在手中说：“云熙满脸通红，是误会朕要亲你吗？”

“没有！只是听说可以出宫，太高兴了，所以才……”苏云熙急急地反驳以后，接过龙宣浩递过来的耳坠塞进袖中，貌似自责地低下了头。

“朕的云熙啊。”龙宣浩忽然揽紧怀抱，开心地大笑出声。

听着龙宣浩呵呵的笑声，苏云熙明白他刚才的举动是故意令自己误会的，更是不敢轻易地抬起头来，生怕再对上他戏谑的眼睛。

过了半晌，待晕红的面色已经恢复了正常，苏云熙才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忽然抬头，说：“就这么轻装简随地出来了，也没有带人，不怕遇见什么危险吗？”

龙宣浩轻松地展颜一笑：“能有什么危险？咱们不过微服出来走走。再说了，”见苏云熙正紧紧地盯着自己看，龙宣浩刻意靠了过去，掀开帘子一角朝车把式指了指，放下帘子在苏云熙的耳边轻声说，“咱们还有个内高手随身保护呢，他可是大内侍卫副统领哦。”

“哦？”虽然早已习惯了他凑近自己说话的方式，但是如此的亲密，还是让她觉得浑身痒痒的，所以即使是在他的怀抱中，她还是不自觉地微微后退，努力保持他们之间的距离。

天子多情5

感觉到她的不自在，龙宣浩微微一笑，重新圈紧怀抱，将她的头顶固定在自己的下巴处，然后摩挲着她头顶的秀发，说：“不要小看了咱们的车把式哦。”

“嗯。”知道自己无法退出他的禁锢，苏云熙干脆认命地窝在龙宣浩的怀中。

一路颠簸过后，马车终于停了下来。

“爷，到了。”待车把式将马车停稳，王立福率先跳了下来，慢慢地掀开了车帘。

“好！”龙宣浩放开苏云熙，认真理好她的碎发，将扔在一旁的帽子为她戴上后，才跳下了马车。龙宣浩站定后，一手掀开车帘一手向前伸出，笑嘻嘻地冲着她说，“娘子，快出来吧。”

他称呼她娘子？苏云熙微一愣神，轻轻一笑，将手放进了龙宣浩的掌中。既然出了宫，就让他和她做一天的平凡夫妻吧。

一下了马车，苏云熙便被眼前一派的繁荣景象所吸引。

虽然已经夜幕沉沉，整条街道却仍旧灯火通明。驾车的，行走的，叫卖的，真是比白天还要热闹几分。正前方的一家酒楼更是亮白如昼，人群涌动，好不热闹。

“这是？”苏云熙望向前方拥挤的人群，询问龙宣浩。

龙宣浩捏紧了掌中柔荑，深深地望着苏云熙，朗声说：“我大齐朝的京城！”

“真是繁华。”听出龙宣浩低沉的声音中难以掩饰的骄傲和自豪，苏云熙由衷地感叹。是啊，自他登基后，大齐朝日益强大，京城之繁华已非昔日可比！

芳心怎付1

苏云熙无奈地看着龙宣浩再次暧昧地贴近了自己……他一定要在人前表演他们之间的甜蜜和温存吗？就那么喜欢看到她的尴尬吗？她眼角的余光瞥见宁蔚然将头转开，不由微红了脸蛋，不自在地轻咳了几声……

“这是京内最出名的酒楼——云香居，其菜品一流，而且今日还有精彩表演。”见苏云熙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龙宣浩脸上的笑意更甚。他朝酒楼方向扬了扬头，亲昵地靠近苏云熙说，“专门带你来欣赏的。”

“呃？”苏云熙看了龙宣浩一眼，却落进一汪浓得难以化开的深邃之中。

“谢……呃，”苏云熙想向龙宣浩表示感谢，却忽然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只得顿了一顿，求助地望向龙宣浩。

难得看到苏云熙无言以对，龙宣浩忍俊不禁，轻轻笑道：“你既然是我的娘子，我当然是你的夫君。”

“是吗？”低头打量着自己身上的男式长袍，苏云熙巧笑倩兮。

“只有你我二人的时候，又有何妨？”龙宣浩凑近苏云熙的耳边，吹着热气轻轻地说。

夫君吗？她能如此称呼他吗？也罢，既然出来了，就不要扫兴。苏云熙微微侧耳躲过龙宣浩的暧昧动作，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睛，低声说：“谢过夫君了。”

见苏云熙笑意盈盈的样子，龙宣浩的双眸更加粲然。他紧紧抓住了苏云熙的手，向酒楼走去。

“爷，让小的为您带路！”王立福转头望了一眼车把式，看到他朝自己使了个眼色，便加快脚步追了过去。那车把式拴好了马车，也静静地跟在三人后面。

来到酒楼大门处，酒保急急地迎了上来。

“几位爷，可是来参加赛诗的？”这酒楼的酒保可是老江湖了，见龙宣浩一行虽然人数不多，却都衣饰华贵，心知这一定是贵客，远远地便迎了上来。

“嗯？”龙宣浩点了点头，“不是有外地戏班的表演吗？开始了吗？”

“有有有！这位爷可真是性急，表演还要等个把时辰才开始呢。现在是小店品茶赛诗的时间，也同样精彩哦。”酒保堆着满脸的笑容说，“爷可是定了座儿的？”

不等龙宣浩回话，酒保身后便闪出一人，冲着龙宣浩四人高声道：“尤公子，您来了，二楼有请。”

“哎哟，原来这几位就是宁爷您今日的贵客啊！快快快，楼上请。”酒保转头一看，见来人是宁蔚然。他虽然不知道这四人是什么身份，但是能让宁蔚然亲自相迎，自是来头不小。

“雅座清音阁看客！”酒保说罢就已经率先在前头领路。

“尤公子，请。”宁蔚然恭了恭身，示意龙宣浩先行。

龙宣浩略一点头，伸手拉了苏云熙便大步上楼，直奔清音阁。

苏云熙的手被龙宣浩拉住，眼睛却望向后面随行的宁蔚然。尤公子？这二人配合得如此默契，想是经常微服出宫吧？那么龙宣浩此次带着自己同行，也许只是为了安抚自己无故挨打的委屈而已，可笑自己还以为他用心良苦而心动。

云香居二楼的雅座其实就是稍微隔开的卡间，卡间内放着精致的桌椅屏风。当卡间的门敞开的时候，房间内的客人便能随时观赏一楼戏台上的表演。这清音阁更是临近了楼梯栏杆，处于视线极佳的位置，正好将楼下的一切尽览无遗。

“几位爷吃点什么呢？”酒保伶俐地送上了瓜果茶点，不迭声地招呼着。见惯了各色人等的酒保见宁蔚然对龙宣浩颇为敬重，知道今日的主客在此二人身上，自然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龙宣浩可能是并不常来，听了酒保的话，将眼光转向了宁蔚然。

“这两位爷瞧着可是面生，估计不常来咱们云香居，要不就尝尝咱们这儿的招牌菜？您说呢，这位小爷？”酒保刚才只顾了招呼，这会儿细看了苏云熙一眼，觉得这位小爷虽然身量稍嫌不足，却相貌如玉，温文尔雅。

芳心怎付2

“就来几样招牌菜吧。”宁蔚然上前一步，挡在苏云熙前面，冲着酒保嘻嘻一笑。

“好好好，这就上来。”酒保见宁蔚然故意挡住苏云熙，也不以为怪。他笑眯眯地退了出去，心中却思量着：有钱的公子少爷身边养上一两个相貌出众的小厮，也不算稀罕。

“怎么是对诗？不是说……”见一楼戏台上几名故作风流的男子正在对诗，龙宣浩微微皱眉问道。

“尤公子太心急了。”宁蔚然缓缓落座，微笑着说，“这是云香居每日必备的助兴节目呢，那表演要再过一会儿才开始。”

“唔。”龙宣浩点了点头，转向苏云熙说，“云熙耐心等等看啊。”

“好。”苏云熙轻轻一笑，眼睛望向戏台，“咦？这是什么戏码？”

龙宣浩和宁蔚然都向楼下望去，却见四名衣色鲜艳、着装暴露的女子簇拥着一位白衣绝色女子款款走上戏台。而台上的几名男子一改刚才的潇洒举止，冲着那白衣女子露出垂涎三尺的模样。

“咳咳，”宁蔚然转回头来，见苏云熙仍旧定定地望着戏台，清了清嗓子说，“以暗香楼姑娘的入幕之宾作为对诗赛魁首的取胜彩头，一向是云香居的压轴好戏。今日的彩头正是暗香楼色艺双绝的头牌花旦深雪姑娘，台上那几位公子就是想一近芳泽的爱慕者了。”

“哦？真是我见犹怜呢。”望着台上螭首蛾眉，肤如凝脂，仪态万方的深雪姑娘，苏云熙笑着看向龙宣浩。

“今日有娘子陪在身边，为夫的又怎会有所逾矩？”看出苏云熙所指，龙宣浩用力捏紧了掌中的柔软，靠近身侧佳人丽颜展齿一笑。

“呃，”似是不习惯看到龙宣浩判若无人的亲昵，宁蔚然清清嗓子，眼睛撇向一旁，说，“接下来应该是深雪姑娘出题，几位公子作答，谁的答案能够得到深雪姑娘的欢心，谁今晚便会是她的座上宾了。”

“哦？”听了这样的赛诗规则，苏云熙自然是新鲜得不得了。她唇瓣微绽，“拭目以待。”

酒过三巡，一名连中两题的公子已经微露得意之色，他的两个竞争对手见对方实力较强，直截了当地弃赛下台，更是令他心神振奋，一副深雪已是他囊中物的轻浮神色。

“在下如今已经连中两题，静候姑娘第三题。”

见台上的这位公子双眼炯炯地望向自己，万众瞩目的深雪姑娘轻掩了口鼻，浅笑出声，如弱柳扶风一般娇媚的姿态，惹得台上台下的男人们争相引颈观看。

“接下来便是奴家的第三题了。这是奴家偶得的一个对联，下联却百思不得，今日众多才俊在场，奴家便拿来抛砖引玉，方公子听好了。”深雪扭着柳腰站起身来，冲着戏台上得意洋洋的方公子说，“白头翁骑海马赴常山挥大戟怒战草蔻百合，不愧将军国老。”

“妙哉。”听了深雪的话，戏台上等着答题的方公子欣然击掌赞道，“好一个上联！平仄押韵，而且暗含药名八味，如此一语双关，在下好生佩服。”

“确实好联。”清音阁内龙宣浩也是连连点头，心中也在暗暗揣摩着下联。

“且看这位方公子如何作答。”宁蔚然看看龙宣浩，淡淡地道。

“奴家就以一炷香的时辰为限，请公子抓紧时间。”深雪冲着那名男子点了点头，施施然坐下。

檀香已经点燃，袅袅绕绕地盘桓上升，方公子开始抓耳挠腮。

龙宣浩三人也是各自冥思，试图对出下联。

龙宣浩忽然朗眉一展，笑了起来。宁蔚然也是敲着折扇，满脸带笑。

见二人如此神情，苏云熙知道他们已经有了答案。正要开口询问时，宁蔚然已经在龙宣浩的示意下说：“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

芳心怎付3

话刚说一半，台下的方公子忽然高叫一声：“有了。”

“哦？”深雪艳丽一笑，“公子请讲。”

方恒故作潇洒地冲着深雪眨了眨眼睛，摇头晃脑地说：“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更比牡丹芍药胜五倍，宛如云母天仙。”

“好！”顿时台下哄声一片。

“方公子好大的学问，奴家佩服。”深雪在一片喝彩声中笑着起身。

苏云熙也轻轻绽开笑容，叹道：“果然是好才情，看来他的得胜是毫无疑问了。”

知道宁蔚然的下联与这个方公子的相似，龙宣浩轻轻一笑，转向苏云熙，见她满是欣赏之色，便朗眉微皱，说：“娘子觉得这下联工整吗？”

“夫君有话要说？”苏云熙从戏台上收回视线，转向龙宣浩，“可是深雪姑娘似已认可了这位公子的下联呢。”

“是吗？可是为夫却还另有一联呢。”见深雪正朝方公子走去，又见苏云熙满眼的佩服之情，龙宣浩霍然起身，踱下清音阁，踏上戏台，来到深雪面前，略一颌首，“一炷香还未燃尽，在下也有一联，想请姑娘点评一二。”

见来人品貌不俗，深雪水袖一扬，盈盈笑道：“奴家洗耳恭听。”

龙宣浩转头对方公子拱了拱手，说：“何首乌驾河豚入大海操仙茅逼杀木贼千年，堪称长卿仙人。”

“何首乌驾河豚入大海操仙茅逼杀木贼千年，堪称长卿仙人。”深雪低低地念了一遍，忽然面露惊喜之色，道，“这位公子真乃奇才也！同样以八味药材所组成联，以黑色的‘何首乌’对白色的‘白头翁’；以‘操仙茅逼杀木贼千年’对‘挥大戟怒战草薹百合’；相比方公子的‘红

娘子’和‘更比牡丹芍药胜五倍’，显然是您的下联更加工整无瑕，奴家实在佩服。”

“过奖过奖。”龙宣浩拱手立于深雪面前，眼神却扫向清音阁的方向。

“确实工整。”苏云熙高坐在清音阁内，看着龙宣浩冲着自己粲然而笑，想起刚才自己称赞方公子时龙宣浩的愤愤不平，不由莞尔一笑。

见龙宣浩的下联获得深雪盛赞，方公子尴尬地站在一旁，面上讪讪的。

深雪久踏风月之地，自然知道和气生财的道理。见此情形，她嫣然一笑，说：“既然两位公子才情不相上下，不如奴家再出一联，两位公子比对一番可好？”

“深雪姑娘如此主意十分绝妙，在下愿意再行比过。”见深雪肯给自己一次机会，方公子当仁不让。他上前一步，来到戏台正中，狠狠地剜了龙宣浩一眼，心想：你刚才不过是瞎猫碰见死耗子。

见方公子如此挑衅，龙宣浩微微一笑，来了兴致，大声说：“好！就请深雪姑娘出题吧。”言罢，貌似随意地抬头望向清音阁。

见苏云熙冲着龙宣浩再次展颜而笑，宁蔚然举起面前茶盏，一口浓茶入肚，直涩到肺腑。

“这次的上联比刚才更难上一些，两位公子可要听好了。”深雪双手缓挥广袖，曼声道，“白头翁手持大戟子，脚跨海马，与草寇甘遂战百合，旋复回乡，上金銮殿伏令，拜常山侯，封车前将军立赐合欢。同样以一炷香为限，两位公子请思量。”

听了深雪的上联，苏云熙忍不住连连点头。这位深雪姑娘也是聪慧无比，竟然能从刚才的上联中提出难度更甚的对联，且看龙宣浩这回是否仍能折桂。

宁蔚然将苏云熙面上先喜后忧的表情毫无遗漏地看在眼里，淡笑着说：“不必担心！想必尤夫人尚未洞悉尤公子的全部才情，此联的下

联其实比刚才更容易啊。”

“哦？”苏云熙脑中灵光一现，笑道：“是啊是啊，宁公子说得在理。”

见面前美女笑靥如花的模样，宁蔚然捏紧手中茶盏，将视线转向楼下的戏台。心中暗暗告诫自己，命中注定，面前此女是他终生所不能求。

“香要点完了，两位公子可有对策？”见檀香已燃了大半，深雪轻轻出言提醒。

方公子望望那香，现出满面忧色。对出刚才的下联就已耗费了他不少心力，如今这联更是包含了十四味药名，比刚才的更加难对了，饶是他遍寻了脑海也未能得。

看着方公子着急的神色，龙宣浩似成竹在胸，抬步在台中绕了一圈，才说：“对是对出来了，不过为使言词更加工整，却要借刚才这位方兄的下联一用了。”

芳心怎付4

听到龙宣浩提及自己的名字，方公子不由怒目瞪了过来，满是责怪他搅浑好事的怨愤。

深雪无视方公子的眼光，双眼放光对龙宣浩说：“但说无妨，公子快讲。”

龙宣浩微微昂首，见苏云熙满是笑意地望着自己，不由一笑，面向观众高声说：“红娘子身披石榴裙，头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贯众，到天竺寺降香，跪伏神前，求云母天仙早遇宾郎。”

深雪低低地念了一遍之后，原本娇艳的脸蛋上红云更甚。

听到龙宣浩念出下联，方恒便知道自己已败，不由暗自憋气，满面通红。此刻更是眼睁睁地看着原本是他囊中之物的深雪，在侍女的搀扶下逶迤行至龙宣浩面前。

他胜了！苏云熙见深雪满脸明媚地走向龙宣浩，知道他的下联已被深雪选中，不由为之高兴。

宁蔚然拈起手中茶盏，轻抿一口，淡淡地说：“如果胜出的话，彩头便是那暗香楼头牌花旦深雪姑娘的入幕之宾。”

“呃？”苏云熙转向宁蔚然，微微一怔之后，又涩然一笑，“他，本就富有天下，自然也就拥有天下女人，不是吗？”

“呃？”不意苏云熙竟有此一答，宁蔚然手上的茶盏一滞，抬头撞见苏云熙眸中的一抹了然和凄凉。

“深雪姑娘如此貌美而多才，和他甚是般配呢。”收回眼中流露得太多的情绪，苏云熙笑得灿烂。

“啊？哦，呵呵。”望着苏云熙璀璨夺目的笑容，宁蔚然似乎看出掩在笑容之下的寂寥。龙宣浩身边有这样慧黠灵动的女子，不知是幸或不幸。宁蔚然低低叹了一声，掩饰了自己刚才的一丝恍惚。

苏云熙会意地点了点头，重新将视线投向戏台。

只见深雪同方公子低低说了些什么便转身离去。方恒紧握了双拳，望着深雪走向龙宣浩，片刻后才悻悻地跳下戏台。

“这位公子不知如何称呼？”深雪娇羞地看着龙宣浩。

“在下姓尤。”龙宣浩冲着清音阁方向瞟了一眼，大声回答。

“奴家见过尤公子。”打量了龙宣浩一眼，深雪满面嫣红地盈盈一拜。

“不必多礼。”龙宣浩轻轻扶住深雪，朗声道，“姑娘如此安排，可是因为在下已经获胜？”

“当然。”深雪俏脸一红，水袖拂过龙宣浩鼻端，身子微微前倾，悄声说，“奴家今晚，便是尤公子的了。”

“呃？”龙宣浩微微一怔，笑了起来，也低低回了一句。但见深雪面色微滞，抬头向清音阁方向望来，而龙宣浩则朗声笑着，阔步跳下戏台。

“咦？”苏云熙奇怪地看着龙宣浩在大家的注视中丢下深雪，独自上楼而来。他说了什么呢？为何深雪会用哀怨的眼神望过来？

“怎样？”龙宣浩走进清音阁，挨近了苏云熙，低声问，“你家夫君的才情并不逊于任何人吧？”

“嗯。”苏云熙轻轻欠身，笑道，“快坐，刚才真是辛苦了呢。”

见龙宣浩一脸孩子气地坐在苏云熙身旁，宁蔚然端起茶壶，静静地为他们添上茶水。

“你和深雪姑娘说了什么？”苏云熙看着黯然走下戏台的深雪。

龙宣浩微笑着问：“娘子你想知道？”

苏云熙无奈地看着龙宣浩再次暧昧地贴近了自己……他一定要在人前表演他们之间的甜蜜和温存吗？就那么喜欢看到她的尴尬吗？她眼角的余光瞥见宁蔚然将头转开，不由微红了脸蛋，不自在地轻咳了几声，轻声道：“是啊，为妻真是好奇呢。”

看到苏云熙的双颊瞬间变得绯红，龙宣浩得意扬扬地低笑起来，仿佛清音阁中只有他二人存在。他大力将苏云熙拉入怀抱，附在她鬓

旁低语说：“为夫看了你一眼，便对她说，家有妒妻擅吃醋。”

妒妻吗？想起历史上那位著名的吃醋夫人，苏云熙不禁哑然失笑。笑过之后却有一瞬间的失神，她和那位夫人何其不同？她甚至不够格被称作他的妻呢。

“家有妒妻擅吃醋”此言典故来源于唐朝。唐太宗送几名美女给房玄龄做妾。房玄龄惧内，便婉言谢绝了。唐太宗了解到其中的原因后，便派人劝说房夫人，并安排人送去一壶“毒酒”，传话说，如不同意房玄龄纳妾，便请房夫人饮下“毒酒”。房夫人听后，端起“毒酒”一饮而尽，但并没有被毒死。原来壶里装的是一壶醋，是唐太宗用来吓唬房夫人的。房夫人舍命反对纳妾而吃醋的故事就这样传下来了。